他是敌人，还是同志？
是特务，还是特工？

为了证明身份
他一个人在战斗
……

身份的证明

PROOF OF IDENTITY

易丹　钱滨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身份的证明

Proof of Identity

易丹　钱滨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份的证明 / 易丹，钱滨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220-07641-1

Ⅰ.身… Ⅱ.①易… ②钱…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5520号

身份的证明



SHENFEN DE ZHENGMING

易丹 钱滨 著

责任编辑	杨 海
封面创意	易承桃
封面设计	王一轲
内文设计	戴雨虹
责任校对	叶 勇
责任印制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524
制 作	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230mm
印 张	21.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7641-1
定 价	29.5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028) 86259624



目录 Contents

01 孤城谍影 / 1
02 得不偿失 / 12
03 巧舌如簧 / 23
04 瞒天过海 / 33
05 各怀鬼胎 / 45
06 成功脱困 / 57
07 战地姻缘 / 68
08 身份难明 / 79
09 龙游浅水 / 91
10 披荆斩棘 / 102
11 峰回路转 / 113
12 拔刀相助 / 123
13 落魄鸳鸯 / 134
14 马失前蹄 / 145
15 首战告捷 / 156

16 一波多折 / 167
17 再为卧底 / 178
18 左右互搏 / 189
19 险象环生 / 199
20 同床异梦 / 209
21 步履维艰 / 220
22 多事之秋 / 231
23 困兽犹斗 / 241
24 过眼云烟 / 252
25 蒸蒸日上 / 263
26 环环相扣 / 274
27 千头万绪 / 286
28 不测风云 / 298
29 曲折离奇 / 311
30 身份证明 / 322

谁知道，你的代号?

……



01
孤城谍影

1

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溃败的蒋家王朝正潮水般地涌向台湾岛。在大陆，残存的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约30余万人被挤压在西南一隅，企图在此与解放军进行最后一战。

国民党92军驻扎在川南的岷水市，是这次最后一战的主力部队，其军部设在这座城市的一所学校里。

这天阳光和煦，暖融融的。军部的院子里没有了那些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跑来跑去的军官们，连两个站在大门外面的哨兵也已经昏昏欲睡的样子。这时候，大门外的街道上几辆拖着山炮的卡车隆隆驶去，干燥的路面上顿时被卷起了翻滚的尘土。92军军部所在的这个学校，分成了前后两个院子。前院是一个四面合围的两层木制楼房，是军部各个部门的办公室，中间留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天井。后院一排高檐宽廊的平房是属于军长韩庆东的。

楼上的回廊空空荡荡，不见人影。

穿着一身便衣的军统特务戴佑才，轻手轻脚地出现在二楼的回廊上，他沿着一个个房间的窗外走过，朝里窥探，但脚下的木板依旧发出了吱吱呀呀的刺耳声响，惊动了房间里的一个人。那人迅速将正在抄写复制的一张简易军用地图悄无声息地塞到抽屉里。与此同时，二楼一个虚掩的房门里，另一双眼睛正贴在门缝上追随着戴佑才的身影。

然而，戴佑才毫无察觉，他在那双眼睛隔壁的屋子前停了下来，听了听里面的动静，又看看四周，踮起脚尖朝里面窥视。屋子和别的房间没有什么区别，办公桌的后面，一个军人把帽子盖在脸上，仰靠着椅子似乎已然睡着了。

戴佑才试探着推了一下房门，隔壁的房门却突然打开了，那双眼睛带着嘲讽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李处长？”毫无防备的戴佑才尴尬地笑笑。

“军统连我们情报处也不放心？”92军情报处的处长李天纲眼睛里的嘲讽这时候已经变成了厌恶。“哪儿的话，我不过随便走走，处长请不要多心。”戴佑才赔着笑脸，

想要离开。李天纲叫住他，一把推开那个房间的门，房门重重地撞在墙上，里面睡觉的人被惊醒了，急忙坐起来，疑惑地看着门外的两个人。李天纲对屋里的那人说："皓明兄，有人想搜查一下咱们情报处，你介意不？"戴佑才连忙解释："没有，没有，二位处长真的误会了。"

李天纲也不再纠缠，看着戴佑才灰溜溜地跑下楼去了，回头笑笑："没事儿，你接着睡。"说完，他回到了隔壁自己的房间，"嘭"的一声关上了门。当一切再次安静下来，刚才一脸懵懂，连话都没说一句的92军情报处的副处长瞿皓明关上门，迅速回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拿出刚刚正在抄录的地图，继续工作。地图主要是公路和地名之类的，对照着另一个标有"绝密"字样的文件，他在那些地名上标出了不同的日期和时间。抄写完毕，他将一个裹得紧紧的小纸卷放到火柴盒里，并在上面装满了火柴。随后，他把那份"绝密"文件装进自己的公文包，正要起身往外走。门突然被推开了，李天纲正站在门口看着他。

2

中午，从城里往前沿阵地的路上，一辆吉普车的后座上坐着的赫然是92军军长韩庆东和他的副官罗明。罗副官看了看韩庆东，说道："军座，对前沿阵地的布防，你有什么打算？"

"你说呢？"

罗副官讪笑："打仗的事情，我还真不太懂。"

"既然如此，成都那边派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罗副官有些不自然："军座知道，我的主要任务是……"

韩庆东打断了他："是监视我？"

"不不，军座误会了。我们认为，92军军部有共产党的谍报人员，我的任务就是抓到这个共党分子。"

韩庆东看了看罗副官，嘲讽道："你抓到了吗？"罗副官尴尬地笑笑以示已有了些眉目。"罗副官，我警告你，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我的副官。你要能把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找出来，那当然好。但如果你还有其他什么想法，我照样可以让你走人。"

92军的防御阵地在这座小城市的远郊，一道道堑壕在丘陵间蜿蜒盘绕。指挥所是一个半地下的掩体，里面聚集了十几名军官，韩庆东端坐在正中间的椅子上，他的身后是一张很大的地图，从地图上四面八方、或近或远的红色箭头上可以看得出，92军已经处于越收越紧的合围之中。韩庆东深吸了一口气："我后面这张地图大家比我看得多，我

们的处境也就不用多说了。弟兄们跟了我许多年，我不怕对大家说心里话。这一仗你们不想打，我也不想打。因为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顿了顿，接着说：“但是，作为军人，最根本的有两条，第一是服从命令，第二是要有军人的荣誉。蒋委员长在成都亲自坐镇，就是要看着我们打这一仗。从成都调拨给我们军的一批全新美式装备，会在最近几天运抵前线，这座城是守不住的，谁来也守不住，不过有了这些美式装备，我们就还有希望。”军官们听着韩庆东这些自相矛盾的话，面面相觑，一脸茫然。韩庆东突然站起来一摆手：“不讲这些废话了，我要去前沿阵地看看。”

3

夜晚，92军军部的一间审讯室内摆放了两张椅子，一盏裸露的电灯泡从天花板上吊下来，轻轻地晃动着。晃动的光线把室内的空间照射得有些光怪陆离。李天纲被捆绑在椅子上，已被打得满脸血迹。

罗副官对李天纲吼道：“快说！瞿皓明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他偷走了军部的情报？”

李天纲一脸恐惧，看着瞿皓明，摇摇头。

罗副官用枪把狠狠地打了下李天纲：“去你妈的！少跟我玩花招！”说完，他打开左轮手枪的弹夹，将其中的子弹抖落了出来，子弹带着清脆的响声散落在地上，然后把一颗子弹装进了弹夹，狠狠地转动了几圈，把左轮手枪抵住了李天纲的太阳穴：“我数到三！”

瞿皓明沉默着。

“一！”

李天纲看着瞿皓明，几乎要崩溃了。

“二！”

瞿皓明的回答依然是沉默，但呼吸既沉重又急促。

“三！”

罗副官扣动了扳机，枪口冒出耀眼的火花，然后是刺耳的枪声……

伴着响亮的枪声，瞿皓明惊醒过来，发现这只是一场噩梦。自己是躺在办公室内的椅子上。办公室的窗外阳光强烈，四周一片寂静。

瞿皓明起身走到门边拉开了门，看了看外面，接着他看了看手表，走了出去。

4

午后，熙熙攘攘的小镇街上，瞿皓明和一个女人在一个卖面条的小馆子里面对面坐着。这个美丽的女人竟然是城防司令周明仁的姨太太叶玉瑶，她一袭淡蓝色旗袍，浓密的乌发结集盘在头上。面前有碗面条，但她几乎没有动，只是呆呆地看着对面狼吞虎咽的瞿皓明。

“你怎么不吃？”瞿皓明关切地问。

“我不饿。”

“是吗，那我把你的吃了？”

叶玉瑶把面前的碗推给瞿皓明。瞿皓明正要端碗，却见街上有个短发学生打扮的女人骑着自行车一晃而过，还看了看他，他想了想，站起身来。叶玉瑶有些惊讶，瞿皓明扔下一句“等我回来”便追出馆子，那个骑车的女人也已下了车，推着车慢慢走到街口。

“韩小姐！”瞿皓明连忙跑了过去。那女人停了下来，回头看着瞿皓明，赫然是韩军长的女儿，韩苓。“韩小姐放学了，我正吃面呢，就看见你……”韩苓打断了他：“我也看见你了。因为不想打扰你们，所以没叫你。”瞿皓明一愣：“你别误会。”

“我误会什么？我说什么了吗？”韩苓骑上了自行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下午，92军军部的院子里，军官和士兵们进进出出，院子里也充斥着嘀嘀嗒嗒的电台声。

瞿皓明夹着公文包，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夹朝后院走去，来到军长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哨兵拦住了他。瞿皓明把手里的文件夹晃了晃：“成都方面的急电。”哨兵答道：“军长去前线视察了。”瞿皓明一瞪眼：“废话！军长在哪儿我不比你清楚？军长一回来就要看到这份急电。”哨兵立正，让瞿皓明进去了。

来到办公桌前，瞿皓明从牛皮纸文件夹里取出一份电文放在很显眼的地方，然后悄悄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他曾经誊写的绝密文件，迅速将它放进了一堆文件中，然后他转身就往外走，却看见戴佑才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前后院之间的过道上，正看着这边儿。

92军的前沿阵地的掩体里，韩庆东正带着几个军官看着铺展的地图。他在地图四周指了指：“共军的部队正从四面八方赶过来，随时都可以向我们发起总攻。”叶团长试探着：“军长说得对。共军围而不打，显然是有道理的。”“你想说什么？”韩庆东突然笑了一下。“军长，共军这是在给我们和平谈判的机会。难道你真的要打这一仗？”韩庆东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于是他接着说：“我跟着军长这么多年，你知道我不是怕死的人。但是……”

一旁的军官斥责道："叶团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叶团长有些急了："你说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就忍心让弟兄们白白送死？"韩庆东平静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什么都别说了，这对于谁来说都是最后一仗，被共军打死，或被蒋委员长打死。作为军人，我更愿意选择死在战场上。"

92军阵地对面的山头上，解放军的阵地同样是弯弯曲曲、无限延伸的战壕，覆盖着密密麻麻的灌木丛。解放军侦察连连长向德福趴在两个战士身边，用望远镜观察着对面。正用狙击步枪瞄准的战士说："连长，那帮人在瞎吵吵啥呢？我这手痒痒得有点儿忍不住了。"另一个战士忙低声喝道："你别胡来！没有团长的命令，谁也不能开枪。"

向德福有些怪异地笑了一下，把狙击步枪拿了过来，瞪了另一个战士一眼，那战士不敢吭声了。

92军阵地的战壕。叶团长掏出手枪，顶在了自己的太阳穴上："军长，带着弟兄们起义吧！老蒋从来都把咱们92军当成后娘养的，到了今天，咱们还犯得着为他卖命吗？"韩庆东厉声斥责："放肆！你还像个军人吗？丢了阵地你就别来见我！"他转身走了。其他几个军官也连忙跟上去。战壕里只留下叶团长握着枪怔怔地站在那儿。

对面，向德福的瞄准镜里，韩庆东和几个军官消失了，他错过开枪的最好时机，这让他有些失望，于是，他将站在那里不动的叶团长套在了瞄准镜里。军官头上的钢盔，在瞄准镜里发出了一个很亮的反光点，他扣动了扳机。

92军的掩体里，正走向隐蔽部的韩庆东听到了对面突如其来的枪声。军官们本能地弯下腰，隐藏在战壕里，同时也看到了身后头部中弹的叶团长。韩庆东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了。

这时候，掩体里、暗堡里的机枪开始朝着对面的山头胡乱射击。而对面的山头却无声无息地没有反应。在骤然响起的枪声中，一个士兵跑到韩庆东面前："报告军长，成都急电！"

韩庆东从士兵手里接过电文看了一眼。

瞿皓明从军部楼上下来，朝外面走去，他刚走到大门口，就看到军长韩庆东和罗副官等人从两辆吉普车上下来，快步走进了军部院子。他叫住了罗副官："军长怎么又回来了？"

"成都那边要军长立即回到军部，蒋委员长要亲自和军长通话。"罗副官低声说。"哦……"瞿皓明从兜里掏出一个烟盒，却发现烟盒已经空了，他随手把空烟盒扔在了地上，然后朝外面走去。"你上哪儿去？"

"买包烟。"

罗副官有些疑惑，这时候，戴佑才走了过来。“他没什么情况吧？”罗副官压低了嗓音。戴佑才笑了笑：“一切正常。”

5

黄昏时分，军部外面的街道很平常，没什么人。只有不远的拐角处，有一个卖香烟的小贩，他是地下情报员张山，他看见瞿皓明走过来，迅速查看四周的情况，一边若无其事地吆喝了两声。瞿皓明把几张钞票放在他的烟摊上：“拿包哈德门。”

张山把烟递给他。

“还有火柴。”

张山再次看了看瞿皓明的身后，把一盒火柴递过去，这个过程两个人不动声色地交换了各自手里的火柴盒。瞿皓明一边点烟一边低声说道：“里面的情报很重要，你马上交给老杨。”说完，他转身走了。

夜里，城市的一个角落，昏黄的灯光下，一条巷子在尽头拐了个弯儿，在这条叫做隆盛街的小巷转弯处，有一个不大的裁缝铺，这个裁缝铺是解放军二野川南情报站的秘密据点。

裁缝铺里，一只手打开了瞿皓明传递出来的火柴盒，里面的火柴倒在桌子上，露出了裹成纸卷的情报，是那张标注了时间、地名的线路示意图，还有一行小字。

张山，还有情报站负责人，裁缝杨剑锋，以及他的妻子、情报员丁雨岚围在桌子跟前。

杨剑锋表情凝重：“成都那边运送来了大批新式武器装备给92军，这张地图上面是运输车队的行进线路和时间表。这份情报必须立即送出去，让我们的部队有时间打掉敌人的这批军火。老张，恐怕要用你的交通线才行。”张山有些犹豫：“我担心交通员老王已经被特务监视了。”这让杨剑锋和丁雨岚都吃了一惊。“应该不会吧？上次情报成功送出去了，老王一直都是个很谨慎的人。”张山阴沉着脸：“有种直觉，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谁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出什么问题。”老张的担心虽然没有证据，但绝不是多余的，杨剑锋思忖着，可是他们没有别的通道可以传送情报。而且也没有时间了。虽然张山表示他自己去送，但张山走了军部里新的情报就没法送出来了。

就在丁雨岚提议自己去送情报时，从里屋走出来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他睡眼蒙眬地站在那儿叫了声“妈妈”。丁雨岚急忙走过去：“小京，快回到床上去。”抱起孩子进了里屋。张山摇摇头：“她去也不合适。孩子小，离不开她。而且你们这个裁缝铺在城里也挺显眼的，老板娘在这种时候突然不见了，说不定就会引起特务的注意，那这个

情报站就危险了。”杨剑锋点点头：“这份情报就让老王送吧。一定要小心，如果发现什么情况，立即放弃接头，哪怕情报送不出去也不能冒险。你是我们在敌人军部里面那个情报员的唯一联络人，你要出了问题，更多更重要的情报就很难送出来了。”他将情报重新裹成纸卷，还是放在了那个火柴盒里。

6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地下交通员老王挑着货郎担出现在城外的一条河边，他把货郎担放在地上，走下河堤四下观察着。这时候，从桥洞下面走出一个农民模样的交通员来。老王拿出火柴盒：“情报很重要，必须立即送到部队手里。”

交通员将火柴盒揣进怀里，点点头。突然他们惊讶地发现河堤上出现了一群国民党士兵正逼近他们，带头的正是戴佑才。

老王立即拔出手枪：“快走！我掩护你！”交通员没有犹豫，从河面朝对岸狂奔。老王趴在地上不断射击。那些士兵被老王暂时阻挡住了。这时候，那个交通员已经上了岸，消失在一片树林之中。戴佑才叫喊着，命令几个士兵跑上大桥追过去。老王开枪打倒了最前面的一个人，手枪没有子弹了，戴佑才带着几个人团团围住了老王。

解放军先遣部队396团团部里，黄团长正和那个交通员趴在一张地图前，按照情报的内容，在地图上用红铅笔画出一条线路。

这时候，向德福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外：“报告！侦察连长向德福奉命来到！”他有些迫不及待地：“团长，有新任务？”

黄团长瞪了他一眼：“进来，着什么急？你擅自在前沿阵地开枪射击，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向德福连忙住嘴了。黄团长这才指着地图说：“刚刚送来的情报，敌人给92军运送的大批新式武器装备已经上路了，按照他们的时间表，两天以后就到这儿了。”向德福立即提议马上发起总攻，在武器运到前吃掉92军。

“向德福，你说话之前先动动脑子行吗？我们要的是和平解放岷水市，让城市和城里的人民免于战火！”黄团长训斥道：“所以我们在围而不打的同时，要坚决阻止敌人这批军火运过来，你明白吗？”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方命令向德福立即带上一个排，在午夜之前赶到这里，务必把敌人的运输车队打掉！

岷水市城防司令部所在地，比起92军军部来要气派很多，看上去像一个很大的庄园。

司令周明仁正躺在床上吞云吐雾地抽大烟。叶玉瑶用托盘端着一碗茶进来了：“还

抽个没完，都什么时候了？”周明仁放下烟枪，喝了口茶笑笑：“你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的日子还是照样过。”

“不是说好你要去城外视察阵地吗？”

“鬼！视察个屁。你以为我还真要跟共军打仗？我还不想死呢！”

叶玉瑶一听有些高兴，她不动声色地：“既然不想打仗，那你就要想想办法。”

周明仁把她拉到身边坐下：“我早想好了，我现在就等着共军进攻呢。”

“为什么？你要起义投诚？”

“你说什么？”

叶玉瑶连忙掩饰着：“那你什么意思呀？我不懂你们那些事。”

“打起仗来我才能趁乱带着你离开这儿。你没看见现在我被韩庆东他们盯得多紧？他们就想拉着我陪他们92军一块儿死呢。”

“我们能去哪儿呢？”

周明仁笑了：“老蒋他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台湾？”

“你不想去？”

叶玉瑶低头不语。

92军军部楼下情报处的大办公室里，处长李天纲和瞿皓明的谈话突然被一阵惨叫声打断了。瞿皓明询问地看着李天纲。李天纲站起来走到了外面的回廊上，瞿皓明跟出去：“怎么回事儿？”李天纲笑了一下：“今早罗副官派人抓回来共党的一个地下交通员。”瞿皓明暗自吃惊，淡淡地说：“罗副官？这应该是咱们情报处的事情嘛。”“他愿意干就干吧，你还怕他抢走这个饭碗？”李天纲语义暧昧地：“反正我怕报应。人家罗副官不怕。你大概也不怕，对不对？”

瞿皓明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又一声惨叫传来。瞿皓明忍不住转身要走向发出惨叫声的地方，李天纲叫住了他，劝他最好离审讯室远点儿，弄不好会惹火烧身的。瞿皓明回头看着他，不动声色：“你想说什么？”

“那帮军统的人看咱们情报处已经很不顺眼了，你千万别去插手，这样对谁都不好。”

瞿皓明站住不动了。

一辆汽车停在城防司令部院子里，一个警卫打开车门，周明仁正要进去，他的贴身参谋刘杰从后面跑上来：“司令！92军韩军长在东线防御阵地等了你半天，见你没到，发了一通脾气，已经走了。”

周明仁眼睛一瞪：“他发什么脾气？难道老子还要看他脸色！”

“我们还去吗？”

周明仁狠狠地把车门摔上：“去个屁！本来就是给姓韩的一个面子，陪他看看。既然如此老子还懒得出门了！”说完，周明仁转身气哼哼地朝院子深处走去。

这时，叶玉瑶从屋里出来，告知周明仁为了让他放心，她已吩咐下人去接大太太来府上住了。

周明仁疑惑地看着她：“她来了，你就得受点儿委屈了？”

叶玉瑶满眼的柔弱和不安，犹犹豫豫道：“大太太来了，你还需要我在身边吗？你带着大太太去台湾吧……我想回老家，清清静静过日子。”

周明仁暴怒起来：“你真还铁了心啦？不会是暗地里和什么男人好了吧？你这臭婊子！”说着，他狠狠一耳光，把叶玉瑶打得几乎站立不住了。

92军军部院子里，罗副官正抽着烟来回踱步，不远的角落里，依然传出严刑拷打的声音。突然，门开了，脸上无比兴奋的戴佑才走出来，得意地跑到罗副官面前：“招了。”

罗副官扔掉烟头，快步走进审讯室。

李天纲和瞿皓明坐在椅子上，看着韩庆东满脸愤懑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个小小杂牌师的城防司令，竟然也敢如此放肆无礼，真是树倒猢狲散啊！”李天纲劝道：“军长用不着为这样的事情生气，毕竟现在的局势不同了。”韩庆东不耐烦地：“别跟我说什么局势！要不是这种王八蛋太多，党国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我不会放过这个姓周的！”

“军长，这事情恐怕要慎重，毕竟我们的东线防御还是要靠周司令的那一个师啊。”

韩庆东冷笑：“别说他们，就是再来两个兵团，我们一样打不过共军。”

“军长说得对。但一旦弄不好会引起两军内讧，这座城市也就乱了。”

这时候，罗副官走了进来，看见李天纲和瞿皓明也在，笑着招呼后，便想到韩庆东跟前低语。韩庆东却有些厌烦地看着他命他直接说。罗副官掩饰着尴尬，不经意地瞟了一眼李天纲和瞿皓明：“我们的人今天早晨在城外抓了一个共军的地下交通员，当时他正在传递情报。经过审讯，这个人已经招了，那份情报非常重要。”

“什么内容？”

“调拨给我们军那些新式武器装备的运输线路图和时间表。”

韩庆东一听大吃一惊：“怎么会落到共产党手里的？”

“抓获的人只是个交通员，他无法交代情报来源。不过这些情报肯定是从我们这里弄出去的。二位情报处长的意见呢？”李天纲显然也很意外，没有说话。瞿皓明也一脸严重的样子。当罗副官接着报告情报已经送出去了，他们的人晚了一步时，韩庆东怒

气冲冲地看着李天纲和瞿皓明，喝道：“这个情报在你们那儿？”李天纲推脱道：“军长，情报只有一份，没有副本。它应该在你这里。”罗副官阴阳怪气地：“但是你们也都看过。”

瞿皓明冷冷地：“罗副官好像话里有话了。知道情报内容的人并不是只有我和李处长。”

李天纲不失时机地加上一句：“你也看过。”

韩庆东不耐烦地一拍桌子：“都给我闭嘴！”三个人不吭声了。“共军得到了这个情报，一定会对我们的运输车队下手。必须立即让车队改变行程和路线，你马上去办。”最后一句话是对李天纲说的。李天纲连忙说是，并叫上瞿皓明准备离开。

而罗副官却提议：“等等，军长说得对，共军一定会伏击车队。不过，情报既然已经到了共军手里，我们不如将计就计，用运输车队做饵，反打他们一个伏击。目前，打一个小小的胜仗，对于全军的士气也是一个极大地鼓舞！”

韩庆东思考着，缓缓地点点头。罗副官得意地看看李天纲和瞿皓明：“军长，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军部的院子里，瞿皓明慢步朝大门走去，罗副官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笑着问：“瞿处长的烟又抽完了？”

瞿皓明也一笑：“还真让你猜着了。”

“正好，我也得买包烟。”

军部大门外的街道上，情报员张山的香烟摊还在那儿，他看见瞿皓明和罗副官朝他走过来。瞿皓明和罗副官都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在闲聊。看上去似乎一切都还正常。张山很自然地吆喝了一声。不过这次的吆喝和上次见瞿皓明之前的不一样。瞿皓明听见这声吆喝，明白那是一种报警。他们分别要了一包香烟。瞿皓明拦住罗副官要付钱的手：“我来我来。”

罗副官也并不坚持：“那就不客气了。”他看着瞿皓明拿出几张折叠起来的钞票递给了张山。离开之前，瞿皓明看了张山一眼，那眼睛里的神情转瞬即逝，但内容非常复杂，是感激、是痛苦或者是告别。

瞿皓明和罗副官走进了军部大门。

与此同时，戴佑才带着两个便衣突然冒出来，围住了张山。

张山很镇定地一笑，把一包烟递给戴佑才：“老哥，好久没见了。拿包烟抽？”

戴佑才一把将烟打落在地上，一只手已经插进了张山的衣兜，迅速地掏出了瞿皓明刚才给他的那几张钞票，打开看看，里面什么也没有。

张山不高兴道：“老哥，按咱们村里的排辈儿，我还是你的远房表叔呢，你这是干什么？”

戴佑才恶狠狠地揪住他的领口：“少他妈废话！带走！”



02

得不偿失

1

韩庆东的办公室里，李天纲坐在一边的椅子上，罗副官站在韩庆东的办公桌前，显然已经汇报完了什么。韩庆东命罗副官亲自过问，要查清楚情报泄露的渠道，如果军部里真有共党，那就一定要把他挖出来。

韩庆东挥挥手让他离开。

罗副官走后，一直在旁边冷眼看着的李天纲愤愤不平地抱怨罗副官目中无人，不把情报处放在眼里，还话里话外、含沙射影地怀疑到他和瞿皓明身上。韩庆东有些疲倦地说："罗明是军统的人，我不给他派活儿让他忙着，他还不像苍蝇似的盯着我这个当军长的，成天嗡嗡地让我烦？"李天纲不满道："可我们情报处已经被架空了，罗副官倒像是情报处长了！"

听见这话，韩庆东居然笑了："李天纲，现在是什么局面，难道你还不清楚？"

李天纲想了想："算了吧，我听军长的。"

军部的大门外，叶玉瑶挽着一个包袱，焦急地等待着。当她看见瞿皓明从军部里出来，脸上才有了一丝笑容。她倔强地恳求瞿皓明帮她回老家，离开这个城市，她再也无法忍受现在的生活了。就在瞿皓明面有难色时，罗副官正巧从后院出来。他见瞿皓明和叶玉瑶在军部门外谈话，略为迟疑了一下，然后朝他们那边走去。瞿皓明回头看见罗副官朝自己和叶玉瑶走过来，若无其事地劝说着叶玉瑶让她先回去等待时机。

叶玉瑶最终还是无奈地答应了。

"你回去，给刘参谋带个话，就说我说的，上次给他弄的那件古董是假的，让他立即退给我，好吗？"叶玉瑶不解道："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兴趣鼓捣这些东西？"瞿皓明正色道："记住了，你回去后，一定把这话告诉他！让他立即把东西退回来。"叶玉瑶虽然疑惑，但还是答应了。

罗副官这时已经来到了他们身边，打趣道："瞿处长，这位漂亮的小姐是谁呀？"瞿皓明打了个哈哈："这是周司令的太太，我们是老乡。"

“哦，是周太太，冒犯了。”

叶玉瑶没心情理睬罗副官，对瞿皓明说：“那我回去了？”就在她转身要走的时候，罗副官突然要求检查她的包袱。

瞿皓明不满道：“罗副官，这是什么意思？”罗副官笑笑：“非常时期，例行检查。”他接过叶玉瑶递来的包袱，转身递给一边站岗的哨兵检查。搜查完了以后，叶玉瑶没好气地接过哨兵递来的包袱，厌恶地看了看罗副官：“我可以走了吗？”罗副官满脸笑容地点头并道歉。目送叶玉瑶离开后，瞿皓明狠狠地盯着罗副官：“罗副官，我奉劝你一句，千万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然后走进了军部院子。

街上，韩苓骑着一辆自行车回来，她看见了沿着街边孤独走过的叶玉瑶。叶玉瑶心事重重，并没有注意到韩苓。到了军部的大门前，韩苓从车上下来，罗副官连忙扔下烟头，殷勤地迎上去，替她把自行车推进了大门：“韩小姐，放学了？”

韩苓只是笑了笑，从他手里接过自行车。刚走了两步，她突然回头看着罗副官：“我刚才看见叶玉瑶了。”

“谁？”

“周司令的姨太太，她是不是到这儿来了？”

“哦。她来找瞿皓明的。怎么，你也认识她？”

韩苓没有回答他而是很关切地在问：“她找瞿皓明干什么？”

罗副官笑着说他不知道，顺口夸叶玉瑶漂亮。韩苓用有些怪异的语气打断了他：“戏班子里出来的，那还用说。”罗副官听出了韩苓语气里的不屑：“当然，再漂亮，也还是不能跟韩小姐这样的大家闺秀相提并论。”“我和她有什么关系？别把我和她相比！”说完，韩苓径直走进了军部。

罗副官有些尴尬，但也对韩苓的态度若有所思。

2

傍晚，军部后院韩庆东的住处内，韩庆东和韩苓正在一起吃晚饭。这时瞿皓明敲门进来，韩庆东抬头看看他：“你吃过饭了？”

“军长有什么吩咐？”瞿皓明笑了一下。

韩苓显然是故意提起话头：“瞿处长，我回来的时候，在街上看见叶玉瑶了。”

瞿皓明显得十分坦然:“是吗？她是来找我的。”

“不会是约你去看戏吧？”

“韩小姐，兵荒马乱的，看什么戏。”

韩庆东吃完了，放下饭碗："皓明，你马上去前线看看。回来后，把你巡视的情况给我做个报告。"瞿皓明不解道："我去前线？"

"怎么啦？不愿意执行我的命令？"

瞿皓明上前一步，欲言又止的样子。韩庆东随即示意韩苓先出去一下，韩苓顺从地站起来，走了出去，经过瞿皓明身边，还意味深长地朝他笑了笑。瞿皓明试探地说："军长，罗副官搞得军部鸡犬不宁，好像把我也给盯上了。看样子，他在怀疑我。"韩庆东不露声色："是吗？你有什么地方值得他怀疑呢？"

"军长认为呢？"

韩庆东笑了："我没听他说过，你呢，也别疑神疑鬼。"

"可我实在不愿意看到罗副官这样摆弄咱们。"

"我派你去前线看看，和罗副官有什么关系？"

"这倒没有。军长的命令我当然执行。只是，我希望您能多个心眼儿，别让罗副官太过张狂。说不定，他还会生出什么事儿来。"

韩庆东似乎不想听下去了："你这些话李天纲已经跟我说过了，我心里有数。你去吧。"

瞿皓明立正道："是。"

黄昏，郊外的农田一片朦胧。丁雨岚在田间的一条小路上骑着自行车飞奔，满脸是汗，表情焦急，之前杨剑锋收到情报说上次军火的情报是假的，他分析敌人会借此进行伏击，无奈之下，只有派她将新情报火速送往部队。

在昏暗的月光下，山坳里，有一个小镇。一个像小学校一样的地方，几栋平房，一个不大的操场。几辆国民党军的军用卡车停在操场里，车篷严严实实地盖着，有两个哨兵在卡车周围巡逻。除此而外，一切都静悄悄的。

山坡上，向德福带领的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已经就位，他蹲在一片灌木丛后面，用望远镜观察着小镇里的那个操场。

解放军396团团部，终于到达的丁雨岚接过黄团长递来的水缸，大口喝着。

黄团长在她面前踱步焦虑地："这么说，这个情报是敌人的圈套？"

"肯定是这样了。还来得及通知我们的部队吗？"

黄团长神色严峻地摇摇头："说不定，战斗已经打响了。"

山谷里，向德福率领战士们分两路朝那个小学包抄过去。小学的操场上依然一片静谧，两个哨兵干脆坐在了地上，背靠车轮，怀中抱着枪打盹。他看了看四周，对操场的

安静和敌人松懈的防卫有些疑惑。一队战士进了平房，那应该是一间不大的教室。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教室内居然空无一人。向德福率领战士们冲到了卡车不远处，围住了卡车，两个哨兵突然站起来，大声喊叫，准备开枪，他率先开枪，操场里顿时响起一阵枪声，两个哨兵应声倒地。

这时候，卡车上的篷布突然揭开，上面埋伏的国民党士兵随即开火，机关枪的枪口疯狂地吐出火舌，在操场上击起一片尘土。另外一栋平房里的国民党兵也从窗口向操场上射击，子弹横飞。向德福卧倒在地上，一边还击，一边大喊："撤！快撤出去！我们中埋伏了！"他一边射击，一边和其他战士一起且战且退。然而，不断有战士在他们身边中弹倒下。一颗子弹击中了向德福的右臂，他倒了下去。一个战士过来，将他背在自己肩上，在另外几个战士的掩护下冲出了大门。

3

凌晨，裁缝铺里，杨剑锋无比悔恨。丁雨岚叹口气："但愿损失不会太严重。剑锋，我一直在想，这个情报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也许敌人根本就没有运送军火的计划？"杨剑锋想了想："当然有这样的可能，但我坚信，这是敌人临时的反制措施，反用了我们的情报，说明几个已经被捕的人当中，有人当了叛徒。敌人不仅知道了我们的运送渠道，还知道了情报内容。"接着他推测，我们在92军军部里的情报员已经有了危险。丁雨岚好奇地打听情报员是谁。杨剑锋淡淡一笑："这可是情报工作的原则问题，我只能告诉你，他的代号是'木匠'，现在情况复杂，如果我也被捕的话，你记住这个代号就行了。这样吧，我们发出警告，让他暂时停止活动。"

丁雨岚随即拿出一块紫色的布料，抖落开："你的那个情报员他会不会有问题……"杨剑锋否定了她的疑问："这绝不可能。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张山，如果他叛变了，那我们的情报员就保不住了。"丁雨岚把那块紫色布料挂在了不大的橱窗里一个木头模特的身上，整理一下，倒像是一件挺合身的旗袍。太阳已经升起。杨剑锋来到裁缝铺外面，依次打开橱窗外的木制铺板。在朝阳的映照下，模特儿身上的那块紫色布料显得非常醒目。

丁雨岚也跟到了外面："如果有人叛变，我们这儿也就非常危险。现在还没事儿，可能也只是敌人引而不发。"杨剑锋轻松地笑了笑："我知道。现在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清晨，92军军部的审讯室。张山被捆在一张椅子上，经过了整夜的审讯，他已经满脸血迹，疲惫不堪。他的对面，戴佑才坐在桌子前，抽着烟，狠狠地看着他："姓张

的，到了这份上，你还他妈的嘴硬，我看你就是个死硬的共党分子！”

张山张了张嘴，缓缓地说：“你和我都是一个村里的乡亲，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底细？我怎么会是共产党？”

“狗屁！我看你家里的人都他妈的像共产党！”

“你这样不仁不义，将来要遭报应的。”

戴佑才先是一愣，随即疯狂地哈哈大笑起来。

早上，从前线回来的瞿皓明驾驶吉普车从裁缝铺外经过，他看见了橱窗里的那个模特儿身上的紫色布料，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也没有多看一眼，就从裁缝铺前驶了过去。

军部大院，情报处的办公室里，李天纲问了问瞿皓明前线的情况，随即对他说：“那个姓罗的已经把军部搅得天翻地覆了。抓了几个共党，没弄出个名堂，现在又把军需处的两个人也软禁起来了，怀疑他们是隐藏在军部里给共党提供情报的奸细。皓明兄，我看你也得小心点儿，别让那小子抓住什么辫子。”瞿皓明气得大骂罗副官，并建议李天纲治治他。而李天纲自嘲地笑笑：“我？我还正想躲得远远的呢。我劝你也别多管闲事儿，该干什么干什么，或者什么也别干。现在的局势，你我都清楚，犯不着主动往自己身上泼污水。”瞿皓明不知道这是李天纲的真话，还是在试探自己的态度：“你这话什么意思？”

李天纲半真半假地看着瞿皓明：“你是个聪明人，你说呢？”

瞿皓明走到关押张山的房间外，坐在门外回廊一张椅子上的戴佑才看见瞿皓明过来，看了一眼，没搭理。

瞿皓明问：“抓到的共党呢？已经招了？”戴佑才不冷不热地：“瞿处长怎么也关心这事儿？”瞿皓明试图透过窗户往里面看，戴佑才却移动身子，挡住了瞿皓明。瞿皓明不满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罗副官有命令，任何人不得接近。”

瞿皓明一下子就火了：“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我是任何人吗？”

这时，罗副官在他身后搭上了腔：“怎么回事儿？”瞿皓明转过头：“罗副官，这儿是你们军统地盘？什么时候不属于92军的管辖范围了？”罗副官阴阳怪气：“恐怕有些误会。对付共党地下组织，包括寻找在军部的那个共党情报人员，是韩军长交给鄙人的任务。我不过是恪尽职责而已。我不明白的是，瞿处长为什么那么想插手我们的事情？你不会像戴佑才那样儿，也是这个共党分子的老乡吧？或者，你和他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瞿皓明猛然把罗副官一下子顶到了墙上，用手臂顶住了罗副官的脖子，狠狠地说：“姓罗的，你把话听清楚，我还是92军情报处的副处长。你们这样搞，军部的弟兄们早

就看不顺眼了！现在大敌当前，军长也许不好说什么。但如果你们把事情做得太绝，我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罗副官对瞿皓明的举动有些吃惊，咳嗽两声：“瞿处长，这是何必？我不过是开个玩笑。你如果真想亲自审问共党，也犯不着这样。”

“去你妈的！你记住，老子总有一天要跟你算这笔账！”说完，瞿皓明放开他扬长而去。

罗副官摸着被顶痛的脖子，若有所思地看着瞿皓明离去的背影。

军部大门外，瞿皓明一个人站在门口抽烟，韩苓从街上走过来，看见他，韩苓的脸上顿时有了一种含意特殊的笑容，上前打趣道：“瞿处长在这儿干什么？我看你像是在生谁的气？不会是我爸爸惹你了吧？”

瞿皓明勉强地笑笑：“怎么会。”

“消消气吧。今天晚上我们学校有一个合唱晚会，我们班还有一个节目呢。我邀请你一起去听听，怎么样？”

瞿皓明淡淡地说：“我哪儿有那闲工夫。”

韩苓依然热情，甚至还有些娇媚道：“瞧你，我可是好心好意想让你散散心，免得一个人生闷气。”

瞿皓明显然已经意识到韩苓的热情，只好转移了话题，劝她应该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一旦打仗这里谁都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韩苓却说：“我爸爸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不管我爸爸是不愿意打这一仗，带着队伍撤了，还是向共军投诚。我绝不会离开我爸爸的。”瞿皓明连忙制止，让她不要轻言投诚什么的。韩苓却不以为然：“你别以为我只是个师范学校的学生，我可不是天真烂漫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我们学校里有很多进步同学，我们都是好朋友。对于当前的形势，我也不是一点儿不知道。”瞿皓明并没有更多的情绪流露：“你们学校看来也是个有危险的地方。”韩苓笑着逼问：“这么说，你很在乎我的安全？”

“就算是吧。”

韩苓真诚道：“那好，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我还真没觉得有什么危险，我只觉得好玩儿，再见。”说完，她哼着一首曲子进了军部的院子。瞿皓明眼光有些复杂地看着韩苓的背影消失在院子里。

4

黄昏，一片幽静的山谷。山谷里有一个农家院子，是解放军的临时医疗站。房子里，受伤的向德福躺在床上，右臂被包扎起来。黄团长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狠劲儿地抽

着烟：“……回来了就好。几天都没见你回来，大家以为你也完蛋了。”

向德福有些虚弱：“是我让他们先撤的，拖着个伤员不好办。”

黄团长关切道：“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向德福笑笑：“怎么挺？老乡的地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呗，团长，整整一个排，我们只撤出来不到十个人！明摆着，敌人是预先设好了圈套，就等我们去钻！”

“我们后续情报慢了一步，不然不会出现这种局面的。”

向德福怒道：“慢了一步？我看这根本就是一假情报。我们在92军里面搞情报的人是干什么吃的，自己上当受骗不说，还让那么多战士搭上性命？”

黄团长严厉起来：“向德福！你又开始乱放炮了！情报有误，这是常有的事儿。我们的分析是，敌人一定是知道了我们得到的情报内容，所以才进行反制。这也是我们情报站的同志的判断。”向德福狠狠地说：“等我们干掉了92军，解放了这座城市，我一定要把他们的军部掀个天翻地覆，把那个混蛋给揪出来，为我们的战士报仇！”

关押张山的房间里一束阳光斜射进来，张山双手被捆在背后，靠着墙根站立，在他的身边，另外两个被抓进来的地下党也同样站着，他们对面的桌子后面，坐着罗副官和戴佑才。

罗副官一拍桌子：“张山，你已经死到临头了！硬撑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只要告诉我，你和军部里的什么人接头，我就可以饶你一命。”张山有气无力：“你们已经问过我无数遍了，我也回答无数遍了，我真不是什么共产党，我不过是一个靠小买卖过日子的老实人。”

“你小子真是个不识抬举的东西！”罗副官突然站了起来，掏出了手枪：“看来你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好吧，既然你愿意，我这就送你去见你们的什么马克思！”他将手枪上了膛，朝张山他们站立的方向连续开了几枪。

正在桌子前撰写报告的瞿皓明听见了枪声，怔了一下，但他尽量克制着自己，没有站起身来，只是有些沉痛地闭上了眼睛。

张山身边的两个地下党已经倒在地上，鲜血在地上流淌着，他闭着眼睛，等枪声停止才睁开眼，发现自己并没有被枪毙，他看了看身边的尸体，突然双腿一软，跪了下去。

罗副官把手枪收起来，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说吧。”

张山战战兢兢道：“……长官，我真不是共产党啊，求你饶我一命！戴佑才，戴大哥，求求你了！我不是共产党啊！”

罗副官和戴佑才看见张山的这种表现，反而不知所措了。

5

下午，军部后院韩庆东的寓所，客厅里，韩庆东在沙发上坐着，看着手里的一份报告，李天纲敲门进来："军长。上午，罗明在军部枪毙了两个抓来的人，这事儿你知道吗？"

"他刚才跟我汇报了。"

李天纲显然对罗明先斩后奏的举动大为不满："军长，现都什么时候了？那两人并没有承认是共党。罗明这样无缘无故地乱杀人，还有没有一点儿规矩？这不是在你的眼皮底下胡作非为嘛！你不是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最好不要让自己身上沾太多的血吗？"

韩庆东不紧不慢地说道："那鲜血溅到你身上了吗？"

李天纲愣了……

"这就对了嘛。军统的人要干什么，那是他们的事情，我管不起，你也管不了。睁只眼闭只眼吧。我们是军人，他们是特务，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李天纲还想说什么，韩苓从里屋出来告诉韩庆东她要去裁缝店做衣服。韩庆东皱了皱眉头："做什么衣服？又是那个杨裁缝的店吗？别去！你又不是没穿的了。"韩苓坚持要去，父女俩争执起来。这时，李天纲连忙插话："军长，这样好不好，既然韩小姐坚持要去，你看，让我陪她去一趟怎么样？"可韩苓却不太愿意。但在李天纲保证绝不会出任何问题后，韩庆东还是无奈地答应了，让他们快去快回。韩苓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李天纲连忙跟着韩苓的背影出去了。韩庆东再次拿起手里的那叠报告，却再没心思看下去，狠狠地将它们摔在了地板上。

杨剑锋的裁缝铺里，叶玉瑶站在镜子前，杨剑锋正用软尺给她量尺寸，并在一张纸上记下各种数据，并建议她选用深色的布料更能衬托出她的皮肤。叶玉瑶笑了起来："杨师傅真会做生意。我看，橱窗里的那块紫色料子就挺好，我特别喜欢紫色。"杨剑锋有些迟疑："啊，你喜欢那种颜色。对不起，周太太，可我这儿现在就这一块了，那块料别的顾客已经定下了。"叶玉瑶坚持了一下，杨剑锋故作为难地答应，他到其他店里找找，看有没有这种颜色的。

"也行，我反正也不着急。这仗说不定哪天就打起来，到时候我可能也就没心思做什么旗袍了。"

叶玉瑶刚走出裁缝铺，一直等在外面的刘杰马上迎过来："太太，好了吗？"叶玉瑶点点头，刘杰立刻到街对面去叫人力车去了。这时，韩苓和李天纲也顺着街边走了过来。看见叶玉瑶，李天纲热情地招呼她，三人一番寒暄后，韩苓一脸惋惜地说："我听说，那天你到军部去了，可惜没碰见你。"叶玉瑶奇道："是，你知道这事儿？"

"对呀，是瞿皓明亲口告诉我的。很久不见，周太太还是那么漂亮。"

叶玉瑶有些敷衍地笑笑："你这，也是来找杨师傅？"得到韩苓肯定的回答后，她和李天纲点点头，告别后坐上了人力车。

李天纲看着叶玉瑶，不禁摇头叹道："人长得够漂亮，可惜做了一个鲁莽武夫的小老婆。"

韩苓笑了："没想到，李处长也怜香惜玉了？你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

李天纲正色起来："你这话可说得有点儿不太合适。我怎么会对这样儿的人感兴趣？再说了，即便有一丝机会，人家瞿皓明恐怕也早就捷足先登了。"

韩苓很在意地："为什么？难道瞿皓明跟她真有什么特殊关系？"

"他们是同乡，老相识了。瞿皓明经常跟我感叹，说叶玉瑶也是个苦命人，家里穷，早早地就被送到戏班子里学戏，在那儿好歹还可以混口饭吃。没想到，演红了，成了名角儿，又被周明仁那个老家伙看上了，强说硬夺地把她弄回家当了个姨太太。"

"我说你怜香惜玉了吧，你还不承认。"

李天纲连忙辩解："怜香惜玉的是瞿皓明，叶玉瑶和我哪儿跟哪儿啊。"

韩苓突然情绪有了变化："这么说，瞿皓明对叶玉瑶挺关心的？"

"那当然，不说是青梅竹马，起码也是知根知底了。"

"这说明人家瞿皓明才真是个性情中人呢！他懂得可怜女人。"

李天纲笑了："我也并不差，你刚才不还说我怜香惜玉吗？"韩苓嘲讽地："你？你对待女人，就像对待你的情报工作，公事公办的。你恐怕还不知道性情中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李天纲有些急于表白地："韩苓，我对你可从来都是……"韩苓却没有让他说下去："好啦，我是来做衣服的，不是议论别人的小老婆的！我们还进不进去呀？"李天纲只好打住，跟着韩苓进了裁缝铺。

叶玉瑶乘坐的人力车刚刚转过一条街道拐角，戴佑才和几个便衣特务立即迎上去，口中乱叫停车，把人力车拦了下来。跟在一边的刘杰见状，拔出手枪冲到前面："怎么回事儿，瞎了眼了？这是周司令的太太！"

"周司令的太太又怎么样？跟我们到军部走一趟！"

"谁敢动，我开枪了！"

戴佑才掏出证件，晃了晃："刘参谋，你识相点儿，我们是军统的！你要不让开，就跟我们一起走！"叶玉瑶这时候从人力车上下来，对刘杰说："刘参谋，没关系的。我跟他们走。"

刘杰急道："周太太！"

"我没事儿的，你走吧。"

戴佑才挥挥手，一辆吉普车驶过来在他们面前停下。叶玉瑶被几个特务簇拥着上了车，呼啸而去。

罗副官悠闲地坐在军部的一个房间内的椅子上，他的对面，站着刚刚被抓起来的李天纲，微弱的灯光下，他俩怒目相对。李天纲顿时吼道："你不把我们情报处放在眼里，也就算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居然还敢抓我？真是得寸进尺了！"罗副官也突然提高了声调："够了，李处长！我跟你实话说了吧！现在可以肯定，有关那批军火的情报就是从军部泄露出去的，而且就跟你们情报处有关！那个裁缝铺，很可能就是共党间谍的秘密情报站，我们的人已经盯了好几天了！怪你运气不好，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跑到裁缝铺去。当然，也可能不是你运气不好，而是你找了个借口，借着陪韩小姐做衣服的机会，去和共党间谍接头！"

李天纲一下懵了："你说什么？"

"我说得不够清楚？你就是那个把情报交给共产党的人！"

李天纲惊愕不已："你疯了？"罗副官冷笑："我俩到底谁疯了，最后会弄明白的。"

周明仁在刘杰的陪同下，强压着怒火，大步走向韩庆东的办公室。门口的卫兵想要阻拦，被怒气冲冲的周明仁一个耳光打了个趔趄，他推开门就走了进去。一见韩庆东便嚷道："姓韩的，人呢？"韩庆东很是惊讶周明仁怎会这个时候来找他，他不解道："什么人？周司令，你请坐。"周明仁把帽子狠狠往沙发上一摔，整个身体沉沉地陷进沙发里："别跟我装蒜了，我的二太太呢？"

韩庆东依然一脸茫然："二太太？"

"姓韩的，没想到你居然搞到老子头上来了！你要不立即把人交出来，我就拉上队伍把你这破庙给砸个稀巴烂！"

韩庆东似乎总算听明白了，微笑道："周司令，这一定是误会了。你的贵眷怎么会在我这儿？"

"笑话！韩军长敢作不敢当了！你把我的太太抓到这儿来了，还跟我装糊涂？"



03

巧舌如簧

1

下午，军部的审讯室里依旧暗淡如常。李天纲不自在地坐在椅子上，瞪大眼睛地看着对面坐着的罗副官："难道你怀疑关于军火车队的情报是我送出去的？"

罗副官一脸阴沉："除非你能告诉我是别的什么人。"

"谁都知道，接触过那个情报的又不是只有我一个！"

"没错。不过没军需处那两个人什么事儿，我已经放了。剩下来的就只有你和瞿皓明了。"

李天纲反问道："你到底是怀疑我还是瞿皓明呢？听说你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伏击了共军的小分队，他们伤亡惨重。伏击计划我和瞿皓明也知道，如果我们两个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有问题，这计划还能得逞？"罗副官笑了："这不是我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别废话了。给我一个放过你的理由吧。"

瞿皓明匆匆走进韩庆东的办公室："军长！"他看见周明仁阴沉着脸坐在那里，便朝他点头："周司令也在？"韩庆东疑惑地看着瞿皓明："你怎么来了？李天纲呢？"瞿皓明欲言又止道："军长，有什么吩咐？"韩庆东生气斥责道："我问你李天纲怎么没来？不敢来见我？"

"军长，李处长被罗副官抓起来了，周太太也是罗副官的人抓的。"

韩庆东大吃一惊，一旁的周明仁再也按捺不住了："韩军长，你们自己的事情我管不着，爱抓谁抓谁。可是我的内眷你们必须马上放人，别废话了。"

韩庆东显然对周明仁的语气相当难以接受，瞟了瞿皓明一眼。

那间用来拷打过张山的审讯室里，一片昏暗。借着透过铁窗的光线，依稀可见叶玉瑶坐在一张沾满血迹的椅子上，显然那张椅子本身就让她感到恐惧。周围那些乱七八糟的刑具，让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绝望。

瞿皓明快步来到守在门外的戴佑才面前，喝道："把门打开！"

戴佑才不屑道："没有罗副官的命令……"还没等他说完，瞿皓明就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然后拔出枪顶在了他的胸口，将门打开了。叶玉瑶在突然涌进来的光线中，看见瞿皓明走过来，她立即扑了上去，一下子趴在瞿皓明肩膀上委屈地哭起来。瞿皓明的身体顿时变得僵硬起来。

"别这样。周司令在外面等你呢。"

叶玉瑶却更紧地抱住他，泪如雨下："我不跟他走！你送我回家吧。"

瞿皓明不得不轻轻推开了她，安慰道："我告诉过你，现在还不是时候。"

叶玉瑶有些失望地退后一步，怔怔地看着他，越过他的肩头，她看见外面的院子里，周司令和韩庆东站在那里等着。

看着周司令的汽车远去，韩庆东恼火地骂着："这个姓周的完全是个土匪！"

"军长，你放走了周太太，可李处长还被关着呢。"瞿皓明提醒道。

"罗副官抓住他什么把柄了？"

"能有什么把柄可抓？李天纲你还不了解？那边得罪了周司令，这边又在军部里任意抓人，要是再让罗副官这么胡搞，咱们就别想打仗了。"韩庆东看了他一眼，突然问道："你说在我的军部里谁会是共产党？"瞿皓明话里有话地："这种时候，除了军统的人，恐怕没谁愿意承认自己的军部里隐藏着共产党。"

韩庆东没说什么，静静地走向后院。

经过罗副官的反复盘问，这时的李天纲已疲劳不堪，完全没有了起初的对抗和坚持。罗副官眼睛有些发亮地看着他："你的意思是，瞿皓明对这批武器装备一直很关心？"

李天纲仍然注意着说话的分寸："我没说他一直很关心。"

"那你什么意思？"

"刚刚有点儿这批军火的消息的时候，瞿皓明是跟我打听过是不是真有这回事。不过就是聊天聊到了。"

"话题是他挑起来的？"

李天纲点点头。

"后来呢？那份情报单独到过他的手里吗？"

"没有。"

罗副官显然有些失望。

2

暮色渐起，裁缝铺里，杨剑锋听着丁雨岚语气着急地告诉他据说今天有两个同志被敌人枪毙了，有人看见两具尸体从92军军部里拉出来。丁雨岚说："四个人被捕，为什么敌人只杀了两个人呢？我担心剩下的两个人已经叛变了。"

杨剑锋眉头紧锁："有这个可能。咱们这里，敌人已经监视两天了。但这里面也有问题。那四人里，只有张山知道这个情报站，如果是他叛变了，敌人还不立即把我们抓起来？"

"你是说敌人还仅仅是怀疑？"

"应该是。起码张山并没叛变。敌人也许只是在我们这儿撒网，碰碰运气。"

这时，小京出现在门口："妈妈，我饿了！"丁雨岚连忙一面招呼孩子在外面再玩会儿，一面准备去做饭。杨剑锋随即提议让她明天一早带孩子离开这里。他自己留下来就行了，等着"木匠"和他联系。却遭到丁雨岚地坚决反对，她说什么都不肯。

第二天早晨，罗副官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站在韩庆东面前，听着韩庆东的训斥。韩庆东虽然生气，脸色难看，但口吻却比较平和："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周司令正愁找不到借口不打这一仗呢，你却抓了人家的姨太太。简直是无事生非！"

"军长，是我考虑不周。"

"知道就好，这个姓周的毕竟还是城防司令，东面的防线是他的部队在守着，我们也不能不给他面子。你说说抓人家姨太太的理由吧。"

罗副官有些犹豫了："军长，这……"

"怎么了？什么事情不便让我知道？"

罗副官连忙解释通过对那个共党地下交通员的审问，他们怀疑隆盛街的那家裁缝铺是共产党的秘密情报站。关于军火运输车队的情报，很可能就是从那儿送到城外去的。

"那和周司令的姨太太有什么关系？就因为她上那儿去做了件衣服？李处长也是因为这个才被你弄去审问的？"

罗副官支吾着，不知怎么回答。

"是我让李天纲陪韩苓去的那个裁缝铺。你该怀疑我了？"

"军长开玩笑了。不过，那么重要的情报从军部里泄露出去，整个军火车队都差点儿被共军端了，要是让上面知道了，恐怕谁也担待不起啊。我这也是为军长着想，尽快把这个偷情报的人找出来。"

韩庆东听出了这里面的威胁成分："你找到了吗？"

"还没有，不过刚才我已经把瞿皓明关押起来了。"罗副官笑了一下："再给我点

儿时间，我会弄清楚到底是谁干的。"

韩庆东突然笑了起来："堂堂的92军，两个情报处长一起被关押了。这也只有你们这些军统的人干得出来。"

罗副官温和地："也就是简单地询问。我心里有数。"

韩庆东的笑容变得有些怪异了："那就好，我懒得管你们军统的事情，如果你哪天告诉我，这个军长由你来当了，不是更好？"说完，韩庆东起身走出了办公室。

军部大院的那间审讯室里，一盆凉水猛地泼在瞿皓明脸上，刚才还昏沉沉的他浑身猛地一颤，惊醒了过来，脸上、手上的伤口清晰可见。瞿皓明从昏迷中睁开了眼睛："姓戴的，你一定得把我弄死，不然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这时候，一直坐在角落里的罗副官走到了瞿皓明跟前："瞿处长，应该跟我说点儿实话了吧？"

"我说的全是实话，你不相信那是你的事情。"他对罗副官说话的口气有些服软的意思。"你这人太狠了，会遭报应的。"

罗副官不屑地："我还怕他妈什么狗屁报应！我最后再问你一遍，说，你把情报交给谁了？"

"我没有偷什么情报。情报现在也还在军长的办公室里。"

戴佑才骂骂咧咧地过来，扬起了手里的鞭子就要打。罗副官拦住了他："瞿处长，你这是何苦呢？到了这时候你也没一句实话可以跟我说？"

"我说了，我向李天纲打听那批军火的事情，是周司令让我帮他忙。谁都知道他一直在暗中倒卖一些枪支弹药。他可能是想打这批美式装备的主意。"

罗副官看看他，有些无奈地转身往外走："我会去找周司令证实你说的话。"瞿皓明皱了皱眉头叫住了他："罗副官，你觉得这样的事情周司令会承认吗？"

罗副官冷笑了："这就要看你的运气了。他要不承认，那你就等死吧。听说你和他的姨太太有点儿那种关系？"

"罗副官，你这就是成心要害我。"

3

一大清早，李天纲有些心神不宁地从房间里出来，却见迎面而来的韩苓。韩苓一看见他就大声嚷道："李天纲，你那干的还算是人事儿吗？"

李天纲听了一愣："我哪儿得罪你了？这一大早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竟然出卖……"

李天纲有些急了，一把将她拉进了房间里，关上了门，不安地问："你怎么知道

的？”

韩苓气道：“你管我怎么知道的，我不管！是你让瞿皓明被关进去的，你去把他弄出来！”

李天纲看着她，突然心里有些失落：“在你心里，瞿皓明什么都好，我就什么也不是？”

“你说对了，起码从这件事情开始，我真的看不起你了！快想办法啊！”

李天纲怔怔地看着她，摇摇头：“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说的那些也不是无中生有。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瞿皓明应该会没事儿的。”

韩苓气哼哼地往外走，李天纲忙问道：“要是我被人关起来了，你也会这么着急吗？”

“你不觉得这问题很无聊吗？”

李天纲讪讪地说：“你知道吗？凡是去过裁缝铺的都被抓了，除了你，我也因为陪你去被抓起审问过……我给你出个主意吧。要想把瞿皓明放出来，只有让军长出面说话了。”

韩苓不再理他，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了。

罗副官坐在城防司令部周司令的房间里，并没有别的人，看上去他是在等着周司令出来。刘杰进来，将一杯茶放在了罗副官面前。

罗副官问：“刘参谋，我还要等多久？周司令架子够大的。”

这时候，周明仁和叶玉瑶一起走了进来，他不冷不热道：“在罗副官面前我哪里敢摆什么架子？只要罗副官别再抓我的人我就感激不尽了。”罗副官对周明仁的话并不在意，“周司令，我就是为昨天的事情专程前来道歉的。”他站起来对叶玉瑶一鞠躬：“周太太，对不起，请多包涵。”叶玉瑶坐在那里，没有什么反应地看着他。罗副官这才有些尴尬了。周明仁见状摆了摆手：“请坐吧。罗副官，我这个人虽然大字不识几个，可心里还算明白。罗副官会为昨天的事情专程登门道歉？昨天要不是我亲自找上门，恐怕她已经被你们折磨得死去活来了。”

罗副官赔着笑：“周司令开玩笑了。”

周明仁突然有些不耐烦了：“说吧，有什么事儿？”

罗副官看了一眼叶玉瑶：“司令，瞿皓明经常跟你有来往吗？”

叶玉瑶听见瞿皓明的名字，心里显然有些紧张，低垂着眼睛。

周明仁的回答很爽快：“对。”

“听说他和周太太是老乡？”

周明仁看了叶玉瑶一眼，神色有些疑惑起来：“对。”

“他已经被我抓起来了。”叶玉瑶和周明仁都非常吃惊，他们相互看了一眼。“我

怀疑他是共军的情报人员。”

周明仁听了哈哈一笑：“共军情报人员？他可是你们92军的情报处副处长。”

“听说周司令曾经托他打听过一批军火的事情？”

周明仁愣了，不解其意地看着他，又看看叶玉瑶：“罗副官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要拿这件事情问我的罪呢，还是问瞿皓明的罪啊？”罗副官脸上挂着一丝阴冷的笑意：“我只想周司令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看见周明仁依然思忖的样子，叶玉瑶看着他，眼神里分明在告诉他什么。周明仁感觉到了叶玉瑶的眼神，并没看她，却突然哈哈一笑，爽快地说：“还真有这么回事儿！”

叶玉瑶松了口气。

罗副官有些失望：“什么时候？”

“过去十来天了。怎么了？难道你们的军火车队被什么人半路打劫了？”

罗副官沉着脸：“周司令难道不知道这种事情属于高度机密？”

周明仁厌烦地：“共军部队眼看就要把这儿围成一座死城了，还有什么狗屁机密。”

“就是说你想打这批军火的主意？”

周明仁突然恼火地站了起来：“那又怎么样？这么多年老子的部队就像婊子养的，帮你们和共产党打仗，军饷拖着不给，武器弹药都是些破铜烂铁！你们不给，老子还不能自己想办法？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我姓周的不是兔子！”

说罢周明仁吩咐刘秘书送客，罗副官只有怏怏地离去。

军部后院里，韩庆东在自己的寓所里躺在一把躺椅上，懒懒地听着面前的罗副官汇报工作。韩庆东问：“既然周司令已经承认有这么回事了，你还不把瞿皓明放出来？”

“军长，虽然周司令承认了，这并不能说明瞿皓明就没有嫌疑。毕竟那个从军部里偷情报的人还没有找到，最有可能是瞿皓明。”

“你有证据吗？”

罗副官不说话了。韩庆东从躺椅上站起来，厌烦地说：“没有证据你就放了他！听说你对瞿皓明动了刑？你现在越来越不把我这个军长放在眼里了！”罗副官软中带硬地：“我尊重你，但是我也有我的职责。请军长理解这一点。”

“我不管你有什么职责！我只知道要打仗了，你要是把我的部队搞得人人自危影响了士气，我一样可以枪毙了你！”

“好吧，我立即放了他。不过我有个建议。”看着韩庆东，罗副官试探地说：“就算还没有证据表明瞿皓明是共军的情报人员，但是为了军部里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

“你想怎么样？”

“把瞿皓明派到前线去，让他离开军部。”罗副官皱了皱眉：“单凭他暗中替周司令打探军火的消息这一条，就说明这个人吃里扒外，不值得信任。”

“瞿皓明从抗战那会儿就跟着我出生入死，我了解他。”韩庆东挥挥手：“你要有本事就拿出瞿皓明是共党的证据给我看，你要没这个本事，那就什么也别说了。”

罗副官也强硬起来：“军长，如果你不接受我的建议，就别怪我不听你的了。我就继续关押他！直到我找出证据。”韩庆东看着他，似乎在权衡利弊，罗副官的眼神里没有丝毫退让的样子。韩庆东终于说：“那好吧。你立即放了他，但是不用派他去前线，我让他暂时离开情报处，停职反省。”罗副官还想说什么，韩庆东却不容再商量地一挥手说：“就这么定了！”

4

瞿皓明被放了出来，回到了自己楼上的房间里。他坐在桌子上，正在用绷带缠裹受伤的胳膊。他的脸上、脖子上也都是深深浅浅的伤痕。房门被人慢慢推开了。瞿皓明抬起头，看见李天纲有些不自然地站在那里，于是对他笑了一下：“快来帮我。”李天纲连忙走过去，替他把已经差不多缠好的绷带打上结。李天纲在他对面坐下来，似乎不知道说什么好。

瞿皓明没事儿一样：“你别那么做贼心虚的样子好不好。”李天纲叹了口气：“唉！对不起了，皓明兄。我不如你，昨天我是实在扛不住了，眼看就要给我上刑，我一害怕，就把那天你打听军火车队的事情说出来了。”瞿皓明看着他：“你是不够意思。”

“是，我也挺后悔，觉得把你给卖了实在不够义气。我当时真是害怕了。姓罗的那小子什么事儿都敢干，真把我弄出去毙了都有可能。”

瞿皓明倒不是指责他：“你从来就比我怕死。”李天纲连连说：“是是。和你比我从来都显得窝囊。”瞿皓明笑了一下：“这可是你第一次承认自己窝囊。”李天纲看见瞿皓明边说边开始整理办公桌上的东西：“你这是干什么？不会是让你上前线吧？”

“那倒不是。不过我被停职反省了。”

“军长的命令？”

瞿皓明点点头：“没事儿，我正想图个清闲。反正这仗本来也没法打。老李，我是被你卖给罗副官的……”李天纲连忙打断了他：“你别说得那么难听吧，我这不是一个劲儿给你赔罪吗。”

“好吧。我不明白，罗副官凭什么把你关起来审问？他再怎么张狂，要关你也总得有个理由啊！”

“因为我昨天上午陪韩苓去了隆盛街那个裁缝铺。”

瞿皓明一听显然吃惊：“这也能算理由？”李天纲看着他：“所有去过那儿的人，都被罗副官关押审问了。周司令的姨太太，就是你那个老乡，昨天也是为这个被关起来的。”

“罗副官盯上那个裁缝铺了？”

“肯定是这样。不过显然也只是怀疑而已。按这家伙的脾气，真要吃准了，他恐怕早就抓人了。”

瞿皓明看看表起身，笑笑说：“周司令请客，说要给我压惊。” 李天纲不怀好意地笑了：“应该是周太太的主意吧？你这家伙就是艳福不浅。这一点我同样没法和你比。”

“你好像话里有话？”

李天纲苦笑：“今天一早，一听说你被关起来了，韩苓就心疼得直接跑来质问我。弄得我狼狈不堪。”瞿皓明笑起来：“那是你罪有应得！”

傍晚的时候，周明仁和叶玉瑶请瞿皓明在这座城市里一家比较讲究的大饭馆里吃饭压惊。这时候，周明仁已经喝得有些微醉了，坐在一旁的叶玉瑶关切地阻拦着他喝酒，可眼睛却一直盯着瞿皓明。瞿皓明端起酒杯：“周司令，这杯酒我来敬你。”周明仁连忙摆手：“老弟为了我的事情受委屈了！”

“哪里哪里。我心里有数。如果周司令在姓罗的面前矢口否认有那么回事，我恐怕也就没命了。”

周明仁眼睛一瞪：“我是那种人吗？”

“周司令当然不是那样的人。不然我也不敢让那个姓罗的来找你当面对质啊。”

周明仁哈哈一笑：“这话我爱听！我周某人混到今天这个地步靠的就是够朋友、讲义气，天大的事情老子也敢作敢当。”说着，两个人干了杯。

叶玉瑶拉一拉周明仁的袖子，眼睛却看着瞿皓明，低声说：“别喝太多了。”周明仁没理他，拿起酒瓶又往杯子里倒满了酒。瞿皓明微笑着看一眼叶玉瑶：“你别劝了，今天我就陪着司令喝个痛快。”

“对。喝个痛快。那个什么狗屁罗副官算什么东西？别说老子还没对他那批军火下手，就是真的半道打劫了，他又能把我怎么样？你们92军又能把我怎么样？”

瞿皓明笑了：“那倒是。到了现在这时候，难道谁还敢跟司令动手？”

“把我惹急了，我就带着部队投奔共产党去，把你们92军的屁股露出来，让共军狠狠地打。”说完，周明仁哈哈大笑起来。瞿皓明带有试探的意思，语气却非常自然：“不过，真有心投奔共产党的人，是不会把这种话挂在嘴边的。”

“还是你了解我啊。像我这样的人投奔共产党，那不也是找死吗？共产党哪儿会放

过我这样的人呢。”周明仁虽然有些醉了，但心里好像很明白，说着他和瞿皓明又一次干杯。然后，周明仁眼看着要趴在了桌子上。一直站在门外的刘杰立即跑了进来，和瞿皓明一起把周明仁扶着出去了。周明仁瘫软如泥地斜靠在饭店门口停着的一辆汽车的后座上，发出粗重的呼吸声。刘杰“嘭”地一声关好了车门。看看站在车旁的瞿皓明和叶玉瑶。

“你先送司令回家吧。”叶玉瑶淡淡地说。

刘杰看了瞿皓明一眼。瞿皓明对他点点头：“一会儿我送周太太回去。”

一条弯弯曲曲沿河的街道上，光线很暗，只有河面上闪烁着点点光亮。瑟瑟的凉风拂面，整个河边街道略显凄清。瞿皓明沉默不语，低着头，一直跟着叶玉瑶，快步走着，心里不免有些不安。叶玉瑶突然停下来：“你跟着我干什么？”瞿皓明站在了她的面前，看见她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你怎么这么任性？你不跟着车回去，弄不好周司令会多心的。”

“你是不是就怕我离开他？就怕我不回那个倒霉的家？我告诉你，这跟你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就是我哪天真的不回去了，我也不会死皮赖脸地来找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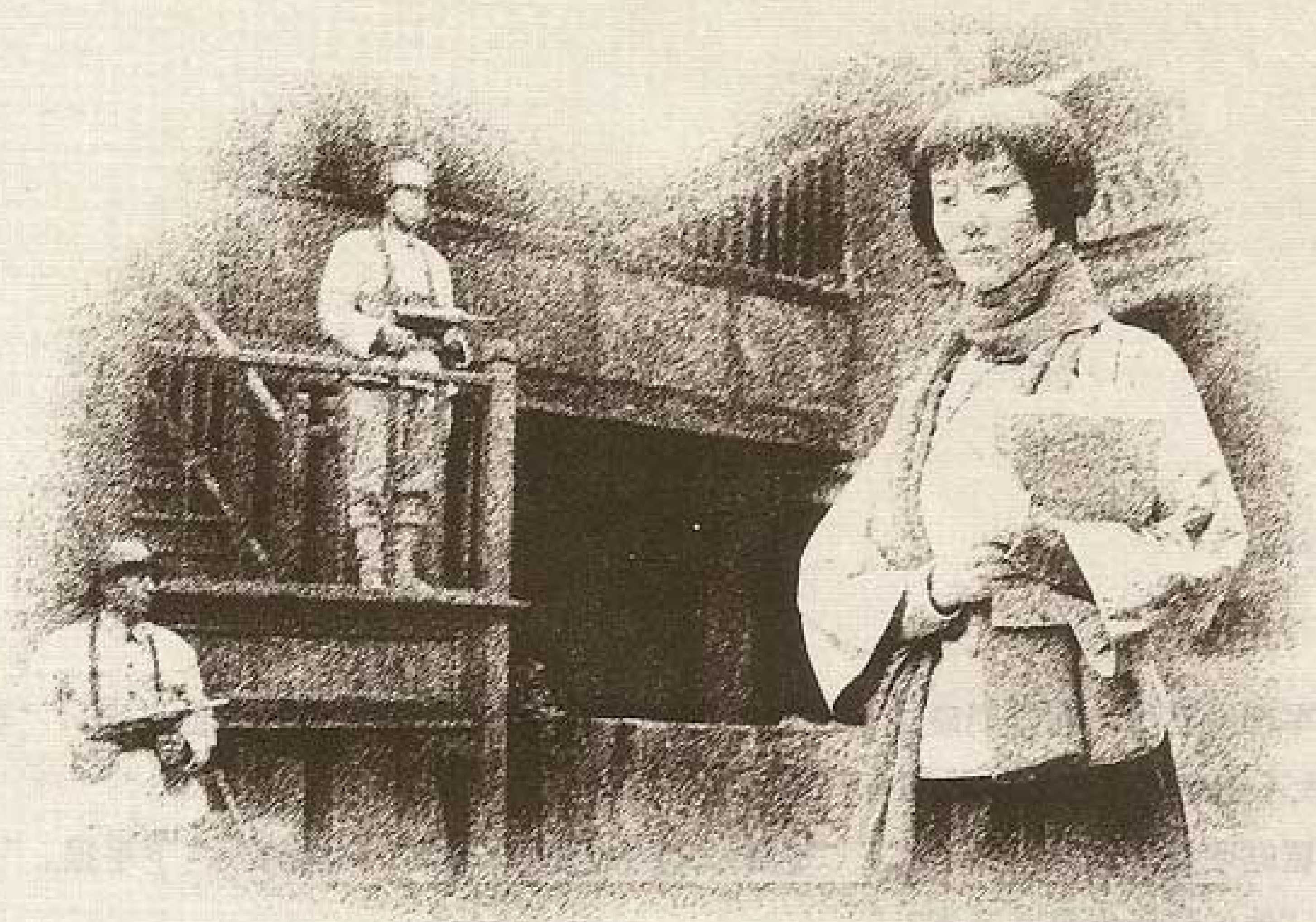
“你在说什么？我是这个意思吗？”

“那你是什么意思？”叶玉瑶固执地追问：“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我已经成了人家的姨太太，你从心里看不起我，嫌弃我？”看着叶玉瑶泪流满面，瞿皓明不禁安慰地轻轻拍了一下叶玉瑶的肩头：“别这样。”叶玉瑶突然一下子扑到了他的身上，无助地抽泣道：“皓明，求求你，别总是这样躲着我。我知道现在你看不起我了，这没关系。我也知道是我对不起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没有办法才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也没有一天不想从那里逃出来。”

“我知道……”

瞿皓明无奈地点点头，眼神里蕴藏着说不出的忧郁和不易被人察觉的悲伤。叶玉瑶使劲摇头：“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带我走吧，带我回到老家去。我不会缠着你的，只求你帮我从这儿逃出去！”

瞿皓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用力抱住了她。叶玉瑶顿时停住了抽泣，很温顺地靠在了他的胸前，眼泪却止不住地从脸上哗哗流淌下来。



04

瞒天过海

1

军部大院里，瞿皓明碰见放学回来的韩苓。韩苓看见他，便等着他过来："李天纲这人太不够意思了。你的脸还疼吗？"

瞿皓明摸了摸脸，笑了笑："这事儿也不全怪李天纲。军统的人，下手狠。"

"他们怀疑你是共产党？"

"除了你和军长，这军部里的人在他们眼中都像共党。"

"说实话，如果我是共产党，或帮共产党做事儿，他们会拿我怎么办？"见瞿皓明还是那种不动声色的态度，韩苓笑了："为什么爸爸会允许他们这样胡作非为。"瞿皓明淡淡地说："军长有军长的难处。我也被停职了，什么事儿也不用管了。我有一件礼物想送给你。"

韩苓喜出望外："什么礼物？"

"在我房间里。"瞿皓明带着韩苓上了楼。此时李天纲从另一边过来，有些失落地看着他俩一起上楼。

瞿皓明的房间乱糟糟的，韩苓站在门边，有些局促。只见瞿皓明取出一个包袱，从里面拿出一块紫色的布料，"听说你在杨裁缝那儿做衣服了？"

"只做了一条裙子，没心情。李天纲陪我去的。"韩苓强调。

瞿皓明却很平静："我知道。这块布是别人送给我表妹的。可现在，我哪儿能回家。这颜色做件旗袍应该挺好看，送给你吧。"韩苓抖开布料："我让你陪我去裁缝铺，你说你不懂颜色式样。现在怎么又送我这个，还说起旗袍来了？"

"我这不是将功补过嘛。"

韩苓将布料裹在自己身上："好看吗？"

瞿皓明开玩笑地恭维着："韩小姐天姿国色，若配上这样的旗袍，更是光彩照人。"

"你真会说话。不过，你还是留着，我不喜欢紫色。你平时难道没注意，我从来不穿紫色的东西？"瞿皓明略有些失望，韩苓话锋一转："谢谢你的好意，你的心意我领

了。”

瞿皓明只好把布料收了起来：“谢什么。礼物不对韩小姐的胃口，搞得我无地自容。”

“那你最好另外找一个我喜欢的礼物送给我。”

“韩小姐最喜欢什么？”

“你猜猜。”

瞿皓明故作茫然地：“我猜不出来。”

韩苓意味深长地：“那你就慢慢体会吧。你那么聪明的人，应该能猜出来的。”

李天纲和罗副官坐在一个酒馆的角落里，罗副官在李天纲的杯子里斟上酒。李天纲却没好气地看着他，没吭声。然后罗副官端起酒杯向李天纲敬酒道歉。

李天纲却不喝：“那瞿皓明呢？”

“瞿处长嘛，这个，毕竟，他帮周司令打探过军火。不说是为了共党，起码也泄露了军部的机密。”

“这事儿其实我也沾边。况且瞿皓明挨了打，还被停了职，罗副官在他那儿更不好说话吧。”

“兄弟今天请李处长吃饭，就是想赔个不是，我也会亲自找瞿处长说明情况的。停职反省的命令是军长下的，估计军长也有严正军纪的意思。”

李天纲这才端起杯子，也不跟罗副官碰杯，自己喝了。罗副官看着他：“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瞿皓明为什么会帮周司令打听军火车队的事情？难道是为了钱？我总觉得，他们之间，有点特别的东西？”

李天纲警觉道：“罗副官，为了军火的事儿，我已对不起瞿皓明了。难道你还想编一个圈套，让我再钻一次？”

“你不要误会，瞿皓明会不会跟周太太有这么一层特殊关系。纯粹是好奇，好奇。”

“我只知道他们是同乡。”

“那周司令知道吗？”

“我怎么知道？这么说吧，若不是周明仁梗在中间儿，瞿皓明和叶玉瑶说不定已是一家人了。”

“这样啊，瞿处长真他妈的艳福不浅。我看韩小姐对他也有那么点儿意思。”

李天纲显然被触动了什么，闷头喝了一大口。

下午，瞿皓明和叶玉瑶坐在城中一处露天茶馆的角落里。刘杰则在一边的椅子上坐着，看着报纸，同时也注意着街上来往的行人。

瞿皓明把装有紫色布料的包袱打开：“这是朋友送的布料，送给你吧。”

叶玉瑶抚摸了一下料子：“真好看。我就喜欢这颜色。那天我到杨裁缝的店里，就想用这种颜色的料子做件旗袍，可惜橱窗里这种颜色的布料别人已定了。你把这布料送给我，恐怕还有什么其他的用意吧？”

瞿皓明心里略为惊讶，但还是镇定地回应：“什么？”

叶玉瑶叹了口气：“你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跟我说。”

瞿皓明立即顺水推舟：“玉瑶，说实话，那天晚上回去我也想了很多。只是，我现在的处境不容许我……这么说吧，我是身不由己。”

“皓明，我有个问题，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叶玉瑶有些犹豫：“韩师长的千金，是不是爱上你了？”

“你胡说什么。”

“我有一种感觉，她好像很在意你。”

“胡思乱想。”

叶玉瑶有些言不由衷：“韩小姐是个不错的姑娘，你们之间，我觉得挺般配的。”

“越说越离谱了，快去做衣服吧，我回去了。”瞿皓明起身走到茶馆外面，和坐在那里的刘杰简短地交换了眼色，离开了茶馆。

2

夜晚。瞿皓明在屋里听着电台播出的一段《夜上海》之类的音乐，这时，罗副官手里拿着一条香烟进了门：“瞿处长可够悠闲的。”瞿皓明冷冷地说：“罗副官，晚上光临寒舍，难道还要审问我？”罗副官扬了扬手里的香烟：“我这是来负荆请罪的。这烟是一个兄弟从成都给我带过来的，送给你，算是我的真诚道歉。”

瞿皓明哼了一声，没动。

“瞿处长，我这也是被逼无奈，你一定要理解我的难处。兄弟责任在身，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么说，你不再认为我就是把情报送给共产党的那个人了？放过了我，就不怕我找机会报复你？”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你老兄是个宽怀大量的人，我才敢当面来跟你道歉。”

瞿皓明话中有话地：“你放心，我总有一天会跟你算总账的。”

“瞿处长真会开玩笑。还有，对于周太太也是个误会，所以还请你帮我美言几句。我听说你和周太太是多年的朋友，你说一句，比我说十句百句都管用。”

“罗副官看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原来是要调查我和周太太之间的关系？”

“你误解了，我就是想请你帮忙打个圆场。至于你和周太太之间的事儿，我羡慕都还来不及呢。”

“罗副官，你别含沙射影，我和周太太之间可是清白的。”

两人一时间都没说话，各自抽烟。

“既然瞿处长已经原谅了我，那我就告辞了。对了，听说你是个修理钟表的好手？”罗副官把手腕上的一块金表取下来，说这是他父亲送他的表，现有点儿毛病，麻烦瞿皓明帮他看看。

“你拷打了我，现在又让我帮你修表，你就不怕我把手表给你弄坏了？”

“哪能呢，瞿处长的为人我是知道的。”

瞿皓明看着罗副官出去，心里对罗副官的这种变化有了一些疑虑。

裁缝铺内，杨剑锋把叶玉瑶拿来的那块布料仔细地折叠好。丁雨岚正把一盏酒精灯收起来。显然，他们已经阅读了布料上瞿皓明密写的东西。

“剑锋，你打算怎么办？”

“我们不撤离恐怕不行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发出这样的警告。可这样，他就没有了接应，只能单打独斗了。”

“也让他撤离算了？”

“我倒是想这样做，可他不会同意的。我们也需要他留在这儿。这座城市要想和平解放，他还能发挥作用。这样吧，我再和他碰一次头，然后我们撤离。他是去是留，由他决定。”杨剑锋淡淡一笑：“这大概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了。”他随即环顾了一下房间，突然有了一丝伤感，说实话，要放弃这个地方，他还真有点儿舍不得。丁雨岚有同感地看着他：“也许，等这座城市解放了，可以要求组织上把我们再派来？你继续做你的裁缝，我继续做家庭妇女，把我们的儿子培养成人。”

杨剑锋笑了：“别做梦了。我不是真正的裁缝，你也不是真正的家庭妇女。”

“那我是什么？”

“我的妻子，同时也是我最亲密的战友。”

丁雨岚充满深情地看着杨剑锋，正要说什么，却发现儿子小京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房间门口，“我想出去玩。”杨剑锋爱怜地笑笑，似乎有所触动。

军部外面的街沿边，罗副官和戴佑才正抽着烟，烟圈在眼前旋转着消失。

“我不明白，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罗副官笑了：“折腾了一阵儿，闹得天翻地覆了，可除了王向东，我们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现在需要松口气，逼得太紧，反而不会有什么效果。”

“你真相信瞿皓明打探军火是为了帮周司令做枪支买卖？这家伙一定是共产党！”

“我就是要让他认为，我们已经排除了对他的怀疑，让他放松一下，看看他还会干什么。”

“反正我听你的。今后遇到什么提拔升官儿的好事儿，你别忘了我就是。”

“说你是个猪脑袋你还不信，哪儿还有什么今后，老蒋说不定哪天就飞台湾了。”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军部那个共党挖出来？难道你不想给自己留条退路？”

罗副官突然严肃起来：“一旦这天下姓共了，我绝对是死路一条。”

3

早晨，杨剑锋和丁雨岚带着儿子，从裁缝铺里出来，一家人上了一辆拉上雨篷的人力车。

远处的街角，两个盯梢的特务，分头散开。一个跟上了人力车，另一个朝相反的方向走了。跟在后面的特务看见人力车在前面的十字路口拐了一个弯不见了，连忙加快了脚步，他刚转过街口，就和一个提着菜篮子的男人撞上了，待他反应过来，人力车已渐行渐远，特务着急地把那个男人推开，追了过去。

丁雨岚一个人在一个不算太大的花市前从车上下来，给车夫付了钱，走到一个卖花的摊子面前，蹲下来挑选花束。跟踪而来的特务在离花市不远的地方拦住了返回的人力车,拉开雨篷，却发现车上已经没有人了。

特务气急败坏，踌躇了一下，朝还在那儿和摊主讨价还价的丁雨岚走过去，在旁边的一个摊位前，假装看花。

一家理发店内，理发匠正给小京剃头。杨剑锋和瞿皓明在理发店的角落里低声交谈。

瞿皓明劝说老杨他们立即撤离。敌人现在用的是缓兵之计。杨剑锋却反过来劝说他一起撤离。瞿皓明摇摇头：“我暂时还没事儿。张山表现非常好，只要他不松口，我就安全。可情报站随时有可能被端掉，你们还有孩子，所以，我认为你们应该离开。剩下的事情，我可以独立完成。老杨，你们不用担心我。”杨剑锋沉吟一下：“好吧。根据情报，成都这几天可能会派一个要员过来，估计会布置有关防御的事务。敌人还想做最后的抵抗。如果你搞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把它放到我们约定的联络点，我每个星期都会派人去查看一次。这是我们以后唯一的消息通道了。不过，这样做的前提是你必须保证自己的安全。”

“我知道。你们撤离的事情，我来安排。我毕竟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安排这种事

情总比一个裁缝来得更方便吧？”

杨剑锋笑了：“瞿处长大言不惭啊，我怕这样会增加你暴露的可能。”

“为了孩子的安全。我们这样出生入死，不就是为了他们将来有个崭新的社会吗？”

杨剑锋同意了，瞿皓明偶然抬头，从镜子里看见了小京好奇而关注的目光。

4

下午，军部的院子里二楼的回廊上，瞿皓明面前的椅子上摆着几件修理钟表的工具。他正拆开罗副官的金表，仔细地检查着。韩苓趴在他身边的栏杆上，感兴趣地看着。

军部的大门口。叶玉瑶穿着一身紫色的旗袍被卫兵拦住在门口：“我找瞿处长，能不能帮我通报一下？”

瞿皓明修完表，拿起一支非常细小的改锥，在表内的一个地方按行内习惯刻上了记号，表明这只表他曾修过。

韩苓好奇地凑过去，头发已经挨到了瞿皓明的脸上。

这时卫兵上来汇报，瞿皓明和韩苓朝下一看，见叶玉瑶已站在院子中间，身上的紫色旗袍配以粉色披肩格外夺目动人。叶玉瑶也看见了他们那种亲密的状态，没有什么表情地站在那儿。

瞿皓明连忙下意识地挪开了与韩苓之间的距离，站起来趴在栏杆上：“你怎么来了？”

韩苓看见紫色旗袍，立即意识到了什么，脸色不好看起来。

“你们忙？那我就不打扰了。”说完叶玉瑶转身就要走。

“你等等。”瞿皓明跑下楼。

叶玉瑶却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子。瞿皓明没有追出去，踌躇一下，站在院子里，对已经从楼上下来的韩苓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韩苓的脸色已经阴沉下来：“那件旗袍剪裁得还真合身，是在杨裁缝那儿做的吧。”

瞿皓明尴尬地：“你觉得好看？”

韩苓哼了一声：“可惜颜色是我最不喜欢的紫色。没想到，瞿处长不仅会修表，还会废物利用。一块料子倒来倒去的，两边都做了人情。我没在戏班子里混过，既不会表演，也不会换戏装。不过有一点我是懂的，一个人扮演的角色太多，他就会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谁了。"

瞿皓明似乎想解释什么，韩苓却已扔下他，走进了军部的后院。他站在那儿，若有所思。

街上，叶玉瑶独自一人走着，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但眼圈还是有些湿润。

5

黄昏，成都来的孔将军和韩庆东等人坐在92军军部的会议室开会。孔将军阴沉着脸，非常不满军需处长的汇报。韩庆东对军需处长呵斥："共军兵临城下，你这军需处长却对自己的职责范围糊里糊涂，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军需处长看了看罗副官，正准备说话。韩庆东却开口道："孔将军，是这样，军统的人认为，我们军部内有共产党的间谍，所以对军需处，包括其他部门的人进行了隔离调查。军部的不少单位一直处于混乱之中。"

孔将军皱了皱眉："有这样的事情？"

罗副官连忙说："将军，我们有很大的把握，军部内有共党分子，所以……"

"所以你们就把我这儿掀了个底朝天！军需处的两个处长，情报处的两个处长，都成了你的怀疑对象！"

"军长，我可都是征得你同意的。"

孔将军不悦："我奉蒋委员长的命令从成都过来，对你们内部的矛盾不感兴趣！现在，你马上解决眼前的问题。"

韩庆东想了想："好吧。李处长！从现在开始，你暂时接替军需处的统筹工作。在孔将军离开之前，必须拿出一个详细的军需配置报告来！"

李天纲诧道："军长……我……"

"我的命令难道还不清楚？"

裁缝铺里，杨剑锋、丁雨岚正各干各的，刘副官带着两个士兵冲了进来："杨师傅，跟我们走一趟！"杨剑锋和丁雨岚连忙站起来，儿子躲到了杨剑锋背后："长官，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们是城防司令部的，少废话，立即跟我们走！"

刘杰押着杨剑锋一家出来，迅速上了一辆军用吉普。两个暗中监视的特务慌张地拦住车："等等，怎么回事儿？我们是军统的，他们不能离开这儿！"

刘杰不耐烦地："军统的能吓唬谁？我们是城防司令部的。闪开！"

特务拔出了手枪："不行，谁也不准走。"

刘杰也拔出手枪，车上的另外两名士兵拉开了冲锋枪的枪栓，“这两个人危害了城防治安，我们奉命把他们带走。你们再不让开，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完刘杰强硬地指挥司机把汽车开走了。

军部会议室，孔将军宣布了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周明仁的城防第313师全部并入92军，由92军军长韩庆东统一指挥。周明仁负责组织警察部队和民团，准备和共军展开巷战。蒋委员长有令，誓死保卫这座城市，对任何企图投降和逃跑的人，格杀勿论！”

周明仁即刻拍案而起：“孔将军，这是什么意思？连傻瓜都看得出来，这不是剥夺了我对313师的指挥权吗？难道我们313师真是他妈小娘养的？老子今天就不服这口气。这么些年我为了党国的利益，到头来还是把我的部队给收编了，把我弄成个光杆司令了？”孔将军也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周明仁！你别以为这儿是你的地盘就可以为所欲为。你这些年来一直偷吃空缺，私下倒卖军火，中央政府不是不知道。正因为大敌当前，蒋委员长才宽宏大量，作出这样的安排不跟你计较。如果你胆敢违抗命令，我立即就可以办你。就凭你的这些违纪行为，就地正法也不为过！”

“你……”周明仁有些软了，不服气地坐了下来。

“我再重复一遍，委员长的要求是和共军血战到底，绝不放弃这座城市！党国的事业和前途，维系在诸位的身上，请诸位尽心尽力，不辜负委员长的重托。”

日头偏西，刘杰等人乘坐的吉普来到郊外一处山脚下的树林旁边停下，他跳下车，打开车门：“杨先生，杨太太，请下车。没事儿了。这两个弟兄会护送你们到解放军那边儿，他们早就不想干了。他们的老家在那边，认识路。”

杨剑锋也下了车：“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杨先生，我这是按照我们共同的朋友的要求做的。他交代让我帮忙，你们快走吧，估计午夜之前，你们就能到解放区了。”

杨剑峰高兴地松了口气：“谢谢你了，请你带话给你的朋友，希望他自己也保重。”

刘杰点点头，掏出一支手枪，递给杨剑锋，并告诉他上次那个关于假古董的消息，就是他传递给他的。

“原来是你。”

刘杰笑笑，转身上了吉普车，发动车子开走了。

晚上，军部外面的大门边。周明仁带着一个警卫员，气冲冲地出来，准备坐上等在外面的轿车。

罗副官从军部的院子里跑出来：“周司令，请留步。我刚刚接到报告，说你的手下

把我们监视的共产党地下情报人员给抢走了！“

周明仁先是一愣，然后嘲讽地笑了：“我的人？抢走了你们的共产党？罗副官，你真会开玩笑！”

“确有其事！领头的就是你的那个刘参谋。请司令一定把人给我送回来，这件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开玩笑的？罗副官，你还没领会到刚才会议上孔将军的意思！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只是一个光杆司令！你弄丢了共产党，那是你的事情，是你们92军的事情，关我屁事？”

罗副官还想说什么，周明仁已经狠狠地关上了车门，他气愤地看着轿车远去，朝地上吐了一口痰。

李天纲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大堆资料、地图之类的东西，李天纲胡乱翻着眼前的资料，一脸的烦躁。瞿皓明这时推门进来。李天纲下意识地把自己桌上的一些文件掩盖起来。

瞿皓明装作没看见：“还在忙啊？”

“开了一天的会，现在才有时间做点儿事。”

瞿皓明点燃一支香烟：“还是我好，无官一身轻，既不用开会，也不用加夜班。看来我还真得为了这事儿感谢一下罗副官。”李天纲没好气地：“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瞿皓明在李天纲对面坐下来，腿翘到了椅子扶手上。李天纲接着说：“从成都过来的孔将军把我们臭训了一顿，还说什么要跟共军血战到底，真他妈也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东西。他也不去前线看看，我们的防御早就风雨飘摇了！军需处的人当着军长的面，说不出个三五一来，搞得军长在孔将军面前很没面子。军长一急，就让我临时帮着军需处弄一个军需后勤的安排计划来。我又不是吃那碗饭的，这不正着急吗。”

“要不要我帮忙？”

“你？算了吧，你还想让罗副官咬着我不放？上次为了军火车队的事儿，我俩可都吃了苦头。我不想再让那条疯狗抓住什么把柄。”

瞿皓明笑了：“说实话，我提出帮你，那是看在我们交情的份上。既然你不愿意，我也不想主动找虱子到自己身上来爬。你慢慢琢磨吧，我可要回去睡觉了。”

李天纲无奈道：“你有什么好主意？我看着这一堆东西，乱七八糟的没个头绪。你只告诉我，什么样儿的报告才能让军长满意就行。”瞿皓明想了想：“这还不简单？军长喜欢一目了然。你干脆弄个一览表出来，哪儿是军火，哪儿是后勤物资，然后是地点，补给路线和补给方式，还有数量，把分类搞清楚了，再做一栏备注什么的。我保证你能交得了差。好啦，你自己忙吧，我真要去睡觉了。我听说，这个孔将军把周明仁的军权给拿掉了？”

“听谁说的？”

瞿皓明笑起来：“就这么大点儿一个军部，还怕没有透风的墙？”他说完，挥挥手离开了办公室。李天纲欲言又止，有些狐疑地看着他的背影从办公室门口消失。

周明仁家的院子里，周明仁正往自己住处走着，刘杰跟在一边问：“罗副官说什么？”

周明仁怒气冲冲：“他说，我的手下把军统暗中监视的共党地下人员给抢走了，找我要人呢！领头抢走共产党的人就是你。”

刘杰站住了：“怎么会是我？”

周明仁也停下，盯着刘副官：“你给老子说实话，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你把共产党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司令，我为什么要去抢共产党？我有毛病啊？司令，难道你也相信那个姓罗的小子胡说八道？今天下午，我一直陪着二太太在街上买东西，等她吃完了晚饭才回来的。”

周明仁疑道：“真没有这事儿？”

“我要敢跟司令说一句假话，天诛地灭！”

“你说，会不会是我们师的什么人干的？”

“也许吧，我听说，下面的一些弟兄中间，有人早就想投靠共产党。抢走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作为投靠的见面礼，倒是不错。”

周明仁叹了口气：“妈的，人心涣散，队伍不好带了。”

“司令，要不我找几个人，把这事儿彻底查一查？”

“查个屁！让92军的人自己来查，我可不想在这上头花心思。现在我们313师已经被整编到韩庆东手下了。今天那个姓孔的在会上说是老蒋的命令。”说完，周明仁心情烦躁地挥挥手，朝自己的住处走去。

6

晚上，周明仁的卧室内。叶玉瑶把一件睡衣给周明仁换上，说道：“刘参谋下午的确是一直跟着我。后来我去了荣乐园吃晚饭，他也去了。吃完，我们就回来了。”

周明仁沉吟地：“是这样。”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周明仁长叹：“开了一天狗屁会议，到头来，结果不明不白地，老蒋一声令下，313师属于92军了，我他妈的现在只是个没有一兵一卒的‘城防司令’。反正共军打进

城来，是早晚的事儿，把这个烂摊子交给韩庆东也好，我看他怎么收拾。"

"那，你打算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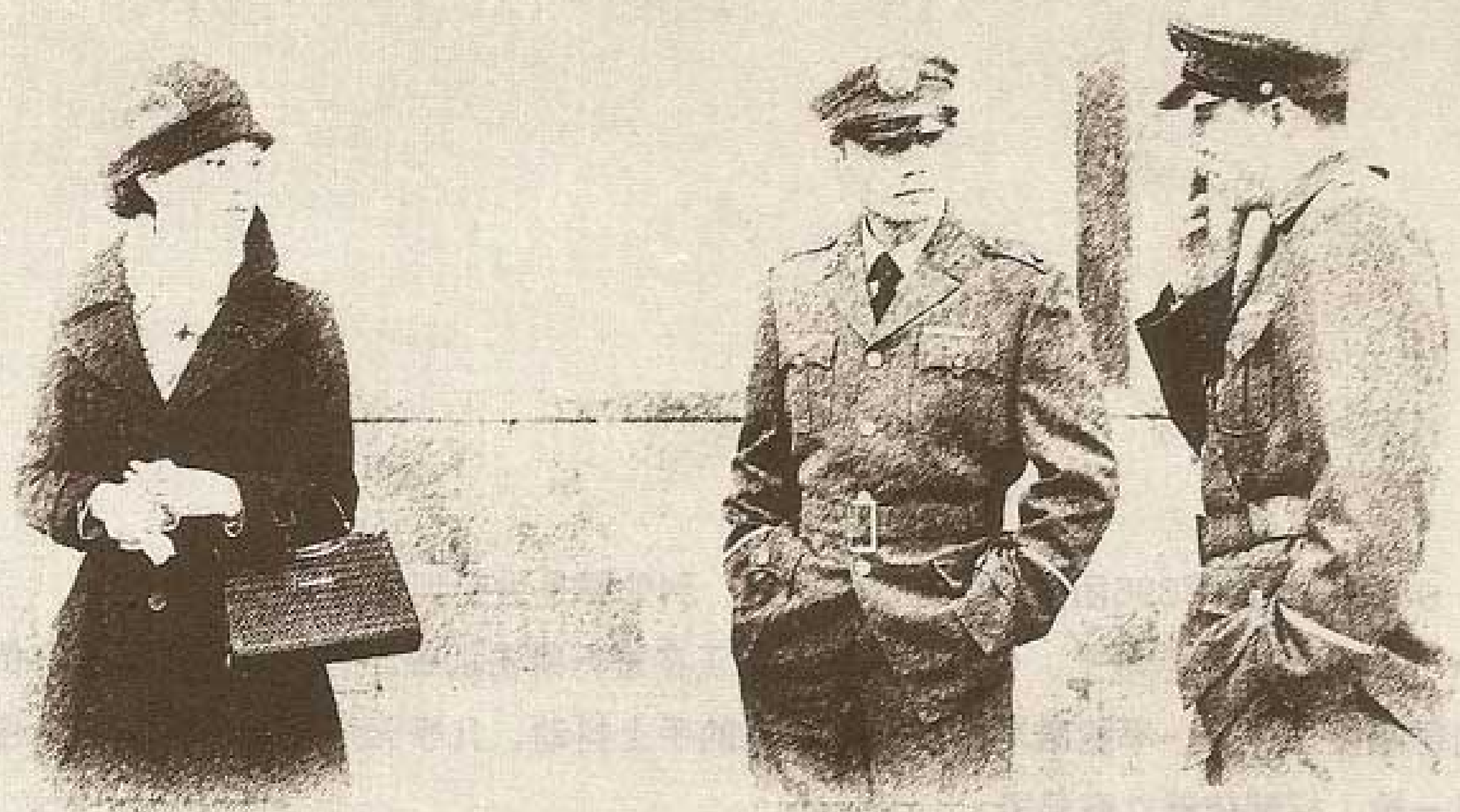
"怎么办？想办法到台湾去！你也跟我一起走。"

叶玉瑶迟疑了："去了台湾，我们还能再回来吗？"

周明仁自嘲地哈哈笑了："你还想着再回来？能保住你一条小命，就算不错了。"

叶玉瑶情绪哀伤地在梳妆台前坐下来："那么多人都想着往台湾跑，这事儿不一定轮得上你。"

"只要有钱，就不怕轮不上我！"周明仁叹口气："现在，这江山明摆着已经不是我们的了。幸好老子早有准备，手里没有几个钱，恐怕连命都保不住。"



05

各怀鬼胎

1

清晨,解放军396团团部所在的村子里，到处都是进行训练的战士。

村头河边的空地上，侦察连的战士们正在进行射击训练。有一半标靶都没有倒下，向德福接过步枪，举枪瞄准，步枪却在他的手上抖动，几乎无法控制，他尽力稳住，开了一枪，标靶依然立在那里。

他无奈地放下枪，战士们充满同情地看着他。他阴沉着脸，再次推上子弹，用左手举枪射击，标靶随着枪声倒下。他的脸色这才好看了点儿，骂道："他奶奶的，废了我的右手，左手一样能打！"这时候，一辆吉普车驶进了村子。向德福兴奋地揣测要发起进攻了。其他战士顿时情绪激昂。此时团长的警卫员牵着两匹马刚好走过："谁说要打仗了？"

向德福得意地："不知道吧？师长的车刚刚进村去团部了，师长来下命令了！你一点儿观察能力都没有，还欠点儿火候！要不要到我们侦察连来锻炼锻炼，学几招？"

"师长的车来了就是师长来了？还侦察连长呢！师长的车是来接人的。"警卫员神秘道："我们在城里的两个重要的地下情报员，刚从城里撤出来，昨天半夜到了团部，团长立即就向上级汇报。师里专门派车过来接他们，要直接送他们到兵团司令部去。"向德福脸色变得有些激动起来，骂了句："奶奶的！"

团长和几个军官把杨剑锋一家从农家小院里送出来，向德福从村头的方向跑过来，一脸怒气。正跟杨剑锋握手说话的团长看见了他，连忙迎上去，把他挡在了离吉普车几步远的地方。

团长严肃地问道："向德福，谁让你来的？这儿没你的事！"

"团长，他们就是城里撤出来的情报员？我就是想问他们，那个情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团长低声喝道："向德福！"

向德福不说话了，但是眼睛却死死地盯住杨剑锋。杨剑锋感觉到那目光里的敌意，

也听到了向德福的只言片语，走了过去，微笑着问团长："怎么回事儿？好像和我有点儿关系？"

"没什么。他叫向德福，侦察连长。"

杨剑锋朝向德福伸过手去，向德福没有握他的手，死盯着杨剑锋，并询问关于军火情报的事。

团长生气地吼道："向德福！你要再敢胡来，我就撤了你的职！"

向德福愣住了。团长转身示意杨剑锋和丁雨岚快上车。这时向德福疯了一样冲过来，挡在车门前，喊着："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就因为那情报，牺牲了我二十多个战士！眼看就要解放了，你却让他们在这样的时候白白送死！"

团长大喊："来人！关他的禁闭！"几个战士从院子里冲出来，向德福挣扎着大喊大叫，被战士们控制住，拖进了院子里。

杨剑锋脸色有些阴郁了，丁雨岚回头对团长说："这不是我们的错，情报没有问题……"

团长摇摇头："我知道。你们别介意，我理解向连长的心情。"杨剑锋一言不发，只是微微点头。

孔将军、韩庆东、罗副官、李天刚等军官聚集在92军军部的会议室里。李天纲向所有到会的人分发了连夜整理出来的《军需补给情况一览表》。国民党军防区内的包括武器弹药、燃料、食品等后勤补给点，以及输送线路全都在里面。

韩庆东拿着《军需补给情况一览表》看了看，显然很满意。孔将军也频频点头。可罗副官却非常警惕："这东西一旦落到共军手里，这仗也就没法打了。"

韩庆东点点头："这份《军需补给情况一览表》一会儿全部收回，任何人都不许带出会议室。"

2

傍晚，韩庆东正在和韩苓一起吃饭。韩苓好像饿了，埋头吃着。韩庆东面前的碗筷却基本没动过，只是看着韩苓，他轻轻叹了口气："我想安排你先去香港，到你妈妈那儿去。"

"那你呢？你不走我也不走，就在这儿陪着你。"

"陪着我等死吗？"

"爸爸，你要这样想，我绝不会离开你！"

韩庆东笑了笑："你是军人的女儿，说到死的时候不应该这么大惊小怪的。你先去香港，我早晚会过来和你们团聚的。"

韩苓低声说："难道你已经想好了，准备起义投诚？"

韩庆东淡淡地："我自有安排。"

韩苓似乎从他那里得到了肯定答复，高兴地说："好吧，我和妈妈在香港等你。"

韩庆东满意地点点头。

瞿皓明手里提着一瓶酒和用一张荷叶包着的浸出油渍的食物。他走向后院，觉得今天晚上异常平静，除了两个巡逻哨，没有看见其他的人。韩苓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看书。听见了敲门声，便打开房门，看见门外是一脸微笑的瞿皓明，她看看他，有些奇怪。原来瞿皓明来邀请她一起去喝酒。可韩苓一听还有李天纲便断然拒绝了。

"给个面子，就算是陪我。行吗？"说着，瞿皓明甚至动手去拉她。韩苓显然觉得瞿皓明跟平时有些不一样。"没事儿，就是闲得慌。给个面子，我跟李天纲拍了胸脯，说肯定可以把你叫过去一起喝酒。"

韩苓笑了："你们也真够无聊的。"

孔将军的临时住所客厅里，韩庆东和孔将军坐在那儿，孔将军端起盖碗茶，慢慢吞吞地吹去浮在面上的茶叶，淡淡地说："韩军长，不是我不答应，但眼下这样的局势，正需要全体将士精诚团结、誓死一战，如果连你军长都想把自己的女儿送出去，那还怎么能让你的部下和这座城市共存亡呢？"

"我的女儿不是军人。"

孔将军笑了一下："可她是你韩军长的女儿。"

"我韩某为党国浴血奋战一辈子，难道……"

孔将军打断了他："你也要替我想想，我是奉蒋委员长的指派前来督战的，离开的时候却用我的飞机把你女儿带走了，这恐怕在谁那儿都说不过去？"

韩庆东冷笑起来："但是你却把城防司令一家老小带上你的飞机！"

孔将军一愣，显然对韩庆东消息如此灵通有些意外，随即阴险地笑了："如果你愿意让女儿去台湾，而不是香港，那么我也可以带她一起走。"

"做人质？"韩庆东气愤地说。

军部情报处的大办公室里，李天纲和瞿皓明、韩苓聚在一起。一瓶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那张油浸浸的荷叶摊开在桌子上，一只卤鸭子也吃得所剩无几。在李天纲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棕色的公文包。李天纲这时已有些醉："这要让罗副官看见，又该怀疑我们在密谋不轨了。"

瞿皓明悠悠地说："放心吧。罗副官要是在这儿，这院子里能这么清静吗？要是我没猜错，罗副官今天夜里和那个姓孔的特派员又一次秘密见面了。"

李天纲愤怒道："我也看出那个姓孔的是军统的人。这帮狗日的，已经把我们整个92军推到火坑里来了，还要怎么样？"

"这就是个火坑。不过像你我这样的人只能在火坑里等死，而人家说不定已经在孔将军的飞机上找到了一个空座儿。"瞿皓明附和道。

听见这样的话，韩苓有些不自然起来："你说谁？"

李天纲醉醺醺地解释着："他在说姓罗的。"

"还有周司令。听说他用几十根金条买通了孔将军，就要带着一家老小飞台湾了。"

"皓明兄的耳朵真是够长啊！"李天纲意味深长地看看韩苓。

"瞿处长一定在为自己的红颜知己就要远走高飞感到有点儿失落了吧？"韩苓对瞿皓明也冷嘲热讽起来。

"来来来，喝酒！"瞿皓明笑了一下，端起酒杯。

韩苓看着瞿皓明："我也要走了，去香港。"

这个消息的确让李天纲和瞿皓明都大吃一惊。

孔将军的住处，韩庆东大步朝门外走去，孔将军送他出来。

到了门口，韩庆东冷冷地让他留步。孔将军却面带微笑："韩军长多保重，这一仗蒋委员长就寄希望于你了，党国能否在最后关头寻得一丝转机，就仰仗你了。"

韩庆东"哼"了一声。

孔将军并不在意："今天晚上多有得罪，望你能体谅兄弟我的苦衷，多多包涵。"

看着韩庆东的吉普车渐渐远去，孔将军招了一下手，一辆黑色轿车无声无息地开过来停在他的面前。一个士兵替他打开了车门。

这时候李天纲喝得更加迷糊了，说话已有些口齿不清。他看着韩苓，毫不掩饰对她的爱慕之意："你走，你当然该走，走得越远越好。你不是军人，用不着跟着我们这些当兵的一起送死。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在你眼里我比瞿皓明差得远。对不对？"

"你还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喝多了。"韩苓有些惊讶。

李天纲没理她："不过你千万别相信瞿皓明这个人，他和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你明白吗？"瞿皓明笑了："我怎么不一样了？"李天纲瞪了他一眼："你别打断我！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可我不说，因为我这个人讲义气，够朋友。"

韩苓似乎听出了一种暗示。

李天纲咧嘴一笑："他和你不是一路人，你心里想着他也没用。你哪儿懂这个，你还是个学生。你不喜欢我绝对是个错误，等这一仗打完，等我被打死了，那时候你就后悔了，后悔你没有早点儿爱上我……"李天纲说着说着，便头一埋，整个身体从坐着的

椅子上滑到了地板上，人事不醒了。韩苓连忙想过去把他扶起来，却发现瞿皓明居然坐在那里没有动弹。她突然怪怪地笑了下：“这就是你想要的，对吗？”瞿皓明故作一脸不解地看着她。韩苓不冷不热地“哼”了一声，起身就往外走，出门以后，不知是否有意地把门从外面关上了。

瞿皓明注意到了这一点，思忖着继续自己喝酒。不过，这时候他的目光却已经锁定在李天纲办公桌上的那个棕色公文包上了。他听着韩苓渐渐消失的脚步声，迅速过去打开了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了《军需补给情况一览表》。

孔将军的那辆黑色轿车停在这个城市里一条僻静的街道上。

这里四处都很黑暗，车外不远的地方，那个开车的士兵躲在阴影里，靠在墙根上抽烟。

黑色轿车内，孔将军和罗副官坐在后排，说话的声音很低。孔将军把一张委任状交给罗副官，告诉他军事委员会特别晋升他为上校军衔。罗副官接过来，连声道谢。

“你认为这一仗能赢吗？”

罗副官略有些迟疑：“不成功便成仁。”孔将军笑了一下：“不用以这种方式回答。其实谁都明白，这一仗不管是输是赢，结果都是一样的。整个大陆很快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做给蒋委员长看，蒋委员长又是做给美国人看的。不过，现在我们暂时把大陆让出来，让共产党高兴几年。可我们有美国人的支持，很快就会打回来的。上峰正制订一个全面的潜伏计划，我们要在大陆四处安排下最忠诚、最干练的情报人员，建立秘密网络，搞暗杀、搜集情报，让共产党不得安生。”

罗副官明白他的意思了：“将军要我留在这里？”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军统局西南情报站站长。你要立即制订一个详细计划，包括人员、武器、经费等，我会完全满足你的要求。”孔将军鼓励地拍拍他的肩膀：“要不了几年中国还会是党国的天下，那时候，你的功劳就没有几个人能比了。”

罗副官无奈道：“是。”

“时间紧迫，共军随时可能发起进攻，你必须立即转入地下，从这个城市里消失。”

“立即？”罗副官懵了，已经完全无法掩饰内心的绝望。

情报处的办公室里。李天纲已经被挪到了沙发上，睡得很死，并发出不大的鼾声。

瞿皓明正在迅速地誊写那份《军需补给情况一览表》，已经快抄完了。

这时候，外面响起了脚步声，脚步声越来越近。瞿皓明飞快地抄写着，字迹越发潦草起来。就在他抄完最后一排内容，把誊写稿揣进衣兜里，要把原稿放回李天纲的公文包里的时候，脚步声到了门外，随即门被推开，韩苓出现在那里。他只能将《军需补给

情况一览表》的原件匆匆放进了另一个衣兜里。韩苓若无其事地走了过来，注意到了桌上的棕色公文包的一个扣带已经被打开了，“你还在喝呢？”

“想醉，却没有他那样的福气。”

“他那不是福气，是没有出息。人家想把他灌醉就真的醉了。”她一边说话，一边非常自然地当着瞿皓明的面，若无其事地把公文包上打开的那个扣带重新扣好了。

瞿皓明视而不见的样子。

这时候，李天纲的鼾声突然停止了，他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

“醒了？”韩苓端了一杯水走到李天纲跟前，递给他。韩苓所站的位置，正好挡住了李天纲的视线，瞿皓明很想利用这个机会把《军需补给情况一览表》原稿放回到公文包里去。但李天纲好像清醒了，他接过韩苓递过的水杯站了起来，走到办公桌前，在瞿皓明对面坐下来，眼睛很留意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公文包。

韩苓笑着说：“那我们接着喝？”

李天纲拿起公文包：“不行了，我得回去睡觉了。你这是什么酒啊，喝得人头疼。”接着他夹着公文包往外走，瞿皓明和韩苓也跟了出去。韩苓看着瞿皓明，似乎她感觉到了他内心的焦急和不安。三个人从情报处的办公室里出来以后，韩苓突然有些殷勤地上去挽住了李天纲夹着公文包的胳膊。瞿皓明跟在后面。

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在军部大门门口停下，罗副官从车上下来。

三个人正穿过院子，看见罗副官走进了军部大门，径直朝他们走过来。罗副官也看见了他们，他们想要回避已经不可能了。李天纲有些犹豫地站住了。韩苓低声说：“走啊。”他这才继续挪动脚步。瞿皓明看着正在走近的罗副官，干脆地招呼着：“罗副官，怎么这么晚了才回来？”罗副官看了他们一眼，脸色阴沉，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就这样，罗副官什么也没说，从他们面前走过去了，这倒让他们觉得疑惑。

李天纲眨眨眼睛，有些疑问地看看瞿皓明。瞿皓明显然也弄不清楚罗副官为什么不同以往，他回头看着罗副官走进黑暗中。李天纲才走了两步，就差点儿踩滑了。“小心点儿。”韩苓急忙扶住他，顺势将那个公文包很自然地接了过去，回头对瞿皓明说：“快过来帮一下。”

瞿皓明跟上来的时候，韩苓却把公文包交到了他的手里。然后她继续扶着李天纲往前走。瞿皓明抓住这个机会，迅速打开公文包，将兜里的《军需补给情况一览表》原件放了回去，那个公文包又在李天纲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回到了韩苓手里。

韩苓并没有看瞿皓明一眼，整个过程非常随意、自然。

瞿皓明和韩苓站在军部的后院离韩庆东寓所不远的阴影中，瞿皓明疑惑地看着韩苓，低声问道：“你为什么要帮我？”

韩苓笑了一下：“我早就觉得你是个值得怀疑的人，直觉吧。但我爱你。这个回答

肯定不会让你高兴，对吗？”说完她转身走进了寓所的门里。

瞿皓明看着门里的灯光随着房门的重新关上而消失了，他站在黑暗中，若有所思。

3

第二天的早晨，阳光照射进瞿皓明的房间里。瞿皓明小心地将昨天夜里誊抄下来的《军需补给情况一览表》用力裹成了一个细细的纸卷，然后把纸卷放进桌子上的一截竹筒，他看了看，完全不露痕迹。

在他隔壁，李天纲已经从昨晚的酒醉中恢复过来了，他整理了一下军装，然后，从公文包里面取出了那份《军需补给情况一览表》，他突然发现了问题，本来平整的《军需补给情况一览表》上，现在出现了一道明显的折痕。他的脸色顿时变了。这时候，他听见隔壁瞿皓明出来关上了门，然后瞿皓明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韩苓刚刚起来，正在院子里刷牙、洗脸。突然有人在后面轻轻拍了她一下，她连忙回头，看见一脸紧张的李天纲。

韩苓嘴里满是牙膏的白色泡沫，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

李天纲低声说：“我问你个事儿。”他走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里等着她。

韩苓点点头，漱干净了嘴里的泡沫。走到他跟前，脸上满是轻松的笑容：“干什么？一大早的。”

李天纲依然紧张：“昨天晚上我醉了以后，你上哪儿了？”

“你是说你睡着的那一会儿？”韩苓笑了：“我跟瞿皓明接着喝呢。我想让他也一块儿喝醉算了，结果他的酒量恐怕比我俩加一块儿都大。”

李天纲没笑：“你一直和他在一起，没有离开过？”

“没有啊？怎么了？”

李天纲显然不相信，盯着她：“昨天晚上你们翻过我的公文包？”

“我们翻你的公文包干什么？”

“这可是要命的事情，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韩苓有些不高兴了：“你什么意思？我说的本来就是实话。我没动过你的东西，瞿皓明也没动过。”

李天纲有些没有办法了：“你俩没干点儿别的什么？你们把我灌醉，如果不是为了翻我的公文包，恐怕就是想来点儿巫山云雨之类的事情。”

韩苓突然变了脸，生气道：“李天纲，你别那么无聊！昨天晚上是你自己喝醉的，你怪不了别人。就算你的什么机密被人偷了，你也活该！”

瞿皓明坐在城里那个有大榕树的露天茶馆里，叶玉瑶正朝他款款走来。叶玉瑶的身后，陪她一起来的刘杰已经在远处的一张桌子前坐下来，朝瞿皓明投过来不经意的目光。叶玉瑶坐在了瞿皓明对面的位置上，神情倦怠而幽怨，说话声音很轻弱："我只能和你待一会儿。"瞿皓明笑了笑："没事儿，大概就这两天，周明仁就要带着你们全家飞台湾了吧？"

叶玉瑶看了他一眼："是他们全家。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他们走。"

这个茶馆里椅子全是竹制的，每个椅背的前后两面，都写着大大的编号。瞿皓明坐的椅子的编号是"9"。椅子已经有些旧了，瞿皓明的手不经意地从一侧的椅背上取下一截竹筒，然后拿在手上随意地在桌子上轻轻敲打着："你真的不跟他走？"

叶玉瑶顿了一会儿，眼睛里开始泛出泪光："我为什么要跟他走？"

趁着叶玉瑶拿出手绢擦眼泪的时候，瞿皓明非常迅速地将手里的竹筒和另一个藏在袖子里的竹筒置换了，不知不觉之间，他拿在手里敲打桌面的竹筒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一根了。

叶玉瑶擦完眼泪："我让你很为难是吗？"

"不。我会安排你离开他的。"瞿皓明像是下了决心："我不会让你去台湾的。放心吧。"

叶玉瑶充满感激地看着他笑了。这时候，瞿皓明已经把手里的那根竹筒重新安在了椅子背上。当然，是他带来的、里面装了情报的那一根。

李天纲六神无主地坐在军部后院里一处台阶上抽烟。离他不远的地方就是韩庆东的办公室。突然，李天纲像是拿定了主意，狠狠扔掉手里的烟头，起身朝韩庆东的办公室走去。

韩庆东坐在办公桌前，正对着一张铺开的两军势态图看，手里拿着一个放大镜。

"报告。"李天纲笔直地站在门口。

"什么事？"韩庆东抬起头来。

李天纲的眼睛迅速地扫视了房间一遍。

韩庆东有些奇怪："你看什么？"

"军长，怎么一上午都没看见罗副官？"

韩庆东看着他，似笑非笑："他走了。这个消息应该让你感到高兴才对。"

"他调回成都了？"

韩庆东开了个玩笑地："军统的事情我哪儿知道。也许他现在正在哪条下水道里呢！"

李天纲没弄明白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但还是跟着笑了一下。

“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吧。”

李天纲终于像是松了口气似的笑了一下：“没事儿了。”

韩庆东仔细看了看他，懒得再问什么，示意他可以走了。

瞿皓明和叶玉瑶离开茶馆，走到路边，两个人默默地对视了一下，叶玉瑶转身走了。刘杰起身跟上去，从瞿皓明身边经过。瞿皓明低声说：“老时间，老地方见。”刘杰的回答只是微微一点头。走出去几步的叶玉瑶回头又看了瞿皓明一眼，眼神里展现出相当复杂的内容。

瞿皓明的房间里，窗帘严严实实地将外面的光亮遮挡了。房间里很暗，一个裹得紧紧的纸卷被摊开在桌子上，那个从茶馆置换出来的竹筒被扔在一边。回到住所后，瞿皓明用棉签从一个小瓶子里蘸上药水，涂抹在纸条上。纸条上随即显出一行小字：“木匠：保证安全，酌情撤离。杨。”他看了一眼，便把纸条烧掉了。

4

正午时分，回到家的韩苓和韩庆东一起，坐在桌子前吃着午饭。见父亲只吃了一点，韩苓关切地询问原由，而韩庆东却像是没听见一样地看着她，问道：“如果我让你去台湾，你怎么想？”韩苓有些吃惊，但是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不让我去香港？想让我去台湾当人质？”她“哼”了一声，重重地放下手里的饭碗，斩钉截铁道：“爸爸，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身边陪着你！”韩庆东摇摇头：“这里太危险。共产党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占领这个城市。我想过了，你到台湾去也好。”

“我也想好了，我就要留下来，在你身边。”韩苓很坚决：“爸爸，别再说了。我留下来说不定会对你有用的。”

韩庆东仔细地看着她，体会着韩苓这句话的含义。

城外的一条小河边上，瞿皓明和刘杰沿着河堤慢慢走着。四下里一个人也没有。从刘杰口里瞿皓明得知周明仁应该就是这一两天就要动身逃去台湾，并且肯定会带上刘杰，他认为现在正是刘杰撤离这个城市的时候了。

“那你呢？”刘杰若有所思地看着瞿皓明。

“我留下来。我们的部队在城外围而不打，就是想给点儿时间，让92军起义投诚，和平解放这座城市，让这座古城和老百姓免于战火。我留下来会有用的。”

“老杨同意了？”

瞿皓明笑笑："算是基本同意吧。他让我自己掌握撤离的时机。不过你不一样，周明仁一走，你的任务也就结束了。"刘杰点点头："不过，我还有一个想法，想向你汇报。大陆就要全部解放了，国民党全部撤离到台湾去，那也只是苟延残喘。我们的部队很快就会打过去，解放台湾，对不对？"

"那是一定的。"

刘杰顿了顿："那么我们在台湾那边的情报工作也就跟现在一样重要，我想跟着周明仁到台湾去，继续地下情报工作。"

瞿皓明断然地："不行！"

"为什么？你想想，我们要派个人到台湾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我现在恰恰就有这样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

瞿皓明还是摇头："我们对那边的情况一无所知，太危险了。你和我一直是单线联系，你到了那边，我一旦有个三长两短，那你就成断线的风筝了。"刘杰笑起来："看你说的，眼看全国就解放了，你剩下的日子就是好好享受了，还能有什么三长两短啊！"瞿皓明也笑了："你打消这个念头吧。而且这样重大的事情我也决定不了。"

"那你就请示老杨。"

瞿皓明摇头："时间来不及。"

刘杰沉默了一下，态度更加坚决了："那你就等我走了以后再向组织上汇报吧。我现在只要求你同意！"瞿皓明看着他，感觉到了那眼神里的坚定和决然："好吧，你让我考虑考虑。还有一件事。叶玉瑶死也不愿意跟着周明仁去台湾，她落到今天这样给人家当姨太太的地步，也实在够可怜的，你找机会帮助她从周家逃出去吧。"

刘杰听着频频点头："你放心吧，没问题。"

瞿皓明感激地一笑。

瞿皓明回到了军部院子里自己的房间，推开房门发现李天纲坐在里面，诧异地看着他："我走的时候忘了锁门？"

李天纲却用有些异样的眼神看着他，没有说话。

瞿皓明在他面前坐下来："怎么了？"

"出事儿了。今天早晨我发现那份《军需补给情况一览表》已经被人动过了。"

瞿皓明平静地看着他："又在疑神疑鬼了？"

"上面出现了折痕，那是以前没有的。"

瞿皓明"哦"了一声："那可是绝密的。"

"是啊。我想了半天，有一个人非常可疑。"

"谁呢？"

李天纲看着他，挤出两个字："韩苓。"

瞿皓明和他对视着，突然笑了起来：“你别跟我来这一套了，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你那点儿套路。你是在怀疑我，是吧？”

李天纲：“你承认吗？”

瞿皓明的笑容消失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我像是在开玩笑吗？说实话，自从那次军火运输车队的情报泄密以后，我就一直怀疑是你干的。”

“那只是你的猜测而已。连罗副官这个军统的人，也没能证明那就是我干的。”

“你说得对。也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更觉得你应该是共产党的人。”李天纲的语气突然发生了变化，显得很真诚了：“皓明兄，这么多年你应该看得出来，我不是个坏人吧？也不是糊涂人吧？”

瞿皓明点头：“你不是。”

“我只要你给我一句实话。你我都明白，国民党现在大势已去，我再愚蠢也不至于到了这种时候还死心塌地去为老蒋卖命。而且我也希望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你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我今后还要多多仰仗你呢！”

瞿皓明笑了：“我相信你说的是心里话，其实我也有和你同样的想法，这应该是大势所趋吧。不过我让你失望了，我和你一样，并不认识什么共产党。”

李天纲恼火地站起来：“就是死了也撬不开你的嘴，这不是共产党是什么？好好好，我不是你的对手，算我瞎了眼！”

“你生气也没用。不过你刚才那些话可千万别传到罗副官耳朵里去。”

走到门口的李天纲站住了，怪异地笑了一下：“虽然你让我很生气，我还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副官已经在天亮之前消失了。”

这个消息让瞿皓明相当意外。



06

成功脱困

1

周明仁寓所内，叶玉瑶慢条斯理地收拾衣物，娇美的脸上写满了哀伤。这时候，韩苓来找她，她便客气地招呼韩苓坐下。

韩苓沉默了片刻，抬头看着叶玉瑶："瞿皓明知道你要走吗？"

叶玉瑶一怔："他？他知道……"

韩苓笑了笑岔开了话题。她告诉叶玉瑶她爸爸本想让她去香港，但孔将军说要离开，就得去台湾。叶玉瑶不明白她的用意："你也要去台湾？"

"我不走。我爸爸在这儿，我怎能离开？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

叶玉瑶有些明白她的意思了，但还是不解地问："韩小姐，你就是想跟我说这些？"

"周太太，我知道瞿皓明对你一直都……一直都非常关心。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你就扔得下他？既然你要走了，我就直言不讳了。我喜欢瞿皓明，自从见到他，我就喜欢他了。但我发现，他心里一直有一个人。刚开始我并不知道，还以为他拒绝我，是因为我是韩庆东的女儿，或者，因为他可能是共产党的人。但后来我发现，虽然他对我很友好，但他真正喜欢的人是你，尽管你已经是周司令的人。"

叶玉瑶含蓄地抵抗着："你在胡说些什么？"韩苓有些伤感地笑了："你不用掩饰了。但我还是要感谢你，因为只有你离开了，我才有机会。"叶玉瑶的眼泪掉了下来："韩小姐，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你一直爱着瞿皓明，对不对？"

叶玉瑶继续流泪，算是默认。韩苓叹口气："其实，我并不怨你，我只是羡慕你。"叶玉瑶沉默了片刻，才幽幽地说："我和瞿皓明认识很久了，我们从小就在一起……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们才变成了现在这样子。你刚才对我说的那些话让我很吃惊。我曾经以为瞿皓明爱上了你，那时我很伤心绝望，因为像我这样的人，这样的身份，已经不敢有任何的奢望了，瞿皓明仿佛成了我唯一的救命稻草。你听说我要去台湾，也看见我在收拾东西……但我这是被逼无奈。你要我对你说真话，这样说吧，离开

瞿皓明，对我来说就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跟死掉没什么两样儿。既然是死路一条，那我为什么要大老远地到台湾去死？”

叶玉瑶看着韩苓，努力地笑了笑：“这是真话。”

韩苓离开了，只剩下叶玉瑶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床边出神。刘杰进来了：“太太，韩小姐走了？还有什么事儿吗？”叶玉瑶失落地看着他：“刘参谋，你能帮我个忙吗？今晚，你帮我从这儿逃出去。我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更不能跟着他去台湾。”刘杰踌躇一下，看看房外压低了声音：“太太，瞿皓明跟我交代过了，我会找个机会让你离开的。”叶玉瑶惊喜：“瞿皓明让你帮我逃出去？”刘杰点点头：“我会安排好的。但你现在不要有任何引起司令怀疑的行动。”叶玉瑶顿时有了希望，感激地看着他，点点头。

下午，瞿皓明看见韩苓从军部后院出来。韩苓也看见了他，却没说话，只是看着他。瞿皓明有些疑惑：“这是怎么啦？”韩苓还是不说话，瞿皓明有些尴尬地说：“让我猜哑谜？我可没这种本事。”韩苓突然说：“我去见了叶玉瑶。她可能不会去台湾。”说完，她扔下了瞿皓明，朝大门走去。瞿皓明愣愣地看着韩苓的背影。

2

清晨，两辆轿车停在周明仁公馆大门口。周明仁的大太太和孩子已钻进了前一辆汽车。勤务兵正把箱子往轿车上塞，却已没了空间。周明仁一把将箱子扔在了地上，“别带了！这他妈的是逃命！”

叶玉瑶看着身旁的刘杰，眼神复杂，而刘杰却视而不见，没有回应。

周明仁把叶玉瑶推进轿车，自己也坐了进去。两辆轿车一前一后离开了周明仁公馆。

郊外的田野里一边是无际的青纱帐，一边是树林茂密的山坡。前面的一辆轿车突然停了下来，好像车子出了点儿问题。

周明仁火了：“都他妈的干什么吃的？快下去看看！”他骂咧咧地下了车，刘杰趁着这个机会，向还坐在车内的叶玉瑶使了个眼色。

叶玉瑶突然拉开车门，从车上跳下来，一头钻进了路边的青纱帐里。

周明仁大吼起来。叶玉瑶头也不回地飞奔。周明仁似乎明白了：“他妈的，这臭婊子！”迅速拔出了手枪，瞄准叶玉瑶越跑越远的身影。就在叶玉瑶即将完全消失的一刹

那，他却突然放下了手枪，叹了口气，眼睛里有了一些惋惜。

3

92军情报处的办公室里，瞿皓明不解地看着李天纲："你不知道我现在还停职反省？"

李天纲笑了："罗副官已经消失了，我才不管那么多。我已经起草了命令，军长也签署了，你去执行吧。"

瞿皓明接过那张命令："为什么现在要枪毙他们？"

李天纲意味深长地看着瞿皓明，"军长不想再在这个共党情报人员身上纠缠不休，所以不如把他们彻底解决，大家都轻松。"

"这事儿非得让我干？"

"除非你给我一个你不能去执行的理由。"

"给自己留条后路的说法，我可是从你嘴里听到的。"

李天纲含糊其辞："是吗？我这样做，正是为了留条后路。"

瞿皓明放下了那张命令："好吧，但有一个条件，让戴佑才和我一起去。"

"这又是为什么？"

"就像你说，我这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瞿皓明临走前，认真地看了看李天纲。待他走后，李天纲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离去，神情相当复杂。

下午，一辆吉普车穿过街道，朝城外郊区驶去。戴佑才开车，瞿皓明坐在旁边。后排座位上，坐着另一个特务，还有张山和王向东，一车的人各怀心思。吉普车来到一处寂静的树林前面停下。瞿皓明和特务带着张山和王向东来到几棵大树面前。戴佑才磨磨蹭蹭地不愿离开吉普车，张山看着瞿皓明，脸上仍然没有表情，王向东预感到了不妙，已经吓软了，打了个趔趄。

瞿皓明掏出了手枪："根据上峰命令，现在就送你们上路！"

王向东惊恐地喊道："不要啊，长官！"瞿皓明不等他再说话，一枪，王向东栽倒在大树下。特务在一旁等着瞿皓明击毙张山，瞿皓明却飞快地掉转枪口朝特务开了枪，特务惊愕的表情在脸上凝固了，倒了下去。

站在吉普车旁边的戴佑才慌忙掏出手枪，但瞿皓明的动作更快，对准戴佑才就是一枪。

戴佑才躲到了吉普车下面，他的枪也响了，子弹却击中了瞿皓明身后的张山，他拔腿就跑，瞿皓明追过去，连开几枪，都没打中，戴佑才钻进树林跑掉了。

瞿皓明惦记着张山，无奈地跑回大树下，扶起肩部受伤的张山。

张山笑了一下：“没什么，死不了。这样做，你太危险了。”

瞿皓明从王向东身上撕下一块布条，把张山的伤口包扎起来：“你快离开这儿！朝北走，没多少路就可以到咱们部队的阵地了。”

张山坚决地说：“不行！我们一起走！”

“我还得回去。根据我的观察，韩庆东可能会考虑投诚的事情，我得想办法促成92军和平起义。别啰唆了，你快走，我自有办法！”

“戴佑才回去后，你无法交代事情经过。”

瞿皓明笑笑：“我自有办法。”

张山这才点点头。然后，他捂着伤口离开了。

瞿皓明看了看王向东和特务的尸体，收起手枪，把两具尸体搬到了吉普车上，发动了引擎，调转车头朝城里驶去。

4

黄昏时分，城内的一个不太起眼的破烂房子内，一盏电灯昏黄地亮着。罗明听完戴佑才的汇报，他们当初估计得没错，瞿皓明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

戴佑才有些沮丧：“可惜当初没有一鼓作气拿下他。”

罗明沉吟了一下：“依我看，李天纲跟瞿皓明是一伙儿的，两人做了个圈套，想把张山放走，然后把你给做了。”戴佑才后怕地点点头。罗明叹口气：“92军已经没救了。你也不用再回去了，留下来跟着我吧，潜伏下来，等待国军反攻。”

“等待反攻，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罗明茫然地笑了笑：“十年八年，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行。”

“我不干！既然像你说的，那我干吗傻待在这儿等？”

罗明表情一下凶狠起来，语气却依旧舒缓：“跟着我干，你就还有活命的机会。”

军部外的街边，两个士兵开走了装着两具尸体的吉普车。瞿皓明点燃了一支香烟，正准备抽，李天纲却要求也给他一支。瞿皓明好奇地递给他一支香烟：“你并不会抽烟嘛。”

李天纲吸了一口：“妈的，真难抽。”他示意两人一起走走。于是，他俩离开了军部大门，他又吸了一口，看了看瞿皓明，一语双关道：“皓明兄，共党的地下交通员张山跑了，共党的叛徒王向东死了，军统特务也死了，戴佑才消失了，这看起来倒是个挺圆满的结局，你说呢？”瞿皓明笑起来：“戴佑才和他的手下放跑了张山，打死了王向

东，恐怕这是他们要的结果。你别以为我不明白。你是要通过这个所谓的枪毙来证实谁是共产党。现在，你已经得到了答案。”“瞿皓明啊瞿皓明，你他妈的到了这份儿上还跟我装聋作哑？我会相信你的鬼话？你真不怕戴佑才哪天出现在我们面前，跟你当面对质？不过，戴佑才胆敢再露面的话，我估计他也活不了。”

两人来到一棵大树下，看见树干上贴了一张不算太大的标语：“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李天纲笑了：“共产党的标语都贴到这儿来了，真不可思议。”瞿皓明也笑笑，没有接李天纲的话头。李天纲接着说：“我跟你说实话，其实，这个所谓的枪毙行动，我是故意交给你去办的。我知道，你有办法把张山放走，戴佑才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当然，我也不是你的对手，其实这就是我给自己留的后路。”瞿皓明还是不动声色：“你脑子乱了吧？戴佑才他们放走了张山，这跟你我的后路有什么关系呢？”李天纲终于忍不住了，他压低声音：“我虽然不是你的对手，但也不是三岁小孩！我现在没兴趣跟你玩儿游戏。你要明白，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我可没少见过。同时，我对你而言仍然是非常有用的。如果你太低估我的能力，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瞿皓明想了想也压低声音回应：“我也跟你说句实话。现在根本不是讨论什么后路问题的时候！如果你非要谈这个话题，我倒觉得，唯一的后路是想办法让我们92军的弟兄们不要为了这场不可能打赢的仗白白送了性命。现在的局势再清楚不过了，92军只有起义投诚，才能避免一战，才能让这座城市免于一战。我从来没有低估过你的能力，我希望，你能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你的能力。”

“这事我自然会想办法促成，但我想弄明白，你是以什么身份对我说这番话的。”

“和你有多年交情的朋友的身份。”

正在办公桌上写着什么的韩庆东抬起头来，看看对面的瞿皓明，惊诧道：“你说什么？”

瞿皓明站起身：“我跟军长这么些年，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也正是如此，我才敢跟军长说这些话。”

“你可真大胆，居然劝降到我的头上来了？”

瞿皓明并不退让：“军长，现在的局面你比我更清楚，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如果92军起义投诚，就等于是给所有的弟兄找到了一条生路，也能让城里老百姓免受战火之灾。”

“瞿皓明，我是一个军人，你也是！你知道投降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韩庆东叹了口气：“如果起义，委员长绝不会放过我。”

“难道现在委员长就放过你了？他派孔将军来督战，让你决一死战，难道是为了放过你？孔将军让我们和共产党血战到底，他自己却为了几十根金条，带着周明仁一起坐飞机跑了！军长，现在是你拿主意的时候了。”

韩庆东没有立即回答："我希望你到这儿为止。我要是发现你对其他人也搞这样的鼓动，乱我军心，我会毫不客气地用军法处置你。"

"懂了！但是军长，起义投诚是唯一的两全之策。其实不需要我鼓动，弟兄们也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

韩庆东并没有责怪瞿皓明，反而点头。他知道，在一场明摆着会输掉的战役面前，弟兄们有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谁愿为了一场没有前途的战斗不成功便成仁呢。大家都有妻儿老小……说到底，在战斗中冲锋陷阵的，都是普通士兵。他看了瞿皓明一眼："你走吧。我再重复一遍，你刚才说过的话就到此为止！"

5

这天下午，李天纲坐在吉普车上，看着韩苓和几个同学有说有笑地从岷水师范学校大门出来。韩苓和同学告别后，便走了过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正好路过这儿，看见你们放学，就等等你。"

韩苓疑惑地看了看李天纲，然后坐上了吉普车。

李天纲却并没有发动汽车，他顿了顿："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跟你说的。眼下共军没有打进城来，其实就是想给我们一个机会。如果能和平起义，那是皆大欢喜。"

"这和我爸爸去不去台湾有什么关系？"

"我想，军长是不愿意投降的，即便他不愿意看着92军白白送死。但如果他走了，这仗肯定就没法打了。我敢肯定，瞿皓明已经把我们的军火后勤物资的配置情况全都交给共军了，也许还是在你的帮助下。"

韩苓看了看李天纲，没说话。

"我知道你并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师范生，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李天纲认真地："难道你愿意看着这座古老的城市毁于战火？看着你的同学，还有同学的父母亲人无辜地死去？"

"我可以回去劝劝爸爸，但绝不会劝他到台湾去，因为我不想去，不过，我没有把握。你跟我说这件事儿，瞿皓明知道吗？"

"我为什么要告诉他？我对他肝胆相照，他却老跟我玩虚的，真不够义气。其实，你和我都清楚，他肯定是一个共产党。"

"你怎就那么肯定他是共产党？他要是共产党，怎么会和叶玉瑶这样的军阀小老婆不明不白的？"

李天纲笑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许正说明了共党的情报员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他发动了汽车，叹了口气："瞿皓明这个人真没什么意思！"

6

叶玉瑶蓬头垢面地走到周公馆的门前。她从衣兜里掏出钥匙，打开大门进去了。周公馆内一片狼藉，到处是没有带走的东西，又累又饿的叶玉瑶看着眼前凄凉的景象，慢慢地背靠着大门坐在了地上，抽泣起来。

与此同时，瞿皓明正在自己房间内整理着修表工具，韩苓敲门走了进来，她把门关上，在瞿皓明对面坐下，她看着瞿皓明的眼睛："你没去周公馆看看？"

"我为什么要去那儿？"

"我跟你说过，我去见过叶玉瑶了。她告诉我，她是不会去台湾的。如果她无法逃脱，她就宁愿一死。所以，我想叶玉瑶如果逃了的话，可能会回到周公馆。"韩苓犹豫了一下："瞿皓明，我爱你，一直就爱着你，可你从来都不认真对待我的感情。我知道你是一个共产党，也知道你对叶玉瑶的感情，但我无法劝说自己放弃对你的爱！我以前恨过叶玉瑶，也嫉妒过，因为她占据了你的心。但现在我不恨她了，她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她对你是真心的。瞿皓明，我希望你能明确地告诉我，在我和她之间，你选择谁？"

瞿皓明愣了一会儿："韩苓，你错了。我和叶玉瑶之间，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我对她，更多的是一种同情，她的身世的确很惨。"

"那，你对我呢？"

瞿皓明尴尬地："你？这么说吧，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我这个人并不适合你。"

"为什么？因为你是共产党，而我是国民党军长的女儿？"

"我这个人，也许命中注定会漂泊一生，任何时候都说不定会遇上什么不测。我不能保证，能给你，或者给其他人一种安定温暖的生活。"

韩苓奇怪地："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情况就是如此。倒是李天纲对你一往情深。如果要建立一个家庭，他比我更合格，更值得信赖。"

韩苓不做声了，过了一会儿说道："如果我鼓动爸爸投诚起义，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那当然好啊。共产党大兵压境，引而不发，我想无非就是给92军一个机会。起义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如果我们不想牺牲更多生命的话。"

韩苓沉默了一阵后，突然说："也许，就为了这件事情，你应该立即和我结婚。我

知道我爸爸这个人，表面上有着军人的硬朗，内心深处却很温和。如果我们结婚，并坚持要留在这儿，那么他会觉得，为了我们的将来，他都不会再和共产党对抗。"

瞿皓明忍不住笑了起来，韩苓这想法也太天真，他心中五味杂陈："韩苓……我怎么跟你说呢？就算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也不会把工作的事情跟感情上的事情混为一谈。"

韩苓突然有些绝望了："因为这违背了你们共产党的原则？"

"这和我是什么身份没有关系，这是我自己的原则。"

韩苓的眼睛有些湿润，但她终于抑制住了自己："我原来以为，我关心你，冒着危险帮助你，会让你对我有好感，会让你来到我的身边。但我错了，我把一切都弄错了，现在我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样儿的位置了。你放心，我不会再来纠缠你了。"她说完就转身走了出去。

7

解放军396团团部，团参谋长指着墙上的一张画了许多红色圆圈的作战地图解释道："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这儿，还有这儿，都是敌军的军火仓库。上级已经决定，要逐渐地给敌人的守军施加一点压力，从明天开始，将有选择地组织对这些目标进行炮击。"

向德福突然说："团长，这份情报也是从92军军部里弄出来的？会不会这又是一个假情报，无非是让我们无谓地消耗一些弹药，或者借我们的手去伤害这座城市里无辜的百姓？"

参谋长笑了起来："怎么会呢？"

向德福争辩道："怎么不会？上次的假情报让我们吃了大亏，这次我们难道还不吸取教训？"

黄团长不高兴地："向德福，你怎么又来了？"

向德福倔头倔脑地："什么叫又来了，我就是不相信，这么好的情报，轻而易举就落到了我们手里，敌人可没那么傻。"黄团长瞪了他一眼："怎么轻而易举了？我们的同志不知道冒了多大的危险才把情报送出来，你说这话简直是不负责任！还想让我关你一次禁闭？" 参谋长笑道："向连长一朝被蛇咬，现在是见着根草绳就心里发毛。"大家都笑了。向德福却没笑，喃喃道："总有一天，我会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的。"

白天，一条小街上，几个兵痞追赶刚从当铺里出来的叶玉瑶。“嗨，漂亮的小姐！等一下。”叶玉瑶只顾朝前走，一个兵痞上前拉住了她。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叶玉瑶挣扎着。

兵痞猥亵地看着她：“干什么？就是想和你一起开开荤！”

几个兵痞笑了起来，围住了叶玉瑶，叶玉瑶很快被他们按在了地上。纵然她拼命挣扎，但也无济于事。突然两声枪响，几个兵痞顿时停了下来，他们看见瞿皓明手里握着手枪，铁青着脸站在一旁。“你们他妈的不要命了？滚！”瞿皓明吼道。

几个兵痞没说话，忽地散开跑了。

瞿皓明把衣衫凌乱的叶玉瑶扶起来，叶玉瑶抱住瞿皓明，哭着：“我的钱，我刚当的一点儿钱被他们抢了……”

瞿皓明安慰她：“好了，好了，只要人没事儿就行。”

瞿皓明和叶玉瑶坐在一家小饭馆内靠窗的桌子边，叶玉瑶吃了好一阵，才抬头看着瞿皓明，眼泪流了下来：“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我把身上带的几件首饰拿去当了一点钱……皓明，我该怎么办啊？”

“你没去台湾就好，以后会有办法的。”

“以后？我真不敢想以后我会怎么样！我不知道，现在心里很乱，也许我还不如一死了之，或者，干脆跟着周明仁去台湾，恐怕都比现在强。我现在无亲无故的，守着一个没有人的大房子，像住在坟墓里……”

“这座城市就要解放了。等解放以后，我会帮助你的，解放军和新政府也会帮助你。”

“帮助像我这样的人？”

瞿皓明点点头。

叶玉瑶看着瞿皓明，过了一会儿：“皓明，我要你一句话。如果解放了，你能娶我吗？明媒正娶？”

瞿皓明愣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叶玉瑶又哭了起来：“我知道，你不会的。你是不愿意跟我这样的人结婚的，谁让我已经做了别人的小老婆了呢，一个不干不净的人。”

瞿皓明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叶玉瑶了。

韩庆东寓所内的客厅，韩苓把一个茶杯端到韩庆东手里。韩庆东慢慢地喝了口茶。

“爸爸，这仗怎么还不打起来？”

韩庆东奇怪地看了看韩苓：“打仗是军人的事情，和你们学生无关。”

“怎么无关了？”

韩庆东不耐烦了："学生就是好好读书，瞎起什么哄！"

"爸爸，依我看，你应该下决心起义，向共产党投诚！"

"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居然也教训起我来了？你给我闭嘴！"韩庆东将手里的茶杯猛地摔在了地上。韩苓看着韩庆东，不敢再说下去了，在他对面坐了下来。韩庆东看着女儿语气缓慢说出心声："你说的这些，我不是不清楚。但事情绝非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有那么多年的恩怨，我和共军作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难道能够通过一个投降起义就能一笔勾销？"

"你又不跟共产党接触，你怎么知道他们的想法？"

"怎么接触？哪儿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好啦，你不用操心我的事情。我看，你还是离开这里吧，如果这仗一旦打起来，安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不，我不走。而且我正想告诉你，我想跟李天纲结婚。"

韩庆东大吃一惊："什么？"

"李天纲一直在追求我，我现在已经决定了，我要和他结婚。"

"你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你居然想结婚？"

"爸爸，这和你的军事部署无关，我希望你尊重我的选择。"

"李天纲是一个不错的人，我也一直很看重他。但现在绝对不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不行，我不同意！"

"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反正我已经决定了。我明天就跟他说，让他准备婚礼。既然你不在乎你部下的性命，不在乎城里老百姓的生命，那么我也可以不在乎你的看法。"

说完，韩苓转身就走。

韩庆东吼道："韩苓，你给我站住！"但韩苓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里屋。



07

战地姻缘

1

城外，解放军前沿部队的炮兵阵地。战士们整齐地列队在大炮前，随着一声令下，纷纷进入炮位。一排排大炮上的伪装网被掀开了，炮口缓慢地高高昂起。

军部大院韩庆东的办公室里，瞿皓明站在韩庆东面前，韩庆东却没有让他坐下，而是用一种难以捉摸的眼神看着他。韩庆东突然直截了当地说：“我准备让你来当我的副官。罗明走了，这个消息我想是会让你高兴的。”瞿皓明笑了一下：“整个92军恐怕没人喜欢他在这儿。”

“从现在起，对你的停职反省解除了，情报处有李天纲就够了，你就在我这儿吧。”

“是。”

解放军炮兵阵地里，一声号令，所有的大炮开始射击，随着震耳欲聋的大炮声，地面剧烈地战抖着。韩庆东和瞿皓明听到了连续不断的剧烈爆炸声，韩庆东仍很镇定，脸上甚至挂着微笑：“共军终于开始进攻了？”

瞿皓明辨别着外面的爆炸声感觉不像。“我看不是。共军从来就不缺耐心，何况已经到了这种时候。共军的意图……”韩庆东用严厉的眼神看着他，瞿皓明没有把话说下去。

这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韩庆东拿起电话听着对方急促地报告，嘴里只是偶尔发出“嗯嗯”的应答。看见他放下电话，瞿皓明询问地看着他。韩庆东慢慢悠悠地说：“共军正在对我们几乎所有的弹药库、油料库进行炮击。”

“军长，为什么不下令炮兵还击呢？”

韩庆东懒懒地：“还击毫无意义。只要共军愿意，他们随时可以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

“军长的意思是不愿意伤及无辜的百姓？”

韩庆东看了他一眼："也许你又想接着跟我说起义之类的事情了？"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弹药和油料仓库的损毁情况，但在共军这次炮击以后，还能指望剩得下什么吗？军长，共军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他们给我们时间。但耐心不会是无限度的，这次炮击就是个信号，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既然如此，军长应该尽快当机立断。"

韩庆东怪异地笑了一下，起身倒了两杯酒："应该庆幸你我现在还活着。"瞿皓明接过酒杯。外面的炮击声像是突然消失了，戛然而止，一下子房间里显得非常寂静。

"我告诉过你，我是一个军人！"韩庆东坚毅地说。

瞿皓明有些情绪激动了："我也是军人。军人也该有军人的良心，军人的智慧，还有判断。军人从来都不应该是什么人的炮灰！请军长再考虑考虑，以便早作决断。"说完，瞿皓明敬礼后，转身离开了。

李天纲开着吉普车来到刚刚被解放军炮火摧毁的一个油料库前，他连车都没下，看着仍然在熊熊燃烧的油料库的废墟。一排巨大的油罐七歪八扭，形成一片火海，李天纲坐在车里，心情沮丧。这时候，一些市民和学生纷纷赶来，加入灭火的士兵中。突然，他感到有人在敲打车窗，惊讶地看见窗外的竟是韩苓。

李天纲苦笑："你们不都是进步学生吗？算是帮谁灭火呢？"

韩苓笑了："当然不是你们！是为了这座城市。"

"但是这是共军炮击的结果。"

"大家更知道炮击的原因……啊"，韩苓话还没说完，突然"轰隆"一声巨响，那边一个正在燃烧的油罐发生了爆炸。

"快上来！"李天纲不由分说地伸手把韩苓拉上车，开着汽车离开了这个火光映照的地方。韩苓显然对他这样的态度感到吃惊，顺从地看着他，突然笑了，"你今天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你从来没用刚才那种口气跟我说过话。"

李天纲回头看了她一眼："我是怕你死了。"韩苓看着他，久久地看着他。李天纲感觉到了她的目光，韩苓突然一下子扑上去，紧紧地搂住他。李天纲毫无准备，汽车开始摇晃起来，他急忙猛踩刹车，将车停了下来。此时，韩苓已从刚才的冲动中恢复过来，她很平静地问："你真的爱我吗？"李天纲却对韩苓刚才的举动并没什么特殊的感觉，对回答现在这样的问题也不抱什么幻想，口气真诚而平淡："我知道那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你爱的不是我。"

"我嫁给你，你会高兴吗？"

李天纲苦笑："高兴是自然的。不过这也只是一种假设。"

"我想马上就和你结婚，你愿意吗？"

李天纲这才吃惊起来："和我结婚？是为了和瞿皓明赌气？"

“和他没关系。”

李天纲依然不相信地看着她。

“我会爱你的。”韩苓坚决地说，然后慢慢地贴近他，在他的脸上轻轻亲吻了一下。李天纲这时候才开始相信这是真的，在瞬间的僵硬之后，他一把将韩苓抱住了，猛烈地吻着她。韩苓没有怎么回应，任凭他那样拥抱亲吻，眼睛里闪现出一点泪光。然后，她轻轻地推开他。

“嫁给你，我有个条件。你要说服我爸爸，让他不要再作没有意义的抵抗，和平起义。”

李天纲吃惊，半开玩笑地：“这算什么条件？若你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看你嫁给瞿皓明更合适一些。”

“为了我爸爸能活下去，为了这个城市，也为了你和我，你能做到吗？”

李天纲心情很复杂地搂住她，眼睛看着外面不知在想什么。

瞿皓明的房间里，瞿皓明正用密写药水在一张小纸条上写着。药水无色透明，写在纸上只留下很快就消失的水迹，不过仍然来得及读出纸条的内容：

“炮击达到预期效果，韩已动摇，可适时派代表与其正面接触。”

写完以后，纸条被裹好，放入了那个竹筒里面。

2

第二天上午，瞿皓明一个人坐在那个大榕树下的露天茶馆里喝茶，喝完他把钱放在桌子上，起身离开了刚刚坐过的那把椅子，编号是“9”。

军部大院里，韩苓从情报处的办公室里出来，朝大门外走，看见瞿皓明从外面进来了，便像没看见一样。瞿皓明却叫住了她。韩苓停了下来，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一句话也没说，转身走开了。这让瞿皓明有些莫名其妙，于是他走向了情报处的办公室。

瞿皓明向李天纲问起韩苓的举动，李天纲却笑了笑，岔开了话题：“你现在已经是军长的副官了，还来情报处干什么？”

“别那么翻脸不认人。我来看看老朋友不行吗？”

李天纲“哼”了一声：“你跟我这个朋友说过一句实话吗？”

“又来了。你难道非要让我承认我就是共产党，我要是承认了，那不更是说假话吗！”

李天纲突然压低了声音：“你应该对昨天共军的炮击很满意吧？军火库、油料库一

个个地被共军点着打，几十米之外的民房却能安然无事。其实，共军要想把军部用大炮轰平了，恐怕也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且一样不会伤及平民百姓。你说对不对？不过我倒并不担心军部被炮击，除非他们想把自己的那个情报员也一块儿炸死。”瞿皓明笑了：“也许你说得有道理。”

李天纲看见他仍然装糊涂的样子，急了：“你装什么糊涂？其实昨天的炮击和那份《军需供给情况一览表》有着直接的关系！我求求你说句实话吧。难道现在你还怕我出卖你？我只可能帮你啊！”瞿皓明依然无动于衷：“你还是帮帮92军的弟兄们，帮帮这个城市里的平民百姓，别让他们都成了无辜的冤魂。”

“我跟你想的一样啊！所以说我对你是有用的。”

“那就好。不过你别误会了，我说的并不是共产党的想法，而是92军弟兄们的想法。”

李天纲有些愣了，他极度地失望：“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这样不可理喻？我现在终于明白韩苓为什么最终放弃了你。”

“放弃了我？这话从何说起。”

李天纲大声说：“我和韩苓要结婚了！”

3

周明仁曾经的官邸，一片狼藉。房间里，叶玉瑶和韩苓坐在两把面对门外的椅子上。韩苓有些惊讶地看着叶玉瑶，当然是因为刚才她扔出去的花瓶。叶玉瑶勉强做出一个笑容。

韩苓关心道：“你为什么还要住在这儿呢？”

“还能住哪儿呢？这里的一切都让我觉得厌恶。可是我能去哪儿呢？”

“是在等瞿皓明？”

叶玉瑶苦笑：“我谁也不用等了。除了等死。”

“我要结婚了。想请你参加我的婚礼。”

叶玉瑶吃惊地看着她：“这种时候结婚？”

“你为什么不问我和谁结婚呢？”

叶玉瑶尽力笑了笑。韩苓直截了当地：“不是瞿皓明。”

叶玉瑶感到更加地惊讶，这样的问题显然也让韩苓有些伤感，她的笑容也不那么自然了。

“我要嫁的人是李天纲。”

“可你心里的人又不是他。”

韩苓看着她，自嘲地："我还是把瞿皓明留给你吧。"这样一句话，让叶玉瑶立即红了眼圈，一脸哀怨。韩苓同样伤感地看着她。

"他知道你要结婚吗？"

"他会知道的。我会邀请他参加我们的婚礼。"

叶玉瑶看着她："他会后悔的。"

韩苓含着眼泪苦笑："他不会在乎我嫁给别人的，他心里只有你。"

叶玉瑶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突然用一种哀求的声音说着："求求你，别再说这样的话，你这是往我的心上撒盐啊！"韩苓也长叹一声，哭了起来。

军部大院里，瞿皓明拿着一份电报脚步匆匆地走向韩庆东的办公室。经过情报处办公室，李天纲正接着电话，脸色相当惊诧和紧张。韩庆东看完电报，脸色变得有些难看。突然他几把将电报撕碎了，扬手扔了出去。纸片纷纷扬扬地还没有落到地上，李天纲就匆匆赶来，站在门口刚要喊报告，看见飞舞的纸片愣了一下："军长，刚刚接到从机场打来的电话，留给你的那架飞机突然飞走了。"

韩庆东恼怒地："这是谁的命令？"

"据说是成都那边。"

韩庆东渐渐冷静下来，他回到椅子上坐下来，看着一地的碎纸片，突然笑了："蒋委员长一边亲自来电报，命令我立即把军部搬到前线去，准备决一死战；一边又调走了这里最后的一架飞机，断我的后路。看来他们对我实在是不放心啊！"

瞿皓明趁机说："委员长从来就信不过我们92军。这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李天纲也开口道："既然如此，92军就更没有必要给他们卖命。"

韩庆东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李天纲感觉到了，但仍然坚持着："军长，你现在作出任何选择都已经无可厚非了，委员长不仁，就不能怪我们不义。"瞿皓明也说："事到如今，如果我们非要把弟兄们和这座城市拖进战火，恐怕才是真正的不仁不义了！"韩庆东像没听见一样起身往外走，到了门口又站住了："婚礼准备得怎么样了？"李天纲一时不知如何回答。韩庆东却命令道："今天晚上就举行婚礼，明天一早军部全部搬到前沿去。"

午后，城里那个大榕树下的露天茶馆里，瞿皓明再次坐在那个椅背上写着"9"字的竹椅子上，一边慢慢喝茶，一边看着一份报纸。这时，李天纲来了，在他对面坐下。瞿皓明放下手里的报纸，然后招招手，一个跑堂的立即送上了一碗茶。

"明天军部都要上前线了，你这个副官竟然还有工夫在这儿喝茶。"

瞿皓明笑了笑："是上前线送死，又不是搬家。有什么好忙的？再说了，就是忙也是忙你们的婚礼，跟我有什么关系？"李天纲苦笑："军长大概是疯了，今晚让他女儿

结婚，明天一早就把他的女婿弄到前线去送死。”

“这种时候你跟韩苓结婚，你这不是成心害人家！”

“你以为是我想要结婚？是韩苓。不相信吧？是有点儿嫉妒还是有点儿后悔？也许是因为你伤了她的心。不管怎么说，从今天起韩苓就是我的人了，以后你可离她远点儿。不然我饶不了你。”

“你以为上了前线，我们还有以后吗？”

李天纲话里有话地：“有你在这儿，我并不那么悲观。”

4

傍晚，瞿皓明的房间里，一盏台灯下，桌子上是个竹筒和一张纸条，瞿皓明相当急切地用棉签从小瓶子里蘸上药水，涂抹在纸条上，纸条上显现出来的，竟是他上次自己书写的内容：

“炮击达到预期效果，韩已动摇，可适时派代表与其正面接触。”

瞿皓明顿时意识到，和杨剑锋的联系已经中断了。他久久地看着面前的纸条，无意识地从桌上拿起一支烟叼在了嘴上，火柴拿在手里，却迟迟没有点燃。这时候，从军部的后院传来了一阵鞭炮声。外面的走廊上，有杂乱的人声和脚步声朝楼下走去。瞿皓明这才从失神中摆脱出来，点燃了面前的纸条，又用纸条点燃了嘴里的烟。

军部的后院里此时张灯结彩，灯火通明，虽然一切都布置得有点简单，但仍喜气洋洋的。一盏盏红灯笼下面，是几张大圆桌，上面摆放着几样简单的菜肴和几个酒杯。前来助兴的宾客不多，基本上都是军人。

李天纲和韩苓没有刻意地打扮，却都是喜悦的样子，他们在客人们跟前应酬着。

韩庆东坐在正中间的桌子跟前，一脸平静地看着宾客中间的韩苓。

瞿皓明坐在韩庆东身边，同样很平静。这时候，他感觉到了什么地方有目光在看着自己，他很快发现了默默坐在一个角落里的叶玉瑶。

瞿皓明来到叶玉瑶的身边。叶玉瑶站起来，看着他微笑了，那笑容里充满了苦涩。

“你还好吧？这几天太忙，也没顾得上你。”瞿皓明看着叶玉瑶，而叶玉瑶的眼睛却看向了别处。

这时候，韩庆东举着酒杯站了起来，院子里安静下来。

韩庆东说话仍十足的军人口气：“谢谢各位来参加我女儿的婚礼。韩苓是我唯一的女儿，在这时候结婚与其说是他们自己的决定，还不如说是我想了却自己的心愿。看见女儿长大成人，嫁人为妻，作为父亲的使命大概也就结束了。就像现在的这个局势一

样，一切都该结束了。要说还有未来，那也一定是下一代的了。军人没那么多废话，我说得够多了。来吧，请大家为了新郎和新娘干杯！为了他们能好好地活下去干杯！”

韩庆东的话语里充满了伤感和悲壮，瞿皓明听着韩庆东的话，揣摩着里面的含义。

韩庆东喝完酒便坐了下来，依然那么平静地看着眼前的人们，就像这一切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一样。只有他的眼睛看见韩苓的时候，才会在瞬间流露出异常复杂的神情。直到李天纲和韩苓开始向宾客们敬酒的时候，气氛才热烈起来，才多少像一个婚礼了。

李天纲和韩苓端着酒杯来到了瞿皓明和叶玉瑶面前。四个人心情各异，相互之间的目光变得有些怪异。瞿皓明举起酒杯，笑容里多少会有一些尴尬：“来，我就说句俗套的话吧，不过却是真心的。祝你们白头到老！”叶玉瑶也对他们举起了酒杯。

李天纲笑着对瞿皓明低声说着：“好像有点儿言不由衷吧？”

瞿皓明瞪了他一眼。

李天纲于是说：“那好，我们就借你的吉言了！”

韩苓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瞿皓明，第一个喝完了酒。等其他三个人干杯以后，韩苓却已经是一双泪眼了。这让其他三人顿时都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尴尬。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隐约传来一声剧烈的爆炸，随即所有的电灯都熄灭了，整个院子立即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韩庆东坐在那里没动，很快有士兵点燃了几支蜡烛，这时候，一个军官跑过来：“大家不用紧张，是城东的电厂刚刚发生了爆炸。”

军官又来到韩庆东身边：“军长，可能是地下党炸了电厂。”

韩庆东忿忿地瞟了他一眼：“共产党才不会干这种傻事呢！是军统那帮特务干的。不信你去查查看。”说着他朝韩苓他们的方向看去，却没有看见韩苓。

韩庆东在那边大声问李天纲：“韩苓呢？”

李天纲无法回答，狠狠地瞪了瞿皓明一眼：“都是你干的好事！”转身就去找韩苓。

叶玉瑶对瞿皓明说：“我们也去！”

整个城市都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好在一轮月光从云层后面钻出，将有些惨淡的光亮洒了下来。

李天纲和叶玉瑶在军部附近的街道上四处寻找着。另一条街道上，瞿皓明也在四下寻找韩苓。

路口的地方，是一条弯曲的小巷，小巷两边几乎都是黑灰色的高墙，将路面紧紧地夹在中间。小巷里面寂静异常，瞿皓明犹豫了一下，顺着两边的高墙走向小巷深处，转过一个弯儿，看见了坐在台阶上的韩苓。

韩苓也看见了他，猛地朝他扑了过去，瞿皓明还没反应过来，韩苓已紧紧地搂住

他，失声痛哭。瞿皓明顿时有些慌乱，手足无措的样子。

李天纲和叶玉瑶也找到了附近，他们从另一头走进了小巷。

韩苓越哭越厉害，瞿皓明轻轻把她推开，开玩笑地说："都结婚了，还耍孩子脾气？"

韩苓却越发不讲理："结婚了怎么样？叶玉瑶还当了人家的姨太太呢，你不一样喜欢她？"

"你说哪儿去了！你真是给惯坏了，在这个时候想起结婚，难道你想毁了自己这一辈子？"

"谁想结婚了？现在你答应娶我，我马上就跟你走，天涯海角都行！"

"你冷静一点儿，你要结婚和我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我结婚就是给你看！免得你觉得我像是个嫁不出去的人！一切都是因为你！因为你！"说着，韩苓连扑带打地再次搂住了瞿皓明。

这时候，李天纲和叶玉瑶出现在小巷的转弯处，面前的情景让他们都很吃惊。

"瞿皓明！你他妈的想干什么？"李天纲顿时怒不可遏地冲过来，一把将瞿皓明拉开，顺势狠狠一拳打在他的脸上。猝不及防的瞿皓明倒退地倒在地上。

李天纲继续扑上去，韩苓从后面想拉住李天纲，却被他用力甩开。眼看李天纲再次挥拳打过来，瞿皓明不能不还手了，于是李天纲的下巴被拳头击中，他倒下去的同时，脑袋重重地碰在了墙上。看着李天纲倒了下去，其他三人都有些惊慌，连忙围了上去。

瞿皓明正朝李天纲蹲下去，却猛然看见李天纲已经用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自己。他一愣的同时，韩苓和叶玉瑶几乎在同一时刻，挺身而出，把瞿皓明挡在身后，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李天纲的枪口。

李天纲顿时愣住了，用一双充满诧异和嫉妒的眼睛看着面前的韩苓和叶玉瑶。然后放下了枪，从地上站了起来，他狠狠地看了瞿皓明一眼，转身朝小巷外面走去。韩苓却没动。叶玉瑶看看她，又看看瞿皓明。

这时候，李天纲站住了，他回头看韩苓："你跟我走吗？"

韩苓看了一眼叶玉瑶，她有些无奈，慢慢地朝李天纲走去。

这时候，瞿皓明已经走向了小巷里相反的方向，叶玉瑶跟了上去。

整个城市依然一片漆黑，一条小河边，仅有河面上泛出一些光亮，瞿皓明和叶玉瑶慢慢走在河边的堤岸上。叶玉瑶依然那样一脸令人心疼的哀怨，她默默地走在瞿皓明身边，很犹豫地试着轻轻挽住了瞿皓明的胳膊。瞿皓明没有反对，对她微微一笑。叶玉瑶顿时松了口气。瞿皓明从衣兜里掏出一些钱给她："明天你就回老家去躲一躲吧，这一仗恐怕非打不可了。"

“那你呢？”

“我？当然要去打仗。”

叶玉瑶把他的胳膊挽得更紧了：“我害怕，我想陪着你。”

瞿皓明摇摇头：“回去吧。”

“我还能见到你吗？”

瞿皓明看着她，从她的眼睛里他知道她的意思：“仗一打完我就把你接回来。”叶玉瑶似乎不敢相信，瞿皓明点点头。

叶玉瑶轻轻地说：“那我等你。”她的语气里充满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喜悦，脸上第一次流露出真正的笑容。

5

第二天一早，军部大院里一片忙乱。军官和士兵们将各种物品从办公室里搬出来，运到门外的几辆大卡车上。

韩庆东看了看那些忙碌的人，他皱起眉头对瞿皓明说：“这么乱哄哄的？”

“乱就乱点儿吧，没办法。”

“这样还能打仗？军务处那帮人干什么吃的！你去看看。”

这时候，韩苓从房间里走出来，默默地站在韩庆东身边，挽住了他的胳膊。韩庆东回头看看她，轻轻拍了拍她挽着自己的手。

“爸爸，为什么非要去前线，现在还有必要听什么委员长的命令吗？爸爸，其实有很多话我早就想对你说。我担心你们还能不能活着回来。我和天纲都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昨晚他跟你谈了那么久，你为什么那么固执，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呢？你这样做是带着整个军部的人去送死啊！”

“怕死还算什么军人？李天纲也怕死？”

“他不怕死。我也不怕死。但是爸爸，死要死得值得！”

韩庆东有些不愿意听了，他甩开韩苓的手，要往外走。韩苓却再次死死地拉住了他。

韩庆东冷冷地：“你走开！”

韩苓却更加紧紧地拉住他：“爸爸！”

韩庆东回头，看见韩苓已经泪流满面。这让他突然有些心软了，一声轻轻的叹息以后，他说话的语气也变得缓和了：“我这一辈子都是在战场上过的，战场上的事情你不懂，军人的事情你也不懂。你要相信我，难道还有谁比我更不愿意让那些士兵们无谓地去送死？我有我的难处，这一点你不懂。不过我会让李天纲活着回来的，这算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吧。”

“我也要你活下来！”

“我会的。”说完，韩庆东轻轻拍了一下韩苓的头，转身朝外面走去。

李天纲一直站在房门里面的阴影处看着他们，等韩庆东离开以后，他朝韩苓走去，安慰地说：“别哭了。我会想办法让他活着回来的，也要让全军的弟兄们活着回来。”

韩苓不相信地抽泣着：“谁也不能阻止他的。也许你应该和瞿皓明商量商量，一起想想办法？”

李天纲立即不高兴了：“没这个必要！”说着，他也快步朝外面走去。韩苓犹豫了一下，急忙跟上去。

92军的阵地上，一个很大的半地下掩体里，军官们正在指挥一些士兵忙乱地布置军部的前线指挥所。一张很大的军事地图正在往墙上挂，电台之类的器材也正在安装和调试。

韩庆东沿着战壕走了进来，见指挥所里乱纷纷的景象，不满地对一个军官说：“三十分钟以后，指挥所必须正常运转。要不然我枪毙的第一个人就是你！”说完他转身走出了指挥所，沿着战壕朝纵深走去。

军官们都不言不语地跟在后面。

韩庆东停下来：“都跟着我干什么？你们没别的事情要做吗？”然后他对瞿皓明说：“你跟我走。”一个前沿阵地的军官提醒太危险。韩庆东像没听见一样，转身继续沿着战壕走了。瞿皓明急忙要了一顶钢盔，跟了上去。

那些军官们四散开去。只有李天纲站在那儿，若有所思地查看着周围的情况。

92军前沿阵地附近的道路上，李天纲一个人开着吉普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行驶，不时从蜿蜒的战壕上面穿过，战壕里的士兵们被汽车掀起的浓重尘土覆盖遮掩，激起不满的骂声。他沿着土路，已经脱离了92军的前沿战壕，突然，被道路中间的路障阻拦了。路障前几个士兵将车拦了下来。

士兵敬礼道：“长官，前面就是共军阵地了。”

“少废话！我看的就是共军阵地。”

“没有命令，谁也不能通过。”

李天纲突然给了士兵一耳光：“老子是情报处长！把路障挪开！”

士兵有些傻了，急忙指挥其他人挪开路障。

不一会儿，树林的后面已经可见解放军的前沿阵地了，李天纲便停下车，从座位下面拿出一面事先准备好的白旗，插在了汽车前，朝着解放军阵地快速开去。发现了李天纲的吉普车，从解放军阵地上传来枪声。不过听声音那是朝天开枪。

李天纲紧张异常，脸上已经全是汗水。不过他并没有停下来，而是干脆把白旗拿到了手中，拼命摇晃着。



08

身份难明

1

李天纲的吉普车停在解放军396团阵地后面的一块空地上，那面白旗醒目地挂在后视镜上。几个解放军战士看守着李天纲，一个班长在车上检查。

向德福来到李天纲面前："你是哪部分的？"

"长官，我是国军92军情报处处长李天纲，我……"

向德福打断了李天纲，依然怀疑地看着他："一个人跑来投降？你就不怕子弹打破了你的脑袋？你的证件呢？"

"我走得很急，没有带什么东西。"李天纲急了："长官，我是来谈判的！"

"是你们军长派你来的？"

"不，是我自己的决定。"

向德福更不相信了："这么说，你只是一个逃兵？我凭什么要相信你的话。"

"你们可以立即和92军军部的电台联络，我知道频率和密码。你们通过电台可以证明我的身份。长官，请相信我！我真是来谈判的！"

向德福想了想，下令："立即把他押送到团部去！一路小心，别让这小子中途跑了！"

92军前沿指挥部外面的战壕里，瞿皓明和韩庆东走到一个转弯的地方，这儿没有其他人，韩庆东朝解放军阵地的方向看了看，停了下来，叹了口气："皓明，你怎么看？带了这么些年的部队，我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还能坚持，什么时候我们已经不战自溃。我们已经输了，这阵地上的味道我一闻，就知道已经无可挽回。"瞿皓明："军长，我还是那个说法，投诚起义是我们唯一的出路。"韩庆东平静地看着瞿皓明，艰难地点点头："为了不让弟兄们白白送死，我看，这也是最后的选择了。"瞿皓明压抑住自己的兴奋："军长决定了？"

韩庆东坚定地点点头："你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和对面的共军联系上，我要立即和他们谈判！"

“不瞒军长说，我就是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员。”韩庆东皱着眉看着他，不过脸上却是一脸释然的表情。瞿皓明接着说：“军长，我知道你在军火事件后或许已有了一些察觉。跟军长这么些年，我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我们身份不同，但我对军长十分敬佩！我们需要立即着手促成和平起义，让我们身后的城市和老百姓，也让我们军的弟兄，不做蒋家王朝的牺牲品！”

“……好，你能马上和对面联系上吗？”

“我和我的上级是单线联系，现在他已经离开了。不过我马上可以过去一趟，代表军长表明投诚的意愿，并立即安排谈判。”

韩庆东顿了顿：“都还有谁，我是说，在我的军部里，还有谁是共产党？”

“没有其他人。军长……”

韩庆东正要说什么，一个军官从指挥部跑过来报告：“刚接收到一个电台呼叫，使用我们的频率和密码，是李处长从共军电台的呼叫！”

解放军396团指挥部里，李天纲、黄团长和参谋长都围在电台前面。

李天纲戴着耳机，对着话筒：“……对，我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是……我已跟这边的共军……解放军的黄团长谈过了，他们表示欢迎，我这就转达你的意思，是，军长。”

李天纲放下了话筒，向黄团长汇报：“韩军长已经同意让贵军立即派人过去谈判。他马上下令打开一个通道。”

参谋长笑了笑：“李处长，恐怕你要跟我们一起过去才行。”

“那当然，我妻子还在那边呢。”

“你妻子？”

李天纲笑笑：“就是韩军长的女儿，叫韩苓。”

随后，李天纲和参谋长先上了李天纲的那辆吉普车。

黄团长和向德福站在离吉普车不远的地方。

向德福焦急道：“团长，这太冒险！谁知道谈判是不是一个圈套？”

“向德福，你也太疑神疑鬼了，和平解放是我们的最高目标，如果这是个圈套，那么牺牲的只是我们几个人，这比起打仗来，让更多的战士牺牲，算得了什么。走，上车。”

向德福嘟哝着：“我又不是考虑我自己的安全……反正，我觉得92军军部里边有问题。”

李天纲把那面白旗再次挂了起来，吉普车驶过92军的前沿哨卡，国军士兵早已把路障移到一边，沿路两边站成两排，向驶过的吉普车行注目礼。

2

黄昏时分，韩庆东和黄团长在92军的前线指挥部桌子前，面对面坐着，在一份投降协议书上各自签字。瞿皓明、李天纲、向德福、参谋长和几个国民党军军官在一旁看着。

双方签完字，交换了文件，站起身来。

韩庆东敬了个军礼，心情沉重地说："黄团长，从现在我的部队就交给你了！"

黄团长也回敬了军礼："韩军长，我代表我们团部，向韩军长表示敬意和感谢！"

双方礼节性握握手，旁观的两军军官都鼓起掌来，除了向德福。

"韩军长，各位，我想说的是，韩军长作出了一个十分明智的决定，这座城市能够免于战火，韩军长和各位功不可没。请大家放心，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将恪守协议，优待92军的全体官兵。"

韩庆东嘴角让人无法察觉地抖了抖，他努力克制住了："有黄团长的这句话，我离开这里也就放心了。"他轻叹口气，吩咐道："请瞿副官和李处长代表我，送送黄团长。瞿副官，你把我们兵力部署的相关文件交给黄团长，明天一早就开始接交。"

瞿皓明随即把一个文件袋交给了参谋长。向德福观察着瞿皓明，不过脸上没什么表情。

黄团长再次向韩庆东敬礼："韩军长，那我们就告辞了。"

韩庆东平淡地挥手："黄团长，一路走好。"

瞿皓明还想说什么，韩庆东摆摆手。瞿皓明和李天纲交换了一下眼神，跟着黄团长等人走出了指挥部。

望着众人的背影，韩庆东独自一人终于有些支撑不住了，双手按在桌子上，仿佛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手上，他慢慢地坐在了椅子上，拿起那份协议书，面无表情地看着，眼神里已毫无生气，一滴老泪顺着他坚挺的鼻梁慢慢滑落下来。

指挥部外，残阳如血。

瞿皓明、李天纲和向德福站在一起。李天纲说："向连长，现在你相信我了吧？"

向德福的态度有所改善，但仍然僵硬："当然，你立了一个大功。"

李天纲伸出手来："从此往后，我们不再是敌人了。"向德福勉强地握了他的手："但愿明天的接交一切顺利。"

李天纲笑道："其实，真正立了大功的是瞿副官。他是你们的人，在我们军部一直潜伏，做了很多工作。这件事情主要是靠他促成的。"

瞿皓明伸出了手去："我是二野司令部情报处川南情报站情报员瞿皓明，我的代号

是‘木匠’，在这里的公开身份是92军情报处副处长。”

向德福并没有跟瞿皓明握手：“你的上级是谁？”

“杨剑锋同志是我的直接上级。”瞿皓明略有些尴尬地缩回自己的手。

向德福转身走向了吉普车，和黄团长、参谋长一起上了车，车发动了，向德福眼神不友好地回头看了看瞿皓明。

李天纲看着瞿皓明：“你满意了吧？”

瞿皓明笑着：“没想到你的动作还真快。”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木匠’同志？你瞒了我这么些年，现在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李天纲感叹：“没想到啊，我这个92军的情报处长，居然一直就在共产党情报人员的监视之下。”

“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原则，从个人来说，我们一直是朋友。”

李天纲刚要说什么，却从指挥部里传来一声枪响。两人一怔，随即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冲进了指挥部。

指挥部内，韩庆东依然保持着军人的姿态，端坐在椅子上，眼睛瞪着，右侧的脸颊上鲜血慢慢流淌下来，手枪掉在垂下的右手下方的地上。

瞿皓明和李天纲看见这一幕，呆了。

3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解放军大军进城，城里的群众载歌载舞，欢迎解放军，每个人脸上都露出如阳光般灿烂的笑容。韩苓站在人群里，急切的眼神在经过的队伍中寻找韩庆东、李天纲和瞿皓明的身影，但没有找到。

几天后，瞿皓明、李天纲和92军的其他军官们在一个操场站成几列，穿着没有了任何军队标志的国民党军制服。一个解放军军官正在宣布：“……根据我党我军的政策，大家如果愿意留在部队，我们将把大家分散到各个连队，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如果不愿意，我们将负责遣返，发给相应的路费。”他指着操场旁边的一处平房告诉大家，解散后，大家到那儿去登记，愿去愿留，完全自由。李天纲、瞿皓明请留下。其余的，解散。

军官们散开了，议论着朝操场边走去，只留下瞿皓明和李天纲孤零零地站在操场中央。

李天纲的神情有些紧张，瞿皓明却异常镇定。

那个解放军军官来到他们面前：“我们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弄清楚。”

1950年，解放以后的岷水市郊，一个破破旧旧的工厂四周的高墙上用白油漆写着“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之类的标语，以及高墙上的岗亭，和持枪的解放军士兵，展示着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工厂。一个不大的车间内，瞿皓明正在非常用心地锉着一个细小的金属部件。车间里的其他工人都和他一样，穿着编号的工作服，显示出他们特殊的身份。一个穿军装的管理员过来，告诉他要把他转移到城里去。他紧跟在管理员后面，低声抱怨：“同志，这是怎么搞的？我不是国民党军官，我是二野的情报人员！你们不能还这样对我！我的申诉材料早就交上去了！”

办公室内，厂领导正在一个文件上写着什么，瞿皓明坐在他的对面。

“好了，瞿皓明，希望你过去以后，还是一样好好表现。”

瞿皓明不解：“同志，怎么会这样？我的申诉材料交上去已经六个月零四天了，怎么还没有结论？”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听说，关于你地下情报员的身份，组织上已经进行了调查，他们并没有置之不理。我想，组织上一定还在想办法弄清真相，你要有耐心，要相信组织。当然，即便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弄不清楚，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你也是知道的，即便是旧政府和旧军队的人，你好好改造也能成为新中国的好公民。”

瞿皓明急了：“我不是什么需要改造的旧军人，我是自己人，是同志。”

“瞿皓明，你还是好好去吧，放心，有关你的身份问题，到时候会有专门的部门来解决的。”说完，领导站起身来，走到门边打开门，两个解放军战士走了进来。

天气阴沉的下午，城里的一个像是学校的监狱。几栋平房，一个操场，操场外是一圈高高的铁丝网。铁丝网尽头，是监狱的大门，有公安人员守卫。监狱里的犯人们正在放风，李天纲独自一人坐在铁丝网边上，无聊地看着打排球的几个人，却听见铁丝网外面一辆卡车驶过来，他转头看着那辆卡车。卡车在大门外停下，跳下几个解放军战士，然后一群犯人也开始下车。李天纲惊讶地发现，瞿皓明居然也在这群犯人之中。瞿皓明却没有朝李天纲这边看，和那群犯人从卡车后面接下自己的行李，然后在一个公安人员的口令下，排起了队，等待点名。

监狱内的房间更像是学生宿舍。桌椅，电灯，还有两张单人床。其中一张床上已经有被盖等物，桌子上放着搪瓷水杯、牙刷等。瞿皓明拿着自己的行李，以及新发的洗漱用具和衣物进了房间。

带着瞿皓明来的公安看了看房间里面说：“厕所在走廊的尽头，靠右边。用水也在那里。有关政策你知道，我就不多说了，这儿虽然不是监狱，但还是要守纪律。”

瞿皓明点头：“我知道了。和我同房间的是谁？”

“叫李天纲，也是92军的起义人员。”

监狱的院子里响起了一阵高音喇叭放出的军号声，是放风结束的号令。犯人们都离开了操场，李天纲也急忙朝宿舍走去。

4

黄昏，宿舍内，李天纲坐在自己的床头："皓明兄，怎么回事儿？我还以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瞿皓明尴尬地表示自己现在跟他一样，属于等待处理的旧政府军队人员。

"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共产党的人啊！"

瞿皓明尽力说得很平静："刚刚解放，百废待兴，估计组织上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所以……也许还没有轮到我吧。"

"这也不是借口啊。我们92军起义了，城市和平解放了，绝大多数人都得到了安置。我现在还待在这儿，那是因为我身份特殊，是情报处长，可你不一样！"

在李天纲面前，瞿皓明的态度坦然："我个人的区区小事儿，肯定不在政府的首要日程上。我劝你也不要着急，我们不能给政府添太多的麻烦。"

"话是这样说，但也不能就这样对待我们啊。再怎么，我们也是有功人员！我无非是一个情报处长，就这么跟我过不去。我一直在想，如果军长还在，是不是情况就会好一些……我原来还指望你能帮我说两句话的，可没想到，你都自身难保！看来，并不像我曾经想象的那么乐观。"

"没什么可抱怨的。难道你后悔了，觉得当初还是应该和解放军对抗到底？"

李天纲摇头道："那倒不是。"

"所以，我劝你还是心平气和地等待吧，我都不着急，你那么急干什么？"

"你真不着急？"

瞿皓明转换了话题："韩苓知道你在这儿吗？"

"来看过我几次。"

"她还好吗？"

"还好。学校已经重新开课了，她反正已经毕业，所以也就留在了家里闲着。"

瞿皓明轻轻地叹息一声，没说什么。

城里的一个看起来是富有人家的大院，现在是岷水市公安局的办公地，公安局局长顾顺祥在办公室内看着手里的一沓稿纸，韩苓坐在顾顺祥对面，那是韩苓交来的申诉材料。

顾局长问："这么说，李天纲是你的丈夫？"

“是，去年92军起义，他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问题还没有澄清。我已经写了不知道多少封信了……”韩苓哭了起来。

“你别着急，事情总会解决的。这件事情我不太清楚，我也是刚刚从外地调到这里来。”

“我的父亲是92军的军长韩庆东，他在起义之后就自杀了……关于这一点，我想，部队上的有关同志应该知道当时的情况。我写的材料里也有。”

顾顺祥放下了那些信纸，和蔼地看着韩苓：“关于92军起义投诚的事情，我有所耳闻。你父亲和你丈夫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立了功的。这样吧，我们局政治处专门有同志负责旧政府人员的甄别工作，我把你介绍给他，看看能不能帮助你？你把这些材料也拿着，走吧，我带你去。”

监狱宿舍里。瞿皓明告诉李天纲他打听到政府派了个公安局政治处的人，专门负责甄别旧政府人员的。李天纲心里七上八下的，而瞿皓明笑笑，再没有说什么。

瞿皓明和李天纲在一个公安的带领下走进一个办公室，意外地发现坐在办公室里的是戴着公安臂章的向德福。向德福朝他们点点头告诉他们转业了，他被安排到公安局政治处当处长，现在负责他们的事情。

等瞿皓明和李天纲坐下，向德福翻看着自己面前的一沓材料说道：“你们二位的情况我比较清楚，我亲身经历了92军起义的事情。因为你们二位都在92军的情报处工作，所以情况就有点儿特殊。当然，这事儿确实耽误的时间长了点儿。主要是因为部队调动，接手的部队不是很了解当时的情况。我想说明的是，你们的事情很快就可以弄明白，但你们一定要仔细回忆，把该向组织上讲清楚的要详细地讲出来，不要有任何遗漏，更不能有任何隐瞒。”

李天纲急切道：“我可是写了很多东西，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写出来了，你可以看看。”

“那就好。我会把材料整理汇拢之后，给组织上作一个汇报。估计，你们很快就能从这儿出去了。这座城市能和平解放，你们都是起义人员，是有功之臣。所以，请你们再耐心等待一下。”

李天纲非常高兴：“那太好了！”

瞿皓明皱皱眉：“向处长，我不算国民党军队的起义人员。我是二野的地下情报人员，是共产党员，希望组织上在确认了我的身份之后，能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岗位，我希望能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

“你有这样的想法当然好。既然这样，我们会单独处理你的问题。我还会来找你谈的。关于你情报员的身份，我们需要进行证实。”

李天纲问：“向处长，你估计我们还需要在这儿待多久？”

“不会很久，你们一定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瞿皓明和李天纲返回自己的房间，两人的情绪都不错。

李天纲问：“你为什么急着要和我划清界限？就算把你当做起义人员也不错啊，出去了一切都好说。当初我要你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你总是跟我躲躲闪闪的。现在你倒一点儿都不含糊。”瞿皓明笑了：“要不怎么说是翻天覆地呢。当初那是国民党的天下，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不能暴露身份。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我的身份不弄清楚怎么行，我的身份就是我的政治生命，是我今后安身立命的基础。”

李天纲叹道：“可惜我说话没有分量，要不然，我都可以帮助证明你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证明你当时的那些地下活动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瞿皓明问道：“你在你的材料里这样写过没？”

“写了，但我估计没人会认真对待吧。”

5

风尘仆仆的叶玉瑶挎着一个很大的包袱，朝记忆中的周公馆走去。但她看见了周公馆门前的情况后，却放慢了脚步。周公馆上方飘扬着五星红旗，门旁边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岷水市留守处”，还有一个持枪的士兵在门口站岗。

叶玉瑶犹豫了一下，没敢走近周公馆大门，离开了那里。

下午，监狱的办公室，瞿皓明和向德福面对面地坐着，向德福翻着一些文件。

向德福抬起头来：“这么说，你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已经有好些年了？”

瞿皓明笑着：“我是杨剑锋同志在1945年，也就是抗战胜利那一年发展的，1946年入的党。”

“你的代号一直都没变过？”

瞿皓明点点头：“一直是‘木匠’。”

“没有暴露过？”

“暴露了我还能活到今天？”

“也没人怀疑过你？”

“在敌人内部搞秘密工作，说没人怀疑那是假的。军统曾经怀疑过我，还拷打过我。现在和我关在一起的李天纲也一直怀疑我，不过他们从来没有抓住我的把柄。”

“你怎么和这个杨剑锋联系？”

“我们是单线联系。除了他，还有一个我们之间的交通员张山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杨剑锋的公开身份是隆盛街的裁缝铺的师傅，是情报站负责人。联系都通过张山，他在92军军部附近摆了一个小烟摊，很方便。如果张山这条线出现了问题，那么就通过我发展的另一条下线，城防司令部的参谋刘杰。最后的联系方式，是使用华兴茶馆的‘9’号椅子。那是一个特制的竹椅。”

向德福不解：“竹椅子？”

“对。那把椅子上有一节竹子是活动的。每次我需要传递情报时，就把密写的情报放进那节竹子。杨剑锋要告诉我什么，也把他事先写好的东西放进去。双方都不需要见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暴露身份的危险。这把竹椅，只有我和杨剑锋同志知道，是最安全的一条线。”

向德福沉默了一下，突然问：“你搞到的情报，有没有出现过问题？”

“什么意思？”

“情报是假的，或者，情报不准确？”

“应该没有。我每搞到一条情报，在发出去之前都要进行核实。再加上杨剑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特别谨慎，所以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如果情报不可靠或者无法核实，他也不会轻易地把情报向上转。”

“没出过纰漏？”

瞿皓明想了想：“应该没有吧。”

“瞿皓明，你说的这些情况，听起来都很合逻辑。但这并不足以证实你的身份。就像你说的，你和杨剑锋、张山，完全是单线联系，其他人并不知道你的存在。所以，要证实你的身份，我们需要找到证明人。”

“杨剑锋、张山都可以成为我的证明人。只要你们找到这两个人，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另外一个人，就是城防司令部的刘杰，不过他已经去了台湾。”

“依我看，找到杨剑锋就行，他是你的直属上级，又是发展你做地下工作的直接当事人。”

“找到他恐怕也不困难，我想他应该还在我们的部队里工作。”

“说说这个李天纲？他的情况，我们也需要了解。”

“李天纲我认识很久了，一直在92军担任情报处长。这个人，虽然思想上不算很进步，但人品不错，对我们党和解放军也有一定的认识和好感。”

“作为情报处长，他干过什么坏事儿吗？”

瞿皓明想了想：“没有。他为人还算正直，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当然，处在他的位置上，要说完全没有和我军作对，那也不准确。但我敢向组织上保证，他从来没有血债，也没有犯下过什么罪行。”

“当初是他主动跑到我们阵地来投降的？”

“应该是。我们私下里讨论过多次，我一直鼓动他起义。但他突然跑到我们那边儿去，我是不知道的。向处长，92军当时起义投诚，和平解放这座城市，李天纲是立了功的。我觉得，为了体现党的政策，立即释放李天纲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向德福思忖了一下：“好吧，今天先谈到这儿。我会尽快把这些情况向组织上汇报，争取核实你的身份。”

瞿皓明高兴道：“那太谢谢你了，我做梦都梦见重回组织怀抱的事儿呢。”

“不过我要提醒你，你最好不要一口一个我党、我军什么的。在我面前说说，也就算了，但不能在其他人面前这样说。在最后确定你的真实身份之前，你只是国民党92军的情报处副处长，是一个起义人员。”

瞿皓明的情绪一下跌落下来，但很冷静：“我明白。”

向德福站了起来，瞿皓明也站起身，本来想跟向德福握手，但看了看向德福的表情，也就作罢。

一个公安人员带着瞿皓明，拿着自己的行李等东西离开了房间。

李天纲从外面过来，只看到他们的背影，十分惊讶。他连忙走到另外一个还在检查房间的公安跟前：“瞿皓明走了？”

“不知道。房子腾给你一个人住，不更清静？”说完，公安也离开了，扔下李天纲一个人在那儿发呆。

满脸疲惫的叶玉瑶正和一个教师模样的男人站在师范学校的大门口谈话。男教师深思道：“韩苓？”

“对，就是原92军韩军长的女儿。”

“是有这么个人，不过好像她解放后就没来过学校了，毕业了。”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你是她什么人？好像她父亲在解放前夕自杀了？”

叶玉瑶吃惊道：“什么？”

“你不知道？你是外地人？”

叶玉瑶有些慌乱：“我不是外地的……对，我刚从外地来。谢谢你了。”

6

第二天的下午，监狱的操场。李天纲一出来，就看见瞿皓明在操场的一个角落里。他连忙走过去询问瞿皓明，李天纲还以为他已经出去了。瞿皓明笑言没有，只是换了个

地方，可能是区别对待吧。

李天纲凑近说："那就是说，你的问题快解决了？"

"差不多吧。反正我一五一十地都说清楚了，那个向处长本来也了解92军起义的情况。"

李天纲沉默了一阵："他问到过我没有？"

"问了。"

李天纲急忙问："你没帮我美言几句？"

瞿皓明笑起来："怎么没有？我把你的情况也如实向他汇报了。放心，关于你，我对向处长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也句句都对你有利。"李天纲握住瞿皓明的手："看在咱俩这些年的交情上，你出去以后，可要帮我的忙。我就指望你了。还有，请你也帮忙照看一下韩苓。真不知道，这大半年她一个人是怎么过的。"瞿皓明一口应道："放心吧。"

城里的那棵榕树下的华兴茶馆里，向德福和一个公安人员在茶倌的带领下来到一大堆椅子中间，四下看着。茶馆里的竹椅比起以前少了很多，而且都显得破烂不堪。

三个人在椅子堆里找了一阵，没找到那个编号是"9"的椅子。但据茶倌说，他曾记得好像有过这把椅子，但却没怎么留意过，况且老板也常扔椅子。站在一旁的向德福仍旧不甘心，眼神有些严峻地扫视着茶馆。



09

龙游浅水

1

这是一个探监的日子，很早韩苓就来到了李天纲的关押地，和许多家属一起排队等候在外面。她的手臂上挎着一个小包袱，一脸期盼的神情朝里面张望着。监狱内狱中人员和家属见面的一个大房间里。很多张小桌子摆成一排，相互之间有一米左右的间隔，房间里声音很嘈杂，虽然说话的人声音都很低。也有一些压抑的抽泣声。几个监狱的管理人员，背着枪在房间里慢慢巡视着。韩苓和李天纲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地坐在那里。李天纲看着韩苓慢慢将带来的包袱打开，里面有一块肥皂，一支牙膏，一条毛巾，还有两件背心，背心里面裹着几颗糖块。韩苓怜惜地看着他，并嘱咐他分半块肥皂给瞿皓明。

李天纲有些醋意地和韩苓绊了下嘴，韩苓忍不住笑了。

向德福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隆盛街杨剑锋和丁雨岚过去的那个裁缝铺外面，看着这个地方。向德福向他打听这个情报站的事情，可干部说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一切都是单向联系和保密的，他作为当时这里地下党的负责人也只知道这个情报站的地点，其他一无所知。但由于这个情报站是属于二野的，他建议向德福去现在二野在这里的留守处，应该能有收获。向德福随即出发了。

城里的二野留守处，在过去周明仁的那个房间里，一个军官正在热情接待向德福。“这么说咱们还是一个部队的战友？现在二野整个建制都取消了，你刚才说要找谁？”

“二野司令部情报处下属的川南情报站的杨剑锋。”

“搞情报的？这可就难找了。”

“一定要找到他。最好能和这个杨剑锋本人联系上，实在不行，找到他的相关档案之类的也行，我想了解他那个情报站的人员情况。”

“这恐怕很难。涉及情报系统的事情都是绝密的，我必须向上面汇报以后才能答复你。我尽快办。不过这种事情我真不能保证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向德福回到监狱内的一个办公室里，李天纲毕恭毕敬地坐在向德福对面的凳子上。

向德福的态度比较随和，自己抽烟的同时，还给李天纲扔了一支过去，不过烟掉在了地上，李天纲从地上捡了起来，等他抬头时候，看见向德福已经将点燃的火柴伸到了他面前。向德福替他点完烟，扔掉了火柴：“你在和平解放岷水市的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是有公正评价的。我们认为你和其他起义人员是有区别的，应该肯定你的功劳。所以，明天你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李天纲欣喜若狂：“明天？”

“而且，我们还要给你安排工作。我们考虑，出去以后你可以去学校教书，可以到图书馆帮助整理文史档案，当然也可以在政府的什么部门里当个一般干部。”

李天纲不敢相信：“向处长的意思，我还可以选择？”

向德福点点头。

李天纲犹豫了一下：“我说说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我是个旧军人，虽然在政府的帮助下努力学习新思想，但脑子里的旧东西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我担心教书这样的工作有些不合适，弄不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孩子们影响了。整理文史档案我倒能够胜任，但是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了，大家都在为国家建设作贡献，我也想能做些更加实在的事情，为自己的过去赎罪，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向德福大概觉得他的话有些多了，便用一个手势打断了他：“我听明白了。我看你就去粮食局怎么样？当个一般干部。”

李天纲喜出望外，并问到了瞿皓明的事情。

“他的事情你就别管了，事情很快就会弄清楚的，我们也正在调查之中，估计也没什么问题。”

李天纲不解地：“他真是你们的人。他的事情难道会比我还麻烦？”

向德福突然笑了一下：“你为什么总是口口声声肯定他是共产党呢？”

“他在我们92军干的那些事情，没几件不像是共产党干的。”

“那为什么他的身份却没有暴露呢？”

“别人知道的并不多，可我们同在一个单位，我都知道。”

“比如呢？”

向德福看着李天纲，李天纲想了想说：“我跟你说这么一件事吧，这件事情只有我知道。那是快要解放的前些天，我相信他是共产党，就一直想帮他干点儿事情。说实话，也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当时军统的罗副官，叫罗明，罗明抓住了一个地下情报站的交通员，叫王向东。严刑拷打之后，王向东很快就叛变了，通过他的交代罗明又逮捕了一个叫张山的人。”

“张山？”

“对。这个张山却打死也不承认他是共产党。后来罗明突然离开了92军，王向东和

张山就移交到了我们情报处准备枪毙。”

“谁下的命令？”

“军长韩庆东。军长的意思我明白，王向东已经叛变了，张山又无法证明身份，这两个人对我们没用，对共产党也没用，像王向东这样的叛徒，到了你们手里也一样要枪毙。这件事我那天就故意交给瞿皓明了。”

“为什么？”

“就是想试探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虽然那个张山始终不招供，但我相信他肯定是个共产党。当时跟瞿皓明一起执行任务的，还有两个军统特务。一个叫戴佑才，他是罗明的亲信，另一个姓许。结果瞿皓明把王向东和那个姓许的人杀了，尸体还拉回了军部。他跟我说那个姓许的和戴佑才都是地下党，是姓许的放跑了张山，而他把王向东和姓许的打死了。戴佑才和张山都趁乱跑了。”

向德福听得有些糊涂：“那个姓许的和戴佑才真是地下党？”

“绝不可能！他们都是军统的人。”

“那为什么瞿皓明让戴佑才跑了呢？”

“当时的情况一定很复杂，他一个人要对付两个军统特务也不容易，才让戴佑才跑掉了。”

向德福思忖道：“如果那个姓许的真是地下党呢？他杀了地下党，而放走了真正的军统特务戴佑才？”

李天纲有些着急了：“向处长，这绝不可能。我敢用脑袋担保！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瞿皓明处决了叛徒王向东，放走了共产党的张山，然后想把两个军统特务一起干掉的，只不过让戴佑才趁乱跑掉了。”

“这只是你的推测，对不对？可他跟你却不是这样说的。”

“他当然不会跟我说实话，要编一套另外的说法，因为他不愿意让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嘛。”

向德福反问：“那我应该相信谁呢？”

李天纲愣了。

向德福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起来：“事情真的没那么简单，因为有些事情你并不了解。”

李天纲茫然地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甚至对刚才说那些话明显有些后悔了。

2

第二天上午，监狱里正是放风的时候，瞿皓明一个人沿着操场跑步，看上去劲头十足。这时候，操场边上的通道里，李天纲在一个看守的陪同下，朝大门的方向走去，他的手里提着他的行李。瞿皓明看见了他，跑到了相隔的铁丝网跟前。隔着铁丝网，李天纲站下来告诉瞿皓明他被释放了。瞿皓明有些吃惊地看着他。李天纲安慰说向处长说了，他也很快就没事儿了。瞿皓明这才渐渐恢复了常态，笑了笑。看守在催促，李天纲欲言又止地走了，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充满了一种担忧。不过瞿皓明没有感觉出来，还在笑着跟他挥手告别，然后继续跑步了。

城市角落的一个破烂的居民区，一个破烂的小院子里，韩苓正坐在小板凳上低头洗衣服。她听见了脚步声，漫不经心地抬起头来，顿时惊呆了。

李天纲依然穿着监狱里那一身肮脏的衣服，手里提着行李，有些木然地站在院子门口。韩苓立即跑了过去，一头扑到了他的怀里哭了起来。李天纲正想扔掉手里的行李抱住她，却看见院子里另一家的门缝里露出了半个女人的脸，正在看着他们。

韩苓早被那双女人的眼睛监视得习以为常了，她接过李天纲手里的行李，拉住他的手朝屋子里走去。在他们身后，那个女人的脸消失了，那扇门也关上了。

低矮的屋子里光线相当暗，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户。屋里也非常简陋，两把破竹椅子，一张破旧的大床，床上几根竹竿上挂着黑乎乎的蚊帐。

韩苓把李天纲紧紧地拥抱着，喃喃地："他们总算放你出来了！"

李天纲搂住她，眼睛却四下打量着这间破屋子："怎么住在这儿？"

"哪儿有钱租更好的房子呀？就这样还欠着房东的钱呢！"

"你不是说已经在一个幼儿园上班了吗？"

"我是怕你在里面为我担心才那么说的，你以为是真的呀！"

李天纲看着韩苓打好了一盆洗脸水，一边洗脸一边问："那政府没给你安排工作？"

韩苓在他身边看着："因为爸爸的原因，他们是给我在幼儿园安排了工作，但是又让我先不用去上班。他们说还是等把你的问题搞清楚了再上班比较好。"

"政府已经对我有结论了，把我放出来了，那你就应该能去上班了吧？"

"应该是吧。我明天就去找他们。"

"我也有工作了。政府在粮食局给我安排了工作。等我们有钱了，就换个地方住，找个好点儿的房子。"

韩苓眼圈突然一红，用力点点头，接着问道："瞿皓明也出来了？"

李天纲摇摇头。

韩苓奇怪地："为什么？不是连你都放了吗！"

"不知道。那是他们共产党自己内部的事情了，我不好问，也搞不明白。我可是一直在帮瞿皓明说好话。他们问我瞿皓明的情况，我是把想得起来的什么事情都说了，就是为了证明他的确是共产党的人。"韩苓却说："你说多了未必就是好事。你又不是共产党。"李天纲看着她，竟然微微点点头，察觉到也许自己是说得太多了，突然问："有叶玉瑶的消息吗？"

"没有。也许她还在老家吧。"

二野留守处里，那个接待过向德福的军官正在送叶玉瑶出来，叶玉瑶不断打量着这个她非常熟悉的院子。军官态度很好地解释着："解放以后这里就被军队和政府接管了，对于你们家来说……"叶玉瑶赶紧说："不是我的家。"军官笑了一下："对对，你也是受苦人，嫁到这里来也完全是身不由己的事情。对于那个周家来说，这些房子就算是没收了，这毕竟是他们过去欺压和剥削人民群众，才弄到手里的房产，也应该归还给人民了。"

"我知道应该没收，我只是想能不能给我一小间，让我有个住处。我也是受他们家欺负的人呀。"

军官显然觉得叶玉瑶这话有些问题，但也懒得纠缠了，只是看了她一眼。"这里是部队的了，不可能让老百姓住进来。何况你毕竟也是……我看你还是找找当地政府吧，把你的情况跟他们反映一下。

这时，向德福走了进来，迎面看见军官送叶玉瑶出来。那个军官似乎急于摆脱叶玉瑶，便草草和叶玉瑶告别，朝着向德福走过去。向德福看了叶玉瑶一眼，这个风姿动人，却又一脸忧戚的女人给他留下了印象。叶玉瑶低眉垂首地走了出去。军官告诉向德福，部队那边已经证实确实有杨剑锋这个人，他是二野川南情报站的负责人。多年来他的工作非常出色，为军队提供大量很有价值的情报。他和他的情报小组对这个城市的和平解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向德福急切地想知道那个在敌人92军内部的情报人员是否可以确定。

军官摇头了："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了。至于92军里面的人，他和杨剑锋是单线联系，除了杨剑锋本人，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难道司令部里负责情报工作的首长也不知道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说的这些，就是部队所给的全部答复。"

"我能和这个杨剑锋见一面吗？"

"岷水解放前几天，他已经奉命调到北京去了，他到北京肯定也是从事情报工作，说不定一切仍然是保密的。找到他恐怕不容易。"军官见向德福急切的样子笑了："事

情有那么严重吗？你到底要想证实什么？”

“那个在92军内部的情报员情况很复杂，解放前夕，从那里送出来的错误情报，直接导致了我们部队的很大伤亡；而且，还涉及被捕的地下党被杀害的事情。”

“因为这个情报员？”

“现在说不清楚。那时候92军里面既有我们的情报员，也有军统特务，一些事情很混乱，我就是想把它们搞清楚。既不能冤枉了自己人，更不能让军统的人鱼目混珠。只要找到杨剑锋，一切事情都清楚了。”

军官大概觉得情况是有些严重：“好吧。我尽量帮你找到杨剑锋的联系地址。”

晚上，韩苓和李天纲已经睡觉了。忽然，有人在外面敲门，那声音很小，明明是在敲门，却又像是怕把人吵醒了似的，显得很犹豫。韩苓醒了，她听了听，轻轻推了推李天纲。李天纲大概很久没有睡过踏实觉了，没有反应。

韩苓着急地叫醒了他：“天纲！天纲！”

李天纲这才睁开了眼睛，听见了敲门声，低声问：“谁？”

外面响起一个女人犹犹豫豫的声音：“韩苓住在这儿吗？”

韩苓听见声音惊讶地对李天纲说：“是叶玉瑶？”

李天纲打开了房门，真的是叶玉瑶。韩苓点起了一盏煤油灯来到门口。飘忽的灯光下，他们看见疲惫的叶玉瑶正在对着他们无力地微笑，眼睛里却闪着一种欣喜的光亮。“总算找到你们了。”

韩苓急忙把她拉了进屋，高兴地问：“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我找遍了全城。”叶玉瑶显然是饿坏了，大口吃着韩苓递给她的半个馒头，她从李天纲那儿得知瞿皓明还没出来，相当着急：“我能去看看瞿皓明吗？”

李天纲说：“应该可以吧，如果你说自己是他的家属。”

叶玉瑶犹豫地不吭声了。

韩苓却对李天纲说：“不是家属就不能见了？你陪她一起去，总能见得着的。”

3

第二天，监狱里那个和家属见面的大房间里。这次里面没有别的人，只有瞿皓明和李天纲、叶玉瑶，隔着桌子坐在那里。离他们远远的地方，一个监狱的看守站在那里。叶玉瑶眼泪汪汪地看着瞿皓明，说不出话来。李天纲也默默地坐在一边。瞿皓明却笑着问了下两人的近况。这时候，一个管理员走到他们跟前：“瞿皓明，见面结束了。公安局的向处长要见你。”瞿皓明看了李天纲一眼，高兴地说：“看来我在这儿待到

头了。”李天纲陪着叶玉瑶从那个房间里出来，在外面的通道里碰上了迎面走来的向德福。向德福看着他们，注意到了叶玉瑶。

李天纲有些讨好地招呼着：“向处长。”向德福点点头，目光却在叶玉瑶身上。等他们迎面走过以后，他突然转身叫住了李天纲询问起叶玉瑶的身份：“她是谁？”

“是瞿皓明的老乡，跟我来一起看看他，刚从乡下来的。”

向德福的口气突然变得冷冷地，“哼”了一声，似笑非笑地：“刚出去两天，就跟我耍起心眼儿来了？”李天纲有些害怕了：“她真是从乡下来的，不过以前在戏班子里唱过戏。”

“还有呢？”

李天纲犹豫地：“后来，两年前城防司令部的周司令把她抢去做了姨太太，也是个受苦的人。”向德福敏感地：“过去是瞿皓明的相好？”李天纲含糊其辞地：“相好倒说不上。”

向德福已经不在乎李天纲怎么回答了，冷笑了一下：“这个瞿皓明真还是个人物啊。”

向德福那天晚上和李天纲谈话的那个办公室里，向德福背对光线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对面的瞿皓明。瞿皓明坐在凳子上，向德福的脸色很冷漠，完全不像那天对待李天纲那样。他看着瞿皓明，半天不说话。瞿皓明脸上本来的微笑渐渐消失了，和他对视着。

向德福没有表情地说：“我们在对你的调查中，有几个问题需要你作出说明。”

瞿皓明平静地点点头。

“第一个，解放前夕，92军军火运输车队的情报是你送出来的吗？”

“对。”

“但是你的情报让我们的人反而中了敌人的埋伏，二十几个战士在那次战斗中牺牲了。”

“那不是情报的问题，而是传递情报的地下交通员被捕叛变了，才让敌人搞了个将计就计。”

“敌人将计就计？你为什么不及时采取措施阻止敌人的计划？”

瞿皓明轻蔑地笑了一下：“阻止敌人的计划？你在开玩笑吧？你以为92军是我们自己的部队？或者我是军长？我当时立即把情况报告给地下情报站了。”

“那为什么我们还中了埋伏？谁能证明你提前示警了？”

“同志，这是秘密情报工作，我要能留下可以向你证明的东西，那我也就活不到今天了。不过，我说的这些你可以从杨剑锋那里得到答案的。”

向德福看着他：“第二个问题。你曾经秘密杀害了一个叫王向东的地下交通员。”

“对，他就是那个叛变的人。”

“还有一个姓许的人也是你杀的？”

“他是军统特务。”

“可据说也是地下党的人？”

“这你可以问问92军军部的任何人，他们都会告诉你，那是个军统特务。”

向德福讥讽地：“我要问他们你是什么人，他们也会告诉我你是92军情报处的副处长，是韩庆东手下的红人。那天到底是谁放走了张山？”

“当然是我！他是我和杨剑锋之间的秘密联络员，这些情况我告诉过你。”

“但我了解到的情况，是那个姓许的人，还有一个叫戴佑才的一起放走了张山，而你才为此开枪打死了姓许的。”

瞿皓明吃惊了：“这是李天纲告诉你的？”

“不是你说的吗？”

瞿皓明笑了：“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跟他说呢？像今天这样坦白？”

向德福冷冷地看着他：“你严肃一点儿！你回答我的问题！”瞿皓明突然愤怒了，猛地一下站起来：“我不想再回答你这些愚蠢的问题！我能告诉你的是，你所问的这一切对于我们从事情报工作的人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我不知道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情报工作，然后再来跟我说话！”向德福对于他的突然变化有些傻了，随即也恼怒起来：“我不管你什么情报不情报的，我的工作是要把你的问题调查清楚！你必须配合，除非你不想从这儿出去了！”瞿皓明冷笑道：“我能不能出去这可不是你说了算的！我拒绝再和你这种人交谈，你或者把杨剑锋找来跟我见面，或者你也可以去他那里，让他来回答你那些愚蠢的问题！”向德福突然怪异地笑了：“他已经不在了。他离开这里就调到北京去了，但是，他已经在一个月前执行任务时牺牲了。”瞿皓明听到这样的消息，简直无法掩饰内心的震惊和绝望，愣住了。向德福这时候有些平静了：“现在你应该明白了，你的问题就是这么复杂。不过，我们现在了解到杨剑锋的妻子丁雨岚，她现在在成都的公安局工作，我们也正在和她联系，但愿她能证明你的身份。好吧，现在还有第三个问题。你和那个城防司令周明仁的姨太太到底是什么关系？”

瞿皓明再次瞪大了眼睛，忍不住看着向德福，骂了一句：“去你妈的！”

城里一个破烂的贫民区，这里的情况比韩苓现在住的那一片还要肮脏、破败。韩苓沿着满地都是泥泞的路面走着，四下寻找着。她从一个院子门前走过，看见了里面一个蹲在门前择着一堆烂韭菜的女人，那个女人也正好抬起头来，她惊讶地发现那就是她要找的叶玉瑶。

韩苓连忙走进院子，惊讶地看着几乎有些蓬头垢面的叶玉瑶：“你怎么变成这个样

子了？”叶玉瑶对她做了个“小声点儿”的手势：“这里的人都是这样儿。我要像你这样，在这儿就待不下去了。”韩苓告诉叶玉瑶因为她的成分问题没有帮她找到工作，两个苦命的女人互相怜惜着聊了一会儿，韩苓留下点钱走了。叶玉瑶端起盆子，去院子深处，一地泥泞的水管处排队洗菜。轮到叶玉瑶的时候，水管里的水却越来越小，很快就没有了。这时候她的盆子里几乎还没有水呢。叶玉瑶看着不再流水的自来水管，突然两行眼泪夺眶而出。她狠狠地把盆子和里面的韭菜扔到了地上，蹲在地上抽泣着。

4

一个晚上，郊外的一座跨度并不太大的钢架大桥，大桥下的河面黑乎乎地，反射着几点岸上的光亮。大桥四周是宽阔平展的田野，视野很开阔。虽然是深夜，但是要有人隐蔽、潜伏之类仍然有很大难度。一条铁路穿过田野，横跨大桥。两端的桥头上，都有持枪来回巡查的人影。大桥一侧，离桥头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铁路道班的铁皮小屋，从里面透出灯光。

向德福和两个公安战士在椅子上打盹。还有一个穿制服的铁路工人，他正在就着一把花生喝酒。一盏铁路上的信号灯放在他的脚下。屋子外面，两个持枪的战士的身影闪过。

铁路工人有意无意地看了看，继续喝酒。远处传来了汽笛声，向德福睁开了眼睛，他看看表，都两点过了。铁路工人笑了笑：“再过会儿天就亮了，一夜平安无事。你们也够辛苦的，来喝点儿酒？”说着，他往一个碗里倒上酒，推到向德福面前。

向德福拒绝地看着他：“你也别喝了。上班时间喝酒是违反纪律的。”他站起来，走了出去。

铁路工人跟着向德福站在铁轨边上，手里提着信号灯，前面已经可以看见火车车头的强烈灯光。这趟361次货车开了过来，轰隆、轰隆地驶上大桥，整个大桥发出了微微的战抖。

向德福在大声向战士询问，一个战士对他做了个一切正常的手势。铁路工人在路边朝列车晃动信号灯。

正在跨越大桥的列车上。一节盖着篷布的车厢里，露出了两个人影，他们掀开篷布从里面钻出来，趁着夜色跳下了火车，迅速隐藏在路基下面。然后从各自的背包里取出了炸药包。

向德福他们毫无察觉地看着列车从面前一掠而过。

铁路工人殷勤地招呼他们回去喝酒。向德福却叫上一个战士去桥那头看看，他突然隐约发现了大桥中间部分的路基下面有人影晃动，他立即感到情况不妙，一边用左手掏

出手枪一边大声喊着："桥上有人！"战士们一听立即跑了过来。

从列车上跳下来的那两个特务正在将炸药包固定在大桥的横梁上，看见有人朝这边跑来，动作便更加慌乱起来。突然铁路工人扔掉了信号灯，从腰里拔出一支手枪，对着向德福他们的身后开枪了。

跑在后面的一个战士应声倒下。背后受到攻击的向德福大吃一惊，他回头看了一眼，大声喊道："抓住他！"自己继续带着一个战士跑向大桥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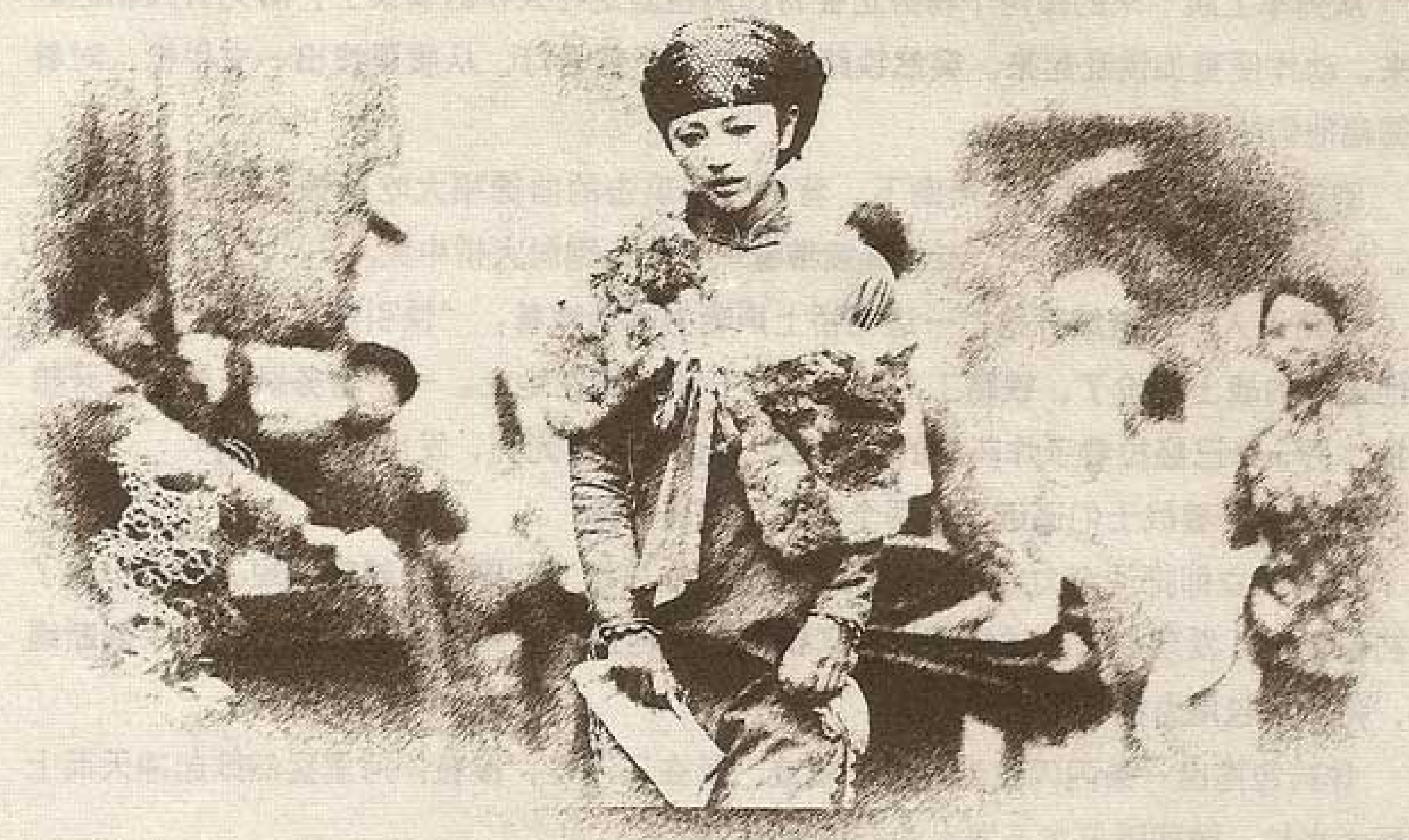
铁路工人一边继续开枪，一边朝桥上声嘶力竭地喊着："快引爆炸药！"两个转身朝他逼近的战士开枪了，铁路工人腿上中了一枪，倒在地上。一个特务趴在路基上开枪掩护，另一个已经拉着了炸药包的导火索。导火索闪着光亮，发出嘶嘶的响声。

向德福带着战士们逼近了，两个特务迅速被击毙。

向德福立即把注意力放在那个就要爆炸的炸药包上，导火索越来越短。他终于到了炸药包跟前，发现炸药包被绳子绑在了钢梁上，他迅速从身上拔出匕首，用左手割断绳子，将炸药包用力扔下了大桥。

炸药包拖出一条闪闪发光的弧形轨迹，落在了河里，接着，河里猛然掀起冲天而上的巨大水柱，随即听见水下发出的一声巨响。

向德福瞪着两只惊魂未定的眼睛，看着大桥下面的河水在爆炸以后渐渐平息下来。



10

披荆斩棘

1

白天，向德福和一个公安人员坐在公安局的审讯室内的桌子后面，那个以铁路工人的身份潜伏下来的特务坐在他们的对面。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谁指挥你的？”

特务犹豫一下：“我是军统的人，在解放前夕奉命潜伏的，是，是罗明让我跟着他干。他是军统在这儿的负责人，表面上是92军军长韩庆东的副官。当时，这个城市已经被共军……被你们围了快一个月了，罗明让我跟他一起停止活动潜伏下来，等待国军的反攻。”

向德福冷笑：“还反攻呢，你们的老蒋都跑到台湾去了。这个罗明，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我只是从固定的地点接受他的指令。”

向德福想了想：“你把知道的情况，统统坦白出来！比如，谁和你联络，是谁把罗明的命令告诉你的？”

“有人把命令放在指定的地点，由我去取，我也不知道是谁放的。”

向德福看了一阵特务，然后对另一个人交代：“今天先到这儿。你出去吧，我有一些其他问题想问问他，和案件无关。”审讯员把审讯笔记合上，走了出去。

向德福随即道：“好吧，说说你所知道的92军的情况。”

结果特务只知道瞿皓明是92军情报处的副处长，并不是军统的人，对于戴佑才和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知，并坦白道，只有罗明最清楚。向德福沉默了，他掏出香烟，慢慢地点燃一支吸着，看着对面的特务，显然特务的回答让他有些忧心忡忡。

城里一条街道的尽头。一家粮站的大门旁边有一个低矮的门房，从门口看过去，可以看到粮站的仓库，和晾晒在仓库外面的粮食。叶玉瑶坐在门房里的一根长凳上，情绪低落地看着仓库那边。她本是来找李天纲的，可惜被门房老头告知他刚好出去了。她只有起身离开粮站大门走了，老头看着叶玉瑶的背影，轻轻摇了摇头。

李天纲手里拎着一个布包，从一条清静的小街走过来。他转过街口，突然停了下来。街边上，有一个卖糖饼的游动摊子。两个放学回家的孩子正在摊子前面，兴奋转动着一个转盘上的竹片。摊子的主人居然是戴佑才。他正在用勺子给孩子做糖饼。李天纲认出了他，连忙靠在屋檐下面，暗中观察。戴佑才做完一个糖饼，抬起头来，看了看李天纲所在的方向。但那时李天纲已经转过了身，朝另外一个方向走了，戴佑才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

叶玉瑶的房间在这个破烂院子的最深处，低矮的房间内，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张床，两只破竹椅子，一张破破烂烂的方桌。一盏昏黄的电灯悬在黑乎乎的、完全裸露的房梁上，给房间投下一圈朦胧的光亮。叶玉瑶打开房门，吃惊地看见李天纲站在门外。

李天纲问起了今天她到粮站找他的事，并坦言自己其实在粮站，他解释说："我不敢在单位上见你，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对不住你了。"叶玉瑶苦笑，李天纲坐下来告诉她："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好像很多事儿都搅到一块儿了。皓明在里边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肯定是因为有什么问题没说清楚。如果你，或者我再被牵扯进去，恐怕他就更没法儿澄清自己了。"叶玉瑶愣了："你是说，我也会对皓明有影响？"

"我不愿意这样想，但这可能也是一个因素啊。你听说昨晚上铁路桥那儿发生的事儿了吗？"

"听人说了。难道真有特务在搞破坏？"

"所以我才说情况越来越复杂……刚才在来你这儿的路上，我碰见了一个人。这人原来是军统的，在我们军部，临解放的时候跑了。我想他现在之所以还在城里，一定是潜伏下来的特务。这个人皓明也认识，曾经是他的死对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昨天晚上炸铁路桥的事情，一定和这个家伙有关。这个人叫戴佑才，现在也可能不再用这个名字了。"

"那，你打算报告公安局？"

李天纲摇了摇头："我担心如果我把戴佑才的事情跟公安局说了，会不会让皓明的事情更复杂。"

叶玉瑶不解地："为什么？"

李天纲叹了口气："你别问了，跟你也说不明白。"

叶玉瑶的眼圈又红了："难道瞿皓明真的不会放出来了？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李天纲安慰她："你别这样，总会有办法的。唉，其实当初我就劝过皓明，让他不要那么计较自己共产党的身份，先作为起义人员出来再说。可他不听，非要咬定自己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不可，结果呢，反而弄得自己脱不了身，倔得像块石头。说句不好听

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2

清晨，向德福从公安局的大门口传达室收到一封信，那上面的寄信人位置上写着“成都市公安局 丁雨岚缄”的字样。

监狱的那个办公室里，向德福这次没有坐在瞿皓明对面，而是坐在了办公桌的一侧。瞿皓明仍然坐在那张长椅子上，侧对着向德福。两人的表情都有些僵硬。向德福问起丁雨岚，瞿皓明坦言，他只知道她是杨剑锋的妻子，也是他的助手，但从来没和她见过面。向德福的语气里多少有些讥讽的意思：“这又是因为你们的情报工作原则？”瞿皓明也不示弱，加重语气说：“我们是在谈论我们党的情报工作原则，向德福同志。”向德福无奈地缓和了一下：“这我知道。丁雨岚在信里说明，她知道这个打入92军军部的情报员，也知道‘木匠’这个代号。不过，因为‘木匠’只和杨剑锋单线联系，所以她无法证实你就是那个‘木匠’。另外，她也知道那个张山是杨剑锋和‘木匠’之间的交通员。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找过张山，没找到。因为当年情报小组的同志都牺牲了，包括那个王向东，所以没人知道他的下落。当然，如果杨剑锋还在，本来也不是问题。”

“部队的档案里应该有张山的相关材料。”

向德福摇摇头：“没有。”

瞿皓明有些绝望地沉默了。

向德福点燃了一支香烟。瞿皓明也开口找他要了一支，他点燃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提出要见丁雨岚。

“没有这个必要吧？她这封信里把她知道的情况都说了。”

“杨剑锋牺牲了，但丁雨岚作为他的助手和爱人，应该是一个间接证明人。我们可以和她当面谈，回忆当时的一些细节和过程，并记录在案。这也能证明我的说法。”

瞿皓明请求组织上再给他一次机会。向德福看着瞿皓明，没有回答。

李天纲和韩苓两人准备出门上班，韩苓把两个馒头放进李天纲的布包，李天纲还在急急地喝着稀饭。韩苓建议李天纲请假再去找一找公安局的领导同志。李天纲看着她：“为什么？为了戴佑才的事？我说过了，在这时候去说这事儿，肯定是乱上添乱……”

韩苓打断了他：“不是说这事儿，而是为了瞿皓明。我觉得老这样拖下去，肯定也不是个办法。”

“我去找领导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啊。我不是已经说过几次了吗。”

“你再去说明一下情况，请他们抓紧时间把情况落实了。不要管他是不是共产党，先让瞿皓明出来才行，就算是起义人员也行啊。”

李天纲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略有些不满地：“你还真惦记着他。”

韩苓笑了笑：“说什么呢，真是的。”

看见韩苓的眼神，李天纲释然了，夫妻俩又聊了几句，李天纲接过布包：“好吧，我再试试。”

早上，探监用的大房间内，没有其他人，只有叶玉瑶和瞿皓明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桌子两边。瞿皓明责怪她不该来看他，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复杂，自己现在这样儿不明不白的，会牵连到她，日子会更难过。叶玉瑶坚决地说：“不管你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等着你。不管你什么时候出来，我一辈子都等着你！”瞿皓明有些感动了，安慰了她几句并告诉她，他已经向组织上提出要求了，去省城找一个叫丁雨岚的，就是隆盛街裁缝铺那个杨裁缝的妻子，也许，她能证明自己的身份。

叶玉瑶沉默了一下，她压低了声音：“那天，李天纲说他在街上见到一个人，原来也是你们军部的，叫戴佑才，他说这个人很可能是潜伏下来的特务，但他好像不愿意报告公安局，怕给你惹上更多的麻烦。”

瞿皓明却说：“如果找到他，我的问题就更能说清楚了。而且，很可能还可以带出这里的整个地下特务组织。”

“我能帮你做什么？”

瞿皓明想了想：“你不要管这件事儿了，让我再想想。”

这时探监时间到了，看守朝两人这边走了过来。

瞿皓明连忙说：“你走吧，听我的话，不要再来这儿了。记住，也不要过多地去找李天纲，别给他添什么麻烦。”叶玉瑶含着泪没说话，也没点头。

下午，下班的时候。李天纲在公安局大门外徘徊，看着下班的人从大门里出来。终于，他似乎下定了决心，走向了传达室。

李天纲恭恭敬敬地坐在顾顺祥办公室的椅子上，顾顺祥在桌子上收拾着自己的东西：“这么说，你也知道丁雨岚这个人？”

“解放前我在隆盛街的裁缝铺见过她，不过并不知道她也是地下情报站的人，也不知道裁缝铺就是情报站。后来听瞿皓明说起，才知道她是杨剑锋的助手。所以，我觉得丁雨岚同志应该可以证明瞿皓明的身份，希望局长能给瞿皓明一次机会。毕竟一转眼他已经被关了快一年了。”

“关于旧人员的遗留问题，一直是政治处的向德福同志在负责，工作也有一些进展，要不然，你大概也不会那么快地落实政策，对吧？”

“我明白。只是，我觉得……当然我无法证明瞿皓明就是解放军的情报人员，但起码，他在92军起义投诚的事情上立了大功，组织上一定也了解这一点。所以，如果丁雨岚能证明瞿皓明的情况，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呢？也许，他们一见面，瞿皓明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顾顺祥笑着：“你为什么对瞿皓明的事情这么热心？“

李天纲连忙解释：“我很感激党和政府给了我第二次做人的机会。因为我坚信瞿皓明是共产党的人，所以我觉得党和政府也应该给他落实政策，不要埋没了他的历史功绩，也给他一个继续为革命作贡献的机会。”

“还因为你们是多年的朋友？”

李天纲有些犹豫：“也算是吧。”

顾顺祥的态度很友好：“你别紧张。说实话，我还挺赞赏你们之间的这种朋友关系。好吧，我安排一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成都那边。但愿能像你说的，这种办法能让瞿皓明的问题迎刃而解。”

一个公安人员和坐在顾顺祥对面的向德福点头招呼了一下，拿着一沓顾顺祥签了字的材料离开了办公室。向德福和顾顺祥说到了瞿皓明的事，他略有牢骚地：“不就是一个瞿皓明的身份问题吗，局长还真那么重视？”

顾顺祥严肃起来：“向德福，你接触这件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瞿皓明真是我们的同志，他作出的贡献就非同小可。别忘了，过去我们在国统区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说句有点儿出格的话，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斗和牺牲，新中国的成立还得推后几年都说不准。这难道仅仅是一个身份问题？我们是在面对我们自己同志的政治生命问题，是在讨论一个战友的历史功绩和政治前途。”

向德福无奈之下只有应承下来，但他怀疑瞿皓明万一是军统的人，于是要求多带一个人一起去。顾顺祥笑了：“瞿皓明要真是军统的人，当年他还会老老实实地和那些起义人员待在一起，等着我们去抓他？说不定早就跟那个什么罗副官一起，转入地下了。”

3

几天之后的下午，成都火车站的月台。瞿皓明和向德福坐上了成都公安局派来的一辆吉普车。在一栋小楼的二楼上，向德福和瞿皓明在那个来接站的公安人员带领下，走进了市公安局的会客室。

已经等在那里的丁雨岚立即站了起来，和向德福握手，突然有些疑惑：“向处长，

我们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吧？”

向德福有些茫然：“是吗？”

丁雨岚看着瞿皓明，主动地走到瞿皓明面前，和他握手：“你好。”

瞿皓明有点激动地和丁雨岚握手：“你好，终于见到你了。”

丁雨岚吩咐同事向顾局长汇报一声，随即转入正题。瞿皓明有些激动地叙述着，丁雨岚和向德福都在笔记本上不时地记下一些什么。“……我和杨剑锋同志约定，不到万不得已，不使用华兴茶馆的那个‘9’号椅子。所以，当时我只好通过城防司令部的刘杰，向杨剑锋发出了‘古董是假货’的警告。至于他用什么方法转告了杨剑锋同志，我就不知道了。这句暗语，也是我们事先约定的，一旦情报出现了问题，就用这句话来传递消息。”

丁雨岚点点头：“我们收到了消息后，剑锋就知道是‘木匠’发现敌人反用了这次情报。因为时间紧迫，我们的交通线路又已经被敌人破坏，他才决定立即由我把情报送出去。但很可惜，我们在时间上晚了一步，让部队受了损失。”

向德福面无表情地听着。

“后来，我就看见了裁缝铺橱窗里的紫色警告，知道你们也已经发觉情报站可能被盯上了，才决定最后和杨剑锋见一次面，劝他立即和你一起撤离。”

丁雨岚有些给向德福解释的意思：“使用紫色警告信号，是事先约定的，我们也从‘木匠’那儿收到了同样的警告，是通过周司令的姨太太叶玉瑶带过来的。”

“我和杨剑锋同志最后一次接头，是在我们约定的理发店里。”瞿皓明几乎有些沉醉于回忆中了：“当时，你们的儿子也在场，不过他是在理发，不会知道我和他爸爸在谈什么。我想，他应该还能记得我，记得当时的情形。如果我没看错，你们的儿子那时候差不多五岁。”

向德福转头问丁雨岚关于她儿子的情况。丁雨岚有些许伤感地告知，他们从城里撤离以后，因为要跟着部队离开，就把儿子寄养在了一个军属老乡家里，她也一年多没见到儿子了。

瞿皓明继续说：“我和杨剑锋同志当时约定，鉴于当时的形势，我们之间以后的联络，使用华兴茶馆的‘9’号椅子。后来我使用那个联络点传递了一次情报。”丁雨岚点点头：“那份情报我们收到了。本来，剑峰为你准备了一个证明材料，以防不测，材料是密写的。但材料最终没有机会送到那个联络点，我们就撤离了。据护送我们出城的城防司令部的刘参谋说，撤离行动是你的安排？”

瞿皓明点点头：“对。我军对城里的军火库和军需地点的炮击行动结束以后，我还去过那个联络点，放过核实炮击效果的情报。但我后来发现没有人取走那份情报。我当时就已经明白，我们的联系断了。”

向德福冷不丁地插话说，他去华兴茶馆找过那把所谓的“9”号椅子，不过没有找到。

瞿皓明说，由于秘密情报工作的原则，关于他的姓名、身份之类，在所有档案文件中都不会有任何记录，但“木匠”这个代号说不定在什么地方的档案里会有记载。可立即也被向德福否定了。

两个直接证人，张山找不到，杨剑锋牺牲了，大家顿时都不说话了，会客室里出现了有些沉重的静默。

下午，丁雨岚的办公室内，向德福有些激动地和丁雨岚争执着。

丁雨岚冷静下来：“我想起来了，我和剑锋撤离到解放区之后，我在你们团部和你见过面，对吧？当时你好像也很激动？”向德福有些不服气：“那又怎么样？亲眼看着我的战士中了敌人的埋伏，在全国就要解放的时候却牺牲了，我当然要把事情弄清楚！”

“我们是应该把事情弄清楚，但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一个为了革命隐姓埋名的战士的身份！”

向德福突然发了火：“你少来教育我，我同样也在为革命出生入死！”

一辆吉普车在成都的火车站停下。瞿皓明、丁雨岚和向德福从吉普车上下来。丁雨岚客套地和向德福握手告别，接着转向瞿皓明。

瞿皓明说：“丁处长，不管怎样，我都要谢谢你。”

丁雨岚歉疚地：“对不起，我现在只能做这么多了。我可能也很快会调动工作，到你们岷水市那儿去，到时候我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谢谢，我知道了。”瞿皓明情绪低落地朝丁雨岚看看，跟着向德福上了列车。

在夜色中行驶的列车轰鸣着钻进了一个隧道。

瞿皓明躺在卧铺上，突然睁开了眼。他朝四周看了看。向德福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有些昏昏欲睡了。列车的车厢内，所有的乘客都已经睡了。

瞿皓明从卧铺上下来，向德福也警惕地一下站了起来。瞿皓明似乎睡眼惺忪：“我上厕所。”向德福没说话，等着瞿皓明爬下来，然后点燃一支烟，跟着他来到了列车车厢接合部，看着瞿皓明进了厕所，命令：“别锁门！”

瞿皓明没有表情：“好吧。”向德福试着推了门，发现能打开，于是就站在了门的一边等着，使劲抽烟。

穿行在丘陵之中的列车进入了一个转弯，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向德福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有些着急了，他使劲敲了敲厕所的门，大声喊着：“瞿皓明！”

里面没人回答，向德福试图开门，门却从里面锁上了，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下，然后使劲儿用脚踢门：“瞿皓明，快把门打开！”厕所里面还是没有动静。

向德福撞了一下门，没撞开。他连忙掏出手枪，冲到列车员的房间外狠狠地敲门，亮出公安证，命令列车员拿钥匙打开厕所门。厕所门一打开，向德福立即冲了进去，但厕所里已经空无一人，窗户开着。

4

凌晨，叶玉瑶从睡梦中被一个声音吵醒，她惊慌地起身，听了听，没敢开灯，而是拿起枕头边上的一把剪刀，在昏暗中战战兢兢地来到门前："谁呀？"

房门又被轻轻敲了两下，瞿皓明压低了的声音："玉瑶，是我，快开门！"

叶玉瑶连忙把门拉开了一个缝，还没等她看清楚，瞿皓明已经闪身进来，衣衫破烂，脸上还有一丝血迹。叶玉瑶惊慌地插上了门。

随即瞿皓明告诉她，自己是从成都返回的火车上跳车逃跑回来的。

叶玉瑶有些慌乱了："什么？！你见到那个人了吗？你饿了吧？我这儿也没什么东西……我给你做点儿……不，他们很快就会来抓你的，你为什么要逃跑？"

瞿皓明在床上坐下来，疲惫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你别慌。向德福一时半会儿还不可能来这儿。我在你这儿待一会儿就离开，不会有危险的。"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出来了当然好，可你怎么才找得到那个戴佑才呢？而且，公安局的人一定会到处找你。等等，我想想，我还有点儿面条，我这就给你煮面条去……"

等叶玉瑶找出面条转身看时，瞿皓明已经躺在床上，呼呼地睡了。

天色大亮，一缕阳光从狭小的窗户射进叶玉瑶的房间，叶玉瑶坐在一张破椅子上，上半身趴在床上睡着了。也许是被门外的脚步声惊醒，她突然抬起了头，却发现床上的瞿皓明已经不见踪影。

房门突然被撞开了，向德福带着几个公安人员冲了进来："瞿皓明呢？"

叶玉瑶惊恐地看着："我不知道。"

向德福和公安人员立即在房间内搜查起来。

向德福问："瞿皓明到你这儿来过了？"

叶玉瑶手里死死地攥着一块白布："没有，他不是在监狱里吗？"

"你要弄明白了，瞿皓明逃跑了，这可是罪加一等的事情！你如果知情不报，也会受连累，你一定要说实话。"

叶玉瑶竭力控制着自己，干脆把那块白布当做擦桌布一样，在桌子上擦起来："我真的不知道，我还以为他在监狱里呢。"

向德福气呼呼地威胁了她两句，拿出一个纸条，在上面匆匆写下公安局的电话：

“要是瞿皓明来找你，就打这个电话，找谁都行！”

叶玉瑶接过了纸条：“好的。”

向德福带着公安人员出去了，他们刚一离开，叶玉瑶就几乎瘫了一般，跌坐在椅子上。

下午，粮站仓库前面，停着一辆大卡车。几个工人头上罩着布袋，扛着一袋一袋的粮食从车上的踏板上下来，进入仓库。李天纲站在仓库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本子，记录着粮袋的数量，口里报着数字。

一个工人扛着口袋走到了李天纲身边，李天纲记下一笔，大声喊着：“24！”

工人把罩在头上的布袋微微掀起，竟然是瞿皓明，李天纲愣了。

瞿皓明压低了声音：“我要和你谈谈！下班后别走，我在这儿等你。”李天纲点点头。

瞿皓明把布袋拉下遮住了自己的脸，扛着粮食进了仓库。另一个工人扛着粮食走到了李天纲跟前，李天纲还在发愣。等了一下，他才发现工人站在自己身边，连忙喊：“25！”

下班之后，瞿皓明和李天纲坐在仓库的一个角落，一大堆粮食口袋的后面，瞿皓明正狼吞虎咽地吃着李天纲带给他的馒头，又用茶缸大口喝着水。李天纲担心地：“你疯了。你这样做，不是更让自己说不清了？”

“我不管怎么说，向德福都不相信，除非我找到一个直接的证人或者证据。我是没有办法才决定这样做的，我必须找到戴佑才！你那次在街上看见他以后，就真没再见过他？”

“没有。不过，我想他一定还在城里活动。”

“他一定是和罗明在一起，他参与了那次枪毙行动，我打死王向东和那个姓许的，放走张山，他是整个过程的唯一见证人，我必须找到他。”

“即便你找到了戴佑才，向德福未必就会相信他的说法，丁雨岚的话都不管用，更别说戴佑才这样的军统的特务了。”

“起码戴佑才可以告诉我张山的老家在哪儿，我知道他们是同乡。找到张山是我唯一的希望了！”

李天纲点点头：“我可以尽量帮你找他。不过，你是从公安局那儿逃跑的，如果公安局的人已经盯上了戴佑才，最后却又发现和你搅在一起，恐怕你就是有一千张嘴，都很难解释清楚了。”

瞿皓明咬咬牙：“反正我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余地，还不如干脆破釜沉舟，不找到戴佑才，我绝不回去自首！”李天纲想了想：“你刚才也说过，戴佑才一定跟罗明是一伙儿的。如果我们找到戴佑才，也就有可能把罗明一起给牵出来，那么也就差不多能破获

整个潜伏的特务组织了。”

“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将功补过？”

“你从向德福的眼皮底下跑掉了，你认为他饶得了你？”

瞿皓明沉吟了一阵，才坚定而缓慢地：“也许那是最完满的结果，但我首先得找到戴佑才这个混蛋！”

11

峰回路转

1

瞿皓明戴着一顶草帽，尽量低着头出现在城里的一条僻静街道上，眼睛四下观察，却极力回避着那些来往行人的目光。街道深处，一个看上去里面住户很多的大杂院外面，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围在一个倒糖饼的小摊旁边，打打闹闹地凑热闹。小贩被孩子围在中间，正在熟练地做着一个蝴蝶形状的糖饼。

瞿皓明慢慢朝这边走来，那些跑来跑去的孩子们成了他最好的掩护，他尽量贴着墙根走近一些，想找机会看清楚小摊主人的脸。小贩做好了那个蝴蝶形状的糖饼，拿起来看看，把它插在了小摊旁的稻草把上。瞿皓明就是在这个时候，看清了那张脸，戴佑才。这让瞿皓明又惊又喜，他随即躲进了一个隐蔽处，暗中监视起来。

戴佑才挑着倒糖饼的小摊，一边啃着馒头，一边放心地走到了一家小小的豆腐作坊门前，很有节奏地敲了敲门。豆腐坊的门很快开了一条缝。戴佑才回头看看，挑起担子走了进去，门在他身后立即关上了。瞿皓明看见戴佑才消失在门里以后，坐了下来，看上去已经有些疲惫了，也饿了。他身后是一户人家高高的窗台，那上面挂着一串晾晒的玉米棒子。他抬头看看，从上面抠下一些玉米粒，放进嘴里艰难地嚼起来。这时候，瞿皓明看见豆腐房的门再次开了，戴佑才从里面出来，没带他的糖饼挑子，鬼祟地四下看看，然后走了。瞿皓明悄悄跟上去。

晚上，这座城市显得非常安静。一个临街的院子，院子门口挂着“岷水市物资局”的牌子，里面是一排作为办公室的平房。瞿皓明出现在院门外面的阴影里。他四下看看，然后很轻快地越过矮墙，翻进了院子里。

黑暗中，向德福已经躺在公安局办公室的几张办公桌中间的地板上睡着了。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把他惊醒了，他猛地翻身起来，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喂？”

物资局内的一间办公室里一片黑暗，瞿皓明坐在墙角的地上，他用手捂着话筒，低声说：“向处长，我是瞿皓明。”向德福听到是瞿皓明的声音，他满脸震惊：“瞿皓明！你竟然敢逃跑？还敢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里来？”瞿皓明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到

了潜伏特务戴佑才的线索。向德福有些惊呆了："你说什么？"他这才略为清醒了一点儿："戴佑才？"

"对。他隐藏在城外乡下的一个地方，我现在就可以把详细位置告诉你，你们应该立即逮捕他，抓到他就有可能破获敌人的整个特务组织，而且他也能证明我的身份，告诉你那天到底是谁放走了交通员张山。"

瞿皓明的口气让向德福很生气，他再次大声叫喊起来："瞿皓明，你听着！你说的那个戴佑才抓不抓，什么时候抓，那是我们的事情。你现在能做的就是马上回来投案自首！"

瞿皓明坚决地："既然你们无法确定我的身份，那我就只有自己想办法来证明自己！戴佑才就是一个可以证明我的人，何况他现在还是地下特务组织成员。我把这样一个重要的线索告诉了你，如果你不采取措施立即抓捕他，那么我也可以直接给局长……"

电话那边的向德福听到这样的话，略为平静了一点儿："你听好了，戴佑才那里你不能在我们采取行动之前搞任何动作！我必须当面和你谈谈，否则我无法相信你说的这些情况。"

"那是你自己的判断能力有问题。"瞿皓明显然很失望，猛地挂断了电话。

向德福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话烦躁地"喂"了几声，然后把电话重重地放了回去。

他生气地在房间里来回走着，打开了电灯。然后再次拿起了电话："接线员，立即查一下刚才那个电话是从哪儿打进来的！"

深夜，几辆公安的车辆从物资局外面的道路两头开过来，在物资局院子外面停下，强烈的车灯一下子就把那个院子照得透亮。向德福和公安战士跳下车，用力敲打院门。街道上，还有一队持枪的公安战士跑步过来。

向德福站在院子里，回头看看为他们打开院门的收发室老头儿，对他展开了问讯，而老头一问三不知。这时候，搜查的战士们先后回到了院子里，显然一无所获。

2

白天，向德福和李天纲坐在粮站一个仓库的屋檐下。

向德福心情很烦躁："瞿皓明凭什么说那个戴佑才是地下特务组织的人？甚至跟我说抓到他就能破获整个特务网？我觉得这本身就非常可疑！"

李天纲看看他，很小心地问："你是说瞿皓明可疑？"

"对！如果戴佑才真是潜伏特务，那他怎么就能找到戴佑才？"

“瞿皓明这个人我比你了解，只要是他想要干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到。他有他自己的办法，毕竟他干了那么多年的地下情报工作，这点儿事情难不住他。”

向德福不满地看着李天纲：“他给谁干地下情报工作？这件事情还没有结论呢！”

“就是因为你们还没给他结论，所以他才要想办法找到可以证明自己的人，这里面当然也就包括了戴佑才。所以他一定要找到他。”李天纲观察着向德福的脸色试探地问他：“其实，瞿皓明说得有道理。戴佑才说不定真是一个关键人物，他过去就是军统的人，他如果还在这个城市里，就一定是特务组织的人，不然他还不早就跑得远远的，找个地方躲起来了？”

向德福听着。

李天纲觉得可以继续往下说了：“而且他一直是罗明的心腹，现在应该仍然是罗明手下的重要成员，所以抓到他，真的就有可能找到那个罗明的下落，甚至端掉整个地下特务组织。这一点，瞿皓明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向德福有些默认了。

“所以，现在应该不去管瞿皓明提供戴佑才线索的动机是什么，而是利用瞿皓明提供的线索抓到戴佑才。”

向德福终于开始点头了。

一条街道上，瞿皓明坐在一个角落里，像个流浪汉一样，用草帽遮住脸，蜷缩在墙根下，并没有引起什么人更多的注意。离他不远的地方，戴佑才又在摆摊倒糖饼了。

向德福从外面走进公安局，迎面碰上了正从办公楼里出来的局长顾顺祥。顾顺祥本来要走向停在院子里的吉普车，看见他便站住了，等着向德福过来。

“局长，我正要向你汇报情况。”

顾顺祥却问道：“瞿皓明还没找到？”向德福摇摇头：“他昨天晚上竟然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里来了。”顾顺祥一听笑了起来：“有这种事儿？”向德福虽然对顾顺祥的反应不高兴，但没有表现出来，随即他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作了个汇报。

顾顺祥听完说：“我要先听听你的判断。”

“我刚刚去和那个李天纲谈了谈，了解了一下那个戴佑才的情况。我认为虽然瞿皓明的动机是为了证明他的所谓身份，但是考虑到戴佑才过去一直是军统的人，而且是罗明的亲信，而这个罗明很可能就是整个地下特务组织的负责人，所以我认为应该立即逮捕戴佑才，通过他找到罗明，打掉整个特务网。”

顾顺祥点点头：“我同意你的说法。不过如果逮捕了戴佑才，而戴佑才拒不交代罗明的情况，或者他真的根本就不知道罗明的下落呢？”

“这我倒没想过。”

“没想到可不行。抓了戴佑才就打草惊蛇了，罗明只会隐藏得更深。先把他控制起来，暗中监视跟踪，弄清楚他的活动范围以及他周围的人，通过他掌握更多的特务人员，看看到底哪条线能够把罗明牵扯出来。”

“是。那瞿皓明怎么办？我想继续全力搜捕。”

顾顺祥笑了一下：“我看你先别把工夫花在他的身上了。他早晚会自己回来的。而且他在外面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嘛。”

向德福争辩说：“但是……”

顾顺祥没再听他说下去，转身走向了自己的吉普车。

这时候，办公室里有人隔着窗户在喊向德福接电话！

向德福拿起放在办公桌上的话筒：“喂，我是向德福。”

电话里面传出瞿皓明质问的声音：“你们为什么还不抓戴佑才？”

向德福一听又是瞿皓明，顿时恼火地大声起来：“竟然还敢打电话来？”他的声音引来了办公室里其他人的目光。随后，电话里两人就抓戴佑才和叫瞿皓明回来自首争执起来。

瞿皓明不容置疑地说：“随你怎么说。我最后再说一次，如果你们不立即抓捕戴佑才，那我就只有自己采取行动了。”

向德福急了：“你不许乱来！”并用了解释的口吻：“我们已经开始重视你提供的这条线索了，但是现在还不是抓人的时候，时机不成熟。”

电话里瞿皓明的声音突然显得愤怒起来，他嗓门也提高了：“狗屁的时机不成熟！我早就明白了，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儿！也许在你心里早就认为我不是自己人，而是军统特务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欺人太甚！如果你们不把我当自己人，那我也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所有问题我都能自己解决，我一定会证明我的身份！”

“你别激动，千万别乱来！要是破坏了我们的整体部署，你的事情就更说不清楚了，还会让人怀疑你在给特务通风报信呢！”

电话里的瞿皓明更加激动起来：“放屁！”，他重重地扔下电话。

3

天黑以后，远处郊外黑黝黝的，一间孤零零的低矮草房，月光下，戴佑才一个人沿着田埂上的道路，正在走向那间草房。离草房不远，瞿皓明趴在一片绿油油的麦地里，看着戴佑才回来了。不过，他很快就发现，在戴佑才的身后，远远的有人相当笨拙和缺乏经验地跟踪而至。他的脸上显出了着急和有些愤懑的神情。

当戴佑才接近草房以后，那个在他身后跟踪的人便转身折进了一边的麦地，虽然很小心，但还是让麦地发出了“沙沙”的声响。这个人穿过一片麦地，跳进了一条干涸的沟里。已经带着两个人匍匐在沟里的向德福瞪了他一眼：“怎么搞的？动静那么大！”直到他们看着戴佑才进了那间草房，一切都像是很正常，向德福才松了口气。

瞿皓明趴在田埂上，看见戴佑才进了门。同时他也发现了埋伏在另一处的向德福他们。

向德福的出现，显然让他有些犹豫。

这时候，又一个公安来到了向德福身边，告诉他没有发现瞿皓明。

向德福却说：“大家注意隐蔽，谁也不许乱动。瞿皓明肯定会来的。”

就在这时候，一个人叫了起来：“草房着火了！”

向德福他们抬头一看，只见草房里已经火光闪闪。还没等惊呆的向德福作出反应，大火眼看着蹿上了房顶。顿时，草房已经烈火熊熊。

向德福跳了起来，带着公安们持枪跑向草房。

冲天的大火同样让瞿皓明大吃一惊。他趴在地上没有动，警惕地观察了一下草房周围的地形。当向德福等人跑过去的时候，他悄悄地沿着身后的一条沟渠，踩着齐膝深的渠水，猫腰绕到了向德福他们刚才隐蔽的那条干涸的沟里。 然后他停下来，静静地倾听四下的动静，一脸的警惕和不安，还有焦急。

草房燃烧着，不过很快，随着整个屋顶坍塌下来，溅起一片升腾的火星，大火开始消退了。向德福带头冲了进去。屋子只剩下四周土墙的框架了，向德福指挥公安在火中四处查看，却一无所获，根本没有戴佑才的影子。

那道干涸的沟渠里，瞿皓明观察着那边的向德福他们，他知道戴佑才肯定跑了。他正准备悄然离开，月光下却突然看见离自己不太远的地方，堆放在沟渠边上的一个草垛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接着，他看见戴佑才从草垛里面爬了出来，惊魂未定地跳进了沟渠里。

他立即扑了过去。戴佑才回头看见了他，撒腿就跑。

瞿皓明紧追几步，一下将戴佑才扑倒在地。戴佑才拼命反抗着，两个人无声无息地扭打在一起。火光渐渐减弱了，向德福他们显然对于突然燃起的大火和戴佑才的销声匿迹感到大惑不解，仍然在房屋四周巡查着，没人看见这边正在默默进行的拼死搏斗。

渐渐，瞿皓明显出了体力的衰竭，戴佑才趁机把他压在了身下，膝盖顶住了他的咽喉部位。瞿皓明挣扎着，却无济于事。这时候，他看见戴佑才已经从腿上拔出了一把尖刀，高高举起用力朝他的胸口刺了下来，他使出最后的力量，挣脱出来。落下的刀刃虽然没能刺中要害，却在他的手臂上划出了一条深深的刀痕。剧烈的疼痛让他大叫出来。叫声终于让向德福他们看见了这边的情况，于是他们迅速跑过来。

察觉那些公安来了，戴佑才首先无心恋战，他扔下匕首转身就跑。瞿皓明同样也必

须从这里脱身了，他捂着鲜血流淌的伤口，跑向了另一个方向。浓重的夜色和干涸的沟渠，很好地遮挡了他们各自逃跑的身影。当向德福他们到来的时候，除了地上戴佑才扔下的匕首，他们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向德福拣起地上的匕首，忿忿地：“瞿皓明还是跟到这儿来了！”

公安战士们四下搜索，很快发现了隐藏在草垛中的一个地道洞口。向德福过去看了看，失望和气恼让他说不出话来。

深夜，瞿皓明贴着墙根，一边机警地四下察看，一边匆匆走着。他用一只手捂住胳膊上的伤口，血从他的手指缝里涌出来。无奈之下，他敲开了李天纲家的门。门一开，他就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无力地坐在了地上。

李天纲一面示意韩苓赶紧关门，一边扶着瞿皓明在地上坐下询问他的状况。韩苓关上门以后，急忙从一个破柜子里拿出了绷带和药水之类的东西，蹲在瞿皓明跟前，手忙脚乱地脱下他的衣服，开始处理伤口。瞿皓明已经精疲力尽了，听凭韩苓摆弄，喝下李天纲递给他的水，他把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告诉了他们。韩苓听得满脸后怕，她用绷带缠好了他的伤口，并建议他去医院。瞿皓明苦笑着：“我要敢去医院还来找你们干什么？”看见韩苓去给他弄吃的，他连忙嘱咐：“千万别点火做饭，有个剩馒头什么的就行。”这时，李天纲轻声问瞿皓明：“公安局的人真有你说的那么笨吗？不会是你故意让戴佑才发现被跟踪的吧？”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让他们知道戴佑才已经被惊动了，这样他们就不得不立即把戴佑才抓起来了。我知道向德福他们暂时还不想抓他，计划着放长线钓大鱼。”

韩苓递给他一个馒头，还有一杯开水。瞿皓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没有顾得上跟李天纲说话。

李天纲看着他：“我说得对吧？”

瞿皓明被一口馒头噎得说不出话来，睁大了眼睛使劲摇头，半天才有些生气地回答：“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你知道吗？共产党员绝对不会把个人的利益放在更大的人民利益之上！”

李天纲叹息地摇摇头：“还说你是共产党呢，人家不就是不承认你是共产党的人吗？你要是早听我一句劝，别非说你是共产党，哪儿还有现在这些麻烦事。”

“你不懂，这是个原则问题！”

李天纲劝他主动自首，反正戴佑才已经跑了，很难再找到他。

瞿皓明自信地一笑：“我照样能找到他！”

深夜，叶玉瑶那个狭窄低矮的屋子里已经站了好几个持枪的公安战士。叶玉瑶木然

地坐在床沿上。向德福站在她的面前，眼睛再次四下看看，的确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再次询问道："瞿皓明真的没有来过？"

叶玉瑶轻声回答着："没有。"

向德福带所有人走了。叶玉瑶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见那些人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两行眼泪无声地在脸上流淌起来。

4

早晨，向德福骑着自行车刚进公安局的院子，就看见李天纲朝他走过来。李天纲迎上去，汇报了瞿皓明的情况："他胳膊受伤了，伤得不轻。上我家里来包扎了一下就走了。"

向德福不满地："你为什么不立即报告？"

"那也没用。我当时又不能把他抓起来，你们来得再快他也早走了。"

"我会找到这个混蛋的！"向德福觉得也有道理，便没再使用责备的语气，继续询问昨天晚上的事情："戴佑才的房子怎么会突然着火呢？"

"瞿皓明认为是他自己点着的，为了趁乱脱身。"

向德福摇摇头："我倒认为那把火是瞿皓明放的！这样就能惊动戴佑才，促使他逃跑。"

李天纲却突然笑了，虽然笑得很含蓄："我见到他的时候，也问过他类似的问题。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不会把个人利益放在更大的人民利益之上的。不管在任何时候。"

向德福有些惊讶了。

李天纲坚定地说："我相信他。"

上午，城里那个戴佑才曾经去过的豆腐作坊，门打开着，门口还摆了一个卖豆腐的小摊。一个胖胖的男人坐在豆腐摊后面，一边摇着一把竹扇子，一边懒懒地看着街上。就在他低头用扇子"啪"地一下打死一只苍蝇以后，他感觉到眼前的光亮被一个黑影挡住了。胖子急忙抬头，他看见瞿皓明恶狠狠地站在自己面前。没等胖子说出话来，瞿皓明已经一把揪住他，连推带搡地把他弄进了门里，然后房门关上了。

豆腐坊里，瞿皓明把胖子抵在门上，厉声问："戴佑才在哪儿？"

胖子睁着一双无辜的眼睛，然后使劲儿摇头，怎么也不承认。瞿皓明一扭头就看见了一边戴佑才那个倒糖饼的挑子。他走过去拿起了那个挑子上用来倒糖饼的白色石板，劈头砸在了胖子的头上。

石板碎了，胖子也瘫软地坐在了地上。瞿皓明吼道："快说！"

胖子抬起一双充满恐惧的眼睛看着他，有气无力地："他在磨盘山……"

瞿皓明从豆腐坊里面出来，走在了街道上。就在这时候，前面不远的地方，两个骑着自行车的公安从前面的一个胡同口里拐弯出来，迎着他过来了，他赶紧转身往回走。

那两个公安也看见了他，从后面追了上来："站住！"

瞿皓明转身跑进了一条小巷，很快就消失在人群里。

下午，郊外的磨盘山。山上，树林深处的一个低洼地带，这里显得更加阴森。一个用树枝之类搭起来的"人"形窝棚隐藏在这里，不走到跟前几乎很难辨认出来。瞿皓明一路搜索，轻轻地接近这里。当他发现了那个窝棚的时候，躲到了一棵大树后面，静静地观察了一会儿。窝棚里没有动静。他借着树干的掩护轻轻移动，换了一个角度朝窝棚里观察。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能看见一双一动不动的腿，窝棚里的人像是在睡觉。他尽量放轻脚步，不声不响地开始慢慢接近窝棚。突然，他的脚下踩断了一根干树枝，发出"咔嗒"一声响，这让瞿皓明非常紧张，他停下来。然而窝棚里依然没有反应。他有些疑惑，突然几个大步跑了过去，然后猛地扑进窝棚里，死死地压在了趴在里面的戴佑才身上。但是，戴佑才丝毫没有反应，他预料当中的又一次拼死搏斗并没有发生。

瞿皓明放开戴佑才，把他的身体翻了过来。戴佑才的身体已经僵硬了。他是被一条绳索勒死的，那根绳子依然在他的脖子上。

天黑以后，瞿皓明回到了城里，他再次来到了那个豆腐坊。豆腐坊的门虚掩着，轻轻一推就"吱呀"一声开了。他走进去，里面已经不见人影。他借着外面街道上的路灯灯光，在黑暗的作坊里四处翻找查看，却一无所获。这让他突然愤怒起来，他爆发地把伸手可及的一切都抓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响动，作坊里顿时一片狼藉。发泄完了，他一脸绝望地靠在墙上喘息着。

夜已经深了，叶玉瑶所在的那个破院子里，越发黑暗寂静。只有几只野猫发出怪异的叫声，在街道上追逐乱窜，很快也消失了。一盏晃晃悠悠的煤油灯摆在瞿皓明和叶玉瑶中间的一张破旧的小方桌上。

瞿皓明沉默着，望着飘忽的灯火。叶玉瑶一脸忧伤和关切地看着他，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这声叹息让瞿皓明从沉默中摆脱出来，他对叶玉瑶尽力笑了一下，安慰道："没什么，我会自己回到公安局去，就像他们说的'自首'。"

叶玉瑶轻轻摇头："你要再进去，可能就永远也出不来了。"

瞿皓明苦笑了一下："没有别的办法了。杨剑锋死了，刘杰去了台湾，好不容易找到了戴佑才，本想通过他找到张山的老家，让这个唯一还可能活着的人出来证明我的身份，可是戴佑才也被人杀了。我现在觉得很绝望，恐怕我再怎么坚持，再怎么争辩，他

们也不会相信我是一个共产党的情报员了。"

"那你就更不能再自己走进公安局去啊！你本来就有口难辩了，再加上你是从他们手里逃跑出来的，那个姓向的不会放过你的。"

瞿皓明看着她。叶玉瑶和他对视着，眼睛里充满了温柔和幽怨："我们离开这儿吧，躲到深山老林、天涯海角，我都愿意陪着你。"

瞿皓明还是那样看着她，轻轻摇头："那样子是活不了几天的，别说傻话了。"

叶玉瑶觉得他是嫌弃自己的过去，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伤心地趴在桌子上。

瞿皓明来到了她的身边，轻轻搂住了她："别说了。我现在所要做的一切，和我对你的感情没有关系。你懂吗？我是共产党员，过去那么多年，我出生入死待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就是为了有今天，有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今天。这是我的理想，我不能在理想终于实现的时候，却不能堂堂正正地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我不会逃跑的，永远不会逃跑，哪怕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跑，让自己人枪毙了我我也不跑。因为我要坚持我的理想，我就是死了，也要证明我的身份，证明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叶玉瑶抬起泪眼："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现在就是不能证明你自己呀！"

瞿皓明心里当然明白，现在面临的问题几乎已经是一个死结了，但他还是宽慰着叶玉瑶："会有办法的，我相信自己会有办法的，我也相信党和政府总有一天会帮我把事情搞清楚。"叶玉瑶看见这时候的瞿皓明，眼眶里也已经渐渐湿润了。她伸出双臂，抱住了他，轻柔地说："别说了，别说了。你想怎么做我都听你的，你要是出不来了，我也会在外面等你一辈子的，直到你死了，或者，我死了。"

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叶玉瑶在拥抱中伸出一只手，把桌子上的煤油灯熄灭了。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第一缕阳光还带着微微的猩红，照射进来，洒在叶玉瑶这间破烂的房间里。叶玉瑶醒了，睁开一双已经重新有了光泽的眼睛，带着淡淡的微笑，看着正在桌子上写什么的瞿皓明。

叶玉瑶就那么看着他，充满了令人酸楚的幸福感。瞿皓明把那张纸装进一个信封，来到床边坐下来。叶玉瑶拉住他的一只手，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瞿皓明把信封放在她的身边，信封上写着"成都市公安局 丁雨岚同志亲启"之类。叶玉瑶拿起了那封信。

瞿皓明嘱咐道："我走以后，你就赶紧把这封信寄出去，这是我最后的一点儿希望了。"

叶玉瑶点点头，那种忧伤重新回到了她的眼睛里："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瞿皓明安慰着她："不会太久的。"

"不管多久，我都等着你。"

瞿皓明感激地点点头，把她又一次搂在了怀里。叶玉瑶温顺地一动不动，只有眼泪无声无息地在脸上流着。



12 拔刀相助

1

早上，向德福推着自行车出了公安局大门口，刚拐过大门，就看见墙根儿蹲着的瞿皓明，手臂上还包扎着绷带。他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扔，冲过来就抓住了瞿皓明的领口：“你他妈的跑哪儿去了？我看你是吃了豹子胆！”瞿皓明却相当平静：“我是来找你的，可门卫不让我进去。请你放开我，我既然主动来这儿，就不会再跑了。”向德福这才气哼哼地放开了瞿皓明：“戴佑才呢？混蛋。”瞿皓明却有些自嘲地笑笑：“连门卫都不相信我是来‘自首’的。”向德福紧紧抓住了瞿皓明受伤的手臂：“走！”瞿皓明疼得咧嘴，但没有反抗，无声地跟着向德福往公安局里走去。

向德福把瞿皓明狠狠地推在审讯室里一张凳子上坐下，自己站在他面前：“说吧！”

“戴佑才死了。我找到了他在磨盘山的另外一个隐藏地点，一个窝棚，到那儿就发现戴佑才已经被人勒死了。尸体现在还在那儿，你马上可以派人过去。”

“你怎么找到磨盘山的窝棚的？”

“城里的水井街有一个做豆腐的，那人是戴佑才的同伙。我从他那儿知道的，你也应该立即派人过去看看，那个豆腐作坊肯定是特务的一个接头地点。不管怎么样，戴佑才一定被杀死灭口了。”

向德福看着瞿皓明，点燃了一支香烟：“天底下的事情就那么巧，全让你遇上了？我们公安局那么多人，都没找到潜伏特务的一点儿蛛丝马迹，却都让你给碰上了？”

“戴佑才是军统的人，相当狡猾，你们没有找到他，让他发现了跟踪，是因为你们低估了他的能力。如果我的判断没错，他的死一定跟罗明有关。或者，就是另有隐情。也许戴佑才知道的东西远远超出我的估计，这个人可能还沾上了其他什么麻烦。”

向德福突然爆发了：“你现在跟我胡说八道有什么意义？戴佑才死了，我们上哪儿去找那个罗明？你交给我一个不会说话的尸体，有个屁用啊？瞿皓明，你难道现在还指望我相信你的话？你以为你编了这一串故事就能糊弄我？我跟你说，现在我甚至觉得你跟他们就是一伙儿的！”

瞿皓明平静地看着他：“你没看见我受伤了？我难道会自己给自己一刀？向处长，

你有必要如此大动肝火吗？”

向德福冷笑着：“苦肉计谁没见过。”

“向处长，你应该相信我。请你认真想一想，如果不是自己人，我怎么会主动来找你？怎么会主动打电话和你联系，让你们去抓戴佑才？”

向德福想了想，命他回监狱以后，把他从火车上逃跑之后直到此时此刻的整个过程，仔仔细细地写下来，并询问道：“你到过你那个姘头那儿吗？”

瞿皓明猛地站了起来，把向德福吓了一跳：“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向德福改了口：“我问你到过叶玉瑶家没有。”

瞿皓明依然愤愤地：“没有。”

向德福靠近了瞿皓明，死死盯着他的眼睛：“如果你还想有什么前途，如果你还想那个叶玉瑶能正常地生活下去，我提醒你，你必须老老实实地把问题讲清楚。否则，党和政府不会放过你的。我也绝不会放过你！”说完，他离开了审讯室，在身后把门狠狠地关上。

中午时分，在向德福的指挥下，几个公安在一片狼藉的水井街豆腐作坊内仔细地搜查着。一个公安把一个破木柜子搜了一通，没发现什么。然后，他干脆把柜子拉倒，柜子的背面，有一个用旧报纸糊起来的地方。

向德福看了看，伸手将那张旧报纸撕开，发现里面夹了一张纸片，他把纸片展开，那是一张委任状之类的东西，上面有国民党党徽。

2

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一辆满身是灰尘的吉普车从公安局大门进来，在院子里停下。丁雨岚从车上下来，走进顾顺祥的办公室。

顾顺祥热情地迎上来，和丁雨岚握手。

“顾局长，我这就正式向你报到了。”

一个陪同丁雨岚进来的年轻女公安给坐下来的丁雨岚端来一杯水。

“好好！小朱，这是我们局新来的副局长，丁雨岚同志。”

“丁局长，你好。”小朱说完就出去了。

顾顺祥在丁雨岚对面坐下来：“说实话，我早就向组织上提出过，要一个副手。现在你来了，我可就轻松了很多。解放前你就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对付美蒋特务比我有经验。眼下我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顾局长对我的工作有什么安排？”

顾顺祥笑着建议她先安顿下来，熟悉熟悉城里的情况。

村口，丁雨岚在一个老太太的带领下，朝着几个谷草堆走去。远远地看着谷草堆里有几个嬉戏的孩子，跟在后面的老太太大声喊起来：“三娃子！三娃子，你看谁来了！”

从谷草里钻出来的小京一头的草屑，有些懵懂地看着丁雨岚小跑着过来，却愣愣地站在那儿。

丁雨岚急匆匆地跑到儿子跟前：“小京！小京，是妈妈！我来接你了！”

小京还是呆呆地站着，但眼眶却红了：“……妈妈。”丁雨岚一下抱住了他。

3

一天上午，监狱里探监的大房间内，丁雨岚带着小京坐在瞿皓明的对面，向德福站在一旁。瞿皓明激动地问小京：“你还记得我吗？”小京十分肯定地点头：“记得，爸爸带我去理发，我看见你和爸爸在一起，你们是坐在一个长凳上面的。”

丁雨岚高兴地看了看一边的向德福，向德福的脸上却没有表情。

瞿皓明高兴地：“好孩子！还有呢？”

小京回忆着：“我是从镜子里看见你们的，你还对我笑了。然后，爸爸就带我走了，你还摸了一下我的脸，就坐在我坐的椅子上理发了。我还问爸爸你是谁。爸爸说，你是他的一个好朋友。”

瞿皓明重复道：“我是你爸爸的好朋友。”小京看着他点点头。

丁雨岚疼爱地抚摸着儿子的脸：“小京，你先出去一下，妈妈再跟叔叔说句话，好吗？”

等小京出去之后，丁雨岚走回桌子面前坐下：“瞿皓明，问题很快就会弄清楚的。”

“谢谢你。”

向德福还是冷眼旁观，没说什么。

“你在这儿还有什么亲戚？或者熟人没有？”

瞿皓明犹豫了一下：“没有了。不过，叶玉瑶现在也在城里，她一直在等着我。叶玉瑶你是认识的。”

丁雨岚点点头，问起了叶玉瑶的情况。

瞿皓明尴尬地笑笑：“她是在等我出去，要跟我结婚。我已经答应她了。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很可怜。”

“我回去以后就去找她谈谈，了解一些情况，顺便看能不能帮助她一下。”

“那就太谢谢你了。”

丁雨岚点点头：“你要有信心，要相信组织，你的身份问题一旦弄明白了，组织上会很快给你落实政策的。”

监狱外面，丁雨岚带着小京坐进了吉普车的后座，向德福在前面发动了汽车。

丁雨岚问向德福的意见，向德福认为小京当时年龄太小，证词准确度不高。丁雨岚反驳他，5岁的孩子完全能辨别自己见到的是不是瞿皓明。两人再次争执起来。

向德福说：“我认为，因为你预先确定了瞿皓明就是杨剑锋同志的战友，杨剑锋同志牺牲了，所以你就把对他的怀念，不知不觉地转移到这个战友的身上去了，你的感情多少影响了你的判断。”

丁雨岚又好气又好笑：“你这个人也太固执了，老是一厢情愿地想问题，依我看，你已经钻到牛角尖儿里面去了。我倒有些不明白，你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呢？”

“因为我从事实出发。”

“事实已经摆在这儿了。我可以证明，小京也可以证明，你还要什么样的事实？难道这还不够吗？”

向德福不高兴地嘟哝：“你现在是副局长，你说了算。”

丁雨岚不再说话，轻轻摇了摇头。

下午，叶玉瑶和丁雨岚坐在院子里两个小板凳上。在她们的身边，一根铁丝上晾晒着叶玉瑶的一些衣物，其中就有那件紫色的旗袍。

丁雨岚告诉叶玉瑶瞿皓明的问题很快就能解决，叶玉瑶的眼圈红了。丁雨岚有些感叹地点了下头，然后看了看那件紫色旗袍：“那是解放前夕你做的那件旗袍吗？我进来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

叶玉瑶擦了擦湿润的眼睛：“是，还是杨师傅给我做的。听说，杨师傅已经不在了。”

丁雨岚感伤地沉默了一下，随即建议她将旗袍交给组织，作为物证，帮助证明瞿皓明的身份。

叶玉瑶立即站起身把旗袍从铁丝上取下，递给丁雨岚。

黄昏，丁雨岚牵着儿子的手来到隆盛街的裁缝铺前。她从自己的挎包里找出一把钥匙，费了一阵劲才打开了裁缝铺的门。墙上的挂钟早已经停摆了。丁雨岚手里紧紧拉着儿子，站在房间中央，尘封的记忆被唤起。小京有些无神地看看四周，又看看母亲。丁

雨岚竭力抑制着自己，但还是流下了眼泪。

晚上，韩苓提着一个装着蔬菜的篮子从外面回到家里。她急急走到李天纲身边，神秘地说："叶玉瑶和瞿皓明上床了！"

李天纲惊讶道："什么？你在说些什么啊。"

"真的，叶玉瑶亲口告诉我的！那天晚上瞿皓明去了她家，打算第二天回到公安局去自首，那天晚上然后他们就……叶玉瑶还说，瞿皓明答应跟她结婚。"

李天纲苦笑："这个瞿皓明，简直疯了。"

韩苓看了李天纲一眼："你懂什么！"说完，她把自己手里的蔬菜扔在了灶头上，独自进了里屋。李天纲倒不发火，继续忙着做饭。

4

早上，顾顺祥拿起丁雨岚放在他面前的那件旗袍看着："这就是你说的物证？"

"对，我丈夫曾经亲手为叶玉瑶做了这件旗袍。"

顾顺祥放下了旗袍，笑了笑："你的动作可真快，没来几天，就已经在这个事情上取得了进展。"

"顾局长，我儿子的说法也应该能够证实瞿皓明的身份。那次接头，小京是跟他爸爸一起去的，我负责掩护引开跟踪的特务。虽然我不在场，但他们见面的时间足够长，所以我认为，小京完全可以认识和记住瞿皓明。局长，我觉得现在可以给瞿皓明下结论了。"

顾顺祥想了想："你说的这些情况，包括这件旗袍的存在，都是合乎逻辑的。不过你想过没有，这些说法和这个物证，还并不是直接的证据？"

"我知道。但我可以用自己的党性保证，这些东西已经足够了。顾局长，考虑到地下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和杨剑锋已经牺牲的事实，我认为组织上现在需要的不再是更多的证据，而是决心。"

顾顺祥考虑了一下："我看这样，我初步的想法是瞿皓明的问题基本上已经明确。但是，如果能够找到更直接的证明材料那就更好。过几天我们局里开一个会，正式讨论一下瞿皓明的问题，你看怎么样。"

"那当然太好了。"

上午，丁雨岚敲开了向德福的办公室，本来坐在桌子后面的向德福立即站起身来："丁副局长。"

丁雨岚把自己手里的一封信交给向德福，并告诉他是杨剑锋的一个同事写的，他帮忙回忆了一下杨剑锋和瞿皓明的事情，信里，除了提到“木匠”这个代号，还有另外两个代号。其中一个是杨剑锋用过的。

向德福疑惑道：“那又怎么样呢？二野留守处的同志已经帮助我们查找过所谓的‘木匠’，并没有结果。”

“我建议你就再去二野留守部一趟，按照信上说的这些代号，请他们都查一查，这就比单独找一个‘木匠’的代号更容易找到线索。二野情报处的档案里，总会有些记载的。通过从这些代号之间的关联，有可能找到证明‘木匠’就是瞿皓明的证据。”

向德福不以为然：“为什么要我去？你不是已经接手了吗，还要我干什么？”

丁雨岚看了看向德福：“你好像有情绪？”

向德福忍了忍，终于还是说起来了：“是，我有情绪。你一来，弄得我好像在此之前的努力，都是为了陷害自己的同志似的。”丁雨岚也不高兴了：“向处长，你说话要讲原则。我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意思。你做的工作有成绩，我也当着其他同志的面说过。但这和我们应该达到的目的是两回事。我更没有认为你是要陷害谁。”

“但我的意见你根本听不进去！”

“我当然也仔细考虑过你的意见。你认为现在没有直接证据来证明瞿皓明是我们的情报员，可我问你，难道你有什么直接证据来证明他不是自己的同志？”

向德福还不服输：“他从火车上逃跑，然后跟潜伏特务搅和在一起，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产生更多的怀疑？那个戴佑才的尸体我们最终找到了，可惜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按瞿皓明的说法，当年他放走张山、枪毙王向东，这个戴佑才是见证人，可他为什么要在戴佑才死了之后才到公安局来自首？”

“瞿皓明当初是要求立即抓捕戴佑才的。如果他想让戴佑才死掉，为什么还两次地打电话给你，要你去抓他？留下活口？还有，从水井街的那个豆腐作坊里，你们不是找到了特务的证据吗？瞿皓明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地方，如果他和戴佑才他们是一伙儿的？”

向德福知道自己有些理亏，但还硬撑着：“反正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至于说去找二野的同志了解情况，我已经做过了，我不想再去麻烦别人！

说完，向德福离开了自己的办公桌，把那封信交给丁雨岚，走了。

丁雨岚有些冒火地看着向德福的背影，也没有再说什么。下午，临近下班的时候，她自己去了二野留守处的办公室，拜托曾经接待过向德福的那个军官尽快和上面联系一下，根据新信息，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相关的档案。那军官很友好地应承下来。

丁雨岚刚刚走到幼儿园门口，等着小京放学，走出来的小京看见她，大声叫着：“妈妈！”

站在小京身后的韩苓看见丁雨岚，有些诧异，但看见她一身公安制服，便没敢说什么，只是对小京挥挥手说："再见。"丁雨岚注意到了韩苓，也有些诧异，笑着点点头。小京摇着丁雨岚的手臂："妈妈，这是我们韩老师，刚来的。"丁雨岚想起来了："你是韩庆东的女儿？"韩苓点点头："我叫韩苓。这么说你是杨师傅的太太，对不起……爱人？"丁雨岚笑了："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她们聊了起来，聊到了小京，聊到了李天纲。韩苓突然问："丁同志，瞿皓明的事情怎么样了？他现在还……"丁雨岚打断了韩苓："他的情况我知道，现在正在处理，很快就有结果了。"韩苓便不好再问了。

5

监狱内瞿皓明坐在宿舍窗前，发呆地看着窗户外面。窗子外不远处的铁丝网上，不知什么时候飞来了一只鸽子。鸽子站在阳光里，自由自在地梳理着自己的羽毛。瞿皓明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只鸽子，直到鸽子飞向远处的天空，消失在一片光辉里，他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一个看守敲门走进了房间，告诉他向处长找他。

向德福看着进来的瞿皓明，指了指靠墙的椅子："坐吧。"

瞿皓明坐下了。向德福主动递了一根香烟给瞿皓明，然后用火柴给他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支烟，坐在了瞿皓明对面："没什么事儿，来看看你。同时来向你报喜，新来的丁副局长亲自过问，你的事情很快就会有眉目了。"

瞿皓明不敢相信向德福的说法："怎么有眉目了？"

"根据杨剑锋的一个同事提供的新线索，局里又找到了二野留守处，让他们再次查找了司令部情报处的档案。部队的同志费了不少劲，终于从一份文件里证实，杨剑锋领导的川南情报站里，确实有一个他单线联系的地下情报员，代号叫'木匠'。"

瞿皓明大大松了口气，还是没说什么。

"所以我估计，你从这儿出去的那天不会太久了。不过，我要提醒你两点。第一，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绝没有半点儿私心杂念，也不是针对你个人；第二，如果出去了，你的问题也并不是说就一了百了了。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情报人员，不管你是为谁工作。所以，我希望你出去以后，要规规矩矩地生活。同时，如果你今后遇到什么情况，要尽快地跟我们通气，以防更多的麻烦。"

瞿皓明这才开口说道："这么说，向处长对我的问题，还保留了一些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不重要，我只是想让你别忘了，如果出现什么问题，我还是可以把你再弄回到这儿的，出去以后，别再跟我玩儿什么突然失踪之类的花招。"

瞿皓明并不恼火："上次我可是主动回来找你的。如果我真想跟你玩失踪，我想，你要找到我恐怕还真得费点劲儿。你大概也不会怀疑我有这个能力？所以你应该相信

我。”

向德福不说话了，盯着瞿皓明。瞿皓明也不回避向德福，坦然地和他对视。

公安局的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顾顺祥和丁雨岚坐在桌子上方位置主持会议，两边，坐着一些公安局干部，向德福也坐在那些干部中间。

丁雨岚在陈述情况：“……二野建制撤销以后，过去司令部的重要档案全部移交到了西南军区。现在军区情报部的同志，在那些过去的档案里，找到了一份记载有杨剑锋、张山和瞿皓明代号的文件。虽然没有更多的细节，但他们通过这份文件可以确认，第一，其中一个代号就是杨剑锋；第二，另外两个包括‘木匠’在内的代号，是属于杨剑锋领导下情报小组的人员。这也就意味着，‘木匠’肯定是我们的地下情报员。西南军区情报部很快会发一个副本过来。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了。”

顾顺祥看了看大家：“对这个瞿皓明的问题，其他同志有什么看法？”

向德福本来想说话，却忍住了没说。顾顺祥又看了其他几个干部，那几个人也都是赞同的表情。

顾顺祥说：“这件事情我看这样好不好，瞿皓明的身份问题可以说大致解决了，虽然也还有一些不能完全确定的地方。不过这不要紧，我们还可以在将来继续这方面的工作。我的意见，也不一定马上认定瞿皓明就是我们的地下情报员，毕竟现在还没有更直接的证据表明‘木匠’就是瞿皓明。但人可以放出来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没有理由再把他管起来。如果没有反对意见，那么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散会后，其他干部都陆续离开了会议室，丁雨岚和顾顺祥走在了最后面。

丁雨岚压低了一些声音：“顾局长，人都放了，为什么还要留个尾巴？瞿皓明的身份难道还不能确定？”顾顺祥笑了笑：“其实，向德福已经找我谈过，他的看法也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我看，这种事情也不用太着急，人放了也就算是部分落实政策。至于结论嘛，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再等一等看。”

“没有最终结论，那就无法给瞿皓明真正落实政策，当然也就无法确定他的待遇、无法为他安排工作。这样放他出来，你让他以后靠什么生活？”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同志受冤枉而不为他做点儿什么。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给他下结论还是稍微仓促了一点儿，理由我刚才在会上已经说了。我劝你也不要过于着急地去下结论，我们还有好多问题没解决呢。”

丁雨岚突然有些理解了：“难道你同意放瞿皓明出来，还另有打算？瞿皓明曾经在逃跑的过程中，和潜伏的敌特组织发生过关联，特别是那个死掉的戴佑才。你把他放出来，是想看还能不能通过他钓到一条大鱼。”

顾顺祥被丁雨岚识破，只好承认了：“我是有这个想法。”

"也许你的想法并没有错，但我还是觉得，这样对瞿皓明并不公平。"

"如果他是我们的同志，他会理解的，就像你会理解我一样。"

6

监狱的办公室里，瞿皓明坐在丁雨岚对面，大声说："不行，这样的决定，等于还是没有承认我的身份！我不接受这个没有结论的决定！"

丁雨岚耐心地劝说着："瞿皓明，这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你先不要激动……"

瞿皓明站了起来："丁雨岚同志，这事关我的身份，我的政治生命，我能不激动吗？！如果组织上无法给我的身份下一个确切的结论，我出去了又有什么意义？我宁愿就待在这里边儿，哪儿也不去！"

"你应该明白，大家为了你的身份问题，已经非常尽职尽责了。"

"我当然明白，但是你们也应该明白我的感受！从杨剑锋同志发展我入党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把自己作为共产党员，一直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在工作！无论我遇到什么困难，哪怕是面对死亡，我也在为这个理想奋斗！因此我无法相信，在我为之奋斗的新中国诞生以后，我却无法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和其他人一起生活在新社会的蓝天下，和其他人一起为这个新的政权贡献自己的力量！你……你们能理解我的心情吗？"瞿皓明的眼眶有些湿润。

丁雨岚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瞿皓明了。她沉默了一阵，然后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一卷钞票，递给瞿皓明："虽说暂时没有正式承认你的身份，但组织上还是为你准备了一笔钱，就算是给你的安家费吧。"

瞿皓明十分气恼："我不要！"

丁雨岚拉过瞿皓明的手，把钱塞进了他的手心："拿着，出去以后会用得着的。我已经通知了叶玉瑶，她这会儿就在外面等你。"

瞿皓明这才终于平静下来，看了看那卷钞票，充满着无奈，突然深深地叹了口气："要是杨剑锋同志没有牺牲，这一切都不至于这样！有的时候，我晚上根本无法入睡，就忍不住地会想，也许当初我不应该劝你们撤离，也许你们应该留在城里，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了。毕竟，这座城市最后还是和平解放了。我本来是可以想办法保证你们安全的！我甚至设想了无数种方案，任何一种方案都可以让你们躲开军统的追捕。我真后悔死了！"

丁雨岚也叹了口气，语气平静但却非常伤感："你现在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了。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过很多次。同样的假设，我也假设过无数次。但有什么意义呢？剑锋不仅仅是我的丈夫，他也是革命的战士。既然这样，这种愚蠢的问题和假设就永远不会

对他，对我，对你有任何作用。这一年来，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过多地去想他，不要过多地悲伤。因为，革命终于还是胜利了，就像你说的，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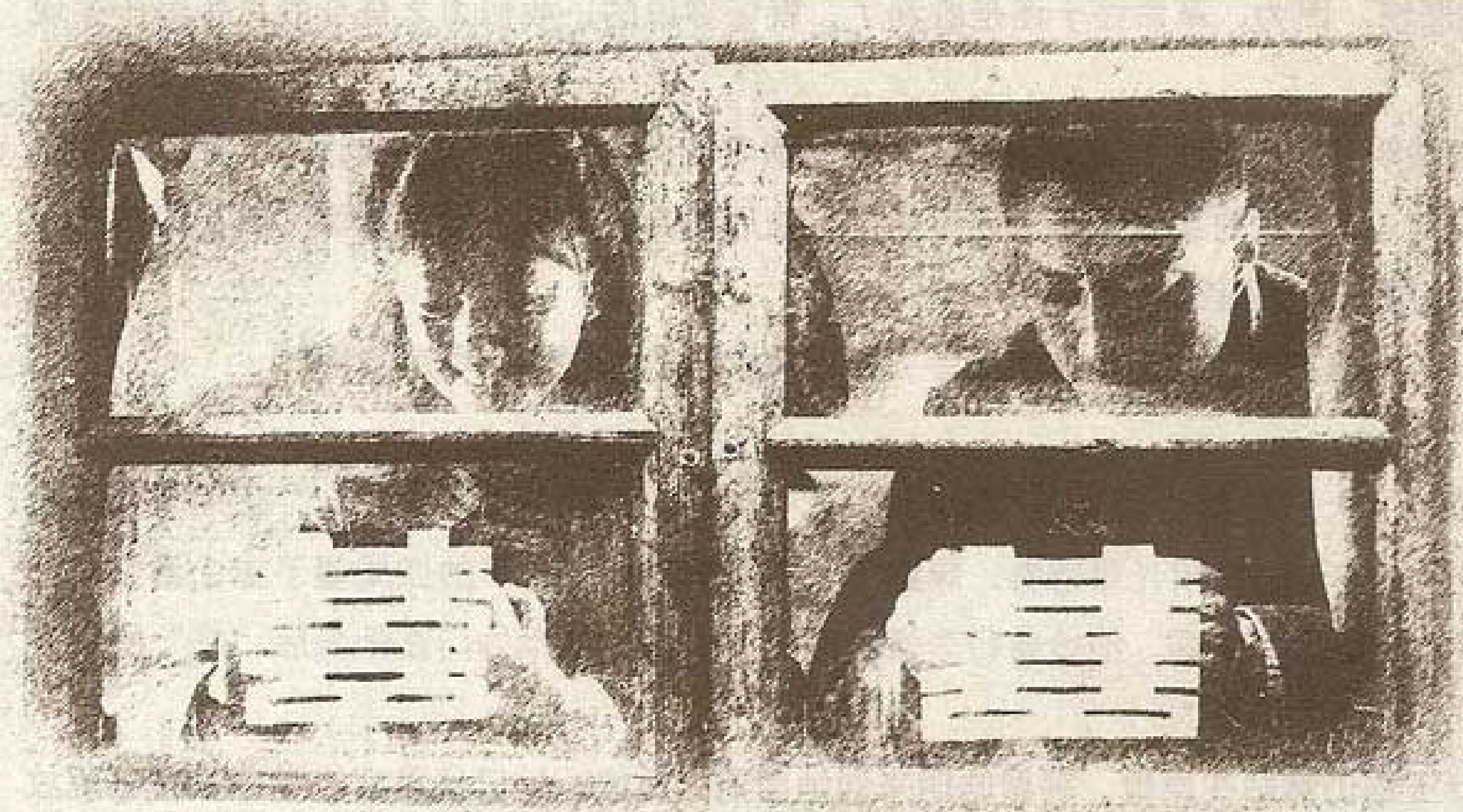
瞿皓明被丁雨岚的这番告白打动了，他看着丁雨岚，几乎说不出话来，话音也变得黯然了：“虽然我的身份组织上还不能作出最后结论，但是，你愿意像和自己的同志一样，跟我握一次手吗？”

丁雨岚微笑着，大方地伸出了手，瞿皓明紧紧地握住了丁雨岚的手。

监狱的大门外面。阳光灿烂地照耀着，叶玉瑶站在一片荒草地上，呆呆地看着大门。瞿皓明被刺眼的阳光照射着，眯缝了一下眼睛。他朝空旷的四周望了望，看见了远处荒草中站立的叶玉瑶。他拎着行李慢慢朝她走过去。监狱的门在他身后“哐”的一声关上了。

叶玉瑶仍然站在原地，等瞿皓明来到她面前的时候，她已经是泪流满面。瞿皓明放下行李，对着叶玉瑶笑了笑：“我出来了。”

叶玉瑶几乎是麻木地重复着瞿皓明的话：“出来了。”然后，她扑进了瞿皓明的怀里，眼泪横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隐约的、艰难的笑容。



13

落魄鸳鸯

1

这一天的黄昏，天上阴云密布，下起了大雨。叶玉瑶那个低洼零乱的院子里满是积水。

李天纲和韩苓挤在一把雨伞下面走进了院子。李天纲撑着雨伞，韩苓手里提着一个竹篮子。

走到叶玉瑶的家里，现在可以叫做瞿皓明和叶玉瑶的家了。

瞿皓明和叶玉瑶一起在门口迎接他们，屋子里的情形让他们惊奇地睁大了眼睛。韩苓叫起来："天啊！这是谁的主意？够浪漫呀！"

屋子里，纵横交错地牵满了绳子，绳子上挂满了被单，这些被单全是那种士林蓝色的。于是这间本来破旧杂乱的屋子，便被这种蓝色充斥了。从进门的地方开始，那些被单先是形成了一条窄窄的通道，顺着通道拐弯进去，是一个被那些被单围出来的方形空间，这个空间里是一张破旧的小方桌和四个同样破旧的凳子，还有这个屋子里那扇唯一的窗户。

桌子上和窗台上，点燃着几只红色的蜡烛。李天纲和韩苓跟着他们走到桌子跟前。李天纲笑了起来："不错！没钱一样能够过小日子！我就先把祝福的话说了吧。祝你们夫妻恩爱，白头偕老！"

瞿皓明笑了："你看我们这副穷酸样子，哪儿像你们的婚礼那么气派。"

韩苓把竹篮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我更喜欢你们这样。"她再看看这个被蓝色被单充斥的地方："这是谁的主意？"

叶玉瑶无奈地笑了笑："什么谁的主意啊？这些被单全是我好不容易才从一家旅社揽回来的活儿，刚刚给人家洗完就下大雨了，没办法只好把它们全部晾在屋子里了。"

这倒让李天纲和韩苓有些意外。

叶玉瑶帮韩苓一起，把他们带来的那些食物打开了，也就是一点儿卤肉、花生米之类的。不过还有一瓶酒。

这时候，韩苓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一张红色的大纸，找叶玉瑶要剪子，叶玉瑶默默地

掀起一面被单，走到床边，从枕头下面拿出了剪子。韩苓已经把那张红纸折叠起来，要伸手接过叶玉瑶的剪子。叶玉瑶淡淡地笑了笑，有些犹豫地把剪子递给她。

李天纲看出了叶玉瑶的心思："这个事情应该是新娘自己做的。"

于是韩苓把折叠好的红纸和剪子一起给了叶玉瑶。

瞿皓明轻轻叹口气："我和玉瑶就算是结婚了，如果今天你们不来，这就更没有一个结婚的样子了。"他端起酒："来吧，谢谢你们！"

四个人一起端起酒来，几只土碗碰了一下发出闷闷的声音。屋子里的气氛同样闷闷的，只有外面哗哗的雨声。叶玉瑶默默地剪着红纸。

叶玉瑶把折叠的红纸打开，一个大大的"喜"出现了。同时她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幸福的笑容。韩苓和她一起，把大红"喜"字贴在了仍然被雨水敲打的窗户上。外面，雨水冲刷着玻璃，让那个刚刚贴上去的大红"喜"字有了一个迷蒙泪眼似的背景。

2

第二天早晨，雨过天晴，太阳明晃晃地照射在院子里。

叶玉瑶和瞿皓明正在将那些蓝色的被单一件件地晾晒在院子里，整个院子一下子全让那些被单遮挡了。瞿皓明看着，不禁有些心疼地拉起叶玉瑶的双手看了看："以后别再帮人家洗这些了，看你这双手吧。"

叶玉瑶摇摇头："那我们就更吃不起饭了。"

这时候，一个老太太出现在院子门口，看着他们，迟疑地没有走进来。

叶玉瑶对瞿皓明说道："你回屋去吧。"瞿皓明看了那个老太太一眼，进了屋子。

这时候，老太太才走到了叶玉瑶跟前，脸上满是不自然的笑容，看了一眼窗户上的大红"喜"字，先给她道了个喜，然后向她索要这几个月的房租。叶玉瑶为难了，一脸无奈地恳求再缓几天，老太太说她也急用钱。瞿皓明手里拿着丁雨岚给他的那些钱走了出来，放到了老太太手里："你看这些钱够了吗？"老太太喜出望外地数着钱："够了，够了。这一年的房钱都够了。"

看着老太太高兴地走了，叶玉瑶睁大了眼睛看着瞿皓明："你把钱都给她了，这日子还怎么过？"

"欠人家房租总不能不给吧？再说看上去老太太也真是急等着用钱呢。"

叶玉瑶叹了口气："可这样家里就一分钱也没有了。光靠我给人家洗衣服挣这点儿钱，连饭都吃不饱的。"瞿皓明安慰她："总会有办法的。新社会了，还能让咱们饿死吗？"叶玉瑶轻声抱怨了一句："还新社会呢，旧社会的日子也没这么艰难过。"

瞿皓明严肃了起来："你可不能这么说话。"

屋子里，除了窗户上那个“喜”字，一切又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破败凌乱。

叶玉瑶坐在床前，看着那个玻璃上的大红“喜”字发愣。

瞿皓明乐呵呵地去做饭，却发现没米了。叶玉瑶像是自言自语的：“你为什么要把钱都给人家呢？还是去找李天纲借点儿钱吧。”

“找他借钱？你没看见李天纲在我面前已经很得意的样子了？再找他借钱，他还不趁机又挖苦我？”

“你能有别的办法吗？”

瞿皓明不说话了。

3

下午，公安局顾顺祥的办公室里，丁雨岚坐在顾顺祥的对面，正在商量工作。

顾顺祥认为潜伏的特务网还没有破获，对于岷水市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隐患。丁雨岚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并和他交换了一下意见，提议应该在敌人搞出更大破坏前采取措施，尽快取得突破。顾顺祥决定明天召集几个处的负责人开个会，汇总一下目前的情况，调整思路拿出一个新的方案来，主动出击。

丁雨岚转身朝外走的时候，顾顺祥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个玩具来，是一只木头做的五颜六色的鸭子，随着下面两个轮子的转动，翅膀便扇动起来，并且发出“嘎嘎”的叫声。走到门口的丁雨岚听见声音，奇怪地回头看看。顾顺祥正在对她笑着：“这是送给小京的。”丁雨岚感到很意外，也有些疑惑：“为什么？”顾顺祥笑起来：“给孩子买个玩具。”

丁雨岚这才接过来说：“谢谢你。”

“别那么客气。他要是喜欢，我就再给他买。”

丁雨岚连忙说：“那可不行！千万别再这样儿了。”说完，她匆匆离开了。

傍晚的时候，瞿皓明和叶玉瑶一起来到了李天纲的家中。韩苓正在一边忙着做饭。

瞿皓明和李天纲坐在一起，脸上挂着少有的尴尬和局促。

叶玉瑶看看李天纲，又看看韩苓，说出自己借钱的难处，李天纲笑了一下表示不用客气，完全能够理解，瞿皓明这样的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开这个口的。

瞿皓明尴尬地笑笑。这时候，韩苓在炒菜了，油锅里发出一声很大的声响，一股香味飘散开来，这对于瞿皓明来说有些刺激，他不由自主地看了那边一眼。

李天纲说：“一会儿我俩再喝点儿酒。不过，现在我们家里也不富裕，仅仅是勉

强过日子而已，你看看这房子破破烂烂的。前几天我们看上了隆盛街的一间房子，想租下来，也正在为钱的事情发愁呢。”瞿皓明听出来了：“我也就随便说说，不方便就算了。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韩苓不高兴了，她责怪李天纲：“你这人怎么回事儿？那房子住不住的又死不了人，不吃饭却会饿死人的！”她端着一盘菜走过来，放在他们面前：“你别理他。我这就给你拿钱去！”

瞿皓明不好意思地制止，说着，他看了叶玉瑶一眼，起身要走的意思。

李天纲一把拉住了他，对韩苓说：“你都没听我把话说完，就这么瞎吵吵。”

韩苓已经把一些钱拿出来，递给了叶玉瑶。叶玉瑶感激地接过来：“我们会尽快还的。”

李天纲解释：“我不是说不能借钱给你们。我是想先把道理说明白，皓明现在这样儿不是个办法，虽然他们说会尽快给皓明落实政策，安排工作。但这话能全信吗？他那个事儿是能很快弄清楚的？要真那么容易他也就不会被关那么久了。所以恐怕还等不到他们给皓明安排工作那一天，你俩早就饿死了。再说了，一个男人，也不好意思让人家玉瑶一个人，挣点儿帮人洗衣服的辛苦钱过日子吧？更别说就是把玉瑶累死，靠洗衣服也养不活两个人啊！”

瞿皓明无言以对。李天纲劝导他先找个事儿干，挣点儿钱先混口饭吃。瞿皓明苦笑，觉得他现在的身份，没有地方会要他。李天纲拍胸脯说只要瞿皓明愿意，他去跟粮站领导说，让瞿皓明当个搬运工。瞿皓明一口答应下来。

一直沉默的叶玉瑶突然发话了：“你不能去。那哪儿是你能干得下来的活儿啊。”

瞿皓明笑着：“你太小看我了。”

叶玉瑶却十分坚决：“我就是不让你去！我就是累死也不让你去，我能养活你。”

看见叶玉瑶的样子，三个人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最后还是韩苓发出了一句感叹：“瞿皓明，你真有福气啊！”

4

正午，粮站里，几辆卡车停在粮库门前，车上高高地堆满了鼓鼓囊囊的大麻袋。一个踏板从门口开始，高高地搭在粮库里面堆积起来的麻袋上。五六个搬运工人把车上的麻袋扛起来，踩着高高的踏板，把他们堆放在高处。

瞿皓明也是这些搬运工中间的一个，同样上身赤裸、大汗淋漓。他扛完一个麻袋从粮库里出来的时候，看见其他人都在休息了，他仍然没有停下来，继续从车上扛起一个麻袋，沿着颤颤悠悠的踏板走进了粮库里。等他出来的时候，李天纲端着一个大茶缸，正站在外面等着他。李天刚把他拉到一边，将茶缸递到他手里。他接过来一口气喝得干

干净净。

李天纲说："你没看见人家都歇着了？"

"让他们歇着吧。"说完，瞿皓明又要想接着过去干活儿。

李天刚急了："你要这样儿干，一天就累趴下了。你今天要累趴下了，就意味着明天没饭吃。千万别逞能，现在这就是你的饭碗，干一天才有一天的饭吃。"

瞿皓明这才一屁股在地上坐了下来："我看见你中午还剩了半个馒头没吃完？"

李天纲先是吃惊，然后充满同情地看着他："明天记着自己带午饭吧。"

瞿皓明苦笑地摇头："这事儿不能让叶玉瑶知道。"

傍晚的时候，幼儿园放学了。丁雨岚拉着小京从幼儿园的大门里出来。他们从一个卖烤红薯的小摊前经过，那里散发出来的香味让小京在小摊跟前站下来，也不说话，抬头看着丁雨岚。

丁雨岚问他："饿了吗？我们回家，妈妈给你做好吃的。"

"我现在就饿。"

丁雨岚有些无奈地一边掏钱，一边走向小摊。

这时候，身后的路边上响起了汽车喇叭声。丁雨岚和小京都回头，看见一辆吉普车已经停在那里，顾顺祥在对着他们微笑。丁雨岚显然有些防范的意思，敷衍地对着顾顺祥笑笑，然后想转身离开。顾顺祥这时已经从车上下来了，他笑眯眯地过来，邀请他们去他家吃饭。

他打开车门，把小京抱了进去，然后微笑地看着丁雨岚。丁雨岚有些勉强地笑了一下，不太情愿地上车了。车上，小京对着她开心地笑着。孩子的笑容似乎让丁雨岚的心情有了好转，她对正在上车的顾顺祥笑了一下："顾局长，就这一次了啊。不然我真不好意思了。"顾顺祥也笑着回应："这还是让孩子说了算吧。"

瞿皓明回到了家里，叶玉瑶正做好了饭，把一小盘青菜和两碗米饭盛好，端上了饭桌。

瞿皓明虽然疲惫不堪，却尽量掩饰着，正在床上将一大堆洗好晾干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折叠起来。叶玉瑶说："一会儿我来弄吧。"瞿皓明这才在桌子跟前坐下，端起饭碗大口吃起来。

"慢点儿。一整天你上哪儿晃悠去了？"

瞿皓明笑了："你怎么没问问我是不是找到工作了？"

叶玉瑶也笑了："哪儿有那么好的事情。"

瞿皓明仍然在大口吃饭："是啊。就我这样的人要找到工作，看起来是不容易。"

叶玉瑶替他夹了点儿菜在碗里，安慰地说："着急也没用的。"她慢慢吃着，她用

试探的语气问："要不然你再去找找公安局？"

"没用。李天纲说得没错儿，我的事情要想弄清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我真不敢指望了。"

"你要觉得不好说，那我去行吗？毕竟这个城市能够和平解放，这里面有你的功劳。就算他们不承认你是共产党，那起码你也是起义人员，总能有个跟李天纲一样的待遇吧。"

"你别把我和李天纲扯到一起，我跟他能一样吗？他虽然是起义人员，但毕竟过去是国民党军官，我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李天纲那是被迫起义才有了今天，而我是为了有今天一直在用生命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这一点就是到我死也不能含糊！"

5

白天的粮站里，跟往常一样，瞿皓明和搬运工们扛着一个个的麻袋搬进粮库里去。当他从粮库里出来的时候，李天纲站在一边大声叫他："瞿皓明！你过来。"瞿皓明连忙走了过去。李天刚笑着低声告诉他："今天我给你找了个轻松的活儿。"他摊开手心，手掌上是一块手表。瞿皓明接过来看了一眼："谁的？这是东洋货，日本的'太克诺'。"

"我们站长的，刚才掉地下摔了一下儿，不走了，正着急呢。我告诉他搬运工里就有人会修表。"

"你这儿一样工具都没有。我修不了。"

"想想办法呀！修一天表照样给你一天工钱。"

瞿皓明接过来："那我试试吧。"

丁雨岚坐在办公桌后面和女公安小朱说话，向德福出现在门口。看见向德福来了以后，小朱便拿起丁雨岚刚刚签完字的几份文件离开了。

丁雨岚让他坐下，以为他又要提瞿皓明的事。向德福连忙摇头："不是。瞿皓明既然已经放出去了，也就不该我管了。"丁雨岚笑了一下："你这话可不对。虽然放他出去了，但是并没有给人家一个正式的结论。所以我们还有责任继续调查了解，帮助他最终证明身份。问题不落实，安排个什么工作合适呢？"

向德福突然转了话题："其实，今天是顾局长让我来找你的。你刚来不久，大概顾局长觉得也就我和你接触多一些。所以就找到我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和工作有关吗？"

向德福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要是工作上的事情，你们两个局长之间就可以直

接沟通了，哪儿还用得上我呢。”

丁雨岚显然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什么，脸色有些变了，她站起来：“那我不想听。”

向德福急忙拦住了她，“丁局长，我觉得这也是件好事，你起码可以考虑考虑，用不着这么立即就回绝了。”丁雨岚坚决地摇头。

向德福不死心，继续做丁雨岚的工作。丁雨岚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你说的这些都对，顾局长也的确是个好人，是个好领导。不过我要说的和这些都没有关系。”

向德福理解地点点头：“我知道，是因为杨剑锋同志。”

丁雨岚有些伤感了：“我和老杨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而且那些年都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度过的，那时候，我们没有哪一天不为对方的安全担心，只要他一不在我身边，我就会在心里作各种各样的假设，假设他被敌人抓住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样去营救他？假设他被敌人杀害了，我又该怎么办？我一个人该怎么样才能继续完成地下情报站的工作。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经常设想解放以后，我们又会是多么高兴，多么轻松地生活在我们自己的新中国……”她说到这儿，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么危险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我们梦寐以求的新中国成立了，他却不在了……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甚至想他一定还活着，仅仅是因为他所从事的工作需要绝对地保密，所以才告诉我他死了……”

“这不可能吧？”

丁雨岚凄然地一笑：“我希望真的是这样儿。因为我忘不了他，我盼着有一天他的任务结束了，真会回到我和孩子身边。”

粮站里，瞿皓明坐在屋檐下，面前摊开了一个干净的白布面粉袋，上面还剩下几个零件，他很熟练地把零件全部装好了，然后盖上了表盖，扭头看李天纲：“好了。”李天刚接过来看看，又听了听，高兴地笑了：“给你找个轻松活儿，你还那么快就弄完了。”瞿皓明笑了笑：“我接着扛麻袋去了。”李天纲无奈地摇摇头：“死心眼儿。”他把修好的手表送到了站长的手里。

站长同样看看听听，显然很满意，他高兴地对一旁的李天纲说：“这人真有本事，这么快就给修好了。”李天纲笑了：“看不出来吧，他解放前是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员，而且功劳不小呢！”站长吃惊地：“那他怎么会落到扛大包的地步？”李天纲随口道：“他的事情有点儿复杂，现在还没搞清楚……”

站长听着，有些不安了：“没弄清楚？”他变得严肃起来，而李天纲也有些后悔了，着急地想作些解释，可根本说不清楚。站长说：“我们这里是粮食仓库，整个城市的粮食储备都在这里，怎么说也是个重要单位，也是特务的破坏目标。让这样一个人天天在这儿工作，我看很危险了。”李天纲赔着笑：“没那么严重吧？他在这儿也就是一

个搬运工。”

站长严肃地：“这个人的情况如果我不知道也就算了，可既然知道了，那就不能再让他来了，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负不起责任。你不要说了，他在这儿干了多少天？”

“今天刚刚十天。”

“你去找会计替他把工钱结了，就照十五天算吧。”

粮库里，粮食已经卸完，搬运工和卡车也都已经不见了。高高的麻袋垛上，瞿皓明一个人还在卖力地整理着那些没有堆放整齐的麻袋，他抹一把脸上的汗水，看见了下面的李天纲。

李天纲正扬着头，一脸沮丧地看着他。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愣在那儿了。

黄昏的时候，瞿皓明满载而归了，他手里提着一瓶葡萄酒和一大块猪肉，肩上扛着一袋大米，兴冲冲地推开了家门。正在忙着做饭的叶玉瑶惊讶地看着他，眼睛都亮了。

叶玉瑶面对着桌子上从未有过的丰盛饭菜，和碗里红色的葡萄酒，却一脸的愁容和心疼地听完瞿皓明讲他这几天的工作经历。

叶玉瑶神色黯然地：“你怎么能去干这种活儿呢，而且竟然是这样的结果，连这种苦力人家都不要你。”瞿皓明开玩笑地：“不要我不是正好，免得你心疼我。这你可不能怪李天纲。他也是好意，看见我把表给修好了，想借着站长高兴替我说说话，换个轻松点儿的事儿干干，谁能想得到站长会害怕呢。”叶玉瑶看着他，只有一声幽怨地叹息：“你看看你，以后到底该怎么办呢？”

晚上，李天纲的家里，韩苓和他坐在饭桌前，面对着摆好的饭菜，都没有胃口的样子。

韩苓责备着李天纲：“你这人怎么这么笨呢？瞿皓明那些事情，能跟别人说吗？”

李天纲无奈地：“我这不是也后悔吗？”韩苓瞪他一眼：“你后悔什么？你让他好好当个搬运工有什么不好，你想讨好领导，你把那手表拿到外面去修呀！你找瞿皓明干什么？你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李天纲争辩着：“我想给他找个轻松活儿也不对？好好，反正我今天这份好心算是白费了，你就冲我来吧。”

看见李天纲真的不高兴了，韩苓这才不说话了，把一碗饭递给他：“好了，说什么也没用了，快吃饭吧。晚上幼儿园还要开会呢。”

李天纲接过饭碗吃起来，半开玩笑地：“你要像对瞿皓明那样对我就好了。”韩苓真的生气了，用力放下饭碗。

李天纲看着她解下腰里的围裙，又对着镜子梳理头发，也不阻拦：“你先别走，我突然想起个事儿。”

韩苓冷淡地："什么？"

"我可能替瞿皓明想了个挣钱的买卖。"李天纲一笑："你坐过来接着吃饭我就说。"

韩苓忍不住笑了，她回到饭桌前来了。李天纲看着她："你看看，只要是瞿皓明的事情，你就那么上心。"

"别那么多废话行不行？"

李天纲这才正经起来："你说让瞿皓明在街上摆个修理钟表的小摊怎么样？"

韩苓惊喜地："对呀！她连我爸爸那块瑞士老手表都能修好，他有这门手艺！"

"岂止你爸爸的手表，他修过的钟表多了去了，这简直就是他的专业！他在街上摆个钟表修理摊，总不会再有人说那是什么重要单位，不让他干吧？"李天纲看见韩苓笑了："你就会瞎吵吵，跟我赌气。真正出主意想办法的时候，还是得靠我！"

6

第二天，公安局里。丁雨岚和年轻的女公安小朱正在顾顺祥的办公室里，等着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顾顺祥签字以后，丁雨岚接过来就交给了小朱："你马上送去打印。"小朱答应着，转身匆匆走了。

顾顺祥看着依然站在面前的丁雨岚，笑了笑："请坐吧。"

丁雨岚有些故作随意地问起顾局长对小朱的感觉。

顾顺祥明白了，便哈哈一笑："你想干什么？"

"这姑娘出身好，工作积极，年轻漂亮，我觉得挺不错。"

"你要搞拉郎配？"

"这可不算拉郎配。我私下征求过小朱的意见，她对你这个老革命非常尊敬，而且也愿意……"

顾顺祥摆摆手打断了她："你别说了。"顾顺祥看着她有些局促的样子，便又笑了："你不要瞎操心了，我心里喜欢谁我自己知道，这种事情可不是能随便找个替代品的。"

丁雨岚回避着他的目光。

顾顺祥平静地说，语气里也充满了体谅和理解："向德福把你那天跟他说的话都告诉我了。我明白你的想法，也非常能够理解你对杨剑锋同志的感情。毕竟我们都是刚刚从那场战争里面走过来的。有两点你可以放心，第一，我不会强求你什么；第二，这件事情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的同志关系、工作关系。"丁雨岚感激地看着他："谢谢你能这样说，我心里对你是十分敬重的，对你的为人，对你的领导能力，还有你随时都表现出

来的善良。能在你的领导下工作我真的感到很荣幸。”

顾顺祥笑了：“你这些话让我听着很不自在。”

丁雨岚认真地：“我甚至也想过，如果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如果我没有过老杨，没有孩子，也许……但是，请你原谅我吧，我真的无法忘掉他，想起他我的心里就会感到针扎似的疼痛，我现在的心里真的不能装下别的任何人。”

“我都明白。我说过我绝不会强求什么，这也没有必要。不过，我刚才说了两点，现在还想加上第三点。我会等着你，等着你从现在的情绪里走出来。”

丁雨岚看着他，心情复杂而激动，却无言以对。

14

马失前蹄

1

下午，瞿皓明和叶玉瑶在他们家外面的院子里，合力拧着一条白色的床单。此时李天纲推着一个简易的小桌子，和韩苓一起走进院子。桌子的下面安装了四个木轮。显然是用来摆摊用的。瞿皓明连忙放下床单，看着他们："你们推了什么东西来？"李天纲笑着："送给你个挣口饭钱的东西。看看，这个玩意儿怎么样？"韩苓补充："这是给你摆摊儿用的。"瞿皓明看了看桌子："摆什么摊儿？"李天纲说："修钟表啊。放着一门好手艺不用，你还想天天陪着玉瑶洗衣服不成？"叶玉瑶也凑过来看着那张桌子："做得真好！"

瞿皓明笑了："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惜光有桌子也没用。没工具我怎么修？上次帮你们粮站领导修那块表，完全是碰运气。"

韩苓从自己的提包里取出了一个小布包，递给他。瞿皓明打开布包，里面是一些修表工具，小改锥，卡钳，放大镜之类的。韩苓说："幼儿园的一个孩子的家长就是开钟表铺的，我找他拼凑了几件儿，他说这应该够了。"瞿皓明仔细地把那些工具都包好："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

"客气什么，我们只有这点儿能力了。"

上午，在瞿皓明家外面的巷子和另一条大街汇合的十字路口，那个带轮子的小摊摆放在了街沿上，桌子上放着一块不大的牌子，上面写着"精修钟表"。瞿皓明坐在桌子后面，无聊地拿着一个小改锥在手里玩着，看着眼前经过的人们。路过的人会看看他桌子上的牌子，却没有来修表的。

下午下班的时候。

向德福骑着自行车从大街上经过，远远看见了瞿皓明的那个修表摊子，便骑了过去，在摊子旁边停下来："瞿皓明，做起生意来了？"

"混口饭吃，谈不上什么生意。"

“没想到你还有这门手艺？”

“只是业余爱好。”

向德福看了看周围：“这地点还不错，挺显眼的，生意好吗？”瞿皓明苦笑了：“一整天了，到现在都还没开张。”向德福笑了笑：“是吗？嗯，我看，你这地方弄成个监视哨倒挺合适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向处长如果能给发工资，我更愿意帮公安局干活儿，就在这儿设个监视哨。”

向德福想了想，把自己的手表取下来：“帮我修一下吧，让你开个张。不太准，一天老是慢上个几分钟。你真会修表？不是蒙人的吧。”瞿皓明拿起手表凑在耳朵上听着：“我还会修理无线电台、收音机什么的，你信不信？我估计你这表要洗洗油腻了，没其他的问题。放我这儿吧，明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来取。”

公安局会议室外面的走廊上。散会后，丁雨岚从会议室走出来，向德福跟在她后面，叫住了她，问：“你最近见到过瞿皓明没有？”丁雨岚回答：“没有。”随即向德福告诉她瞿皓明在他们家外面不远的地方街口上，摆了个修理钟表的摊子，并对瞿皓明是否会修表表示怀疑，最后他有些掩饰地说：“我把自己的表交给瞿皓明修去了，我倒要看看他能修成什么样，越修越坏也说不定。”

2

一个小雨淅沥的下午，天色昏暗，瞿皓明的钟表摊子上面撑了一把大伞，他在桌子后面坐着，眼睛上架着一个修表用的放大镜，正精心地修理着一只手表。他的生意显然好了起来，因为桌子上已经没有了招牌，而是多了一个小玻璃柜，玻璃柜里放着几只手表和一只闹钟，还有几根金属表带，玻璃的表面写着“精修钟表”四个字。他修理完后，抬起头来看了看四周。

在十字路口的另外一边，有两个男人撑着雨伞，站在街边上谈话。其中一个背向瞿皓明方向的男人，背影看起来有点像罗明。瞿皓明注意到了这两个人，尤其是那个背影，他有些警惕地放下了手中的表，观察着两个人的动静。两个男人交谈完了，相互告别，然后匆匆分头离开。一个朝着他的方向过来，另一个背影很像罗明的男人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他连忙站起身，快步跨过泥泞的十字路口，追上了那个可疑的背影。

背影来到一个杂货店的门前，突然停下了脚步。跟在后面的瞿皓明也停下来，假装看着身边一堵墙上的一个告示。那个男人不经意地转头看了看瞿皓明这边。

瞿皓明这时候看见了那个人的脸，那并不是罗明。他失望地看着那个人进了杂货

店，然后转身往回走了。他回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却看见几个放学回来的小孩围在他的钟表摊子前玩耍，一个还在用力摇晃那把大伞。他焦急地喊了一声，跨过街口跑过去。

一辆公安局的吉普车正好快速通过十字路口，避让不及，跟瞿皓明擦身而过。瞿皓明被吉普车挂上了，倒在泥泞的地上。钟表摊被刚好刹住的吉普车撞翻。

吉普车里的司机跳下来，跑到瞿皓明身边。瞿皓明已经站起来，脸上有擦破的伤口在流血。

司机问："你没事儿吧？"

瞿皓明没有回答，而是赶紧来到自己的摊子前。桌子已经被撞散架，工具和修理的手表也掉在泥水里，瞿皓明连忙蹲下去收拾。吉普车里的顾顺祥这时也下了车，来到瞿皓明身边："你受伤了吗？"瞿皓明低头蹲在地上，手里拿着沾满泥水的工具和手表之类，心痛地："我没事儿，可我的摊子给毁了！"顾顺祥的脸上充满了歉意地道歉。瞿皓明收拾着，不满地抬起头来。

顾顺祥看着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你是瞿皓明？"

瞿皓明站起来："是我。"

"我是公安局的顾顺祥。"顾顺祥满脸歉意："实在对不起，小汪，来帮他收拾一下。"

司机过来，想帮瞿皓明把损坏的桌子立起来，瞿皓明却拉开了他："不用，我自己来。"

雨下得更大了，瞿皓明家里到处都在漏水。瞿皓明和叶玉瑶四处接漏下来的雨水。那个被撞坏的钟表摊放在房间中央。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的声音，这让瞿皓明和叶玉瑶很诧异。

叶玉瑶走到门边，打开门，却惊讶地发现丁雨岚撑着雨伞站在外面。

丁雨岚对她笑笑："我能进来吗？"

叶玉瑶连忙说："快进来。"瞿皓明也站起身来："丁局长！"

丁雨岚拿着雨伞进了屋，看了看四处都在漏雨的房间，和那个被损坏的钟表摊："我听说顾局长的车下午不小心撞了你？你没事儿吧？"

"没事儿。也怪不了谁，我自己也有责任。"

"顾局长心里挺过意不去的，让我一定向你转达一下他的歉意，并看看能不能帮你点儿什么忙。"

丁雨岚感慨着："你们这屋也漏得太厉害了。怪我不好，没早想到这件事情。隆盛街的那个裁缝铺一直还空着，你们要不嫌弃就干脆搬到那儿去吧。房子虽然不大，但起码比这儿要好。瞿皓明还可以在前面当街的房子开个钟表修理铺。你们要没意见，我明天上班的时候跟顾局长汇报一下，我想他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叶玉瑶高兴起来："真的？那就太好了！"

瞿皓明却说："这可不行！怎么能用你们的房子，我们这儿还能对付。"

"这屋子漏成这样儿，实在不能再住下去了。再说，你修理钟表是个细致活儿，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总比在街边上摆摊要好得多，你就别推辞了。我先去把有关手续办一下，你们收拾收拾，过两天就搬过去。"

瞿皓明看了看叶玉瑶，叶玉瑶的眼睛里当然是急切赞同的表情，于是说："丁局长，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你的事情没能彻底解决，我心里一直都挺过意不去的。再说，自从我们撤离之后，那屋子也就一直没派上用场。如果剑锋还在，他肯定也会这样做的。"

瞿皓明还想说什么，丁雨岚却制止了他。

一个黄昏，丁雨岚和瞿皓明、叶玉瑶站在隆盛街的裁缝铺的街对面，看着紧锁的铺面，都沉默着。在夕阳的余晖里，裁缝铺显出几分苍凉。

丁雨岚慢慢地从挎包里拿出钥匙，递给了瞿皓明。

瞿皓明问："你不进去？"丁雨岚有些感伤地摇摇头。

瞿皓明理解了丁雨岚的意思，便和叶玉瑶一起走到裁缝铺前，打开了房门。叶玉瑶进去了，他又用钥匙打开了橱窗的铺板上面的锁，把铺板一块一块地拆下来。

丁雨岚站在原地没动，竭力控制着自己，但眼睛里还是闪现出了泪光。

瞿皓明没有进裁缝铺，而是走回到了丁雨岚身边。他并没有试图去安慰丁雨岚，只是默默地站在那儿，和丁雨岚一起看着裁缝铺的橱窗，看着橱窗里那个灰尘满身的模特。

丁雨岚忽然轻轻地感叹着："虽然过去了一年多，可一切好像都还是昨天。"

瞿皓明理解地看了看丁雨岚，又转头看着裁缝铺："物是人非了。我现在都还能清晰地记得，那天早上我开车路过这里看见警告信号的情形。一转眼，这儿已经是新中国的天下了。老杨要是还在，那该多好。"丁雨岚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点点头。

3

清晨，李天纲和韩苓来到了裁缝铺前面。瞿皓明正在橱窗前用力地擦着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见叶玉瑶头上缠着手帕，也在房内打扫。李天纲问他们东西搬完没，瞿皓明看着两人笑笑："我们那破家，也没什么可搬的，三下五除二就完了。"

韩苓高兴道："这下好了，我们又成了街坊邻居。以后有什么事儿，大家都可以相互有个照应。"李天纲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个红色的小玻璃瓶："你看我给你们带了什

么？”

瞿皓明接过瓶子，打开闻了闻：“油漆？”

“重新开张，总得弄个招牌什么的。”

“你还想得挺周到。”

早上，公安们提着枪械，纷纷从公安局大门出来，上了停在外面的卡车。向德福坐进了驾驶室，正要关门，丁雨岚却拉住门跨了上来，告诉他，她也去。于是向德福坐到上面儿去了。

丁雨岚坐进驾驶室，对驾驶员说：“出发！”

向德福站在车厢的中间，向公安们简单布置着任务：“赶到玉山镇工作组驻地后，立即对那儿实施包围。部队上派出了一个排的兵力支援我们，也在路上了。”

玉山镇在一个山谷中间，其实地形十分简单。一条不宽的小街，两边是低矮的民房。工作组的驻地在小街尽头的一个破烂的庙子里。从表面上看，除了一块已经被扔在地上的“玉山镇人民政府”的牌子，那儿什么动静都没有。公安局的人和解放军已经在镇外汇合，两辆卡车停靠在公路边上。丁雨岚、向德福和一个解放军排长蹲在一辆卡车的后面，他们的面前放着一张地形图。在他们的身后，是解放军战士和公安人员。

向德福对排长命令：“你带着人从这儿，还有这儿两面包抄，我们公安局的人从这儿过去。有意见吗？”

排长说：“行！”

丁雨岚提醒：“注意留下几个活口。”

向德福和丁雨岚率领的公安跟庙子里的土匪接上了火，双方开始激烈对射，宁静的小镇顿时充满了清脆而密集的枪声。子弹在路面上和庙子的大门内溅起阵阵尘土。公安们正要往前冲，一挺机枪突然在庙门上方的一个钟楼上开火，密集的子弹倾泻而下，一个公安受伤倒地，其他的人只好暂时散开，卧倒在地上。

向德福一边还击，一边焦躁地喊着：“这帮混蛋！火力太猛了！部队的人怎么还没动静？我们得冲进去！待在这儿只能当靶子！”又有两个公安被机枪的子弹击中，倒在街边。

解放军战士在排长的率领下，冲进了庙子大殿前的院子，然后兵分两路，朝着土匪的背后开枪了。那个躲在钟楼上方的机枪手首先被击中，歪歪斜斜地栽下来。

战斗结束了，庙子不大的院子里躺着横七竖八的尸体。几个没有被击毙的土匪被解放军和公安押着，走到墙根站成一排。另外的公安和解放军把搜缴来的卡宾枪等武器堆放到院子中央。

庙子的大殿内，丁雨岚、向德福和解放军排长发现了几个躺在地上的工作组成员的尸体，尸体的手臂都被绑着。那个土匪头目的尸体也躺在旁边。

丁雨岚蹲下身子，摸了摸工作人员的脖子，沉痛地：“他们是刚刚才被杀害的。”

解放军排长问：“这帮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中午，城内隆盛街的裁缝铺，瞿皓明手里拿着一支毛笔，正在橱窗玻璃上添上最后几笔。玻璃上已经用红色的油漆写上了几个大字：“精修钟表”，整个房间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虽然还没有更多的装饰和家具，但已经显出了一种整洁和家庭的温馨。

叶玉瑶围着围裙，把一盘菜肴放在了房间中央的桌子上：“皓明，吃饭了。”瞿皓明放下手中的毛笔，歪头看了看自己写的字。

叶玉瑶看着瞿皓明，她相当满足：“我们终于有一个像样儿的家了。”

“是啊，多亏了丁雨岚。”

叶玉瑶幸福地看着瞿皓明，眼里有了一丝温情的羞涩：“等日子好起来，我要给你生一大堆孩子。”瞿皓明笑了笑，并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才有些感叹地：“说实话，我本来是最看不起这种生活的。小买小卖，在我的眼里，那基本上就等于苟且偷生。现在我的看法不一样了。虽然我的身份还没有确定，但我已经不着急，我知道总有一天，党和政府会为我弄明白的。从现在起，我会好好地跟你过日子，让你过上舒舒服服、踏踏实实的日子。这样，我才对得起你，对得起你这一年多来的等待。”

叶玉瑶眼圈红了。

下午，顾顺祥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些照片，照片上是那个庙子，堆积的枪支，抓获的土匪等等。顾顺祥拿着一张武器的照片对对面的丁雨岚和向德福说：“看来他们装备相当精良啊。”

向德福同意：“从战斗的实际情况看，他们也不是一般的土匪。活捉的几个家伙供认，袭击玉山镇工作组，他们是按照上司下达的命令。本来是要打算把工作组的同志押到一个指定地点去。”

丁雨岚补充：“局长，这几个人还交代说，他们是在解放前夕被军统搜罗起来进行潜伏的，其中有人就是被已经死掉的戴佑才招募的。从他们的供述来看，可以肯定他们属于国民党军统部门组织的地下武装，领头的就是那个罗明。更重要的是，他们手里的武器并不是从外面运进来的，据说是藏在我市的一个秘密地点。只不过，我们抓到的这几个人都不知道具体方位。”

“同志们，看来我们还得下点工夫，既要把这个秘密军火库给挖出来，也要找到罗明和地下组织的其他成员。”

丁雨岚说：“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罗明的潜伏手段很老练，造成了我们一时半

会儿无法找到他的踪迹。我们能不能先在秘密军火库的问题上争取有所突破？如果能找到这个藏匿武器的地方，也许就能找到潜伏的地下组织，甚至把敌人引出来。”

顾顺祥认同地：“这不失为一个办法。你继续说。”

“我们可以先从外围下手，寻访一下当年的旧人员，看他们能不能提供一些线索。如果这个军火库确实存在，那么一定会有些蛛丝马迹的。”

顾顺祥命令立即着手办，并要向德福负责这件事情。

丁雨岚建议：“我认为可以从李天纲和瞿皓明他们开始。这两个人在解放前担任92军情报处的处长，同时和罗明也有接触，说不定会知道一些情况。”

顾顺祥立马同意了，向德福看了看丁雨岚，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说出来。

李天纲和向德福站在仓库的一个角落里，李天纲手里还拿着一只扫帚，他为难地：“向处长，如果罗明在潜伏下来的时候准备了一个秘密军火库，他是不可能让我知道的。”

向德福坚持要他好好回忆一下，李天纲很肯定，罗明对他、对瞿皓明都有所怀疑，所以即便有什么，他也绝对不会向他们透露的。

向德福有些失望：“你估计，瞿皓明会不会知道一些情况？”李天纲摇摇头。

隆盛街的钟表铺内，瞿皓明正在桌子上细心地修理一个挂钟。那就是原来房间里的挂钟，不过现在已经被他拆散了，挂钟的外壳也已经擦得很干净。

向德福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钟表铺外面。他停下车，用手敲了敲橱窗的玻璃。瞿皓明看见是向德福，连忙放下了手中的活路，走到门边：“向处长。”

向德福走到门边，朝铺子里看了看，本来要进去，却看见了里面叶玉瑶的身影：“你出来一下。”瞿皓明连忙走出了钟表铺，向德福看着他：“我找你了解一下情况。我们走走？”

河边小路，瞿皓明和向德福慢慢地走过来。瞿皓明已经显得有些兴奋：“你们确定有这样一个军火库的存在？”向德福点点头，告诉他，已经找过李天纲了，但李天纲什么都不知道。瞿皓明犹豫了一下：“向处长，你来找我，公安局的领导知道吗？”向德福不解地：“当然知道，是局长让我来的。”

瞿皓明释然：“这么说组织上还是相信我的？”回忆道：“罗明有一次在闲聊的时候，曾经跟我提到过玉泉山的一个锡矿。那个锡矿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废弃了。我之所以知道那个地方，是因为韩庆东曾经考虑把锡矿原来的坑道用来做地下掩体，派我去察看过一次。但是那些坑道虽然很隐蔽、而且里面四通八达，但太狭小，根本不能用于打仗。所以我回来就向韩庆东建议放弃了。”

向德福笑了笑：“这么说，当时你还真为国民党军队作了不少贡献？”

“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你继续说。”

瞿皓明的情绪已经受到了影响：“作为韩庆东的副官，罗明肯定知道了这个情况，有一次我们在闲谈的时候，他专门问过我那个锡矿一些情况。他好像当时开了个玩笑，说这地方用来藏匿小股部队或者打游击倒不错。”向德福有些重视了：“那是罗明从你们军部消失之前？”

“对。我觉得罗明如果把锡矿作为他的军火藏匿地点是有可能的。以那个坑道结构，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来说，应该是一个很理想的地方。”

“你还记得那个锡矿坑道的情况吗？”

“大致记得。”

向德福停下了脚步，要求瞿皓明回去后立即把他能想得起来的结构、位置包括细节都画一个图出来。并说：“如果真能在那儿找到秘密军火库，你可就立了一大功。”

瞿皓明认真地：“我可不是为了邀功请赏才对你说这些的，我有责任这么做。”

晚上，瞿皓明和叶玉瑶睡在床上，叶玉瑶已经闭上了眼睛，瞿皓明却还头枕着双手，两眼望着天花板发呆。叶玉瑶翻了个身，发现瞿皓明没睡，于是和他聊起向处长找他的事：“是不是觉得你的事情又有点儿希望了？”

“那倒不能这样想。但既然公安局的顾局长、丁局长让向德福来找我，就说明组织上对我还是信任的。起码，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态度。”

叶玉瑶想了想：“如果你说的那些情况真的有用，会不会算是你的功劳，最后就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呢？”

“这是两码事儿。我给组织上提供有关情况，并不是为了邀功请赏，这是我应该做的。至于公安局最后给我的结论，那是另外一套组织程序。”

4

上午，一个树木茂密的僻静山坳里。四五个公安人员拿着手电筒和枪支，还有瞿皓明画的坑道草图，准备进入一个被荒草和树枝半遮掩着的洞口。瞿皓明和向德福站在一旁。另外还有几个公安持枪在外围警戒。

向德福叮嘱着那几个公安：“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发现什么情况，立即出来通报，不要贸然行事！”

瞿皓明说：“要不我进去带路？”

“不，你留在外面。你们行动吧。”

那几个公安钻进了洞口以后，向德福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拿出香烟，递给瞿皓明一支："瞿皓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这修钟表的手艺，是从哪儿学来的？"瞿皓明笑了笑："我爸爸就是修钟表的师傅，他有一个铺子。我从小就喜欢跟着他鼓捣这玩意儿。"向德福不置可否。他过了一阵才说："你在92军军部的时候，罗明也在，那个死了的戴佑才也在。你们平常都有些什么交往？"瞿皓明看了看向德福："你什么意思？"向德福笑了笑："比如，一块儿喝喝酒，打打牌什么的。比如你们平常都聊些什么？罗明和戴佑才会不会也跟你聊聊他们军统里边儿的什么事儿？"

"我是他们的调查对象，他们怎么会跟我聊他们内部的事情？"

洞内突然传来什么声音，瞿皓明侧着耳朵听了一下，叫道："向处长！"向德福立即跑到洞口，其他公安也站了起来，朝洞口张望。过了一会儿，一个公安突然满身灰尘地拿着电筒出现在洞口："处长！"

"发现什么没有？"

公安报告什么也没有，小彭好像是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深坑里，里边儿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见，可能摔断了腿，其他人正把他扶出来呢，让自己先出来通报。"里面什么也没有？"向德福朝洞口内探头看了看，然后回身，站直了看着瞿皓明，眼神里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友好。瞿皓明尴尬地看着向德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公安局顾顺祥的办公室。向德福气呼呼地向顾顺祥汇报："完全是瞿皓明想当然，那锡矿里连鬼都见不着一个，还弄得小彭摔断了腿！都是让瞿皓明给害的。"

顾顺祥笑了："怎么能说是让瞿皓明给害的？你去找他了解情况，他提供了他知道的一些情况，这说明人家是很配合的嘛。只是他提供的线索没有派上用场而已。"

向德福虽然不说话了，但依然满脸不高兴。

李天纲和瞿皓明情绪都不太好地坐在桌子旁，叶玉瑶给李天纲端来一杯茶水，然后就知趣地退回到了里屋。

瞿皓明跟李天纲说起白天他提供了情报，但扑了个空。

李天纲没好气地："我看你主要是头脑发热。你以为只要找到了地下军火库，你就立了一功，就可以让公安局对你的身份不再怀疑，就可以给你落实政策了，对不对？"瞿皓明底气不足了："那倒也不是。"

"你还不承认？就是这种情绪才扰乱了你的判断。难道你忘了，罗明这家伙来到军部之后，从来就没把你我当做自己人，他什么时候跟我们说过实话？他是问过你有关锡矿的事儿，但你想想，如果当时他真的已经在打锡矿的主意，他还会跟你当面儿谈到那地方？他可一直把你看成是共产党！当年你对罗明的认识可比我都清楚，但现在你怎么就变成这样儿了？在最起码的判断上都糊涂起来了？"

瞿皓明不吭声了。李天纲继续说："你现在应该马上想办法，别让那个向德福为了这事儿再盯上你，再跟你过不去。我再提醒你一句，他一直就对当时你从军部里送出去的那个所谓假情报耿耿于怀。"

"他非要这样儿我也没办法。关于解放前的那次军火运输车队，关于那次伏击，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丁雨岚也已经为我证明了！"

"这话你跟我说没用，你得去跟向德福说。"瞿皓明沉闷无语了。



15 首战告捷

1

这天上午的时候，瞿皓明来到公安局丁雨岚的办公室里，他有些不自然地坐在门口的一个角落里，丁雨岚端着一杯水转身过来的时候，瞿皓明看见她客气地微笑着。他连忙站起来，接过水杯。丁雨岚说："你坐吧。你来了正好，我也正要找你呢。"瞿皓明连忙说："我知道，我应该主动来。"丁雨岚笑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你？"

瞿皓明有些尴尬地正要说话，向德福来了，他站在门外，没能看见瞿皓明："丁局长，下午我们处要开个会，想请你参加一下……"他话没说完，发现了门后的瞿皓明，他奇怪地看看瞿皓明，冷淡地："你来了？"

瞿皓明连忙说："我是来检讨的。"向德福非常冷淡地看着他。

丁雨岚笑了一下："你检讨什么？"

瞿皓明很诚恳地："我对罗明的判断过于主观了，把敌人也想得简单了一些，让向处长和同志们白跑了一趟。"丁雨岚说："这件事情哪儿能怪你呢。"

向德福话里有话地："对，是我的问题。我过于相信你提供的情况了。也许是你的身份让我过于轻信了。我没有想到一个多年从事情报工作的人作出的判断，竟然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瞿皓明解释道："也不是无中生有，我说的都是事实。是我过于肯定的态度对你们产生了误导。"

向德福仍然很不满地转身走了。

丁雨岚没理他，而是看着尴尬和委屈的瞿皓明："你别理他。这个人说话总是这样儿没轻没重的。"

瞿皓明有些无奈。

丁雨岚开导他："你不要因为这个人和这件事情想得太多，更不用责备自己。情况是你提供的，但是作出最终判断的应该是我们，你没有什么责任。"

瞿皓明感激地看着她："我太想通过这件事情来证明自己了，让我基本上失去了理智的判断。李天纲说得对，罗明一直怀疑我是共产党，他怎么可能把秘密的弹药库设在一个我知道的地方呢？他没那么傻。"

丁雨岚笑了一下："好了，我要找你可不是说这件事情。"她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封信："张山有下落了。"

瞿皓明一听顿时眼睛发亮："找到他了？"

"我从老杨的一个战友那里，打听到了张山的原籍。张山在调到老杨身边工作之前，一直跟着这个人。你看看吧。"

瞿皓明接过信，很快地看了一遍。

丁雨岚说："看见了？他肯定张山的老家就在资中县，虽然没有更详细的地址，但是到县里了解一下，应该能找到他的。"瞿皓明兴奋地："太谢谢你了。只要找到张山，我的身份就可以说清楚了。能立即派人去找到他吗？"

丁雨岚笑了："别那么着急。我想亲自和你一起去找他。不过我要去省里开几天会，今天下午就走。这件事情要等我回来以后才行。而且目前我们的首要工作是抓住罗明，找到敌人的秘密弹药库，这是大事。"

瞿皓明虽然有些失望，但还是很理解："我是共产党员，人民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

丁雨岚点点头。

2

一天中午，瞿皓明的钟表铺开着门，他正在低着头修理一个闹钟。生意明显好了起来，橱窗里大大小小的钟表已经摆了很多。他的心情同样也很好，他一边埋头工作，一边还轻轻哼着《解放军进行曲》。

一个干部模样的男人来到了他面前。瞿皓明热情地招呼："同志，修表？"那个干部拿出一只手表："这表突然不走了。"瞿皓明接过来一看，那个手表和以前罗明的手表很相似，他不由看了那个人一眼："欧米伽？这表很值钱啊。"

干部笑了笑："一个战友送的，是缴获敌人的战利品。"

瞿皓明说："放我这儿吧，你后天来取。"

那个干部走了。

瞿皓明看着那个人走了以后，急忙打开表盖，看见了表里面他过去在给罗明修表时留下的记号。这让瞿皓明非常吃惊，他抬头朝街上看去，那个人已经不见踪迹了。

瞿皓明匆匆收拾起面前的工具之类，拿起那只手表出了门。

瞿皓明急急忙忙地来到公安局里丁雨岚的办公室门前，门关着。

女公安小朱正在对面的办公室里吃饭，她看见瞿皓明，告知他，丁局长去省里开会

还没回来。

瞿皓明走到楼道的尽头，思忖着进了向德福的办公室。

那只手表放在办公桌上，向德福看了手表一眼，又抬眼看看站在面前的瞿皓明，神情冷漠。“你认为通过这只手表就能找到罗明？”瞿皓明点头：“有这种可能。”向德福很直接地表明，自己不会再相信他说的话。

瞿皓明着急了：“这次已经有证据放在这儿了。”

“这算什么证据？就算你说得没错儿，这只表过去是罗明的。但是他能有那么笨，让自己的人拿着他的手表到处找地方修理？”

瞿皓明极力想说服他：“他是不笨，但第一，罗明不会知道我在上次给他修表的时候暗中做了记号；第二，这只表现在也不一定还是罗明的。但是来我那儿修这个表的人，一定会和罗明有某种关系。”

“你说得对，我认为这只表已经肯定不是罗明的了，但是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人就一定和罗明有关系呢？说不定是他把手表丢了，或者把它送到当铺里去卖了，或者他早就送给了你们92军的什么人，然后这只表和人一起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瞿皓明欲言又止，愤愤地瞪了他一眼，转身走了。

门外，小朱正从那儿经过，她看了瞿皓明一眼，刚想说什么，向德福已经走了出来，站在小朱面前，满脸深怀企图的笑容邀请她一起散步。

小朱不置可否地“哦”了一声。

向德福甚至伸手摸了一下她的长辫子。

瞿皓明面前摆着需要修理的一个陈旧的座钟，一桌子都是拆散的零件。不过他显然无心工作，他的目光死死地停留在面前的那只罗明的手表上。

叶玉瑶走到了他跟前，关心地看看他：“你今天怎么了？一直坐在这儿发愣。”

瞿皓明打开那只手表的后盖，把放大镜放在了那个刻下的记号上，通过放大镜他把那个记号指给叶玉瑶看，并告诉她 ：“我修过的表，都要在里面做这么一个记号。是这一行的老规矩。”

“你是说这个表你过去修过？”

瞿皓明对叶玉瑶能理解到这一点感到高兴，他点点头告诉她上次要他修这个表的是罗明。这让叶玉瑶大吃一惊，失声地：“罗副官！”

瞿皓明连忙示意她小声点儿，并且担心地看看外面，并告诉她白天有人拿手表来修的事：“这个人一定和罗明有关系，不然这手表不会到他手里。”

“你是说通过这个人就能找到罗副官。你跟丁雨岚说了？”

“她不在，我告诉向德福了。可是他根本不当回事儿。”瞿皓明烦躁地：“谁知道这家伙怎么想的！他根本就不相信我。”

叶玉瑶倒很想得开：“那你就别把它当回事儿了。”

“罗明是整个地下特务组织的头子，抓住他这个城市才能有真正的安全。而且通过他也能间接证明我过去的身份。”

“不是就能找到张山了吗，他不比罗明更能证明你？再说这个表要是人家从别的什么地方得到的呢？你就别管了。弄不好又像上次一样，帮不上忙还落一身埋怨。”

瞿皓明不高兴了，发狠地：“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3

这天早晨，瞿皓明的钟表铺刚刚开门，瞿皓明正在把那些工具之类的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叶玉瑶在外面卸下橱窗上的铺板。这时候，她看见那个干部模样的人朝这边走来。

叶玉瑶看见这人的时候，似乎有些感觉，她低声提醒瞿皓明：“是这个人吗？”

瞿皓明抬头看见那个人，有些奇怪地瞟了叶玉瑶一眼。

那人来到跟前的时候，瞿皓明已经笑容满面地把修好的表放在了桌子上。

那个干部模样的人问：“修好了？”瞿皓明把表递给他：“好了。”干部模样的人接过去看着，很满意，一边把表戴在手上，一边掏钱：“多少钱？”

“你看着给点儿吧。”

干部模样的人也没再多说，把几张纸币放在他面前：“谢谢啊！”看着那个人的背影，瞿皓明才低声问叶玉瑶：“你怎么知道是这个人？”

“我猜的。”叶玉瑶又说：“我以前好像在哪儿见过他。想不起来在哪儿了。”

瞿皓明边往外走边嘱咐：“你再好好想想。”朝那个人离去的方向跟了上去。

那个干部走出隆盛街，拐上了大街。瞿皓明连忙加快脚步跟了上去。

一条相对安静一些的街道上，穿着干部服的人和军人明显要多一些，而老百姓倒很少了。偶尔还会有一辆汽车经过。前面不远是一个有解放军战士持枪站岗的大门。瞿皓明有些吃惊地看着那个干部走了进去，进门的时候战士还对他立正敬礼，门上挂着一个很大的“岷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木牌。

瞿皓明随即来到粮站门外，李天纲这时候从里面走了出来，一看见是瞿皓明，便有些紧张地回头看看，然后把他拉到了外面：“你怎么来了？”瞿皓明看他那紧张的样子，笑了，低声说：“我可能找到罗明了。走吧。我慢慢跟你说。”李天纲连忙跟着他离开了粮站的大门，沿着街道走了。

他们停在一座大桥中央，两个人都靠在大桥的栏杆上，下面是平缓流动的河水。听瞿皓明说完自己这几天的关于手表的事情，李天纲看着他笑了一下："这事儿要真弄出个结果，你还得感谢我。不是我让你重操旧业，开了个钟表修理铺，那手表怎么能落到你的手里？"

瞿皓明问起他的意见，李天纲认真起来："要不然你再去公安局好好说说？"

瞿皓明摇头："现在更不可能了。我还能说什么？我说我已经跟踪了那个可疑的家伙，看见他进了军管会？他不是更不会相信了。"

"军管会又怎么了？你那么多年不是也在国民党的军部里待着，而且还那么受重用？国民党为什么就不能打入他们的军管会？"

"是我们的军管会！"瞿皓明纠正："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找向德福？"

"你千万别拉我进去。要是弄不出个结果来，向德福还不把我吃了？到时候弄不好还会说我故意在里面搅浑水，暗中捣乱呢。"

瞿皓明又想起了什么："今天叶玉瑶也看见那个人，她说过去好像在哪儿见过他。"

"那这个人就更可疑了。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不过你想想看，叶玉瑶解放前那两年，都是在那个周司令家里，除了那些国民党的大小军官之外，她还能见过什么人？"

瞿皓明赞同地微微点头。

李天纲问："那你到底想怎么办？"

瞿皓明看看他，思考着。

下班了，陆陆续续有不少人从军管会的大门里走出来，走到街道上。

街口上，一棵大树下面，有两个老头儿在路边下象棋，周围有几个在看热闹。瞿皓明的眼角却始终不离军管会的大门。这时候，几个干部从里面走了出来，一路轻松说笑。他很快从那些人里发现了那个来找他修表的干部，轻轻拉了一下儿李天纲的袖子。

李天纲不动声色地回过头来，顺着瞿皓明的目光朝那些人看去。那几个人正在朝他们这边走来。瞿皓明连忙转身回避，低声对李天纲说："左边第二个。"

李天纲若无其事地站在路边张望着，看着那些人从自己的面前走了过去，突然有些发愣，自言自语地："这人我怎么也看着面熟呢？"

瞿皓明和李天纲走在一条小巷里。李天纲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人是谁。

瞿皓明倒也干脆："想不起来就算了。我有个主意。花几天时间监视这个人。看看他到底会干什么，都和什么人接触。"瞿皓明看着李天纲："我需要你帮忙。这对你我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立功机会。"

李天纲犹豫地："我还得上班呢。"

"当然主要是我监视他，万一我有什么事儿脱不开身，你临时顶替一下总没问题

吧？”

李天纲想了想：“行。”

4

第二天早晨，叶玉瑶看见瞿皓明正在把过去那个修理钟表的摊子从屋子里搬出来，她奇怪地问：“你把它弄出来干什么？”

瞿皓明从她手里拿过扫把，清理着那上面厚厚的灰尘：“帮我拿块儿布擦擦。我要到外面摆摊去。”叶玉瑶很意外：“好好在家里待着多好，还嫌生意不好？”

瞿皓明忍不住看着她笑了一下：“山人自有妙用，暂时不能告诉你。”

军管会所在的那条街道，昨天那个老头们下象棋的大树下面，现在又多了一个瞿皓明的钟表修理摊儿。瞿皓明一边修理钟表，一边随时注意着军管会的大门那边进进出出的人。

天色暗淡起来，那光线使得瞿皓明显然已经不能再继续修表了，于是他把摊子上的东西收拾起来。大树下，那两个老头儿又在下象棋了。瞿皓明一边收拾，一边和老头儿说话。看上去他们已经像是熟人一样了。一个老头儿问：“这儿生意怎么样？”

瞿皓明笑着说：“还行。像我这样摆摊儿的，其实在哪儿都差不多。”

老头儿说：“那倒也是。现在家里有钟表的人也不多。”

这时候，瞿皓明突然看见那个干部从军管会的大门里出来，朝着另一头的路口走去。

瞿皓明连忙对老头儿说：“大爷，帮我看着一眼，我一会儿就回来。”

老头儿继续下棋，头也不抬地说：“行。”

瞿皓明小心地跟着那个人走进了一条街道。这条街道做生意的铺面很多，小商铺、小饭馆、小五金店，还有个茶馆。只见那个人买了两个锅魁走进了街边的一个小院子，他急忙跟上去，走到对面，悄悄朝院子里面查看。院子很小，大概也就只有几间不大的平房。过了一会儿，他看见其中一间平房里面亮起了电灯。看起来那就是他的住处了。

于是瞿皓明走进了院子斜对面的茶馆，在靠门的地方坐下来，要了杯花茶。他的位置，甚至可以看到对面院子里那个房子窗户上的灯光。

5

几天以后的下午，瞿皓明又来到了粮站外面，和李天纲站在路边，交换起这几天观察的结果，那个人早晨一进军管会，基本上就不会出来。这么多天了就看见他出来过一次，还是和另外两个干部一起。晚上下班的路上买两个锅魁，然后就回家了。

李天纲笑了一下："这就奇怪了。会不会真是你太多疑了？这么多天都没动静，我们总要想想别的可能性吧？比如那手表真是缴获的战利品？"

瞿皓明倒很坚定："这么一个人，日子过得那么简朴，却又有一只那么值钱的名牌表。这本身就很可疑。"

"那你的意思呢？总不能这么没完没了吧？再这样下去，你们家又该没钱吃饭了。"

"再坚持两天吧。"

李天纲也不反对："行。"

"不过，今天晚上恐怕要你去守在那儿了。连着几天我早出晚归的，叶玉瑶已经不高兴了。"

"你还是没告诉她你在干什么？"

"告诉她有什么用？不过今天晚上我必须陪她了。她身体一直不太好，今天要找个老中医给她看看。"

李天纲笑了一下，答应了："好吧。今天晚上我去。"

晚上，李天纲坐在那个街道里的茶馆，那天瞿皓明的位置上，一边喝茶，一边听着茶馆里那几个"打围鼓"的票友扯着嗓子唱川戏。从他的角度看过去，对面院子里，那个人住的房间里还没有灯光。这让他略为有些不安。于是他站起来，走到茶馆外面四下看了看。这时候，他看见那个干部走来了，手里拿着锅魁，一边走一边吃起来。

李天纲回到座位上，看着那个人走进了院子。

那个人走进了院子里，来到自己的房前，不慌不忙地拿出钥匙，打开了门。

门一推开，虽然光线很暗，但是他立即发现了放在门缝里的一张小纸条。这让他立即变了一个样子，警惕地回头看看，然后迅速地关上了门。

李天纲当然没有看到那些细节，只是对那个人进去以后迟迟不见有灯光亮起感到有些奇怪。于是他更关注起来。很快，他看见那个人从院子里走了出来。而且神情明显变得有些不一样了，警惕、紧张都表现了出来。

那个人站在院子门口，四下看了看，甚至也看了看对面的茶馆里。李天纲急忙若无其事地扭头避开了他的眼睛。当他再回过头来的时候，那个人已经朝街道外面走去。

李天纲起身跟了上去。

这时，那人叫了一辆人力车，再次回头看看，然后坐上去。人力车拉上他一路小跑地走了。这让李天纲很着急，既怕跟丢了目标，又怕暴露自己，他沿着墙根跑起来。

李天纲从一个巷子里跑出来，看见那人坐的人力车已经明显地和他拉开了距离，甚至有可能逃出他的视线了，他干脆也叫了一辆人力车："跟上前面那辆车！快点儿！"

这个城市里的一条大街上，人很多，灯光也明亮一些，甚至还有一个电影院。

电影院外面照例有大大小小的许多海报，门外的人群熙熙攘攘的。离电影院还很远的地方，那个人从人力车上下来了，付了钱以后，他并没有急于离开，而是站在原地四处观察，接着朝电影院里面走去。临进门的时候，再次回头张望了一下。

大街对面，李天纲站在一棵树后，看着那人走了进去。这让他有些失望，毕竟他没有发现还有别的人。他犹豫着，似乎在判断自己该不该跟着进电影院。他翻了翻自己的衣兜，只找到了一个小铜板。显然他的钱不够买一张电影票了。这时候，他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往电影院方向走来。

李天纲无法掩饰满脸的惊讶。大街对面，罗明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解放军军装走了过来，虽然没有解放军的臂章，但看上去谁也不会怀疑那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他紧张而兴奋地站在树后看着。

罗明非常镇静，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四处张望，满心惶恐，他不紧不慢地走进了电影院。等罗明消失在电影院的门里以后，李天纲转身拔腿就跑。

晚上的公安局院子里灯光晃动，几辆停在院子里的汽车已经发动。很多公安战士全副武装地从楼里跑出来，伴随着杂乱的脚步声，还有一些大声发出的简短命令。

李天纲跟在向德福身后，也匆匆地来到了院子里。公安战士们已经分别上了汽车，向德福左手拿着手枪挥了一下，汽车一辆辆地出了院子。向德福坐进吉普车，正要关上车门，才看见傻愣愣地站在院子里的李天纲。他对李天纲说："谢谢你，你回去吧！"

李天纲看着吉普车飞驰而去突然想起了什么，他顺手推起一辆放在墙角的自行车，飞身上车冲出了院子。

家里，叶玉瑶正有条不紊地择菜。瞿皓明在一旁准备着给叶玉瑶煎药。一切都是那么温馨而和谐。

可就在这时，李天纲疯了一样出现在他们家门口："皓明！瞿皓明！"

瞿皓明和叶玉瑶都被这样的喊声吓了一跳，二人急忙回身。

李天纲气喘吁吁地："快！快跟我走！"瞿皓明显然意识到了什么，看着他。

李天纲只说了一句："罗明！"

瞿皓明放下手里的活冲了过去。

整个电影院外面都已经被公安战士们封锁起来，持枪的战士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电影院围得水泄不通。远处，一些市民在围观，但被公安挡在了警戒线外面。

李天纲和瞿皓明来了，他们扔下自行车就急急忙忙地挤过人群，来到了警戒线前。

一个公安持枪拦住他们。瞿皓明站住了。

李天纲却理直气壮地："让开！向处长正在等我们！"

那个战士一听有些犹豫，借着这个机会，李天纲拉着瞿皓明越过了警戒线，朝电影院门口跑去。这时候，他们看见在一队公安战士的枪口下，罗明和那个干部模样的人被捆绑着从电影院里押了出来。

向德福志得意满地拎着手枪，走在罗明他们身后。公安战士们把罗明他们押向一辆停在电影院外面的吉普车。罗明他们在被押上汽车的时候，看见了离自己很近的瞿皓明和李天纲。

瞿皓明和李天纲看着汽车驶去，相视一笑，然后他们发现向德福正在朝他们走过来。

向德福对瞿皓明几乎视而不见，而是热情地握住了李天刚的手："这次你可立了大功！"

李天刚急忙看着瞿皓明："向处长，这个功劳应该是瞿皓明的，是他发现了罗明的线索……"

向德福立即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瞟一眼瞿皓明："我都知道，不用你多说了！"然后他转身上了自己的吉普车，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吉普车已经开走了。

6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隆盛街里，叶玉瑶照例出来卸下橱窗上的铺板，突然小街上响起了喧天的锣鼓声。叶玉瑶循声看去，只见一队人马敲锣打鼓地来到了李天刚家的门外。听见动静的瞿皓明也从屋子里出来了。

李天纲和韩苓同样惊讶而疑惑地打开了房门，他们吃惊地看见粮站站长带着那些人正在给他们门上挂大红花，同时一张大红立功喜报也已经贴在了墙上。

看见站长迎上来热烈地握着他的手，大声说着赞扬的话，李天纲虽然笑着，但仍有些懵懂的样子。

这时候，有人点燃了一长串鞭炮。随着似乎无休无止的鞭炮声，淡蓝色的烟雾在小街上弥漫开来。李天纲看见远处的瞿皓明被那淡蓝色的烟雾吞没了。

瞿皓明木然地站在那里，看着街上的烟雾渐渐散去。

烟雾散尽以后，那些敲锣打鼓的人没有了，街上一下子出奇的安静，他看见李天纲正在朝自己走来。而李天纲的家门口，韩苓也正在把挂在门上的大红花摘下来。

李天纲来到他面前，递给他一支烟，又帮他点燃了。

瞿皓明看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

李天纲有些尴尬："这可不怪我，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跟公安局说了一遍又一遍，我把所有的功劳都推到你身上了，我发誓，我要说了一句假话我就是狗娘养的。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还是这么个结果，他们非要给我立功奖励……我拿这些也没有什么用啊！"

瞿皓明突然笑了一下："你别说了。我还能不相信你吗？我也想通了，谁的功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抓住了特务头子罗明，这个城市总算真正安定了。"

"你说的是真心话？"

瞿皓明勉强笑了："当然是真心话。我跟你说过，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把人民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李天纲充满同情地看着他，叹了口气："唉！还是那句话，谁让你非说自己是共产党呢！你就让自己跟我同流合污，算个起义人员，这么大的功劳也还是你的呀！"

瞿皓明苦笑了一下："一个人的政治身份，是绝不能模糊不清的。"



16

一波多折

1

清晨，幼儿园的门口，丁雨岚把小京从自行车上抱下来，小京的情绪不太高，有些不情愿的样子。韩苓在幼儿园门口接过了小京："小京，跟妈妈再见。"

丁雨岚说："韩老师，孩子又有点儿发烧，我给他吃了药，请你多关照一下。我下班后来接他回去，今晚不住这儿。如果有什么事情，请你马上给我打电话。"

"你放心吧，我会注意的。"

阳光照耀着公安局大门外的街道。丁雨岚骑着自行车过来，看见大门外的围墙边上，瞿皓明独自一人蹲在那里吸烟。他看见丁雨岚过来，连忙掐灭了烟头，站起来。

丁雨岚下了车："这次抓捕罗明的前后经过，我回局里都听说了，李天纲也找我谈过。你立了大功啊。可惜，我再怎么说也没用，你的身份问题一直没解决，这是个障碍。不过我还会为这件事儿争取的，这对你不公平。"瞿皓明苦笑着："这没什么，我已经习惯了。我不是来向你和组织上邀功的。我只是想，如果能尽快落实我的身份，那么这一切我都无所谓了。上次你不是说过找到张山的原籍了吗，我想立即就去一趟资中。这件事儿我不能再等了。"

"没问题。我安排一下手里的工作，明天就跟你一起去。"

晚上，瞿皓明把一些手表和座钟之类的放在钟表铺桌子上，写着小纸条，放在这些钟表旁边，同时对叶玉瑶叮嘱着："这是明天要取的，这个早就该来取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来，也许就这几天吧。我把该收的钱都写上面了，免得你记错。"

叶玉瑶在一旁："我记住了。"她笑了一下："你今天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这点儿事儿我还办不好？你就放心吧。只要这次能找到张山就好。我怕，这中间又突然冒出个什么事儿来，让我们空欢喜一场。"

瞿皓明看着叶玉瑶，乐观地笑了笑："有什么好担心的。你放心吧，说不定，用不了一个礼拜，你的男人就摇身一变，不再是一个钟表匠，而成了共产党的干部了。"

叶玉瑶被瞿皓明逗笑了："要真是那样儿，恐怕你就该把我休掉了。我算什么呢？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配不上你这共产党干部了。"

"说什么呢。你是我的妻子，我会永远在你身边。"瞿皓明看着叶玉瑶，轻轻地搂住了她，叶玉瑶也顺势把头靠在了瞿皓明的肩头。

第二天上午，丁雨岚收拾着自己的东西，正准备出办公室门，桌子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丁雨岚拿起电话听筒。

电话里传出韩苓急切的声音："丁局长，小京突然呕吐不止，我已经把他送到医院急诊室来了，高烧40度。"

丁雨岚十分焦急："医生怎么说？"

"医生初步诊断，他们认为可能是脑膜炎，现在还在检查，你快来吧！"

钟表铺的外面，丁雨岚把一个信封递给瞿皓明："火车票和给当地部门的民政介绍信都在这里边儿，你只好自己去了。"

瞿皓明有些犹豫地接过信封："没事儿，我的事情可以晚几天再说，你赶快去医院吧。"

"你还是先去资中吧。如果小京没什么大问题，我会赶过来跟你汇合的。"

丘陵地带的田野，随着一声汽笛声，一列火车呼啸着奔驰而去。列车的车厢内，瞿皓明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出神地望着车窗外面。

下了火车，背着一个挎包的瞿皓明站在一个三岔路口，看了看四周，拦住了一个农民："老乡，梅花村该怎么走？"

农民指了指一条路："你从这条路过去，见到一个庙子就朝右拐，然后一直走到头，那儿就是梅花村了。"

张山家的堂屋内，张山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解放军服装，头上有一道很明显的、长长的伤痕，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竹椅子上，呆呆地看着阳光的光柱。瞿皓明一步跨进堂屋，看见张山连忙大叫："张山，可找到你了！"

张山听见喊声，木然地看了看瞿皓明，没有任何反应，又转头去看那几个光柱了。

瞿皓明冲到了张山的面前："张山，我是瞿皓明！'木匠'！你还记得我吗？"

张山还是呆呆地看着前面，没有反应。

瞿皓明蹲下身，挡住了张山的视线，使劲摇晃着张山的膝盖："我是瞿皓明，你不认识我了？张山！"

张山没有动静，只是呆呆地看着瞿皓明。

一直漠然地站在他身后的张山父亲说话了："你跟他说什么都没用。是县里的人把他送回来的，说是被国民党的炮弹轰了，把脑袋给炸坏了，傻了。回来以后就一直这样。"

瞿皓明彻底绝望了，他凑得很近，两眼死死地盯着张山的眼睛，张山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瞿皓明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冲动地一把抱住了张山，紧紧地搂着他，哭了起来……

2

凌晨，整个城市还在睡梦中，医院的病房内，顾顺祥、李天纲和韩苓，甚至叶玉瑶都守在小京的病床边。小京仍然在输液，闭着眼睛。顾顺祥和李天纲他们都相当疲倦的样子，韩苓已经靠在小京的床头睡着了。叶玉瑶察看着输液的瓶子。

医院的走廊被惨白的日光灯照着，丁雨岚端着一盆水，从走廊里走过来，看见瞿皓明正从走廊的另一头匆匆过来："你怎么回来了？见到张山了吗？"

"见着了。"

丁雨岚努力地笑了一下："这就好。"

"可张山头部受了伤，脑子不管用了。不能说话，也谁都不认识。已经完全傻了。"

丁雨岚惊讶起来："怎么会这样？"

瞿皓明叹口气："孩子怎么样？"

"情况不太好。瞿皓明，你也别着急，找到了张山也算是一个转机，也许他慢慢地会好起来的。"

瞿皓明摇摇头："我不指望了。我在回来的路上也想通了，比起张山现在这个样子，比起牺牲了的杨剑锋，我算是幸运的。毕竟我现在还好好地活着。"

李天纲突然从小京的病房里跑出来，惊慌地大叫着："医生！医生！"

丁雨岚扑到床头："小京！妈妈在这儿！小京，小京你说话呀！"

小京呼吸急促，满脸是汗，蒙眬地看着丁雨岚。

"孩子！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小京动了动嘴唇，声音细微地叫了声："妈妈……"

丁雨岚哭了起来："小京！"

医生把丁雨岚拉开，护士将针头刺进小京的胳膊，医生开始给小京做人工呼吸。丁

雨岚站在一旁，无助地看着，使劲抑制着自己，泪如雨下。最后，医生放弃了抢救，站直身体，看着丁雨岚和顾顺祥，轻轻地摇了摇头。丁雨岚大声哭了起来："小京……"顾顺祥拉住了要扑向床头的丁雨岚，紧紧搂住她的肩膀。丁雨岚挣扎着，哭喊着。叶玉瑶和韩苓也跟着哭了起来。瞿皓明和李天纲脸色悲伤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3

1964年的一个清新的早晨，虽然已经过了十多年，隆盛街的样子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除了街道两旁的一些标语口号、行人的衣着显示着时代的变迁。

叶玉瑶提着一个包，带着两个背着书包、戴着红领巾的孩子，瞿哲和瞿思，走到了李天纲家的外面。男孩瞿哲大概有八九岁，女孩瞿思也就七岁左右。十多年过去，都无法掩盖叶玉瑶曾经有过的美貌。

瞿哲跑到李天纲家门前，使劲敲门："李卓娅！上学了。"

李天纲和韩苓的女儿李卓娅，一边背上书包一边从屋里出来。她的年龄和瞿哲相仿，嘴里还塞着一块馒头，红领巾也有些歪歪斜斜地挂在脖子上。李卓娅对着叶玉瑶他们笑笑："叶阿姨。"叶玉瑶帮李卓娅整理了一下红领巾，然后拉上了瞿思的手，三个孩子哼着当时的曲调，一起朝远处走去。

小学校的大门口，挂着"岷水市第二小学校"的牌子。学校操场上一面国旗飘扬着。清晨和煦的阳光下，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们纷纷走进校门，校园里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叶玉瑶和三个孩子走进了大门。看门的大爷手里拿着一个敲钟的木槌，招呼着叶玉瑶："叶老师，来啦？"

叶玉瑶也笑着招呼："大爷，你早。"

瞿皓明在钟表铺外将橱窗的铺板一块一块地卸下来。橱窗玻璃上的红色字体变成了"光明钟表修理店"。他将铺板集中在一起，立在了墙边，不经意地看见了街口不远处一个农民打扮的男人。那个农民的身边有一个装着草鞋和蒲扇的挑子，农民坐在街沿上，也正看着瞿皓明。不过，当他的眼光和瞿皓明刚一接触，农民就立即把眼光转向了别处。

瞿皓明略为迟疑了一下，转身回到了店里。他在橱窗后面的桌子前坐下来，开始拆卸一只需要修理的座钟。他再次地抬头看了看窗外，发现那个卖蒲扇的农民也正在朝钟表铺看。

随着一阵下课的钟声，一间不大的教室，班里的小学生们叽叽喳喳地离开了教室。黑板上还写着一些数学的算式。

李卓娅来到最后一排的瞿哲的面前："瞿哲，你帮我擦黑板吧。"

"你是值日生，为什么让我擦？"

李卓娅笑了："你要帮我擦，我就送你一个礼物。"她把自己的手伸到瞿哲的面前打开，手里是一颗水果糖。瞿哲看了看那颗水果糖，有些动心了："你从哪儿弄来的？"李卓娅得意地："你愿不愿意帮忙呀？"瞿哲抵抗不住诱惑，站起身来。

瞿思从另外一间教室里出来，追上了刚刚出门的叶玉瑶："妈妈，今天顾萌怎么没来上课？"

"我也不知道。"叶玉瑶正要离开，瞿思却大声喊起来："顾萌！妈妈，顾萌来了。"

学校大门口，丁雨岚带着和瞿思年龄差不多的女儿顾萌走了进来。丁雨岚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显得更成熟了些。顾萌有些病歪歪的样子，还戴着一只白色的大口罩。

叶玉瑶关心道："丁局长，顾萌病了？"

"她可能有点儿感冒了，我刚带她去了趟医院，没来得及请假。医生说没什么问题，开了些药。"

瞿思拉着顾萌走向了教室。

丁雨岚拜托叶玉瑶，中午吃饭的时候提醒顾萌把药吃了，药在她书包里，然后坐上等在外面的一辆吉普车走了。这时，戴着眼镜的教导主任来到了叶玉瑶身边告诉她，他听其他的老师反映，说叶玉瑶最近在课堂讲了些不合时宜的话。叶玉瑶连忙委屈地解释着："郭主任，我真没说什么呀！"

郭主任缓和地："你也不用那么紧张，我又没说你散布了什么反动思想。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在课堂上给学生灌输封建思想，也是不允许的！"叶玉瑶有点儿明白了："封建思想？郭主任，我只是在讲那篇关于星星的课文时，顺便提到了牛郎织女的故事，那不是宣传封建思想，不信你可以……"

郭主任打断了叶玉瑶："你不用解释了，以后在课堂上注意一些就行了。不过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后果就很难说了。这也是校长的意思。你能到我们学校来代课，已经很不容易，你也应该珍惜这个机会。"说完，郭主任离开了叶玉瑶。

上课的钟声里，瞿哲飞快地跑到了正要准备进教室的瞿思和顾萌身边，看见顾萌戴着口罩，并得知顾萌感冒了。

瞿哲笑了："感冒还用戴那么大个口罩。"说完，他把李卓娅给的那颗水果糖塞在了瞿思的手里，跑开了。瞿思看了看手里的水果糖，然后把糖纸剥开，用牙齿咬了一半下来，再把糖纸撕成两半，把咬下来的一半糖果包好，给了顾萌："这一半给你！"

顾萌高兴地把糖揣进了衣兜："中午我们一块儿吃。"

4

那个卖草鞋、草帽的农民站在钟表铺门口，瞿皓明将一个盛满水的水瓢递给了他。

农民接过来喝了几大口："谢谢。"

瞿皓明拿过水瓢，将剩下的水泼到了街上，和他攀谈起来。农民搭讪地感叹着这几年乡下日子不好过。瞿皓明随意地："其实，城里人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

农民看着他，却不再理会这个话题了："这两天我也看出来了，你老兄的日子大概也不是很好过，对吧？"

瞿皓明苦笑："谁让我是'特嫌'这么个成分呢。历史上不清不白的，你说我能过得安稳吗。人家政府从来就不信任我，一有风吹草动，就拿我来说事儿，憋气得很啊。这两年，老蒋那边成天吵吵'反攻大陆'，可也总没见有什么行动。我算是明白了，连老蒋都只能嘴上说说，我们谁还能怎么样？是吧？"

虽然瞿皓明这话说得像是半开玩笑，那农民听了以后，反而有些警惕了，起身离开了，瞿皓明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个农民的背影，正要回到屋子里去，却发现远处的路口，一个便衣警察模样的人一闪而过，显然正在暗中监视这边。

丁雨岚现在已经是公安局的局长了，坐在原来顾顺祥的办公室里，向德福和另外两个公安干部坐在里面汇报工作。

向德福和十多年前相比，变化很明显。由于当了副局长，他显得更加沉稳自信，他汇报说省厅那边接到的匿名信里提到的人一直在隆盛街，已对那个人实施二十四小时监控。

一个干部问及写匿名信的人的情况，丁雨岚告诉他："匿名信是用报纸和画报上找来的字拼贴的，没有笔迹，也没留下指纹。"

干部笑了笑："这可蹊跷了。谁会写这样儿的匿名信，难道是特务告发特务？"

另一个干部汇报，那个人对隆盛街的钟表店有特殊的兴趣，前面两天好像一直是在观察，今天这个人上钟表店去要水喝，和那个瞿皓明说话了，内容无法获悉。

向德福怀疑这个特务是来和瞿皓明接头的。

丁雨岚虽然神情有些疑惑，但还是坚决地："这不可能。"她命令道："继续监

视，看看这个人到底要干什么。不过你们一定要非常小心，千万不能惊动了他。”

这时候，一个公安进来，把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条交给丁雨岚。丁雨岚打开纸条，对向德福说：“是瞿皓明。”

向德福接过来看看：“他要求和你见面？”

丁雨岚肯定地说：“一定和神秘人有关。”

瞿皓明和李天纲沿着小河河堤慢慢地走着。经历了十多年的风霜，瞿皓明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那种在李天纲面前自视甚高的态度，反而是李天纲显得更加自信和乐观。

瞿皓明跟李天纲说起神秘人的事，并坦言他向丁雨岚汇报了，可能要秘密地帮公安局做事儿，丁局长让他获得这个人的信任，打入特务组织。

李天纲诧异地：“特务凭什么盯上你呢？”

“我也纳闷啊。”

“这是好事儿啊，这说明，丁局长他们对你非常信任。”

瞿皓明担心自己的这个身份问题十几年来一直都没有解决，现在又去打入特务内部，冒充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的旧军官，他苦笑道：“我怕再卷进去……即便最后破获了敌特组织，我到头来都还是跳进黄河洗不清，‘特嫌’的帽子恐怕就要戴一辈子了。”

“你恐怕还得认真地去做这件事儿。丁局长找到你了，那是她看得起你。她这些年来也一直在为了身份问题帮你的忙。现在运动这么一个接着一个的，我想争表现都还没人要我呢。再说了，这也是你给国家作贡献的机会。你是有党性的人，总不能为了自己的得失而推辞不干吧。”

“党性？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还有党性。我积极争取了这么多年，可有谁把我当过自己人？”瞿皓明叹口气：“我得再去找丁雨岚谈谈。”

5

上午，瞿皓明坐在丁雨岚的办公桌对面，他叹了一口气：“你们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找我？”

丁雨岚说：“你不相信我们？”

瞿皓明牢骚起来：“这么多年我倒是谁都相信，可谁相信我呢？”

“你好像很有顾虑？”

“当然有顾虑。我现在按照你的要求，设法获得这个人的信任，可一旦我真正获得了特务的信任，恐怕以后就很难获得自己人的信任了。”

丁雨岚笑了笑，安慰着他：“既然我们这次让你参与这么重要的工作，就说明组织

上对你的身份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只是没有正式的说法而已。你有情绪，我非常理解，但这种情绪可不能带到你的任务中来。”

“道理我明白。可丁局长，我的身份问题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完？我现在像是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人，十多年过去了，就是没个正式的说法。这历史问题压在我的头上，让我喘不过气来。”这时候，桌子上的电话响了，看见她接听电话，瞿皓明不好再说什么了，站起身来。

从丁雨岚的办公室出来，瞿皓明在走廊上与刚好走过来的向德福碰了面。

向德福对他的态度仍然有些不冷不热：“找丁局长谈过了？”

“谈过了。向局长还有什么指示？”

向德福笑了一下：“好好干吧。”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告诉瞿皓明这件事不能告诉包括家里的任何人，并警告他：“你要小心，如果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儿了，我们的计划就可能失败。到时候，你就得承担责任。”他转身走进了丁雨岚的办公室。

向德福问：“丁局长，我看瞿皓明的情绪不太高，怎么回事儿？”

丁雨岚笑了一下：“他有些顾虑。担心自己一旦打入敌特组织，以后就无法辨明自己的身份了。”

向德福顿了顿：“我对瞿皓明还是有点儿不放心。虽说让他将计就计打入敌特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但瞿皓明是不是能够担当起这么重要的责任，我很怀疑。而且为什么特务会看上他，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他会不会一直对我们隐瞒了什么？我认为他不是很可信，也不可靠。这样做风险太大。”

“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即便出现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我是一把手，我会承担责任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局长，省厅现在正要提拔你，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你可不能自己给自己挖一个大坑跳进去。现在讲阶级斗争，要清理阶级队伍，你却把一个成分可疑的人弄来担当重任，到时候会在政治上惹麻烦的。”

丁雨岚想了想，最后笑了：“向德福，恐怕你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吧？你是不是怕这个所谓的大坑，最终也会影响你的前途？现在敌特的活动很频繁，我们又一时半会儿没有头绪。让瞿皓明打入是目前最为有效的办法。局党委也开会讨论过，大家的意见都很一致，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瞿皓明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过去的身份和这十多年的遭遇也非常适合这样一个角色。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向德福不再坚持了：“好吧，你说了算。我只是好心提醒。”

6

刚刚从省城回来的韩苓来拜访瞿皓明家。韩苓的模样变化有些大，衣着、发式都更向革命干部靠拢。她和瞿皓明、叶玉瑶坐在房间中央的桌子边上。

瞿皓明问起韩苓这次去参加省里的学习的事，韩苓似乎有些故意地轻描淡写：“没什么特别的，就是针对民主人士的思想教育，还组织我们去参观了几个搞社教的公社。”

韩苓问叶玉瑶学校的事：“我听说，你好像遇到点儿麻烦？”韩苓看了看隔壁的房间，压低了声音：“有人说你在课堂上宣传了封建思想，有老师向上边儿反映了。你到底讲了什么？”

“我不过是在课堂上讲了一下‘鹊桥相会’的故事，也没什么呀，我看学生挺爱听的。”

瞿皓明插话：“我看你们学校有些神经过敏了吧？”

“哎呀，你俩真是没觉悟。我这次去学习，上边儿强调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要彻底肃清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封建流毒，在课堂上给学生讲‘鹊桥会’这种封建故事，这不是撞枪口上了嘛。”

一个白天，那个农民挑着担子在隆盛街附近的一个街道上慢慢走着，他既没有吆喝，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两个公安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一个公安叫住他检查他的身份。另一个公安说：“我们听群众反映，你在这一带转悠了好几天了。你干什么了？”

农民暗自吃惊，忙说瞿皓明是他亲戚。于是公安带着他一起去瞿皓明的钟表店进行核实。

农民和两个公安都站在门外，农民的担子放在墙角，瞿皓明站在农民和两个公安对面。农民有些焦急，暗暗地给瞿皓明使眼色。瞿皓明不动声色地把户口簿交给一个公安看着，承认那个农民是他远房的表弟，只是家里四口人挤在一起，他没法住，所以就自己找了一个地方。

两个公安骑上自行车走后。农民这才松了口气。瞿皓明建议他还是赶快躲起来，或者，干脆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听完瞿皓明的话，农民一语双关地：“我办完事儿了，自然会马上离开的。但我说了，今后一定会报答你。”他从自己的担子里翻找出一个旧报纸包着的东西：“这个，送给你吧。虽然东西不值几个钱，我却只能用这个来感谢你了。”

瞿皓明接过了那个纸包，却没有打开。农民挑起了担子，有些狡诈地笑笑，“我们

后会有期。”

瞿皓明在桌子前坐下，打开了农民留给自己的那个纸包——纸包里装着一只怀表。他把怀表拿起来，却感觉到了某种异样。他将怀表凑到耳边听了听，显然没有听到任何响动。于是，瞿皓明顺手拿来工具，将怀表的背盖打开。

怀表里面是空的，没有机芯，也没有其他东西。他想了想，把背盖重新上好。然后站起身来，将那只怀表放在橱窗里比较显眼的位置，和另外几只手表闹钟等放在一起。

7

从台湾潜入的特务张晋生打扮成一个出差干部的样子，拿着钥匙走进了沿海某城市里的一家不大的旅馆的走廊。他路过每一个房间，都看看门牌号，但没有要进去的意思。一直走到了走廊尽头之后，他透过窗户朝外面看看，然后又折回来，重新经过他已经看过门牌号的房间。当他走回到219房间的门前时，才用钥匙打开了门，进门后立即把房间门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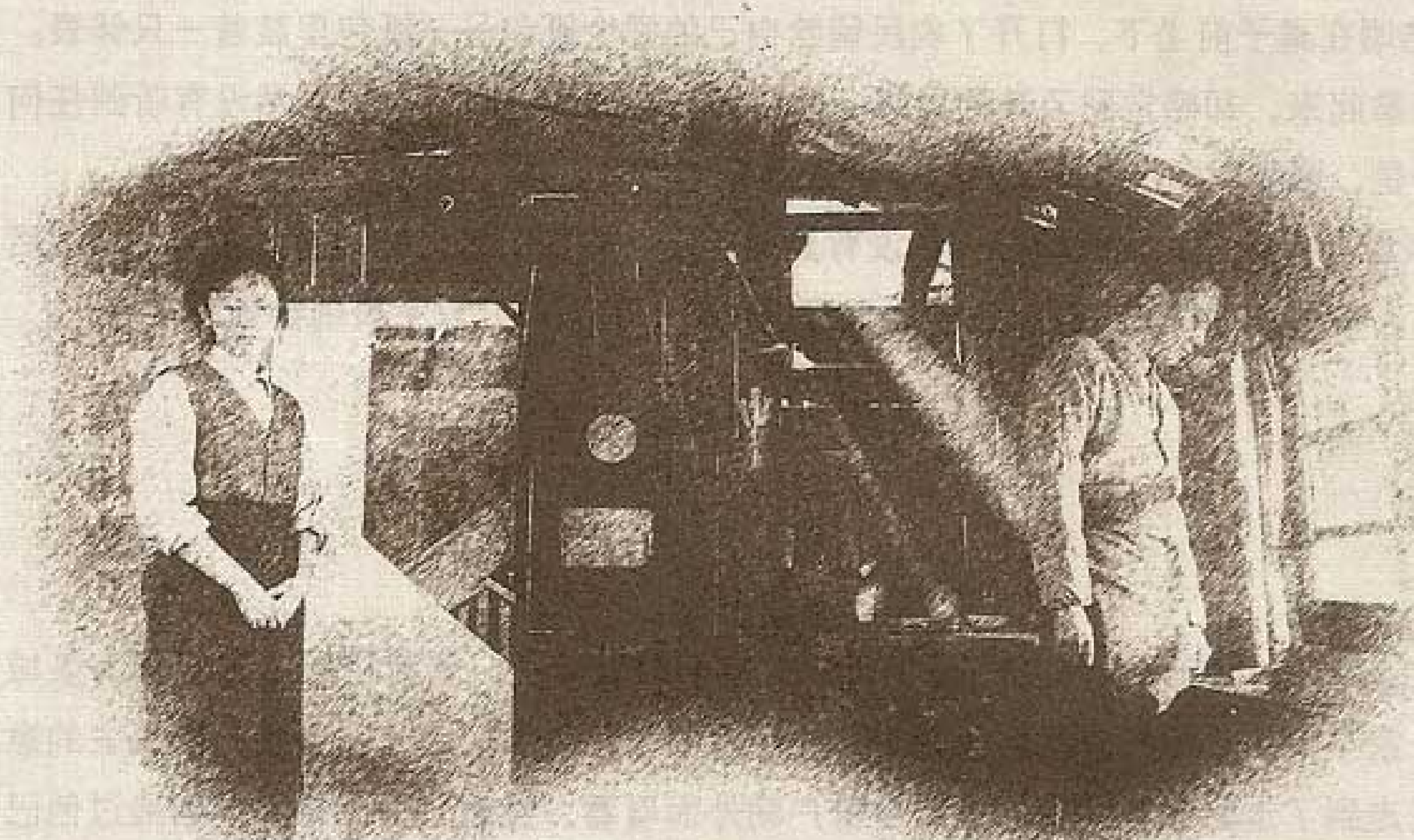
饭店的服务台前。一个便衣公安给服务员展示了一下手里拿着的一张张晋生的照片。服务员告诉他这个人住219房间。

张晋生走到窗前将窗帘轻轻掀开一个角，朝外面观察。窗户临街，行人不算多。

张晋生注意到离旅馆不远的街边上，停着一辆吉普车。然后他看见那个便衣公安从旅馆出来，走到吉普车前拉开车门上了车。他等待着，但那辆吉普车一直没有动静。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迅速地整理自己的旅行包，听到敲门的声音。

这时服务员来送开水。服务员刚把暖水瓶放在地板上，跟在后面的张晋生就狠狠地一掌击打在他脖子上。服务员一声没吭地倒在地板上。张晋生迅速剥下服务员的工作服，穿在自己的身上。那个便衣公安来到旅馆的前厅，找了张椅子坐下。但就在他从报架上取报纸的时候，张晋生已经穿着服务员的制服从楼梯上快速下来了。他戴了一顶帽子，帽檐拉得有些低。便衣公安拿起报纸，抬头看到的只是张晋生提着几只暖水瓶，朝旅馆后门走去的背影，因此他也就没有在意。

张晋生来到旅馆的一个后门，将身上的服务员制服脱下，揉成一团扔进了门边一个装垃圾的竹筐。然后，他拉开后门，走到了一条相对繁华的大街上，很快就混入往来的行人和车流里。



17

再为卧底

1

上午，小学校里正是上课的时候，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从各个教室里传出来，听起来有些杂乱无序。瞿思和顾萌的教室里，孩子们更是乱糟糟的无法安静。

讲台上站着一个女教师，她有些生气地用力敲打着黑板，“嘭嘭”的声音让孩子们停止了喧哗：“安静！安静！从今天起，叶老师不再给你们班上语文课了……”

一个孩子大声问：“为什么？”

女教师没理会，大声继续着：“我今天只是临时给你们上一节课，以后的语文课会由韩老师给你们上。”

下面，孩子们再次发出不满的低语。只有瞿思睁大满是诧异的眼睛，一言不发。她身边的顾萌看看她：“你妈妈为什么不给我们班上课了？”瞿思木然地看着她。

学校教务处的办公室里。郭主任正在语重心长地和叶玉瑶谈话，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而两人的距离还是隔得很远，因为叶玉瑶基本上退缩在角落里。

郭主任态度很诚恳地解释：“今天停你的课，也实在是万不得已。你在课堂上讲什么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事情，有人写信告到教育局去了。”

叶玉瑶十分惊讶：“为什么？是谁做这样的事情？”

“是谁你当然就不必知道了。不过这样的问题反映到教育局那里，上面当然会很重视的，你本来就是代课老师，虽然学生们很喜欢听你讲课。但是出了这样的问题，学校也不敢再用你了。”

叶玉瑶顿时异常难过，眼泪流了下来，却看着郭主任：“学校这样做，也是因为韩苓韩老师学习回来了，是不是？”

学校教学楼的过道上，眼睛红红的叶玉瑶迎面碰上了韩苓。叶玉瑶看见她，立即转身想要回避。韩苓却叫住了她，“玉瑶！”叶玉瑶站下来，用满是怨恨的目光看着她走到自己面前。

韩苓看着她的眼睛：“怎么哭了？”叶玉瑶眼神没变，但说话的声音却柔弱无力：

“你为什么要把我们说的话告诉校长？”

“你说什么？你是说那天教务主任批评你的事情？我没跟校长说过啊！”韩苓说话的样子让人难以辨别真假，但看上去很诚恳。

“你怎么可以对朋友做出这种落井下石的事情。”

韩苓生气了，说话的声音很大：“我说的话你爱信不信！反正我没有去跟校长说过你什么。虽然我认为你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讲那些封建主义的东西非常不合适，但我也不会在你背后去打什么小报告！”叶玉瑶又是那种让人很熟悉的幽怨的样子，无力道：“你是怕学校不给你安排上课，所以想用这种办法把我挤走？”

韩苓像是受了侮辱一般叫起来：“叶玉瑶，你别胡说八道！我告诉你，我不是这种人！”

叶玉瑶和韩苓说话的地方，就在瞿哲他们教室窗外不远，韩苓的声音吸引了靠窗户的孩子们。

瞿哲和李卓娅通过窗户，看见了发生在他们各自母亲之间的争吵。

看见外面的叶玉瑶哭着走了，瞿哲回头狠狠地瞪着李卓娅，低声说：“你妈妈凭什么那么凶？”

李卓娅无辜地看着他：“我哪儿知道？这跟我又没有关系。”

“就有关系，她是你妈！我会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的。要是你妈欺负了人，我就找你算账！”

黄昏的时候，洋楼里。已经当上了这座城市的副市长的顾顺祥坐在沙发上看着文件。楼下的房间里，丁雨岚正在帮助保姆将做好的饭菜摆上桌子。丁雨岚对他说：“吃饭了。”顾萌走下楼梯，坐在了饭桌前。丁雨岚把顾顺祥手里的文件拿下来放在一边，于是一家三口开始吃饭了。

顾顺祥在女儿面前，顿时显出了满脸的慈爱，一边给顾萌夹菜，一边询问着：“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顾萌应付地：“还那样儿。”

丁雨岚问：“今天作业做完了吗？”

顾萌回答：“我不想做。我再也不上语文课了，再也不做语文作业了！”

丁雨岚奇怪地：“这到底是怎么了？你不是最喜欢语文课吗？”

“因为我们班换老师了！叶阿姨走了。”顾萌生气地大声说着：“她被学校开除了！”

晚上，李天纲站在瞿皓明家外面敲门。

门打开了，瞿皓明出现在门口，他的身后是叶玉瑶。李天纲的目光越过瞿皓明，主

动朝屋里的叶玉瑶点头笑笑。

叶玉瑶虽然有些不高兴，但她还是客气地招呼着："你来了？"

瞿皓明邀请他进屋，李天纲却说就在外面说几句。

李天纲有些尴尬地看着他，提到今天她们学校里的事情："韩苓这个人，这么多年了大小姐的脾气还没有改掉，经常一说话就不饶人。替我给玉瑶赔个不是吧。"瞿皓明笑了："行了，她们女人之间的事情咱们都别多管了。反正我们家摊上你们这样的朋友也就自认倒霉吧。"

李天纲认真地建议他为这个事去找找丁雨岚，只要顾市长肯出面说话，教育局也不敢不听的。

瞿皓明犹豫了："这合适吗？"

李天纲低声说："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现在不正在给丁雨岚他们当……"

瞿皓明警惕地没让他说下去："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不合适，这不成了跟组织上讨价还价吗？"李天纲无奈地："你这人能不能改改自己的毛病？到这时候了还不好意思？自己想想吧。"

李天纲走后，瞿皓明回到家里把门关上，回头看见叶玉瑶正站在那里等着他，心情很低落："他跟你说什么？"瞿皓明笑了一下，显然是想化解矛盾："他是替韩苓来给你道歉的。"

叶玉瑶不满，也不相信地："她还会道歉？"

瞿皓明无奈地："他们一家人过去没少帮助我们，你也别再这样儿了。而且李天纲也在给你出主意再回到学校去。"然后他把谈话内容告诉了叶玉瑶，并坦言行不通，不准她去找丁雨岚。

叶玉瑶诧异地看着他，眼睛里顿时又充满了幽怨和眼泪。看见她的样子，瞿皓明立即缓和下来，轻轻安抚着她："我不是不关心你的意思，现在不是时候。现在丁雨岚正在让我帮他们干点儿事情。"

叶玉瑶不相信："这么多年，你看看你混成什么样儿了？除了我，有谁真正相信过你？公安局还会有什么事情让你帮忙？"她的心情很糟糕，竟然说话的语气也带了些嘲讽的意味，这对于她来说应该还是第一次。瞿皓明耐心地："这件事情很重要，本来我是不应该告诉你的。所以我在这时候提出你的事情，就显得有些像是跟组织上讲条件了。"叶玉瑶突然笑了，既是苦笑也像是嘲笑："组织上？你不觉得这话从你这样的人嘴里说出来很可笑吗？你的组织在哪儿啊？"

这句话显然是触到了瞿皓明的痛处，他为叶玉瑶流露出来的神情感到相当失望。

2

第二天一早，丁雨岚家院子外面，一辆黑色轿车已经停在那里。顾顺祥拿着公文包刚刚走出家门的时候，丁雨岚叫住了他。“老顾”，她把他拉到了屋子里面，低声说：“我想了一晚上，你能不能跟教育局的领导谈谈，让叶玉瑶回到学校去？”

顾顺祥不解地：“为什么？”

丁雨岚告诉顾顺祥关于瞿皓明正在为他们卧底的事，担心这时候学校开除叶玉瑶，会对他们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

顾顺祥担心地：“你胆子真大。”

“情况特殊，只有他最合适。”丁雨岚笑了：“今天就算是我向分管领导汇报吧。”

顾顺祥也笑了，说道：“既然教育局和学校已经作出了决定，我再说什么就有些不合适了。我想办法给叶玉瑶另外找个工作，行吗？”

丁雨岚想了想，虽然不太满意，但还是点头了。

这天上午，成功脱逃的张晋生出现在隆盛街上。

这时候瞿皓明的钟表店已经开门了，被学校开除的叶玉瑶无事可做，正在清扫门前的街道。叶玉瑶的存在让张晋生犹豫了，他从钟表店门口经过以后，又离开了隆盛街。

瞿皓明正站在凳子上，给那个挂钟上弦。叶玉瑶扫完了门外的街道回来。两人为工作的事商量了一下，叶玉瑶问：“你会去找丁雨岚吗？”

瞿皓明没有回答，装着没听见一样。

叶玉瑶当然知道他在装傻，便拿起买菜的篮子往外走：“我买菜去了。”

提着菜篮子的叶玉瑶走出街口的时候，几乎是和张晋生擦肩而过。两个人都留意地打量了对方一眼。

张晋生来到了瞿皓明的钟表店橱窗外面，很随意地看着橱窗里面摆放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大小钟表。他看见了那个只有空壳的怀表。

隔着橱窗的玻璃，瞿皓明抬头看了他一眼，便又继续埋头修表。

张晋生走了进去。瞿皓明没再看他，一边忙着手里的活儿一边随意地问着：“修表？”

张晋生打量着房间里面：“修表。”他回头看了看外面的街上，然后把一个怀表放在了瞿皓明的眼前：“这表你能修吗？”瞿皓明看见这个怀表和自己放在橱窗的、那个农民留下的那怀表一模一样，他没有动手去拿，重新抬头看着他，顿时面露紧张的神

色，慌乱地朝窗外看了一眼。张晋生笑了一下：“你那么紧张干什么？打开看看。”

瞿皓明这才拿起怀表，用手边的工具打开表盖，怀表里面同样是空的。瞿皓明站起来想要和他握手的样子。张晋生并没有理睬他，目光变得异常阴冷，看了他一会儿，拿起自己的那个怀表，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就转身离开了。

一个有些幽暗的小房间里，幽暗中，丁雨岚和瞿皓明坐在一起，低声交谈，瞿皓明汇报了新情况。丁雨岚松了口气，甚至难掩心中的兴奋：“他总算来了。”瞿皓明却有些懒散地看着她，催促她赶快抓人，“这事儿最好能够快点儿结束。”丁雨岚不满地：“你这是什么话？把台湾特务引进来，这才是第一步，我们的行动刚刚开始。”

“那是你们的行动，我只是帮帮忙。”

丁雨岚看着他，有些失望地：“瞿皓明，这几年你可真是变了。”

瞿皓明苦笑：“能不变吗？你来试试我的处境，说不定你比我变得还要多，还要快呢。我觉得我的信仰够坚定的了，还能坚持到现在。”

听见他这样说，丁雨岚同情地看着他：“我理解，你不用抱怨了。我一直在找机会让你能证明自己，证明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过去是，现在也是。因为我绝对相信你。”

“你相信我能有多大用处呢？你一个人代表不了组织，更不能替组织上给我一个公正的结论。”

丁雨岚突然有些伤感起来，轻轻叹了口气：“是我对不起你。你以为我看见你现在的处境心里不难受吗？每次想起你的事，看见你这种样子，我都会想起老杨，要是他还活着，这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我自己的生活也一定不是现在这样儿，甚至小京也不会不在了……”

看见丁雨岚说着说着已经眼含泪水，瞿皓明只有把自己的烦恼放在了一边儿，决定继续按丁雨岚的计划行事。

丁雨岚渐渐平静下来：“那人没告诉你下次接头的时间地点？”

瞿皓明摇摇头：“那家伙装神弄鬼的。”

“我们之所以下那么大工夫，让你打进特务内部，就是因为我们不仅要把台湾特务吸引进来，更要掌握他们的行动意图和目标，从而彻底解决问题。所以，下一步你要弄清楚他来这里的具体任务，同时掌握他的行踪，要防备他在这里还有其他的人可以利用。”

“我估计这会很困难，见一面我就看得出来，这个人并不好对付。”

丁雨岚看着他：“所以我们才选择了你，没人比你更有经验了。”

3

一天早晨，李卓娅背着书包从自己的家里走出来，来到瞿皓明家门外面："瞿思！瞿思！上学了！"

瞿思应道："来了来了！"瞿哲一把拉住了背着书包正要往外走的瞿思："别跟她一起走！她妈是叛徒，把我们妈妈出卖了。你还跟她在一起干什么！"瞿思有些懵懂的样子。

虽然他们说话声音很低，但正在收拾饭桌的叶玉瑶还是听见了。叶玉瑶对瞿哲说："别这样教你妹妹。她还小。"李卓娅站在门外等了一会儿，又叫了两声，里面却连回应的声音也没有了，她只好有些失落地走开了。

随着上课钟声的敲响，李卓娅和同学们一起涌进了教室，匆匆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弄得桌椅板凳发出一片碰撞声。

同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的瞿哲看了李卓娅一眼。李卓娅不高兴地低声质问着："你看我干什么？你不是不理我了吗。"瞿哲没反应。李卓娅打开课本，然后接着又要打开自己的铅笔盒。瞿哲偷偷关注着。老师在教台前说什么他是听不见的。

突然，安静的教室里发出了李卓娅的惊声尖叫。她的铅笔盒打开了，里面竟然密密麻麻地装满了蚂蚁，成团的蚂蚁正黑压压地从铅笔盒里跑出来。她跳起来，尖叫声持续不断，然后哭了。瞿哲却坐在一边开心地笑着。全班的目光都被他们吸引过来了。老师一脸怒容地走过来看看："谁干的？给我站起来！"

瞿哲一副敢作敢当的神情慢慢站起来。

晚上，刚刚吃完晚饭，叶玉瑶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催促瞿哲和瞿思进里屋去做作业。瞿皓明回到了自己的小桌子跟前，打开台灯，继续修理一个已经拆散了的手表。这时候，瞿哲和瞿思已经进去做作业了，突然有人敲门，敲门声有些重，也很急，听上去挺不客气的。叶玉瑶连忙过去打开门，外面站着一脸怒气的韩苓，还有低着头的李卓娅。瞿皓明看见韩苓的脸色不对，也站起来笑着把她们请进来。

韩苓拉着李卓娅的手进屋，也不坐下，气愤地找瞿哲并要卓娅告诉大家出了什么事。李卓娅却始终低着头，一脸委屈和不情愿地。

韩苓用力推搡了女儿一下："没出息！"

瞿皓明赶紧把李卓娅拉到自己身边。叶玉瑶也已把瞿哲叫了出来，瞿哲站在那儿，脸上倒没有什么畏惧的神情。他的身后，瞿思露出一只眼睛，紧张地看着外面。

韩苓看见瞿哲的样子，越发生气地提高声音："瞿哲这孩子太欺负人了，也不知道

他从哪儿弄来那么多蚂蚁，上课的时候全都放进了卓娅的铅笔盒里！弄得全班都乱了！把卓娅吓得又哭又叫的。”

瞿皓明和叶玉瑶都很惊讶，瞿皓明狠狠地瞪了瞿哲一眼：“你为什么要这样干？”瞿哲不说话。

瞿皓明瞪着瞿哲：“你还傻站着干什么？快给卓娅和韩阿姨道歉！”瞿哲却强硬地拧着脖子不吭声。叶玉瑶也生气地：“你听见没有？”瞿哲还是沉默。

这让瞿皓明顿时火气上来了，过去就给了瞿哲一耳光。挨了打的瞿哲眼睛里冒出了愤怒，瞪着瞿皓明。瞿皓明还要再打的时候，瞿思从里面跑出来，死死地抱住了爸爸，大声哭起来。

韩苓这才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了：“算了，也别打孩子。瞿哲，以后你也真不能再欺负我们卓娅了。”瞿哲还是僵硬在那里。

韩苓拉着李卓娅走了。瞿皓明和叶玉瑶赶紧送她们出门，嘴里不停地道歉。

叶玉瑶关上门以后，和瞿皓明转身看见瞿哲依然用憎恨的眼睛看着瞿皓明。

叶玉瑶赶紧走到瞿哲跟前责备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做了错事都不会说句对不起？”

瞿哲终于说话了：“我没错！谁让他们家欺负你呢？我都知道，是韩阿姨害得你被学校开除了！”

叶玉瑶着急了：“你还胡说八道。”

瞿皓明说话了：“就算有这回事儿，你要真有本事你就去找韩阿姨算账，去找你们校长算账，你欺负人家卓娅一个女孩子算什么？我告诉你，欺软怕硬是一个男人最可耻的事情！我希望你长大后做一个真正的男人，明白吗？”

瞿哲突然冷笑了一下，这笑声让叶玉瑶心中一紧。瞿皓明也被这样的冷笑刺激得瞪着他。瞿哲一脸无畏地和瞿皓明对视着：“真正的男人？当爸爸都是这种窝囊样儿他还能指望儿子什么！”

叶玉瑶完全被儿子的话惊呆了，不知所措、心惊胆战地偷偷看了一眼瞿皓明。

瞿皓明的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了。他慢慢站起来，走到瞿哲跟前，用低沉和战抖的声音：“你再说一遍？”叶玉瑶急忙站到了他们父子之间，抢先训斥儿子：“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混了！快给爸爸认错！”

瞿哲不服气地低声嘟囔着：“本来就是嘛。”

还没等他说完，瞿皓明已经重重地一个耳光打在了他的脸上。这重重的一击使瞿哲差点儿倒在地上，叶玉瑶知道丈夫已经被彻底激怒了，狂暴了，她挡住瞿皓明，对儿子喊着：“还不快跑！”

转眼之间瞿皓明已经将一根木棍拿在手上，朝着瞿哲抡过来。瞿哲这才真的害怕了，在屋子里抱头鼠窜，四处躲避。叶玉瑶阻挡着，瞿思尖声哭喊着，整个家里完全乱

了。瞿哲躲闪着，从瞿皓明摆满钟表零件的桌子上跳过去，瞿皓明的木棍挥过去，没能打中瞿哲，却重重地落在桌面上，那些大大小小的零件一下子被震得跳起来，四散地落到了地上。

看着一地的零件，瞿皓明顿时愣住了。叶玉瑶更是惊慌，连忙过去胡乱地拣起那些看得见的零件。瞿哲知道这下真的闯大祸了，没等瞿皓明再次追打，突然就跪在了地上，哭起来，大声喊着："爸爸，我错了！"

夜深了，瞿皓明趴在地上，手里拿着台灯，仔细地寻找着，要在地上寻找细小的钟表零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不过他还是终于找到了一个，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夹起来，放在了桌子上摊开的白纸上，那上面已经摆着一些大大小小的零件了。

然后，瞿皓明继续趴到地上。叶玉瑶从里面出来，却不敢走过来，离得远远地："都半夜了。那么小的东西，怎么找得完？"

瞿皓明终于抬头看着她了，叶玉瑶却看见了一张绝望的脸，那脸上还有着痛苦、自责和无奈："还差三个，都是只有针尖大小的东西，找不着了。"叶玉瑶这才走到他身边，蹲下来看着他，然后心疼地将瞿皓明轻轻搂住。瞿皓明任由她那么抱着自己，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

4

白天，钟表店开着门，瞿皓明面前的桌子被人敲得"砰砰"响。

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男人痛心疾首地敲着桌子嚷嚷着。瞿皓明一脸窝囊和低三下四的神情："实在对不起，我不小心弄丢了两个小零件，这表修不好了。我只能赔你一个。"

中年男人嚷着，那是苏联专家回国的时候送的纪念品，它的价值是不可以拿钱来计算的！瞿皓明只能不断重复一句话："对不起。"

中年男人也不是那种很厉害的人，嚷嚷完了以后他也一脸无奈地闭上嘴，看着瞿皓明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样子。

这时候，叶玉瑶拿着一些钞票从里屋走出来，赔着笑脸把钱放在那个人面前："同志，这是一百块钱，也是我们所有的钱了，请你拿去买个新表。"她把钱和那个苏联手表一起放在中年男人手里。

中年男人接过钱和手表，摇头叹气地走了，迎面看见张晋生正站在橱窗外面，看着里面那些各式各样的钟表。中年男人说："别在这里修表了，这里糟糕得很，你看看，好好一块苏联表，本来就是一点点小毛病，却让他们修得干脆死掉了。"张晋生只是冷漠地看看他，走了。

瞿皓明没有发现刚刚在橱窗外面的张晋生。这时候他满心忧郁。

叶玉瑶看着他，两眼无神："家里只剩下三块钱了。"

瞿皓明沉重地叹了口气，突然苦笑了："昨天我不应该打儿子。"

叶玉瑶看着他，不明白他这样说的意思。

瞿皓明继续说："他说得没错儿，我是窝囊。我连一家人都养不活，这还不算窝囊吗？"叶玉瑶看着他，也只有含着眼泪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丁雨岚家院子外的小街上。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的丁雨岚，远远地就看见了站在门口的叶玉瑶。

丁雨岚从自行车上下来："你在等我吗？"

叶玉瑶有些难为情地点点头："可能萌萌跟你说过，我已经被学校开除了。"

丁雨岚点点头。叶玉瑶苦笑了一下："我是想来求求你，能不能请你们家顾市长帮我说几句好话，让我回到学校去，让我好歹有个工作，养活这个家。"

丁雨岚依然笑着："瞿皓明让你来找我？"叶玉瑶抱怨地："他才不会呢！这个人一辈子都不会求人的，死要面子活受罪。"

丁雨岚笑了起来，亲热地拉着她的手："其实瞿皓明不来找我也对。"叶玉瑶诧异地看着她，眼睛里难掩失望和不满。丁雨岚接着说："因为本来我明天就要来找你们。老顾已经给你找了一个新的工作。"

叶玉瑶不敢相信地："真的？什么工作？"

"红星工艺竹编厂。是个不错的单位，厂子不大，但是工作条件比较好。你愿意去吗？"

叶玉瑶高兴地："还能不愿意？高兴都来不及呢！"

丁雨岚也高兴地看着她："你放心吧，你们家的事情不会不管的，这句话我以前就说过，记得吗？"

傍晚，瞿皓明正在准备关门，给外面橱窗装上铺板。一回头发现张晋生正在向他走来。瞿皓明很夸张地急忙四下看看动静。张晋生来到他面前，很冷静的样子："别那么紧张。"

瞿皓明却越发紧张。他保持着鬼头鬼脑、很警惕的神情："你那天来我这儿被人跟踪了？"

"没有啊。"

"那天你刚走一会儿，两个便衣警察就来了，盘问了我半天。"

"问我的情况？"

瞿皓明点点头："可不是嘛！问得还挺细的。"

张晋生不放心地："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我说只知道你是外地人，想在我这个店里找个工作。不过我说这儿生意不好，我一个人够了，就把你拒绝了。"

张晋生沉默地思忖着。

瞿皓明继续说："公安厉害得很，再加上那些街道积极分子，任何一个从外面来的人都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注意。这叫全民皆兵。"

"那我该怎么办才安全呢？"

瞿皓明想了想："我也说不好……最好能有个固定的工作。这样也就不引人注意了。"张晋生悻悻地："我来这儿又不是要挣钱吃口饭的，还要找什么工作？"

"反正有个工作才安全。哪怕就像我这样儿开个小铺子，公安天天从我门口过，也懒得进来看看。"

张晋生看着他："我要真在你这店里帮你修表，会是安全的吗？"

瞿皓明反问："你会修吗？"

"不会。"

瞿皓明摇着头："那就玄了。"张晋生却突然下定了决心，用命令的口吻："你在附近给我找个地方住下来，白天没事儿我就在你这里上班，修表有什么难的，有空的时候你教我两招，能应付得过去不就行了。"瞿皓明满脸为难，不置可否。

这时候，叶玉瑶回来了，脸上洋溢着少见的喜气。瞿皓明连忙介绍："这是我刚刚收下的徒弟，以后这个钟表店里我就有个帮手了。"



18

左右互搏

1

张晋生离开后，叶玉瑶有些不解地看着瞿皓明：“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收什么徒弟？你从哪儿找钱给他发工资啊？”瞿皓明欲言又止：“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我自有办法。”

叶玉瑶情绪好了一些：“有个好消息差点儿忘了告诉你，下个礼拜我可能就要到红星工艺竹编厂去上班了。”瞿皓明皱起了眉头：“怎么回事儿？”

“我刚刚去找了丁雨岚。”

瞿皓明火气一下上来了：“你找了她？我说过不要去找丁雨岚或者顾市长说你的事情，你怎么还是去了？你不要脸了我还要呢！你怎么这么糊涂？！不就是吃饭有点儿困难了吗？”

叶玉瑶眼圈红了：“我怎么就不能找丁雨岚了？现在不光是我俩了，我俩的日子随便怎么也可以撑过去，你总得为孩子们想一想吧？我没有做错什么。再说，人家丁雨岚在此之前就已经帮我把这个工作找到了，正要来告诉我们呢。”

瞿皓明的口气才软了下来：“既然这样，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叶玉瑶勉强地笑了笑：“这样，你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你说是不是？你收了徒弟，总不能让别人也跟着饿饭吧。”

瞿皓明一屁股坐在了桌子前的椅子上：“你知道什么。”

星期天的上午，瞿哲手里挥舞着一只竹篮子，和瞿思来到一条街上的副食品店。副食品店里有几样蔬菜，也挂着一些猪肉之类的。店子里有些冷清。

瞿哲远远地看见李卓娅提着一个菜篮子从副食店出来，连忙拉住了瞿思：“我看见李卓娅了。”他把菜篮子扣在了自己头上：“我不想见她！”瞿思便自己朝副食店门口走去。副食店门前，瞿思笑嘻嘻地跑到了李卓娅的面前，李卓娅告诉她，自己来买点儿肉。

瞿思羡慕地：“你们家真有钱，我们都两个星期没吃肉了。”李卓娅也看见了远远

站在一边不过来的瞿哲："给你一块吧，拿回去让叶阿姨做红烧肉。你妈妈做的红烧肉我最爱吃了。"

瞿思高兴地拿着猪肉跑到了瞿哲面前，告诉他是卓娅送的。瞿哲早已取下了头上的菜篮子，看着李卓娅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但走了几步之后，李卓娅又停下来，转头看着瞿哲和瞿思这边。

瞿哲看了看站在远处看着这边的李卓娅，狠狠地："我们不要叛徒家送的东西，给我，我去把她的臭猪肉还给她！"他要去抢那块猪肉，瞿思却拿着肉一溜烟跑了。瞿哲本来要去追瞿思的，但看见李卓娅还在原地站着，看着这边，也就不好意思去追了。他故意做出对李卓娅视而无睹的样子，昂着头走过去，进了副食店。

见瞿哲这样，李卓娅也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韩苓正在一个大木盆里洗着衣物，李天纲站在灶台前，接过李卓娅递来的菜篮子。

李天纲翻了翻篮子："我给了你三块钱，怎么才买这么点儿肉？"李卓娅吞吞吐吐地搪塞着。

李天纲正要说什么，叶玉瑶却拿着一包用旧报纸包着的东西走进了门，和他们打了个招呼，然后打开旧报纸，笑着说："你们家卓娅把她买的一块肉忘在瞿思的篮子里了，我给你们送回来。"

李卓娅顿时愣在那里。李天纲看了看女儿，已经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但他没有说什么。

韩苓尴尬地看了看李天纲。

韩苓说："哎哟，你这是何必呢。忘了就忘了呗，留着你们吃不行吗，还专门跑一趟送过来！"叶玉瑶看了看李卓娅："卓娅，下次别这么马虎了，啊？"

李卓娅只好从叶玉瑶手里接过了猪肉。

叶玉瑶离开后，李卓娅走到李天纲面前，狠狠地把那块猪肉扔进了菜篮子，赌气地走进了里屋。李天纲看着韩苓，无奈地笑笑："卓娅是个懂事的孩子。"

韩苓又抱怨了几句，李天纲有些感叹："看来我们两家之间的关系，还真不如从前了。"

2

早上，丁雨岚坐在办公桌前翻看着一叠文件，其中还夹杂着一些照片。

向德福敲门进来："丁局长，你找我？"

丁雨岚将那叠东西递给他看，几张显然是偷拍的照片上，是张晋生，并告诉他：“这是从福建发过来的协查通报。他们那边儿估计，这个人已经到了内地，很可能是针对我们的三线建设搞情报。这个人来大陆的真正目标到底是什么，他们也不清楚。根据瞿皓明传过来的说法，我相信，照片上的这个人就是和他接头的家伙。”

向德福点头：“有点儿像。要不我去瞿皓明那儿看看，核实一下？”

丁雨岚点点头：“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案子看来还得耐心对待。另外，具体情况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特别是瞿皓明在这当中扮演的角色，最好限制在专案小组的范围内。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下午，瞿皓明在桌子前修理一只手表，张晋生则在旁边，在一个装满煤油的小碗里，用一支毛笔清洗钟表零件。瞿皓明介绍着一些钟表的基本常识。这时候，向德福在橱窗外面敲了敲玻璃，瞿皓明和张晋生都抬头。

向德福从门口走了进来，他从手腕上取下自己的手表：“修一下表。”他看了看旁边的张晋生，抑制着自己的兴奋：“怎么，你这儿多了一个师傅？”张晋生没说话，只是看着向德福。瞿皓明接过向德福的手表：“啊，我新收了一个徒弟。他叫张晋生，是山西人，我母亲那边儿的一个远房亲戚。”

瞿皓明听了听向德福的手表：“放这儿看看吧，后天来取。”向德福走后，张晋生才转头隔着玻璃看了看向德福远去的背影，然后走到了瞿皓明的身边：“你这儿生意还不错？”

瞿皓明把向德福的手表放进了抽屉：“马马虎虎。”

“你可从来没问过我，我们为什么要找上你。”

瞿皓明不动声色：“我不关心，我只关心能不能帮你把想做的事儿做成。”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怀表作为联络暗号，你也不想知道？”

瞿皓明看着张晋生，突然有些醒悟：“你们找到了刘杰？”张晋生得意地笑了：“我们不会那么冒失，随便找个什么人的。之前我们在台湾找了一些从这里出去的人，通过他们了解可能会对我们有用的当地人。刘杰推荐了你。”

“他在那边干什么？”

“比你好多了。已经混到少将军衔了。然后我们对你的情况进行了观察了解，觉得你挺合适。”

瞿皓明故作不满地“哼”了一声。

“好啦，不说这个。现在你要帮我一个忙。我在福建的时候为了尽快脱离公安局的包围，把电台扔那边了，现在无法跟台湾联系。你看有没有可能去一趟福建，把电台取回来？”

瞿皓明惊诧道：“弄电台到这儿？绝对不行！从福建到这儿那么长的路途，肯定会

出事儿。你不知道，人民战争很厉害，说不定在哪儿就被盯上了。我也不建议你去。"

张晋生想了想，阴暗地笑笑："想想看，你有什么办法？"

"你不是还有一个人吗，那个来考察过我的家伙，你让他干吧。"

"他已经离开了，另外有任务。"

瞿皓明想了想："如果你能出一个好价钱，我可以帮你找人。"

"钱？为党国效力，为'光复大陆'效力，怎么可以说到钱上面去？"

瞿皓明并没有直接回应："如果不说钱，那我就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

下午，小学校门外，背着书包的瞿思和顾萌在地上玩着"跳房"的游戏。李卓娅急匆匆地从大门出来，看见瞿思和顾萌，高兴地跑了过去。顾萌告诉她："我们正等你呢。"

这时，瞿哲从后面跑了过来，故意没看李卓娅："不是说三个人一起回家吗，怎么变成了四个人？"李卓娅想说什么，瞿思拉了她一把："别理他，我们走。"瞿哲还不肯放过："我怎么看见一个小叛徒死皮赖脸地跟着我们？别以为用一点儿小恩小惠就可以收买人心。"

李卓娅忍不住眼圈红了，她挣脱了瞿思的手，独自一人哭着朝前面跑了。

3

清晨，瞿皓明和丁雨岚、向德福坐在了一间很狭小的秘密房间内。

瞿皓明汇报了张晋生的情况，丁雨岚说："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一定要沉住气，弄清张晋生到这儿来的真实目标，然后争取在合适的时候将敌特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所以，瞿皓明你也不能着急，如果张晋生对你的建议不置可否，没有反应，你也千万不要催他。"

向德福提议："我看这倒是个机会。既然张晋生要找一个发报的人，我们可以从局里找一个合适的人打进去，这样也可以给瞿皓明一个照应。"

瞿皓明看了看向德福："我一个人已经够了，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危险，张晋生是个不好对付的家伙，一旦暴露，我们会前功尽弃的。向局长，你是不是觉得让我独自一人跟张晋生打交道，你不放心？"

"我只是想让你有个帮手。"

"我看你是不放心，所以才想找个人来，顺便也看住我。我可不是主动要求当卧底的，如果你信不过我，你可以换人。"

向德福有些忍不住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在两人顶嘴的过程中，丁雨岚一直在思考，见两人都上火了，才制止了他们："你俩都别争了。瞿皓明，既然局里决定让你来做这个工作，就说明我们对你是绝对信任的，所以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我看，向局长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如果张晋生再次向你提出要找人，我们还真可以给他找一个发报的。一旦有什么紧急情况，他也可以帮助你。"

瞿皓明沉默了一阵："如果真要找人，我觉得李天纲合适。李天纲和我是老搭档，也有解放前的情报工作经历，知道国民党情报系统的工作方式，过去的身份也和我一样。这对于张晋生来说比较容易接受和信任。如果要找一个人，他最合适。"丁雨岚点头："我看行。不过在此之前，你必须万分谨慎，绝不能在任何细节上出错，以免节外生枝。"

李天纲家门前，韩苓带着李卓娅从大门出来，锁上了房门。两人正准备离开，却看见叶玉瑶提着篮子从街上过来了，"卓娅，上学去？"

李卓娅闷闷地应了一声："嗯。"

韩苓问："这么早，你这是从哪儿来啊？"

"我去买了点儿菜，赶早菜新鲜便宜。卓娅，怎么不见你和瞿哲瞿思他们一起了呢？是不是瞿哲又欺负你了？"李卓娅掩饰着："没有。"韩苓却有意无意地把话头岔开了："玉瑶，昨天路过的时候，我怎么看着你们的店里好像多了一个人？"

叶玉瑶简单告诉了她张晋生的事情，离开了。

韩苓看着叶玉瑶的背影，站在原地没动，若有所思的样子。

粮站仓库旁边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李天纲有点儿假装吃惊地听着向德福的陈述。他试探地："向局长，你跟我说这些是为了什么？"

"我们想让你也参加这个任务。那个特务想找一个会发报的人，所以我们决定让你来扮演这个角色。"

李天纲这下是真正地吃惊了："这不行！"

"怎么不行？你不会发报？"

"不是！是因为这样一来我就跟特务组织混到一起了。十几年来好不容易才摆脱了过去的身份，现在又变成特务！"向德福笑笑："这有什么？瞿皓明不是已经都做了吗？"

"他是他，我是我啊！我们情况不一样。"

向德福严肃起来了："李天纲，你可要想清楚。想想你的过去，想想党和政府在解放后对你的宽待。"李天纲被向德福的这几句话噎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下午，韩苓正把自己手里的作业本分发给叽叽喳喳的孩子们。瞿思和顾萌坐在一排，前面的同学把她们的作业本传了过来。瞿思打开自己的本子，看见在《我的妈妈》的标题旁边，有红色的分数：2。顾萌也翻看着自己的本子，她的分数是5。

瞿思的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她还是努力忍着。

叶玉瑶和韩苓面对面在李天纲家里坐着。

叶玉瑶打开瞿思的作文本摊在桌子上："韩苓，你不觉得这样做，对瞿思来说有点儿不公平吗？我认真看了几遍，孩子的作文写得真还不错，我也看过顾萌的作文，她们应该是旗鼓相当吧。我觉得，起码也应该给四分，你给她两分，对她打击太大了。瞿思回家以后，一直都很伤心。"

李天纲在一旁的椅子上读着一张报纸，但也听着两个女人的谈话。韩苓无动于衷地："瞿思的作文是写得不错，文笔也好，但思想境界太低了。现在是新社会，让她写自己的母亲，总不能老是那些琐琐碎碎的生活小事儿，读起来还有点儿凄惨，这跟新社会的生活也差距太大了。说实话，给她两分已经算不错了。要遇上其他老师，说不定还可能给零分呢。"

"这我就不明白了，孩子写了真情实感，结果反而不是一篇好作文。"

韩苓严肃地："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你难道忘了你是怎么被学校开除的？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要给孩子讲点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结果忽略了政治原则。玉瑶，你自己吃了亏就算了，千万别再这样教育孩子，害了他们！"叶玉瑶几乎是哀求地："那你能不能跟我一起过去一下，跟瞿思谈谈？起码，从侧面鼓励鼓励她，瞿思一向都很敬重你的，肯定能起作用。我求你了！"

李天纲终于有些忍不住了："韩苓，我看你就过去一趟，劝一下瞿思，有什么不好？"

"你不了解情况，别乱发言。"

韩苓看着叶玉瑶拿起瞿思的作文本走出门，对李天纲说，"你又没看瞿思的作文，瞎掺和什么！"

"我看人家叶玉瑶说得对，真情实感的东西反而不是好作文，这说明你的标准有问题！"

"你知道什么！现在是什么形势我清楚。我看呀，他们那家人就是不吸取教训。你知道吗，这几天瞿皓明不知道又从哪儿弄了一个亲戚来，在他们家当徒弟呢？我都觉得奇怪，怎么会突然冒出个远房亲戚。他们家那么困难，瞿皓明自己修表都挣不了几个钱，还收徒弟来养着？"

李天纲突然站了起来，严肃地："韩苓，我警告你，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能到处去给人煽风点火的！听见了吗？"

4

中午，李天纲看见瞿皓明在粮站外面跟自己招手，便走到了大门前，他正要说什么，却看见几个工人也朝这边走过来，连忙把瞿皓明拉到了离大门比较远的地方。

瞿皓明问起向德福找他的事，李天纲一听，立即正色："我不想趟浑水，不想再和什么地下特务组织打交道，不想跟你一样，最后弄得个一身污泥洗不清。"瞿皓明沉默了一阵："我知道，这件事情很危险，弄不好会惹得一身臊。可我这是没办法。说实话，现在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争取立功，让组织上别再把我当成什么'特嫌'，免得运动一来，就拿我这个身份说事儿。我不过是想证明，我过去不是国民党特务，现在也不是。"

李天纲："听向德福他们的意思，这个张晋生对你还并不是很信任？"

瞿皓明："我感觉，他基本上是信任我的，只是他现在还不愿意把更多的情况透露给我。天纲，你无论如何都该进来帮我一把，看在我俩那么多年的交情上。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那也不见得。"

"你还记得刘杰吗？是他向台湾特务机关推荐了我。"

"他怎么会把你推荐给特务机关呢？"

"刘杰是我的人，去台湾是经过我同意的，本来他是想在那边儿继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可后来杨剑锋死了，我又弄成这样，也就没办法再和他发生联系了。他肯定是故意把张晋生引到我这儿来，好让我们干掉这伙特务。"

李天纲还是犹豫地说："让我再想想。"

5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叶玉瑶来到红星工艺竹编厂里。这是个纯手工的竹编厂，规模不大，是一个比较大的四合院，四面的平房就是办公室和加工的车间。院子里的空地，就是备料的地方，堆放着很多竹子。她在一个女工的带领下，穿过院子和两个车间，来到了厂长的办公室。

厂长办公室内挂着一些锦旗，标语，领袖标准像。魏 厂长正和设计员杨文在一张桌子上看着一堆工艺品设计草图。

女工把叶玉瑶带进了办公室。魏厂长和杨文都抬起头看着叶玉瑶。杨文显然被叶玉瑶的某种魅力打动了，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甚至忘了把手中的设计图放下。

叶玉瑶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并说："是顾市长介绍我来的。"

魏厂长顿时很热情："你就是叶玉瑶啊，欢迎欢迎。你对工作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出来，我一定照顾。"叶玉瑶虽然很高兴，但还是很低调："魏厂长，我初来乍到的，什么都不会，你还是让我从最粗的活儿干起吧。"

"你有这个态度就很好。我看这样，你先学着剖竹子。"

杨文突然插嘴："厂长，我看她这样儿，剖竹子的活儿不一定拿得下来。"魏厂长笑了："我们小杨有点儿怜香惜玉了。叶玉瑶，你看呢？如果你觉得不行，我也可以给你安排别的工作。"

"厂长放心，我能干得下来。"

"那好吧，就这么定了。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再看，也许会让你跟着杨文学学画画儿什么的，当个设计员。"

叶玉瑶看了杨文一眼，发现杨文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叶玉瑶连忙把目光移开了。

黄昏，在张晋生的帮助下，瞿皓明正把橱窗上的铺板一块一块地装上去。李天纲从街边过来了，瞿皓明便停下来，等着李天纲走到面前。

李天纲问："皓明，这位是？"

"这是张晋生，我的徒弟。这是李天纲，我的一个老朋友，也是我们家的街坊。"

张晋生不冷不热地："你好。"

李天纲显得对张晋生没什么兴趣，打听了一下瞿皓明家里的生活情况，跟张晋生点点头，朝自己家的方向走去。张晋生看着李天纲的背影，似乎在思考什么。

瞿皓明安装完最后一块铺板："他就是我说的那个人。"张晋生不动声色。瞿皓明继续道："原来跟我一样，在92军的情报处，只不过他是正处长。解放后落实政策，到了这儿附近的槐树街粮站工作。"

张晋生还是不置可否地："是吗？"

深夜，一阵救火车的警笛声把叶玉瑶从睡梦中惊醒，她撑起身子来，却发现瞿皓明并没有在身边。叶玉瑶连忙披上衣服走出卧室，看见瞿皓明独自一人坐在桌子旁边抽烟。她："皓明，怎么啦？"

"大概是什么地方着火了。"

叶玉瑶打开门，朝外面看了看，瞿皓明也凑过来看着："好像是槐树街粮站那边儿。"

救火车呼啸着驶过空无一人的街道。一个临街的二楼上，睡眼蒙眬的张晋生推开了一扇木窗，朝外面张望。救火车的警笛声已经远去。在一片黑色的房顶远处，可以看到闪烁的火光。他看了看，又把木窗关上了。

清晨，瞿皓明和张晋生在钟表铺外面拆卸橱窗上的铺板，谈论起昨晚失火的事。

一辆公安局的吉普车呼啸着从瞿皓明和张晋生身边飞驰而过，让瞿皓明和张晋生都吃了一惊。吉普车飞快地来到不远处李天纲家门前，猛地刹住。几个公安从车上跳下来，开始猛烈地敲李天纲家的门。

几个公安把李天纲五花大绑地从家里押了出来，李天纲挣扎着，但还是被推上了吉普车。韩苓哭叫着追出来，公安的吉普车却已经发动，一溜烟地开走了。

韩苓拉住一个没有上车的公安，焦急地解释着什么。那个公安似乎并不想听韩苓的解释，而是看了一眼钟表铺这边。

瞿皓明说："看见了吧？肯定是粮站失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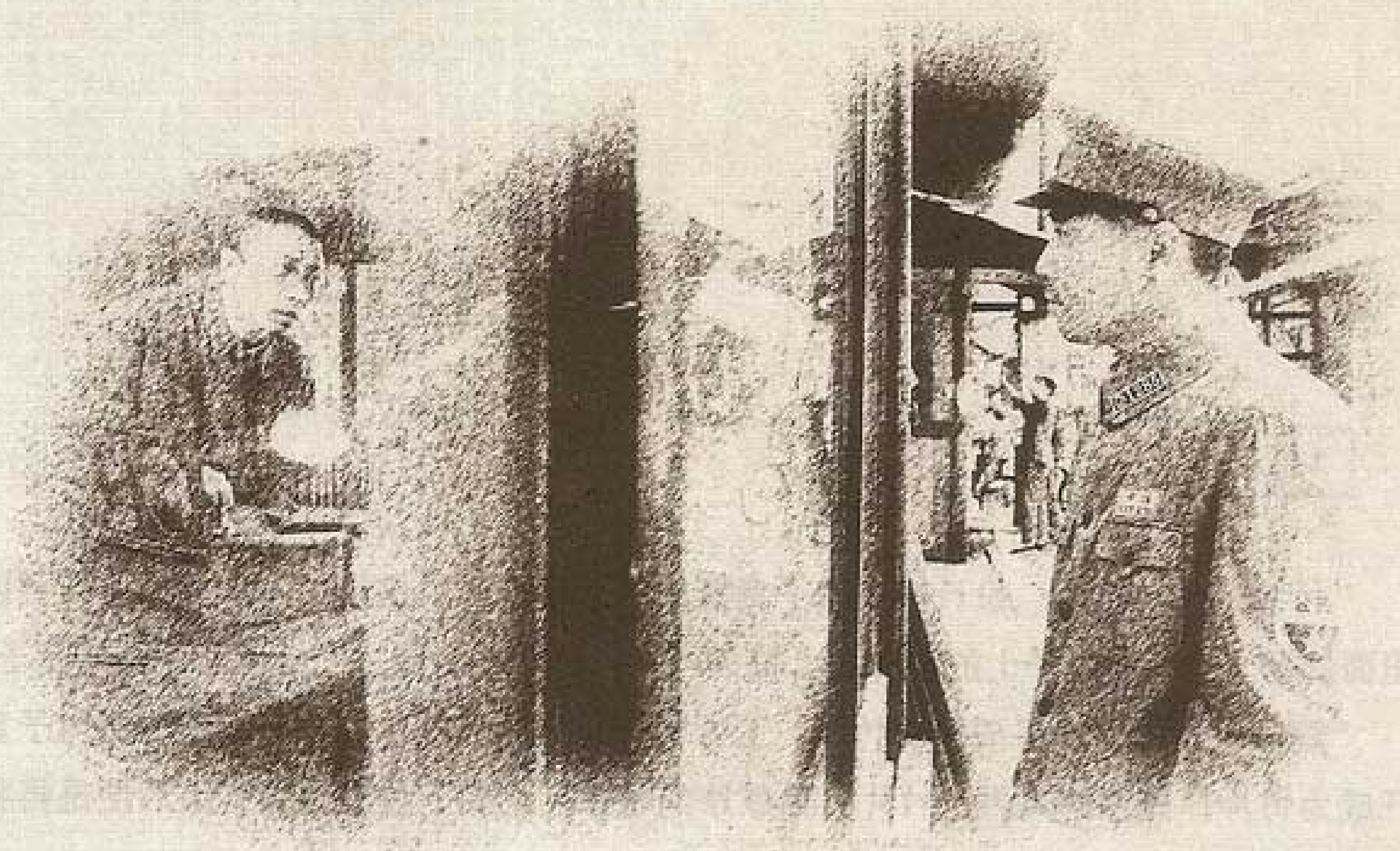
"粮站失火就一定跟那个什么李天纲有关？"

瞿皓明悻悻地："李天纲跟我一样，有历史问题。只要你屁股不干净，一有风吹草动的，就一定是最先被怀疑的。别站这儿了，我们快进去吧。"

张晋生还没有来得及移动，那个没有离开的公安却已经快步走到了钟表铺外，对瞿皓明进行审讯，问他们昨晚在哪儿，谁作证，并严厉地看了看张晋生："昨天晚上粮站失火了，我们怀疑是阶级敌人故意搞破坏！"他们一一老老实实地进行了回答。审讯完，公安又警告了两句走了。

公安走后，张晋生显然感到了一些压力："你真还没说错。"瞿皓明低声骂着："妈的！粮站着火关我屁事儿啊！我也不相信李天纲有这个胆量！兔子不吃窝边草，他就是要搞事儿，也不会傻到在自己单位放火吧！"张晋生这下真有些担心了："公安局的人还会找上门来吗？"

瞿皓明无奈地笑笑："说不定。不过你也别那么紧张，在大陆，这种事情司空见惯。这叫无产阶级专政。"



19

险象环生

1

竹编厂的院子里。设计室是院子角落的一个小房间，房间的门没有关死，可以看见里面的杨文一面在桌子上的设计稿上描描画画，一面不时通过门缝看着外面的院子。

院子里堆放了很多成捆的竹子。工人们分成了几道工序，几个人首先把竹子直接破开成为竹片；另外的人再把竹片去掉厚厚的竹心，只剩下竹皮部分；最后便是再将竹皮内侧进一步清理，将竹皮变成又软又薄的竹丝。

叶玉瑶干得有些吃力。边上一个女人很热情地指点着她，手把手地教她如何顺势用力，如何尽量不要使剩下的竹皮部分太厚等等。

那女人说着说着，发现叶玉瑶的手居然又细又白，便夸张地咋呼起来："天啊！跟我们的手比比，你简直就是仙女了！这么细皮嫩肉的。"

院子里，那些好事的妇女们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打听起叶玉瑶的情况来。

这些目光叶玉瑶感觉到了，她假装没有感觉，更加投入地埋头工作，不过她的心已经乱了。她一刀下去顺势用力，锋利的竹皮立即在她的手指上划出一道深深的口子，叶玉瑶发出一声短促的叫声，随即手一松，刀"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她的手指上立即涌出了鲜血。

两个妇女赶紧关心地过来查看。

叶玉瑶捂住伤口："厂里有医务室吗？"

一个人说："没有。我帮你包扎一下。"

叶玉瑶却拒绝地站起来，走向了院子角落里的自来水管。

自来水管就在杨文的设计室门外，他放下手里的笔，走了出去。

叶玉瑶的手在水管下冲着，伤口里的血依然不断冒出来，这已经让她有些慌乱了。就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杨文来到了她身边，默默地伸出一只手，捏住了她流血的手指，同时关掉了自来水。

叶玉瑶抬头看看他，杨文却回避她的目光，好像他的注意力只在那个受伤的手指

上。他很快地把一根橡皮筋套进叶玉瑶受伤的手指根部，然后用力紧了几圈："这样才能止血。"

他拿出自己的手绢撕下一条来，把伤口包扎起来："十分钟以后伤口的血就凝固了，你再把橡皮筋取下来。"叶玉瑶看着他，顺从地点点头。

叶玉瑶有些发愣地转身回到院子里那些人身边的时候，看见那些妇女们都在对她笑着："他很少说话，也不关心别人。今天对你已经是个例外了。"有人接着说："他本来是市里博物馆的画家，反右那年因为画了个什么画儿，就被划成右派，下放到这儿来了。据说当时他的问题很严重的，连他爱人都跟他离婚了。没把他送到农场去劳改就算不错了。"

叶玉瑶听着别人三言两语的说法，不禁回头看了看那间已经关上房门的设计室，眼睛里已经有了些同情和感激。

傍晚，瞿皓明正在整理橱窗里摆放的那些钟表，用一把鸡毛掸子掸去灰尘，然后重新摆放一下。

叶玉瑶下班回到家里，正在将做好的饭菜端上桌子，她喊道："吃饭了。"

但只有瞿哲从里面出来。叶玉瑶走到门口朝街上看看："瞿思怎么还没回来？"

瞿哲已经坐在饭桌前吃起来："不知道。"

叶玉瑶走过去，把瞿哲从饭桌前拉起来："就知道自己吃！你出去找找啊。"

瞿哲从外边回到家，瞿皓明正在关上橱窗的铺板。瞿哲主动地过来帮忙："李卓娅说看见瞿思和顾萌一起走了。可能是到顾萌家里去了。"

瞿皓明一听，顿时有些不安起来，认真地看着他："以后你们谁也不许去丁阿姨他们家，听见了没有？也不许在家里提到我们两家的关系，尤其是那个张叔叔在的时候。"

"为什么？"

"别问为什么。反正你记住就行了。你已经长大了，应该懂事儿了。我这样肯定有我的道理。"

瞿哲点点头。

这时候，叶玉瑶从里面出来："没找到瞿思？"

瞿哲回答："瞿思在学校办黑板报呢。"

瞿皓明赞赏地拍拍他的头。瞿哲默契地看了瞿皓明一眼，笑笑。

晚上，瞿思已经回来了，她正在一个人吃饭，瞿皓明和叶玉瑶坐在一边看着她。

瞿皓明严肃地说："以后不要再去顾萌家里了。"

“为什么？”

叶玉瑶也不解地看看他。

“你还小，这里面的道理和你说不清楚，但是你记住爸爸的话，好吗？”

瞿思虽然不愿意，但还是点点头。叶玉瑶忍不住地：“这又是为什么？”

“你也别问了，你们记住就行了。”

2

正午时分，李天纲和韩苓出现在街口，慢慢朝街道里面走来。李天纲灰头土脸，耷拉着脑袋走在后面，韩苓替他拿着一个胡乱捆绑起来的包袱。

这正是钟表店开门营业的时候，张晋生在一边清洗零件的油腻，他首先看见了正在走过来的李天纲，停下手里活儿，告诉瞿皓明李天纲被放出来了。

瞿皓明站起来，走到门口和李天纲他们打招呼，李天纲走过去停下来了，韩苓便不再理他，自己走了。

李天纲进了钟表店，张晋生像个徒弟一样，连忙地将自己坐的椅子让出来，请李天纲坐下。瞿皓明已经从里屋出来，手里拿着半瓶酒和两个杯子，还有一把炒花生米。他在李天纲跟前坐下来，把酒分到了两个杯子里：“还能出来就好，我给你接风压惊。”

李天纲拿起酒杯便喝光了，他放下酒杯，突然发作地大声埋怨着：“这是他妈什么世道？”瞿皓明连忙制止：“小声点儿！”

李天纲这才警惕地看一眼张晋生。张晋生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干活儿了。

瞿皓明劝道：“十几年都是这样过来的，还值得你生气？”

李天纲忿忿地：“十几年里我勤勤恳恳拼命工作，老老实实改造思想，还以为自己已经脱胎换骨了，谁知道在共产党眼里，我还是他妈的国民党！你说粮站着火跟我有什么关系？就为这么个事儿，首先就把我当成最大嫌疑犯，一句话不说直接就把我弄牢里去关了这么多天。这也太不拿我当人了！”

瞿皓明像是也被感染了，郁闷地不说话，开始和李天纲喝酒。

李天纲接续说：“这几天我关在牢里，也想明白了。你我这样的人要还想活下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都别认真，什么都别放在心里。像这样的事情这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一定要习惯才行。我过去就是太天真了，以为人家已经忘了我们的身份，忘了我们的历史。”

瞿皓明闷闷地：“你我的档案随时在人家手里攥着呢，用共产党的话说，那里面全是历史污点。谁能把它改了？”李天纲突然一笑：“改不了档案就只有改历史呗？”张晋生注意着他。

李天纲半开玩笑地："老蒋不是成天嚷嚷反攻大陆吗？他要真能回来，那世道不就又变了？"瞿皓明装作很认真地看着他："你真这么想？"李天纲却哈哈一笑："老蒋那是扯淡呢！谁还敢指望他？我反正认命了，这辈子也别想翻身。你也一样！"

说完，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走了，瞿皓明也没理张晋生，而是有些发愣的样子，看着街上李天纲的背影。张晋生轻声说："这人还有用。"

下午，小学校放学了，瞿思和顾萌一起从学校里走出来。顾萌说："还是上我们家做作业吧？"

瞿思摇摇头："爸爸不让我去你们家了。"

顾萌想想说："那我去你们家行吗？"

瞿思高兴地："好啊！你到我家里做作业。"

于是两个小姑娘高高兴兴地手拉着手，蹦蹦跳跳地走了。

瞿皓明看见瞿思带着顾萌出现在家门口，实在有些吃惊。这时候，张晋生还在呢。

瞿皓明只好很热情地看着她："萌萌怎么来了？"

瞿思说："她来我们家做作业的。"说着，她便把一个长条凳子搬到门外的街沿上。

顾萌正要去拿小板凳，张晋生却笑着帮她把凳子拿了出去。

瞿皓明看见了："你别管孩子们的事儿了。"

张晋生没理他，把两个凳子放到街沿上，然后很感兴趣地看着两个孩子拿出作业本、课本之类的。显然，顾萌的衣着打扮和瞿思有些很大的不同，一看就不是那种普通人家的孩子，这似乎让张晋生很感兴趣。张晋生干脆在顾萌旁边站下来，和顾萌闲聊着。橱窗里的瞿皓明看见张晋生和顾萌聊天，心里显然有些不安，他很留意地注视着外面。张晋生继续引诱顾萌说话，打听她家里的事情，并猜她父母是大干部。

顾萌有些不耐烦了："你不要打扰我们，不然我们做不完作业了。"

"你告诉我刚才我猜对没有，我就走。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工作？是不是大干部？"

顾萌抬头看着他。瞿皓明顿时有些紧张起来。顾萌说："好吧，我告诉你，我们家都是工人。行了吧？"这样的回答让瞿皓明松了口气。张晋生也无趣地回到了屋子里。看见张晋生走了，顾萌对瞿思得意地笑笑。

3

这天上午，张晋生来到瞿皓明的钟表店上班，他凑到瞿皓明身边："我想好了，可以把李天纲拉过来，让他给我们做事。"瞿皓明表示赞同地点点头："应该没问题。他

的情况你都看见了，共产党既然这样对待他，他也就应该能和我们走到一起。”

张晋生点点头：“那你快去跟他谈谈。”瞿皓明假意推脱：“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这个人不是你推荐的？”

“是我推荐的，但你也可以不用他。和我没有关系。”

张晋生疑惑地：“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没想什么，只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到现在也未必就完全信任我，这种情况下让我去发展李天纲，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我能说得清楚？就算不出问题，到时候你也会疑神疑鬼的，总担心我会背着你干什么。你们那一套情报系统的东西我并不比你知道得少，我才懒得自找麻烦呢。”说完，瞿皓明也不再理他，回到桌子前。

“那你安排一下，我亲自跟他谈。”

小学校里，瞿哲班级的教室里。瞿哲坐在座位上埋头做作业。

李卓娅从外面走进教室，来到瞿哲跟前的时候，悄悄把什么东西放在了瞿哲的课本下面。瞿哲奇怪地看了看，是一颗玻璃纸包装的糖果，他冷漠地：“干什么？”

李卓娅说：“是给瞿思的。”瞿哲有些犹豫该不该继续拒绝。

李卓娅低声说：“瞿思最喜欢吃糖，你给她吧，也不用说是我给的。”

瞿哲终于有些不好意思拒绝了，不过也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这显然已经让李卓娅很高兴了，她笑着离开了。

教学楼外的一个僻静角落里，瞿思和顾萌蹲在地上，两个人都在地上胡乱地画着什么，竟然是那种有些尴尬的气氛，这和她们的年龄应该很不相符。

顾萌低头画着，很不开心的样子。瞿思同样不高兴地：“我爸爸不让我去你们家，现在你妈妈又不让你上我们家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是我们在一起让他们不高兴吗？”

“我也说不清楚。”

瞿思看着她：“那你还跟我玩儿吗？”

顾萌坚决地点点头：“他们管不了我。”

瞿思有些伤心地低下头。

顾萌接着说：“我们不管大人说什么，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瞿思看着她，有些感动地看看她。顾萌向她伸出了一根手指。瞿思也慢慢地伸出自己的手指，两个孩子的小手指紧紧钩在了一起。

白天的郊外，李天纲骑着自行车，瞿皓明坐在后面，出现在一条沿着小河的土路上。道路顺着河边弯弯曲曲，河边绿树成行。河边上，戴着草帽的张晋生坐在岸上，钓

鱼竿伸在缓缓流动的河面下，很专注地在钓鱼。他听见自行车在颠簸中发出“哐哐啷啷”的声响，回头看了一眼。

李天纲和瞿皓明推着自行车正在走过来。然后，李天纲拿起钓鱼竿朝张晋生走去。瞿皓明放好自行车，拿着钓鱼竿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李天纲来到张晋生身边坐下，把钓鱼竿随手扔在了一边。

“你不钓鱼？”

李天纲嘲讽地笑了一下：“在台湾是什么人在训练你们？”

张晋生奇怪地看看他，显然很不高兴。

李天纲不客气地：“这种地方也能钓鱼吗？明白人一看就知道你不是来这儿钓鱼的。”

张晋生不自信了，想把钓鱼竿收起来。

李天纲拦住他：“算了，你就继续装吧。反正这儿也不会有人来的。”

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清澈的河水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冲刷出了一道高高的土坎。河水在土坎下面平静地流淌，形成了一个很深的回水潭。

瞿皓明坐在土坎上，把钓鱼竿放进了河里。他这个位置视野很好，既能看见张晋生他们，也能把四周都观察了，显然是个望风的好地方。

李天纲看看瞿皓明：“要真想钓鱼，就要选他那样的地方。”然后懒懒地说：“我们也别废话了。说吧，你想要我干什么？”

张晋生看了那边的瞿皓明一眼：“他告诉你我是干什么的了？”

“不用他说我也知道。你们那一套把戏，能蒙得住公安局，还能蒙得过我？”

张晋生似乎知道这是李天纲在施展下马威，并不当真地：“你也不用跟我来这一套了，也不看看你如今活得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李天纲一下子像是被击中要害似的，突然叹了口气。张晋生得意地笑了。

李天纲收回目光看看张晋生：“你就说完了？”

张晋生点点头。

李天纲笑了笑：“你以为谁还会相信什么‘光复大陆’之类的说法吗？这都是什么时候了？朝鲜战争的时候你这一套也许还管一点儿用，那会儿连我都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真能打起来，美国人真会趁机帮助老蒋从台湾杀回来。结果呢，没想到美国人很快就让共产党给打怕了，急急忙忙地跟共产党搞和平谈判，输得很没有面子。一转眼差不多十年了，恐怕现在连老蒋本人也不相信他真还能反攻大陆了。”

张晋生反驳：“外面的国际形势你能知道多少？你听到的还不都是共产党宣传的那一套陈词滥调。就凭这些陈词滥调你就能作出这样的判断，你也太自以为是了。”

“我跟你争论这些也是废话。干脆点儿说吧，所有的特务也好，间谍也罢，不外乎

就那么几种人，有的为了信仰，有的为了女人，更多的就是为了金钱，你说对不对？”

“那你是哪种人？”

“我要为你工作，当然不会是为了什么‘光复大陆’，而你又不是什么美女，除了金钱我还能图什么？”

张晋生看着他，很失望的样子：“真没想到，连你这种国军的老情报人员，竟然也完全丧失了信仰。”

李天纲看了远处的瞿皓明一眼：“那他跟你怎么说的？他为你们工作难道是为了帮助老蒋反攻大陆？”

“你不相信？”

李天纲忍不住笑了：“那个骗子！解放后这十几年，他过得连我都不如，共产党就没给过他一天好脸色，我好歹还有个工作，有固定的收入。他呢？就靠自己开那么个不死不活的钟表店混口饭吃，他老婆好不容易当上了小学老师，可还不到一年，就又让学校给开除了。就他那样的人，你要不给他钱他肯给你干？”

“就因为他连你都不如，所以他才更盼着光复大陆的那一天早点儿到来。”

李天纲笑了：“他穷，但他不傻。你以为他会相信你那些鬼话？他现在一切都只可能是为了钱。假如共产党哪天给他开个好价钱，他立刻就能出卖你，连想都不会想。你信不信？”

张晋生不说话了，显然他很失望。

李天纲问：“你说的那些我都能做到，我有电台，我会发报。你能给我多少钱？你一定要弄明白，为你工作是要冒被共产党杀头的风险，是要押上身家性命的事情。”张晋生淡淡地，也是充满不屑地冷笑了一下：“也许我会给你个好价钱的。”他突然阴险地看着李天纲：“不过你也不要得寸进尺，不然的话，我会赶在共产党前面把你们一家人都杀得精光！你走吧！”

4

竹编厂里，正是吃午饭的时候，午饭都是各自从家里带来的，于是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聚在院子里，打开自己的饭盒，那里面的饭菜就各种各样了。而且从饭盒里准备饭菜的多少和质量，也大概能够反映出这个人的家境。

叶玉瑶一个人坐在远离大家的一处台阶上，她慢慢打开饭盒，里面只有大半个馒头和一块咸菜。这种寒酸是她不愿意让人看见的，于是当有人从她身后屋檐下经过的时候，她便盖上饭盒，起身走到身后一边，从暖瓶里给自己倒了一杯开水。

她端着开水回来，再次打开饭盒的时候，却愣住了。

饭盒里面竟然多了几片卤牛肉。

叶玉瑶没有吭声，不声不响地抬起眼睛四处看着，寻找那个也在注意着自己的人。

于是，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她的目光和杨文碰在了一起。

杨文若无其事地看着她，微微一笑。

叶玉瑶明白了，投过去的目光更多的不是感激，而是心烦，似乎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或者打扰。杨文一定是读懂了她的目光，便走了过来，蹲在她的身边："你别误会。我看见你每天都只有馒头和咸菜。身体受不了的。"叶玉瑶没理他，拿起馒头和咸菜吃着，却根本不碰那些牛肉："谢谢你关心我，但是这和你没有关系。"

杨文尴尬地笑了一下："看起来你真的误会我了。你要这样儿，完全可以把它们扔到地上去，我不会生气的。"说完他离开了。

叶玉瑶看着他走了，回到他的那个角落里的设计室去了。忽然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不好意思地偷偷笑了一下。

瞿皓明的钟表店里，他也正在和张晋生一起吃午饭。他们的午饭也就是两个馒头和一碗几乎不见油星的素菜汤。

张晋生吃得倒还很香。他半开玩笑地："以后我干脆三顿饭都在你们家吃好了。"

瞿皓明"哼"了一声："请你吃顿午饭你就得寸进尺了。"

张晋生依然笑着："怕我不给饭钱？"

"给多少钱都不行。"瞿皓明口气有些生硬地："因为我不想你离我的家人太近。"

张晋生笑了起来："别那么认真，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瞿皓明这才不说话了，像个粗人一样的"呼噜呼噜"喝起汤来。

张晋生显然对这种声响不以为然，皱皱眉头："李天纲那里真的有电台？"

瞿皓明点点头："临解放的时候……"

张晋生不耐烦地："又是什么'解放''解放'的！"

瞿皓明也不计较："反正就是那时候，我和李天纲都被编入了潜伏的特务名单，李天纲被任命为地下电台的负责人，当时就给他配发了一部电台。后来一切都还没来得及实施，韩庆东就带着92军投降了。"

"李天纲把电台藏起来了？他不会把电台交给共产党吗？"

"绝对不会。"

"为什么？这些年他不是很想获得共产党的信任吗？"

"那也不会把电台交出来的，除非是找死。你想想，现在算是个起义军官还三天两头让人怀疑呢，要是再说自己差点儿成了潜伏特务，那不是更惨？李天纲是多聪明的人，他不会干这种傻事儿的。"

"这李天纲的确是个老油条。"

瞿皓明笑了一下："那天你们谈得不好吧？"

张晋生看着他："要价很高。还说了你很多坏话，让我别太相信你。"

瞿皓明哈哈地笑出了声："我一点儿也不奇怪。我太了解他了。不过他跟你说的倒是实话。他要跟你说不要钱，只是为了什么'三民主义'理想，那你才真该马上杀他灭口了。"

张晋生点点头："那他为什么不信任你呢？"

"他谁都不相信，除了他自己。他在92军情报处的时候就是这样儿，我早习惯了。不过我也想说明一点，你给他多少钱是你的事情，但他绝不能比我的钱多。"

张晋生无奈地看着他："我真不敢相信，你们竟然变成了这样，真是一点儿信仰也没有了。不过现在你们说这些都还早了点儿，这还不是论功行赏的时候。"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你的任务完成以后？"

"对。"

瞿皓明摇头："不可能。我和李天纲谁都没那么傻。到现在你也没有告诉我你的任务是什么，我又怎么知道你那任务什么时候完成？说不定你本来就是拿我们当掩护，准备作为诱饵往共产党嘴里送的呢。"

张晋生有种被别人看穿的尴尬，虽然只是一瞬间的表情，然后他笑了起来："我是党国的情报人员，不是骗子。"

下午，放学回来的瞿思和顾萌很可爱地、无忧无虑地说着再见。顾萌继续朝前走了以后，瞿思蹦蹦跳跳地走进了隆盛街。

瞿思一进街道，就看见了从钟表店出来的张晋生。

张晋生显然已经看见了刚才离去的顾萌，他不怀好意地问："你的同学怎么不到家里来了？"瞿思随口说道："她的爸爸妈妈不让她来了。嫌我们家成分不好。"张晋生依然微笑着，还想追问，却无意之中发现瞿皓明正在家门口看着他们，那眼神里毫不掩饰他的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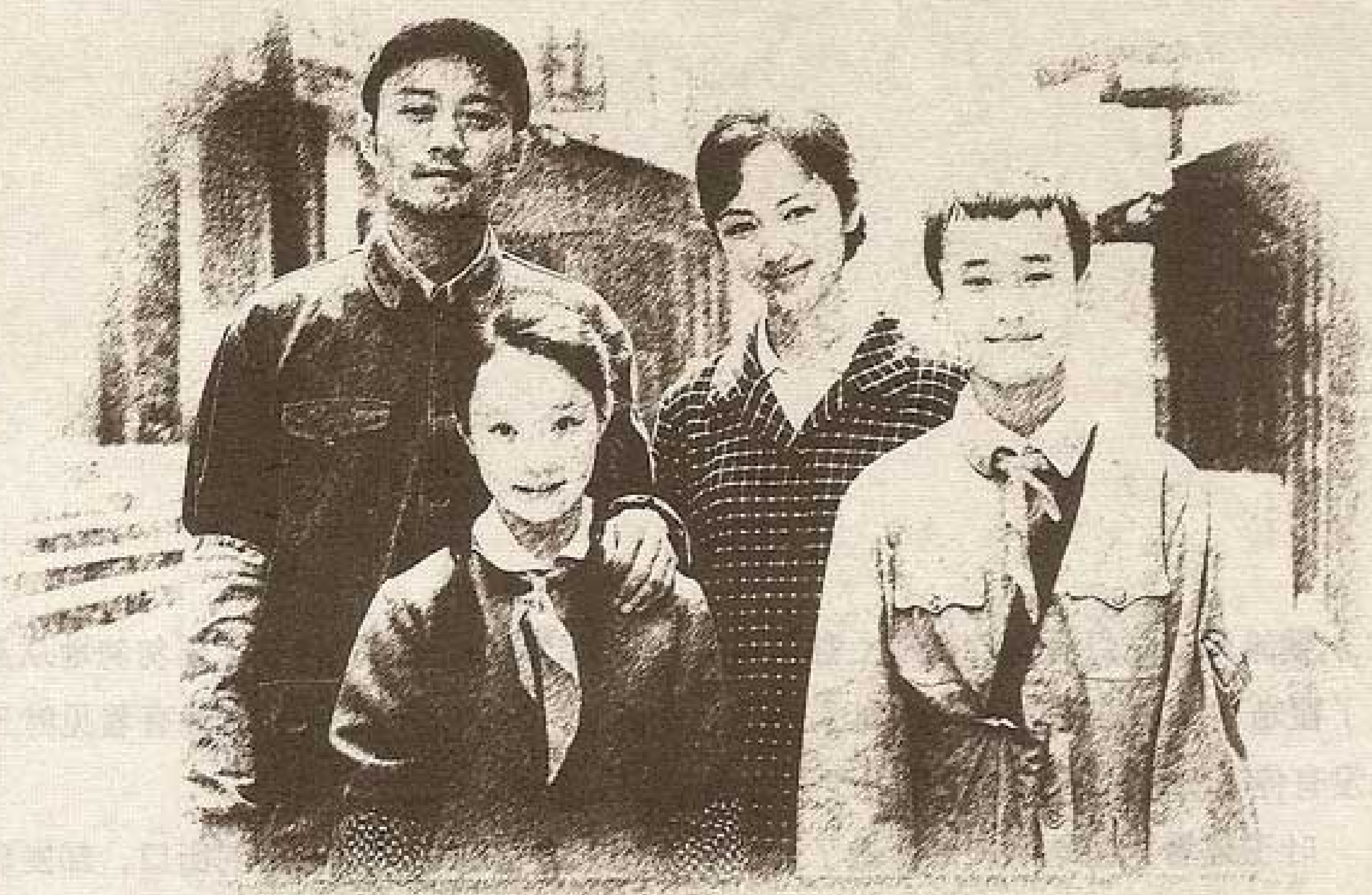
张晋生连忙友好地拍拍瞿思："你爸爸在等你呢，快回家去吧。"

瞿思离开他走了。张晋生正要离开，却听见身后瞿皓明的声音。瞿皓明大声地："姓张的！你别走！"张晋生站住，回身等着瞿皓明走过来。瞿皓明脸色阴沉地走到他面前。瞿皓明低声喝道："你在跟她说什么？"张晋生尴尬道："没说什么啊，随便逗了她几句。"

瞿皓明几乎把自己的脸逼近得挨着张晋生的鼻子了，声音里是难以压抑的愤恨："我警告你，离我的孩子远点儿！你要是敢打我孩子的主意，我一定会杀了你！听见没有？"

张晋生无奈道："我知道了。"

瞿皓明依然那样满怀愤怒地看着他，张晋生连忙讪笑着走开了。



20

同床异梦

1

瞿皓明在路灯昏暗的街道上独自走着。离他比较远的地方，叶玉瑶匆匆地从身后跟上了瞿皓明。瞿皓明似乎意识到了自己身后有人，但他猛一回头，却没有看见叶玉瑶。他没有停下脚步，转身快步走进了一条狭窄的小街道。

叶玉瑶看见瞿皓明转弯走进了前面的街口，连忙跑了几步，追到街口，却发现瞿皓明已经没影儿了，她有些犹豫了，但犹豫也只有片刻，她仍然坚持着往小街深处疾步走过去。

一只手突然从叶玉瑶的身旁伸出来拉住了她，叶玉瑶惊恐万状地正要喊叫，那只手却把她拉进了街边的一个门洞，另一只手则捂住了她的嘴巴。

躲在门洞阴影里的是瞿皓明。“是我！”

叶玉瑶看清了瞿皓明的面孔，在瞿皓明放开手的同时抱怨着：“你吓死我了！”

瞿皓明打断了她：“回去，以后也不要再跟着我，绝对不行，听见了吗？”

叶玉瑶不高兴地：“有什么事情需要瞒着我？”瞿皓明不耐烦地：“我说过和你无关，快走吧！”

叶玉瑶从门洞里出来，看了看瞿皓明，转身走了。瞿皓明等叶玉瑶走后，看了看四周，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晚上，城郊的一条公路边，停着一辆吉普车。车内坐着瞿皓明和丁雨岚，向德福坐在前排的方向盘后面。

瞿皓明汇报：“……张晋生已经答应，给了我和李天纲第一笔‘工作经费’。现在基本可以肯定，他认定李天纲是合适的人了。”

丁雨岚笑着：“这条鱼终于还是上钩了。”

“上钩了。我觉得，现在应该给张晋生提供电台了。虽说他可能不再怀疑我，但他对自己的任务仍然闭口不提。如果有了电台，他一定会跟台湾或者其他人联络，只要发生了联系，我们肯定就可以向前推进一步。同时，我们也可能预判他的下一步行动。”

向德福说："找一个国民党用过的老电台倒是没问题。"

丁雨岚决定："那好吧，我们立即采取下一步行动，把电台给他，看他会怎么做。只是，我们并不知道张晋生用的什么密码，即便他发报，也无法知道内容。有可能搞到张晋生的密码吗？"

瞿皓明说："不知道。"

丁雨岚想了想："想办法搞到它。不过，在没搞到密码之前，我们也必须把电台放到一个地点，让李天纲取出来，最好是让张晋生和你都在场。这样吧，我们立即布置这件事儿。瞿皓明，你一定加倍小心，如果不能搞到密码，千万不要冒险，不能让张晋生有丝毫怀疑。"

"我明白。还有，张晋生交给我和李天纲的那笔钱，怎么处理？"

丁雨岚说："先别动那笔钱，留在你们手上以备不测。"她想了想："我还有几句话，下车跟你谈。老向，你留在车上，这是我们私人之间的事情。"

瞿皓明跟着丁雨岚走到吉普车旁边柳树的阴影中间，向德福在车上点燃了一支香烟，并没有去看他俩。

丁雨岚和瞿皓明谈了谈孩子的事，两人决定仍然用瞿皓明家成分不好为借口阻止两个孩子来往，丁雨岚叹了口气："但愿我们这样做，将来不会给孩子心里留下什么阴影。她俩很要好。"瞿皓明伤感地："以后的事情，只有她们自己去解决了。我想，等我们破获了张晋生的组织，一切真相大白之后……等我的问题有了最终说法之后，她们会理解我们的。"

2

李天纲和瞿皓明一起蹲在瞿皓明家外街沿上，两人在闲聊的样子，同时交换了信息。

李天纲说："向德福说电台已经弄到了。"

"那好。我的看法，我们不要主动跟张晋生提起这件事儿，让他主动。这家伙是个老狐狸，不得不防着点儿。如果他找你，你也应该是一样的态度。其实电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张晋生下一步的行动目标。"

李天纲笑了笑："我们两个对付他一个，谅他也不是对手。和92军情报处的正副处长打交道，他还嫩了点儿。"

李天纲还想说什么，却看见叶玉瑶朝钟表店走来，便立即站起身："好吧，我先回去了。"

李天纲跟叶玉瑶打了招呼，朝自己家走去。瞿皓明也站起身来招呼叶玉瑶。

叶玉瑶张罗着做饭，择着手里的一把蔬菜，瞿皓明在一边帮忙淘米。

叶玉瑶一边在灶台上忙着，一边问瞿皓明："这几天我看李天纲怎么跟你挺热乎的？你俩在一块儿聊什么呢？"

"没什么，瞎聊。"

"就只是聊聊天？我又不是傻瓜，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一会儿莫名其妙地收一个徒弟，一会儿又不准瞿思去丁局长家。然后又跟李天纲鬼鬼祟祟地搅在一起，晚上还独自出去。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瞿皓明犹豫了一下，终于小心地说着："你不用再问了。我只告诉你，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和我的身份有关。李天纲不过是好心帮忙，没别的意思。"

"你的身份？你的身份值得你半夜三更地往外跑？这么些年了，虽说我从不抱怨什么，但为了你的身份问题也跟着你不知道操了多少心。到头来又怎么样呢？人家还是不承认你是共产党的人。现在都说还搞'四清'呢，在这种时候你的身份问题反而有转机了？我信都不信。我看，你也别费心思了。没那个身份，我们的日子还不是一天一天地过？"

瞿皓明被戳到痛处，有些焦躁起来："你在胡说些什么？我这样做难道只是为了自己？我也是为了你，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孩子！"

叶玉瑶终于有些忍不住了，几乎是第一次跟瞿皓明顶了起来："可会有什么结果呢？你倒是拿出个结果来让我看看呀！十几年来你都在这样做，你的身份有什么改变吗？我们家有什么改变吗？还不是'特嫌'！"

瞿皓明被噎住了，他顿了一会儿才愤怒起来："你变了，你不是从前那个叶玉瑶了。我真没想到你能说出这种话来。"

叶玉瑶哭了起来："我怎么变了？这么些年来，我抱怨过吗？我拖过你的后腿吗？我怎么觉得倒是你变了呢？明明是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却说我变了！无论你现在偷偷摸摸干的事情是什么，你都最好不要把我蒙在鼓里！我不愿你这样！我们是一家人，我是你的老婆！我们需要维持这个家，我们有了瞿哲和瞿思。孩子需要一个能给他们带来幸福的爸爸，需要一个能让他们吃饱饭的爸爸！"

瞿皓明怒气冲冲地把装着米的盆子狠狠地摔到了地上："你懂个屁！"

叶玉瑶惊讶地看着暴怒的瞿皓明，然后不再说什么，哭着把手里的蔬菜扔到灶台上，跑进了卧室。

3

一个早上，张晋生从房门出来，走到一个卖锅魁的小铺子前，买了两个锅魁，一边啃着，一边朝大街方向走去。在附近一个店铺里埋伏的便衣公安见状，也连忙远远地跟了上去。

中午，竹编厂里，工人们已经吃完了午饭，坐在院子里聊天，叶玉瑶在水龙头前洗完自己的饭盒，走到了杨文的设计室门口。她把头探进杨文的房间，看见杨文正在桌子上认真地画着什么：“你在画什么呢，连午饭都不吃？”

杨文走到了门边：“我正在画一个作品。想进来看看吗？”

叶玉瑶侧身进了门，杨文正要顺手把门关上，叶玉瑶却阻止了他，把房门留着一个很大的缝隙，这样从里面可以看见外面的院子。杨文笑了笑，也没说什么。叶玉瑶走到桌子前，上面铺着一张国画，画的是农田风景，画上浓重的滚滚乌云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乌云下面是一小片金黄的油菜花，在油菜花和乌云之间的缝隙里，几只燕子在翻飞。

叶玉瑶看了看另外几张：“这儿也是？”在她伸手去拿的时候，杨文的手也伸出去，结果两人的手碰到了一起，杨文没有在意，反而是叶玉瑶像触电一般立即收回了自己的手。

杨文感觉到了叶玉瑶的敏感，却无所谓地笑笑：“这几张是画废了的。”

叶玉瑶看着几张大同小异的国画：“废了？可我觉得它们都挺好的。什么时候，让我来跟你学学？”

“没问题，我教你。我看，你挺有艺术感觉的，学起来一定很快。”杨文拿起一支毛笔递给叶玉瑶：“你试试？”

叶玉瑶小心翼翼地接过毛笔，尽量不让自己的手碰上杨文的手，然后蘸了墨，在一张白纸上写了“竹子”两个字，看着杨文不好意思地笑了。杨文凑过去，身体和叶玉瑶靠得很近，已经有点耳鬓厮磨的意思了：“不错，一看就知道原来是学过的。”叶玉瑶有些紧张地放下了毛笔，走到一边。

深夜，山坡上一处幽暗的树林里。瞿皓明打着手电筒，张晋生站在一边看着，李天纲则用铁锹在地上使劲挖掘。地上已经有了一个小坑。

李天纲的铁锹碰上了什么东西，他立即停了下来。“有了！”然后他开始用铁锹轻轻地把土拨开，露出一个包裹得很严实的棕色油布。李天纲把那个包裹取了出来，放到土坑边上。

在张晋生殷切目光的注视下，李天纲用刀割断包裹上的绳子。油布包里面是一层用解放前的旧报纸包着的东西。他撕开了报纸，露出一个电台。张晋生把电台端起来看了看，又拨弄了一下上面的旋钮。瞿皓明把那些旧报纸用火柴点燃扔进土坑，然后顺便点燃一支烟。

张晋生白了瞿皓明一眼，把土坑里的火踩灭："电池没电了，能不能找个替代的？"

李天纲和瞿皓明借口原来说好的工作里不包括修理电台等等。

张晋生有些不耐烦了："妈的，我给你们的钱可够多了！也不想想，共产党一天能给你们几个臭钱？"

"你别骂娘！我们这可是在为台湾干活儿，你要出不起这个钱，那我建议你把电台送到第一百货商店的无线电修理部去！我保证，他们会按共产党的标准收费的。"

张晋生愤怒地："没想到国军军官今天他妈的都变成了贪得无厌的蛀虫！好啦，别啰唆了，把电台带回去藏好，找一个可以接驳天线的隐蔽地点，再赶快弄一个可以用的电池，钱少不了你们的！"

4

一个晚上，瞿皓明在自己的桌子上用罐头盒的铁皮敲敲打打地做着一个方形的盒子，瞿哲和瞿思在房间另外一边的桌子上写作业。瞿哲的作业已经做完，正在一张纸上胡乱画着什么。

瞿思做完了作业问道："妈妈怎么还没回来？"

瞿皓明随意地："也许是在厂里加班吧。"

瞿哲奇怪道："编竹子的破工厂也要加班，没听说过。"

瞿皓明不耐烦地站起身来，走到孩子身边："别胡说八道，快睡觉去吧！"

瞿哲和瞿思只好开始收拾桌子上的作业本之类。瞿皓明突然看见瞿哲把一支钢笔往自己的文具盒里放。他拿起钢笔，正疑惑它从哪儿来的，瞿哲便吞吞吐吐说是张晋生给的。瞿皓明尽量克制着："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我跟你们都说过，对不对？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这钢笔放我这儿，我还给他。你们睡觉去吧！瞿思，你也记住，不能要张叔叔任何东西！"

张晋生已经上床，听见有人敲门，连忙从床上爬起来，迅速从枕头下拿出一支手枪握在手上："谁？"门外的瞿皓明："是我，快开门。"张晋生听出了瞿皓明的声音，把手枪又放回了枕头下面，光着上身走到门边打开了房门："你到这儿来干什……"

他还没说完，瞿皓明就猛地冲了进来，卡住张晋生的脖子，把他顶在墙壁上。张晋生没有防备，被瞿皓明彻底控制住了，连连喘息。

瞿皓明狠狠地："你干的好事儿！"张晋生说不出话来，只能使劲摇头，眼睛里一片茫然。

他松开张晋生，从上衣兜取出那支钢笔："我警告过你，离我的孩子远点儿！这是怎么回事？"

张晋生咳嗽了几下才缓过气："没……没什么……我就是送他一件礼物而已。"

瞿皓明把钢笔狠狠地扔在地上："少跟我玩你那套鬼把戏，我再一次警告你，这是最后一次！你听好了，离瞿哲和瞿思远点儿，否则，我要么把你卖给共产党，要么砸碎你的脑袋！"

张晋生连忙说："我没别的意思，老瞿，你听我说，下不为例！我向你保证！"

瞿皓明扬长而去。张晋生在瞿皓明离开时也不敢再说什么，等瞿皓明下楼后，他狠狠地关上门，从地上捡起了那支钢笔。

叶玉瑶还没有回来，瞿皓明郁闷地在自己的桌子前坐下，看着桌子上凌乱的工具和还没有完成的电池盒发了一下呆。他轻轻地叹口气，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烟点上。然后，他听到一点响动，转头一看，瞿哲穿着汗衫短裤站在房间门口。

瞿皓明问："怎么还不睡觉？妹妹呢？"瞿哲突然眼里盈满了眼泪："爸爸，你不会跟妈妈离婚吧？"

瞿皓明惊讶地："你说什么？"

"我和妹妹都不想你和妈妈离婚。"

瞿皓明沉默了一下之后，笑了笑："爸爸怎么会跟妈妈离婚呢？你们想到哪儿去了！妈妈和爸爸之间不过是有些误解，我们会沟通的，你就别胡思乱想了。人和人之间，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误解和矛盾，哪怕是最亲的亲人……你长大了就会明白的。睡觉吧。"

瞿哲有点破涕为笑的意思："那我就放心了。"

正在这时，叶玉瑶进了房门："我回来了。"

瞿皓明和瞿哲都转过头，看着叶玉瑶。叶玉瑶发现两人的目光都有些异样，便尴尬地笑了一下。

同时，粮站站长和李天纲在粮站的门口的收发室下象棋，看门的老头在一旁观战，站长兴致颇高，李天纲却有些焦躁不安，心不在焉地下着，很快就输了。

站长站起身来，哈哈地笑了几下："算了，不下了。李天纲，我看你也无心恋战的样子，没意思。我也该回去了。"

李天纲几乎是求之不得，但又不敢表露：“哪天我再跟你决一死战。”

李天纲从粮站的一个仓库的角落里搬开两块地板，取出电台。然后，他把一根天线拉出来，爬到粮食堆上，将天线挂到了房梁上面悬着的一根电线上。再马上爬下来，拧开了电台的开关。电台上面的几个指示灯亮了起来，耳机里传出一些无线电的噪音。

李天纲连忙带上耳机，准备好纸笔，从衣兜里摸出一个纸条，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调整频率准备发报了。

公安局的报务室内，向德福和几个公安都围在一个收报机前面，报务员头戴耳机正在调整频率。向德福他们都紧张地关注着。收报机上面的一个红色指示灯突然亮了。报务员高兴地朝向德福点点头，拿起铅笔，等了一下，开始在一张纸上急速地记下了一组一组的数字。房间里的公安们都兴高采烈地相互看看。过了一会儿，报务员取下了自己的耳机：“局长，完了！”同样也很高兴的向德福接过那张写了许多数字的抄报纸：“好啊，这条老鲨鱼终于露出牙齿，咬到钩上了！”

向德福拿着一个文件夹兴冲冲地走进了丁雨岚的办公室，报告她刚抄收的电文。丁雨岚看了看电文，也高兴了：“立即送到省公安厅去，请他们帮助破译！李天纲说过他的下次发报时间吗？”

“还不知道，但只要有第一次，就肯定有第二次！”

丁雨岚：“这可是个了不起的胜利啊。你明天争取和李天纲联络一下，给他和瞿皓明打打气。同时，要他转告瞿皓明，想办法把张晋生的密码弄到手。我怕万一省厅无法破译这个电文，我们就还得花更大力气。”

5

早上，瞿皓明和张晋生各自坐在自己的桌子前收拾着工具什么的，准备干活。张晋生把原来送给瞿哲的那支钢笔从衣兜里取出来，递给了瞿皓明。

瞿皓明看着钢笔：“怎么了？”

“你立即把这个东西，放到147厂外面的一个地方。我收到台湾的指令了，要我唤醒在147厂的一个人。”

瞿皓明疑惑地：“唤醒？他是我们的人？”

“对，大陆沦陷以后就一直潜伏在那个厂。”

“那可是个保密的军工单位。这人是干什么的？”

张晋生神秘地："现在你还不用知道，以后见了面就明白了。"说着，他又掏出了一个折好的纸条，交给瞿皓明："这上面有详细的地点，还有你必须在那儿留下的信号。"

"张晋生，你原来是不是打算利用瞿哲去给你做这件事儿？"

张晋生掩饰地急忙否定："我没那样想过。"瞿皓明哼了一声，收起了钢笔和纸条。

下午，城市郊区，一个大工厂的围墙很长，几乎看不到头。围墙的外面是一片农田，有几棵树木，一条小河沟。

瞿皓明骑着自行车，带着钓鱼工具来到那几棵树的旁边。他放下自行车，看了看四周和树木，然后取出那支钢笔，拧开了钢笔——里面是空的。瞿皓明取出钢笔里的一小卷纸打开，上面写了几排密码数字。瞿皓明掏出一张纸和一支笔，飞快地把那些数字记录下来，然后才把纸条放进了钢笔，来到一棵树下。他在树下的泥土里挖了一个小洞，将钢笔放了进去。然后，瞿皓明拿出一支改锥，在树干上刻了一个"T"字形状的符号。

瞿皓明站起身来，再次看看四周，发现围墙的中间有一个厕所，正对着这几棵树。

有几个农民扛着锄头从另外一边走过来，瞿皓明见状，连忙骑上自行车离开了。

6

一个白天，147厂的那堵围墙中间的厕所里。厕所已经关闭，门上挂着一个"暂停使用"的木牌。外面传来巨大的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

向德福和一个公安站在墙边，透过厕所不大的窗户向外面看着，向德福手里还拿着望远镜。窗户外面正好是瞿皓明放置钢笔的那几棵树木。那儿一个人都没有。

中午，竹编厂的院子里，叶玉瑶还是坐在一个角落里吃午饭。杨文端着自己的饭盒从叶玉瑶面前路过，叶玉瑶看着杨文笑了笑，并没有招呼他。

杨文凑近说："上次你看到的那幅画，我已经送到省美协去了。"

叶玉瑶有些有意回避："是吗？"

杨文笑着："现在就等好消息吧，对参展我很有信心。我还给那幅画取了个标题，叫《暴雨过后》，你觉得怎么样？"

"《暴雨过后》？挺好。"

杨文见叶玉瑶兴致不高，也就不再说什么，走到水龙头面前去洗自己的饭盒了。叶

玉瑶警惕地看了看院子里的人们，大家其实都没有注意她和杨文之间的谈话。

下午，向德福和丁雨岚坐在丁雨岚的办公室内两张椅子上，谈着话，向德福汇报：“已经好几天了，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我们的盯梢行动呢，有没有可能暴露？”

“不可能。厂里保卫处的同志帮忙找了几个地点，我们轮流着在不同地点监视，不可能被发现。”

丁雨岚想了想：“再耐心地等一下吧。我想，也许是147厂里边儿的那个人还没有看到瞿皓明留下的信号。瞿皓明抄下来的那些密码也已经送到省厅去了，他们正跟上次发报的密码一起对比破译，据说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解决，速度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快。”

“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通过147厂的保卫部门，暗中排查一下可疑人员，争取能够锁定几个比较固定的目标，这样我们监视起来也有个重点。”

“我看可以，不过这件事儿得先通过省厅去做工作，由他们跟147厂的主管部门先沟通。你想办法通知瞿皓明，尽快想办法弄到张晋生的密码，加快我们的工作进度。”

瞿皓明在橱窗前用一块抹布擦着橱窗的玻璃，李天纲下班回家路过这儿，便站在一旁和他搭话，将丁雨岚和向德福的决定告诉他了。

瞿皓明为难地：“这可没那么容易。张晋生不是等闲之辈，对他来说，把密码本藏起来的地方太多了。”

接着李天纲打听起他和叶玉瑶是不是吵架了，瞿皓明开始给橱窗上铺板了，没有回答李天纲的问题。

“我是听韩苓说的，她说，感觉好像你跟玉瑶这段时间有些别扭。”

瞿皓明不想谈这个话题，但也没否认：“你什么时候也喜欢起家长里短来了？”

“我这不是关心你，关心你们家吗？你们大人之间闹闹别扭倒没什么，只是别影响了孩子。”

瞿皓明笑笑：“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玉瑶对我现在的状态有些怀疑，我也不好解释。我还想问你呢，韩苓难道对你没有一点儿怀疑？我是说，她有没有怀疑过你这一段时间的行踪？”

“问过，被我搪塞过去了。我这辈子算是倒了大霉，无论什么事情都总跟你耗在一起。解放前是这样，解放后也是这样。过了十多年了，眼看没事儿了，却又为了你弄得我也变成地下工作者，还必须对自己老婆撒谎，你可欠我太多了。”

一个中午，张晋生从自己桌子前站起来，把外衣脱下来，放在椅子背上，转身去厕

所。他似乎对放在椅子上的外衣有所犹豫，但还是走出了店铺。

瞿皓明透过玻璃看见张晋生已经走开，连忙站起身来走到张晋生的那张椅子旁边。他蹲下身，尽量不移动衣服，急忙地但也轻轻地在衣兜里搜寻着。

张晋生从厕所里出来，不紧不慢地开始往钟表铺走去。其实，厕所离钟表铺很近，也就几步路的工夫。从张晋生这里可以看见钟表铺的橱窗，但看不见里边的情况。

搜完了四个衣兜，瞿皓明什么也没发现。他又翻开一个内兜，从里面小心地取出一只很简陋的钱夹，里面除了一些钞票外，也什么都没有。他急忙将钱夹放回原处，然后轻轻地整理了一下衣服，回到了自己的桌子前。

张晋生这时正好走到店铺门口，在瞿皓明坐下之后的时刻走进门来。瞿皓明连头都没抬一下，戴着一只放大镜，继续专心地在桌子上工作着。张晋生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衣服看起来几乎原封不动地挂在椅背上。



21

步履维艰

1

白天，丁雨岚带着向德福等几个公安人员来到147厂。两个保卫干部在保卫部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他们。办公室很宽大，桌上、窗台上都摆放着国产战斗机模型，显然那就是这个厂的产品。

丁雨岚客气了一下，然后说："那我就直截了当了。最近我们得到可靠情报，台湾一个特务已到了我们这个城市，并且正试图和你们这里的一个解放前夕就潜伏下来的特务取得联系。"

两个保卫干部大吃一惊，丁雨岚接着说："我们也很意外。毕竟你们厂是高度保密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又是非常敏感的新型战斗机。"

"有具体线索吗？"

"没有。这正是我们来的原因。"向德福说："那个台湾特务已经向你们厂里的这个人发出了联络信号，但我们的监视追踪没有结果。"

"那个人没有出现？"

丁雨岚点点头："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们厂的这个人在这十几年里应该没有任何特务活动。是个隐藏得很深的人。"

两个保卫干部交换了一下眼神，告诉丁雨岚他们的安全保卫非常严密，每人都经过严格审查，就是那几个解放后来的归国华侨，在进厂前也把他们的背景查得清清楚楚。他俩反而对丁雨岚他们的情报表示怀疑，毕竟按照上级指示，厂里正开展清查运动，几个解放前有些大大小小历史问题的人，已被集中隔离审查了。所以，那个人也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丁雨岚突然想到："那个潜伏特务很可能就在这些人里面。他已没有行动自由了，所以他根本不可能看见那个联络信号。"

一个保卫干部表示赞同，并让另一个保卫干部去取这些被隔离人员的档案。丁雨岚突然提议暂时停止隔离审查，把那些人全部放出来。这显然令保卫干部很是吃惊。丁雨岚坚决认为一定要让这个潜伏特务和那个台湾人发生联系。这对于这次的行动至关重

要。

保卫干部终于妥协了，表示立即向厂党委汇报。

离开147厂，丁雨岚和向德福等人驱车返回局里。丁雨岚下令向德福，让他回去立即重新布置，第一，安排几个人在厂保卫部的配合下，对明天那几个放出来的人进行一对一的24小时监控；第二，让他亲自带人进入监视点，一定要确定那个来取情报的人。看着窗外移动的景色，丁雨岚像是自言自语地：“真希望瞿皓明能尽快找到张晋生的密码本。”

离粮站大门不远处，有个小茶馆。李天纲和张晋生坐在茶馆外街沿上喝茶。李天纲心不在焉，清闲无聊地一边喝茶，一边看着街上路过的行人，而张晋生却有些不耐烦：“你叫我来这儿，就是陪着你喝茶？”

李天纲笑了：“我已经替你发过两次报了。”说完，他做了个“给钱”的手势。张晋生惊讶地看着他：“还要钱？”

这时，瞿皓明正站在张晋生的住处门外，观察着周围。周围很安静，不见人影。于是他拿出工具，试探着想打开房门上的锁。

茶馆外，李天纲继续在和张晋生讨价还价。李天纲坚决表示自己早说得很明白，只为钱。张晋生也一脸不屑，表明自己绝对不会少给。李天纲却笑了：“我才不信你。就是老蒋坐在我面前，我也一样是先拿钱再办事儿。”

张晋生怒道：“你不要太放肆！”

李天纲眼睛一瞪：“你敢这样跟我说话？”

张晋生僵持了一下儿，便缓和下来：“你不相信我还能相信谁呢？相信共产党？”

这时候，有人提着铜壶来给他们续水，两个人连忙恢复了无所事事的状态，等到那人走开。李天纲立刻严肃起来：“给钱吧。不然我不干了。”

张晋生无奈地拿出一卷钞票塞给他，忿忿道：“你要那么多钱买棺材吗？”

“对。给你买棺材。”

张晋生懒得计较了：“我提醒你，我们之间必须信任，不然谁也别想活。”

“信任？你信任我吗？我说起来也是你的前辈了，别跟我来这套。你要信任我的话，把密码给我，也省得你那么辛苦。”

张晋生看着他笑了起来，渐渐地他似乎开始意识到了什么，眼神警觉起来，脸色也开始变了。李天纲倒依旧镇定自若。

张晋生的房间里，瞿皓明已打开门锁进去了，正小心翼翼地寻找密码本，他的动作非常谨慎，生怕留下什么痕迹。他不仅查看着屋梁上面，还在地面上寻找可能松动的地

板。不过都没有任何发现。

这时候，张晋生快步来到了瞿皓明家门前，却见门上挂着锁。这显然让他感到越发紧张起来，有些气急败坏地往自己住处的方向跑去。张晋生的房间实在不大，也实在过于简单，几乎可一眼看清全部。但瞿皓明却一无所获，这让他相当郁闷。他站在房间中央，眼睛再次四下察看，同时思索着。阳光从窗户外面照射在窗台上，他的眼睛便停在窗台的几本旧书上。

那是几本莫名其妙的书，甚至还有小学课本。上面还落满了灰尘，看上去那应该是以前的住户留下来的，和张晋生没有什么关系。但瞿皓明还是小心翼翼地拿起来翻着，连上面的灰尘也没有触碰。当他拿起最后一本书时，随着书页的翻动，他清楚地看见在阳光下，一根长长的头发从书页中飘落下来，于是连忙蹲在地上，寻找着那根掉落的头发。瞿皓明终于从地上找到了那根掉落的头发，然后重新夹在了书页里。一切都恢复了原样，但是他为自己没有能找到密码本感到沮丧，就在这时，他似乎凭直觉感觉到了什么。于是，他再次看看房间，以确定自己没留下任何痕迹，匆匆离开了。

楼梯上，张晋生急急忙忙地跑上来，径直奔到自己的房门前，看见门锁好好地挂在门上，他这才略为松了口气。仔细查看门锁后，他开门走了进去。而这时，瞿皓明也从过道另一头一堆高高堆起的蜂窝煤后闪出，不声不响地快速下楼了。

张晋生站在自己的房间中央，也就是刚才瞿皓明站过的地方。他同样冷静地查看着房间里的一切，似乎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然后，他才来到窗台前，借着阳光凑近观察那些放在窗台上的几本旧书，书上面灰尘依旧。最后他拿起了那本书，小心地翻开书页，他看见那根细细的头发丝仍然夹在那一页里。虽然他终于放心了，但仍旧满脸疑惑地思忖着，慢慢坐在椅子上。

2

竹编工艺厂的院子里，下班时间了，工人们陆陆续续离开。叶玉瑶正用大扫把，清扫满地的竹子废料，然后将它们堆放在墙角。见厂长正离开，叶玉瑶叫住了他，指了指墙角的竹子废料，告诉厂长应找人清理一下，不然容易着火。魏厂长表示明天就安排人并嘱托她也快回家。

叶玉瑶答应着，拿着扫把走向院子里的角落。那里离设计室很近，还放着几把扫帚。设计室的门却还开着，虽然里面光线很暗了，但可以看见杨文还一动不动地坐在办公桌前。

这显然让叶玉瑶感到奇怪："你怎么还不走？"

杨文一动不动，无声无息。

叶玉瑶回头看看，院子里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于是她犹豫了一下，走进了设计室里。

设计室里光线实在暗淡，叶玉瑶顺手拉开了电灯。屋子里顿时明亮起来。她发现杨文在设计室里，杨文示意她别开灯。

叶玉瑶看见他面前的地上，一幅什么画儿被揉成纸团扔在那里。她把它拣起来重新展开，那是已经装裱过的《暴雨过后》。

“没用了。”杨文一脸沮丧。

叶玉瑶小心翼翼地把那幅画儿放到桌子上抚平。

杨文开始诉苦：“开始看过的人都说好，甚至已准备参加下个月的全省美展了。私下里几个权威还跟我说，这幅画儿肯定能获得大奖。可是今天人家把它从美展上撤下来了。就因为我是右派，虽然摘帽了，可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他也用手抚着面前的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的手和叶玉瑶的手在画儿上碰到了一起，然后他顺势握住了她的手。

叶玉瑶虽然没有激烈反抗，但还是坚决地把手抽了回来。她惊讶不已，她显然更不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儿。她看看杨文，又认真地看着那幅画儿。杨文颓然地往后一仰，靠在椅子上，用一种无助的眼神看着她：“我完了，彻底完了。”

叶玉瑶安慰道：“想开点儿，不就一幅画儿吗？你以后还能画出更好的作品的。”

杨文拿出一支烟叼在嘴里，然后擦燃了一根火柴，看着燃烧的火柴，他却始终没有点烟，突然他扔掉了火柴，拿起桌子上的那幅画撕起来。而叶玉瑶拼命地却想把画儿从杨文手里抢过来。她竭力阻拦着，和杨文的身体纠缠起来。当她终于将那幅残破的画儿抢到手里的时候，杨文却突然死死地抱住了她，呜呜地哭出声来。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叶玉瑶惊呆了，她僵硬地任由杨文搂住自己，听着他的哭泣。很快她清醒过来，开始拼命挣扎。但杨文却更加死死地搂着她。

叶玉瑶渐渐地由惊慌变成了恼怒，低声喝道：“你放手！”

杨文也从那突然变了声调的低吼声中感觉到了叶玉瑶的变化，松开了手。一脸无辜和可怜地看着她。挣脱出来的叶玉瑶，面对着那种可怜的眼神，同情心再次泛起。

杨文看着她，想再次靠近她，叶玉瑶敏感地退了一步，保持着距离：“我先帮你保存它。”说完，她整理一下儿被弄乱的头发，红着脸离开了。

公安局，丁雨岚的办公室里，向德福和另外两个公安干部正在汇报情况。向德福情绪不高地汇报没有任何发现。放置情报的地方根本没有任何人接近过。对那几个人的监视也一切正常。那几个人基本上都没有怎么出门。他估计就算他们中间的一个是特务，这人就是看见了联络信号，也未必敢去接近。毕竟一个刚结束隔离审查的人，是绝对不敢轻举妄动的。

丁雨岚无奈道："瞿皓明他们采取了一次行动，但是仍然没有找到张晋生的密码。"

向德福询问道："省厅和北京方面也没有消息？"

丁雨岚点点头："张晋生按兵不动，147厂始终没有动静，密码破译没有进展，这个案子再这样下去，就要完全陷入僵局了。最要命的，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台湾方面派张晋生过来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向德福多少有些无动于衷："着急也没用。"他欲言又止："我们基本上就是陷入僵局了。不过这种局面的形成，也是有原因的。"

"关键是我们没能掌握敌人的密码，否则没这么被动。"

"要找到敌人的密码本没那么容易，同样也只能碰运气。根本原因是瞿皓明和李天纲至今没能取得张晋生的完全信任。问题很简单，既然电台都在他们手上，如果张晋生真要信任他们，就算不给他们密码，起码也会让他们知道行动目的了。这个张晋生到这儿已快一个月了。我们过于相信瞿皓明他们的能力了。"

丁雨岚不高兴道："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多次，你还在这上面纠缠有意义吗？"她尽力克制自己。

向德福认为自己现在真的担心，担心瞿皓明他们不是张晋生的对手，反而被狡猾的张晋生抓住了什么蛛丝马迹，从而识破了计划。

丁雨岚似乎略有所动，询问向德福有什么好的办法。向德福却摇头。这让丁雨岚有些失望，也有些不满，不过她却再次坚定起来："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何况瞿皓明和李天纲都是干情报的老手，我们现在需要的恐怕是更大的耐心。这一点我做得不好，有些沉不住气了。"

瞿皓明和李天纲慢慢走在河边的一条街道上。相隔很远才有一盏路灯，隐隐绰绰地照在他们身上。两个人都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

瞿皓明低语道："他没说下次发报的时间？"

"没有。"

瞿皓明若有所思地感叹着："这个张晋生真是个难缠的家伙。"

"我们有点儿小瞧了他？"

李天纲微微点头："不过你那天怎么就没能找到他的密码本呢？我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所以我心里才越来越不踏实。这个人疑心很重，那天突然杀个回马枪，就更加说明他并不完全信任我们。"

"难道我们什么地方露了马脚？"李天纲回忆着："这还真难说。我总觉得你把我拉进去就有些勉强，更别说我还能有电台了。"

瞿皓明看了看他："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你说的这些就应该不是问题了。"

不知不觉，他们两人到了桥中间，趴在栏杆上，看着下面流动着的河水。李天纲有些着急："我们这样跟张晋生耗下去可不是办法，应该拿出对策来，逼着这家伙加快行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也才好给丁雨岚和向德福他们一个交代。"

瞿皓明摇摇头："这行不通，你看张晋生那家伙像是会着急的人吗？快一个月了，他一直按兵不动，说明他心里有他的计划，我们不可能影响他。"

"那就让公安局那边儿出面刺激一下他。"

"打草惊蛇？弄不好真的惊动了他，他就干脆跑了。"

"那也总比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任务再跑要好得多吧？你想想，真要让这家伙得逞了，你我的麻烦就大了！你一辈子都不要再想证明你那共产党地下情报员的身份不说，我也会跟你一样完蛋的。"

瞿皓明看看他，觉得这实在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他让李天纲明天告诉向德福，想和丁雨岚见面谈谈。

3

第二天，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那个秘密房间里，瞿皓明和丁雨岚见面了。

瞿皓明告诉丁雨岚他开始怀疑张晋生只是在利用他和李天纲完成任务，这个任务可能根本不需要他俩。他把他们拉进去，只是利用他们从事一些毫无意义的活动，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为了掩盖他的真正目的。到了关键时刻，他还会把他们抛出去当个诱饵，用来转移公安人员的视线。丁雨岚微微点头。瞿皓明继续讲到他甚至怀疑张晋生让他去147厂外放置的那个情报也是假的。那里也根本就没有让他"唤醒"的特务。不然，丁雨岚他们在那儿监视了那么多天，怎么可能一无所获？

丁雨岚虽然觉得瞿皓明的分析很有道理，但现在还不能做出任何新的决定，表示147厂那边他们不能放弃，还得继续监视。

瞿皓明担心，怕万一让张晋生钻了空子，他这个当"卧底"的人到时候就是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楚。

丁雨岚突然有些不高兴了："这就是你今天一定要见我的原因？"

瞿皓明低头不语了，丁雨岚的情绪显然也因为案子目前的僵局有些烦躁："你知道让你执行这次任务，我是顶着多大的压力吗？你知道这次行动对于国家安全意味着什么吗？现在我们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可这正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的时候，需要大家都出谋划策的时候！你却在担心自己的后路了？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是个共产党员吗？那你就拿出个共产党员的样子来啊！"

瞿皓明对于这样的批评显然是难以接受的，他看着丁雨岚，冷冷地说："你觉得你这样批评我是公正的吗？十几年来，你们从来不肯给我一个公正的结论，从来不肯正式承认我作为共产党员的身份，把我挡在组织的大门外面，挡在祖国建设的大门外面，看着你们热火朝天地干革命，而我却只能为了一家人的生存去挣扎。今天你们又来指责我不像个共产党员了？我的老天爷，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说我不像个共产党员！我真不知道我是应该为这种指责感到高兴呢，还是应该为这种指责感到愤怒！"

丁雨岚显然被瞿皓明的这些话深深触动了，她应该是最能理解这些话里的无奈与痛苦的人了。她大概也对自己刚才的那些话后悔了。她不由自主地握住了瞿皓明的一只手轻声告诉瞿皓明自己理解他的心情。请他记住，自己从来都没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怀疑。瞿皓明看着她，眼睛里的神情极为复杂，然后他的眼泪突如其来地流淌下来……

白天，瞿皓明的钟表店里，一个顾客取走了修好的老式座钟，抱在怀里走出去。张晋生真像个徒弟一样，热情地把顾客送到门口。当他转身走回店里，只有他和瞿皓明两个人的时候，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瞿皓明一边埋头修表，一边头也不抬地指指拆下来的一些零件："把这些拿去清洗清洗。"

张晋生不仅没理他，反而把瞿皓明手里的工具夺了下来："先把你这些烂表放下。"他从自己的帆布挎包里拿出一台照相机，放在桌子上。"有个任务需要你和李天纲一起去做。"

瞿皓明看一眼照相机，那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单镜头相机。

"明天你们到147厂去。就在附近就行了。拍正在试飞的战斗机。"

"你开玩笑？拍天上的飞机？就用这样的相机？147厂内部不是有我们的人吗，这种事情交给他不就行了？"

张晋生叹了口气："指望不上了。那人始终没有回应，不是早被共产党抓起来了，就是他自己坦白投降了。"

"不会吧？潜伏在那么重要单位里面的人，怎么可能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张晋生不耐烦地："反正十几天过去了，他没有任何反应。所以，这件事情只能由你们去完成了。"

公安局里，听完向德福的汇报，丁雨岚感到困惑起来："在147厂外面拍摄试飞的战斗机？这是要干什么？莫非张晋生带进来了特殊的照相器材？"

向德福摇头："李天纲说只是一部普通照相机。"

"也有另一种可能，瞿皓明他们的行动是为那个特务打掩护，是为了配合特务在厂内更重要的活动。让瞿皓明他们按照张晋生的指令去做，同时通知147厂保卫部的同

志，让他们配合一下，一定要让瞿皓明他们顺利完成拍照。我们看看这个张晋生到底想要干什么。”

这时候，一个公安兴冲冲进来了。“丁局长！好消息！北京那边把密码全部破译了！说起来实在不可思议，省厅和北京方面的专家都让这套密码给耍了。实际上张晋生这套密码简单得让人不敢相信，之所以那么长时间没有能够破译它，是因为专家们谁也没往最简单的方向去想，所以才饶了一个大圈子。”

那个公安把手里的几页纸放在丁雨岚面前，丁雨岚拿过那几页纸匆匆看着。

丁雨岚不解道：“张晋生使用了最初级的密码？可这完全违背常理呀！这个张晋生真是个难缠的家伙。张晋生收发报的内容，以及让瞿皓明放置在147厂外面的情报内容，都与正在研制的新型战斗机有关，台湾那边盯上147厂的战斗机了？”

丁雨岚依然语气平静，向德福显然感觉到她心中存在困惑。丁雨岚示意把他们掌握的情报立即通报给147厂保卫部，让他们在内部一定要加强防范，尤其是那些关键的敏感部门。同时所有的监视目标必须保证随时都在他们的视野之内。

丁雨岚看着向德福和那个公安一起走了，她静静地坐下来，看着面前那几页破译出来的文字，困惑着、沉思着。

这是一个异常晴朗的天气，几片白云飘浮，整个天空只剩下无垠的湛蓝。147厂附近的田野里，密不透风的麦田里，一辆自行车倒在田埂上。离自行车不远的地方，瞿皓明和李天纲坐在麦田里，照相机扔在身边的地上。

四周很安静，也不见人影。

李天纲仍然有些紧张：“我们这样子要是被人看见，肯定会被抓进公安局里去。”

瞿皓明半开玩笑道：“抓就抓吧。你应该早就习惯了才对。”

这时候，天上隐隐约约响起了飞机的声音。两个人急忙朝天上看去。瞿皓明顺手抓起了照相机。飞机的声音来得很快，也很低，已经感觉就在他们的头顶上了。

瞿皓明躺在地上举起了照相机。

4

某个清晨，瞿皓明正在摘下橱窗上的铺板，就看见张晋生吃着油条来了。张晋生过来以后，不声不响地帮忙干活儿。

那些修理钟表的东西还没有摆出来，张晋生一看，很主动地开始做起了工作前的准备。瞿皓明索性坐下来，看着他干活儿了，瞿皓明问那天他们拍的照片效果怎么样。

张晋生笑了一下：“我要说还不错，你们是不是又打算让我给钱了？”

“你在说李天纲吧？不过我还是那句话，李天纲得了多少，我就应该得多少。少了一分钱都不公平。”

张晋生没好气地看着瞿皓明，胶卷已经冲洗出来了，效果很好。

瞿皓明不大相信：“不可能吧。虽然飞机飞得很低，但那么快的速度，我估计胶卷上最多也就能看见大致轮廓。”

“我告诉你我已经很满意了。”

“那接下来干什么？”

“会有人来取走胶卷，然后送回去。”

“送到台湾去？”

张晋生点点头，不满地表示瞿皓明已经问得太多了。瞿皓明同样也不甘示弱：“你什么事儿都把我蒙在鼓里，都不想让我知道，我还不能问问？”

“该你知道的我会告诉你的。”

瞿皓明不客气地说：“你少跟我来这套！你以为这是在台湾？你要是至今仍然不信任我，那你现在就从我这儿出去！我还懒得跟你冒这种风险呢！”

张晋生缓和了下来，解释说：“这和信任没有关系。我正在等待台湾那边的进一步指令，然后我会告诉你的。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

“其实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是怕哪天被你卖了，我和李天纲还傻乎乎地帮着你数钱呢！”

张晋生笑了：“没那么严重。”

瞿皓明冷冷地“哼”了一声，一边拿起衣服穿在身上，一边朝外走。

张晋生连忙问：“你上哪儿去？”

“今天我想出去走走，你就在这儿把钟表店守着吧。”说完，他撂下怔怔的张晋生走了。

上午，粮站外，一辆大卡车正从里面开出来，李天纲也匆匆走出来，看见了站在门口的瞿皓明。

李天纲略有些不安地：“怎么刚上班就来找我，出事儿了？”

“那倒没有。”

“你把张晋生一个人留在你店里了？”

瞿皓明笑笑：“我刚跟他发了通脾气，让他一个人留在店里照顾生意呢。我越来越觉得张晋生那小子在耍我们。可能他真的把我们当成幌子、傻子，当成给公安局的诱饵了。这小子刚才居然告诉我，那天我们拍摄的飞机照片效果不错，他很满意。而且正在等人过来取走胶卷，送到台湾去。你能相信这样的鬼话？”李天纲点点头：“这实在不大可能。那天拍摄的时候，飞机飞得再低也得有两千米吧？而且那是战斗机，多快的速

度！就他给那破照相机，想要拍出清晰的飞机轮廓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我也这样说了，结果那小子跟我急了。”

“因为你戳穿了他？不过，从公安局那边破译的密码看，张晋生的任务应该就是针对这种新型战斗机的。”

瞿皓明摇摇头表示不信。他分析道：“派他从台湾过来执行任务，这对于台湾的情报部门来说，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虽然这些年台湾特务活动频繁，但那绝大多数都是在沿海一带，能够深入我们这种内地城市的还没听说过……”李天纲笑着打断他：“你我现在是什么人？我们没听说过的事情多着呢。”

“行，你说的也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把张晋生派到内地来，肯定不会是那种在沿海搞的一般化的骚扰、破坏，这应该可以肯定吧？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会使用那么一套简单的初级密码呢？张晋生之所以使用这样的密码，是怕我们不能很快破译它！因为只有我们破译了这套密码，他才能成功地把我们引向一个他预先设计的方向。”李天纲不解：“他的真正目标不是新型战斗机？”瞿皓明坚定地点了点头：“肯定不是！”



22

多事之秋

1

晚上，瞿皓明很晚了才回来，一进屋，就看见叶玉瑶黑着脸坐在桌子前。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用旧报纸包起来的纸包。叶玉瑶看见瞿皓明进屋，也没有理他，只是呆呆地看着他。

瞿皓明看见了桌子上的纸包，顿时有些慌乱，但还是硬着头皮，解释着："我有点事情，出去了一趟。"

"瞿皓明，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叶玉瑶把那个纸包朝瞿皓明面前推了一下："你先解释一下这个吧。"她把纸包打开，露出一大沓钞票。"这是怎么回事？"

瞿皓明不做声了。叶玉瑶眼眶突然湿润了："你到底瞒着我在干什么事儿啊？家里现在情况那么差，你却弄了这么大一笔钱藏起来。我刚才收拾衣柜才发现……瞿皓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瞿皓明无奈地："这是张晋生的钱，交给我让我帮忙保管的。"

"张晋生？他一个穷得叮当响的穷光蛋，会有这么大一笔钱？"叶玉瑶更加伤心了："到了现在你还瞒我？瞿皓明，我跟了你这么多年，没想到你居然有了二心！你有二心也就罢了，孩子们有一顿没一顿的，天天吵着没肉吃，你居然藏了这么一笔钱，你就狠得下心来？"

瞿皓明火了："你胡说什么？！赶快把钱收起来！"

"你，还有那个鬼鬼祟祟的张晋生，还有李天纲，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皓明，再怎么样，你也不能干什么坏事儿啊，你总得给我、给瞿哲和瞿思他们留条后路啊！"

"你越说越离谱了！"瞿皓明准备把钞票收起来，却遭到了叶玉瑶的阻拦。瞿皓明用力推开了叶玉瑶，把那些钞票重新用旧报纸包起来。叶玉瑶被瞿皓明推搡着，跌倒在椅子上，她不再阻挡瞿皓明，只是更加伤心地哭着。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中发生的，毕竟他们还是不愿意吵醒了孩子们。

瞿皓明不耐烦地："你哭什么哭！我警告你，关于这笔钱的事情，决不能去问张晋生，更不许你动一分一厘！"

同一时间，粮站仓库的那个角落里，李天纲戴上耳机打开了电台，看看自己的手表，然后开始调整频率，很快找到了固定频率。他一边认真听着，一边在一张纸上迅速地记录下一组一组的数字。

公安局的报务室内，两个公安也坐在收报机前，在同一频率上抄收电文。

李天纲已经记录完毕，他把电台关了，看着自己手里那张写满数字的纸，有些疑惑。但他也没有多想，而是拿起另外一张纸，开始迅速地抄写。

2

早上，瞿皓明在打扫钟表铺外的街道，李天纲提着自己的饭盒上班路过。来到瞿皓明身边后，他观察了一下四周，把一个小纸条交给了瞿皓明："昨天晚上收到的电文，张晋生让我直接交给你。我抄了副本，向德福会派人来拿的。我真不明白，既然他们都有了频率，干吗还要我再抄一个副本？"

"这样更可靠。"

"我觉得这次的电文和前面的不一样。我说不清楚，但编码方式我感觉不一样。"

瞿皓明生硬地："你感觉还是你确定？"

李天纲疑惑地看了瞿皓明一眼："我基本上确定，编码方式不一样。我估计，张晋生很可能换了一套密码。"

瞿皓明思忖了一下："如果张晋生这次换了一套密码，就说明我们的估计没错，先收发几次电报，然后又让我们去拍什么147厂的飞机，完全是他妈的虚晃一枪！他在跟我们玩儿花招。他真正的行动目标跟这个147厂一点关系都没有。"

李天纲也有些紧张了："这小子还是不信任我们。"

"管他呢。只要有电文，就不愁没线索。如果他真的是换了一套密码，也就说明，他的下一步行动要开始了。原来搞的那些动作，无非是为了这次真正的行动做铺垫。"

这时，张晋生似乎很悠闲地朝钟表铺走过来。李天纲也没有跟张晋生打招呼，径直离开了瞿皓明。瞿皓明等着张晋生来到自己面前，便将扫帚和纸条一起交给了张晋生。

黄昏，下了班的叶玉瑶来到河边一处僻静的地方。叶玉瑶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她的背后是一片浓密的树林。她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夕阳和波澜不兴的河面，一脸的感伤和痛苦。然后，她听见自己背后有响动，惊恐地回头看，却发现杨文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自己身后。

叶玉瑶虽然有些紧张，但还是没有动："你怎么……你一直跟着我？"

杨文尴尬地笑笑："下班后没事儿，我出来走走。你怎么没回家？"他在离叶玉瑶

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关心地：“你今天是怎么了，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我没什么。”

“我能看出来，你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能跟我说说吗？说出来，可能你会好受一些。”

叶玉瑶竭力控制着自己，轻轻摇了摇头，但她的眼眶还是有些红了。

杨文温和地：“没关系。我不是一个喜欢搬弄是非的人，更不是喜欢打听别人私事儿。我只是对你……这么说吧，我愿意帮助你。我独自一人过了这么些年，知道孤独是什么滋味儿，知道一个人心里存积了太多的痛苦而找不着人诉说是什么滋味儿。”

叶玉瑶这才转头看了看杨文。杨文用炽热的目光看着叶玉瑶，叶玉瑶只好把自己的眼睛移开了。

杨文顿了顿，才突然幽幽地说道：“我原来的爱人跟我是一个单位的。后来，因为我被划成了右派，她就和我离婚了。我们是美院的同学，一直感情都很好，因为两个人都是搞艺术的，就决定不要孩子。在她提出离婚的时候，最终我还是答应了。我明白，我的政治问题不仅会害了自己，也会连累她一辈子。所以，我不能让她跟着我一起毁掉。”

叶玉瑶这才轻轻地问道：“你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没有，从此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即便她没走，我想，我们如果见面也只会形同路人的。但是我不怪她，我们之间的婚姻破裂，是我造成的。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注定了要独自一人承受孤独，永远的孤独。”

叶玉瑶感动道：“你是一个好人。”杨文苦涩地笑笑：“好人？一个右派怎么可能是好人？我要是一个好人，我的作品会被别人在参展的最后关头撤下来？我要是一个好人，怎么会在竹编厂里画一些坛坛罐罐，把我的才华浪费在一些竹篚竹篮子上面？我也认为你是一个好人。但我不知道你到底为了什么苦恼，我想帮助你，因为，因为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叶玉瑶打断了杨文：“请别再说了，别说了！”

杨文真诚道：“真的，我好像突然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阳光，一道闪电，它照亮了我，让我意识到其实生活还是有希望的，原来自己的心还没有死掉烂掉！”

叶玉瑶的眼眶又湿润了。

杨文动情了：“不管你怎么看我，不管你以后怎样，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重新活了过来！”

叶玉瑶虽然被触动了，但还是控制着自己，站起身来。终于，杨文突然从后面扑上来，抱住了叶玉瑶。叶玉瑶没有喊叫，但还是轻微地挣扎着试图摆脱杨文，杨文却紧紧地抱住她。叶玉瑶终于放弃了，但却无声地哭了起来。身后传来一阵自行车的铃声，杨文立即放开了叶玉瑶。两个男人骑着自行车从他们身后过来，有些关注地看着他们。

叶玉瑶趁机朝前面跑去，杨文想喊，却没有喊出来，只好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小路尽头。

晚上，瞿皓明在椅子上坐着，看着手里拿的那幅撕烂了的《暴雨过后》。叶玉瑶端了一盆水，手里搭着一条毛巾进来："洗脚吧。"瞿皓明把《暴雨过后》放在了桌子上："这幅画不错。你们厂那个设计员还真是个有才气的画家。"

叶玉瑶把盆子放下，没有说话。

瞿皓明顿了顿："玉瑶，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谈谈。"

"你说吧。"

"你觉得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对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但你必须先答应我，无论怎样，都不能告诉任何人。"

叶玉瑶点点头。

瞿皓明平静地告诉了她有关张晋生的事情、刘杰的意图和丁雨岚他们的安排。

叶玉瑶惊愕地睁大了眼睛，说不出话来。

"张晋生就在我们家里，所以保密极为重要。弄不好他随时可以威胁到你，还有瞿哲和瞿思的安全。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让瞿思继续和顾萌交往，怕这样会暴露我们和丁雨岚家的关系。"

叶玉瑶惊慌地："张晋生怀疑过吗？他对孩子说过什么？"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问题。我之所以不愿意让你知道，一方面是纪律不允许，另一方面是为了你的安全和孩子们的安全。毕竟，你们如果知道了真相，恐怕就很难在张晋生面前表现正常。"

叶玉瑶眼圈红了："这样冒险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答应？"

"我能不答应吗？如果这次行动取得成功，我就多了一个机会向组织上证明我的忠诚，证明我的身份，起码，他们不能让我再戴着'特嫌'的帽子过下去了。所以这个险我必须冒。而且，这帮特务的活动会危及国家安全，我也不能袖手旁观。"

"那笔钱是怎么回事儿？"

"钱是张晋生给我的活动经费，其实就是我的'报酬'。丁雨岚曾经说，让我拿那笔钱给孩子们买点儿吃的、穿的，可我还是不想这样做。因为这是特务经费，如果用了，以后会说不清楚，也会给丁雨岚带来麻烦。玉瑶，我把这件事情瞒着你完全是因为无奈，其实我也很痛苦，你一定要理解我，理解我这样做，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是为了破获敌特组织，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叶玉瑶内心的羞愧让她哭了起来。

"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了。你知道得越多，危险也就越大。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让你，让孩子们遇到任何危险。"

叶玉瑶使劲点头，泣不成声，终于说："皓明，对不起……我对不起你。"瞿皓明努力笑了笑："没什么对不起我的。这件事我一直瞒着你，应该道歉的是我。从认识你到现在，这是第一次。但你一定要理解我，我这是迫不得已。"

叶玉瑶使劲点头，眼睛里的神情也逐渐坚定起来。

晚上，丁雨岚和向德福以及几个公安坐在丁雨岚的办公室内一起商量着案情，都觉得张晋生的确是在放烟幕，企图混淆他们的视线。张晋生花了那么大力气对他们虚晃一枪，就说明他一定有另外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的重要性一定超过了147厂！

丁雨岚决定147厂那边不用理会了，必须全力以赴，尽早弄清楚张晋生的真正目标是什么！并要向德福立即通知李天纲，让瞿皓明也知道这个情况。同时，要求他们密切关注张晋生的动向，公安人员积极配合。

3

早上，叶玉瑶正准备出门，却迎面碰上了进门的张晋生。

叶玉瑶对他点点头，有些慌张地走了，张晋生走进房间，瞿皓明已经坐在桌子前。

张晋生问："她怎么啦？"

"没什么，昨晚上有些不舒服，没睡好。"

张晋生也在自己的桌子前坐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

瞿皓明看着张晋生，有些愤怒地："张晋生，你到底打算干什么？"

张晋生挺放松地："你又怎么了，昨晚上也没睡好？"

"我问你，下一步到底是干什么？"

"这你不用管，到时候我会让你知道的。"

瞿皓明冷笑了一下："你在我这儿待得挺舒服，是吧？别以为我和李天纲是一对傻瓜，可以被你糊弄过去！去147厂拍的那些照片儿，你扔到什么地方去了？总不会派人送回台湾吧？别跟我装蒜了！"张晋生笑了："这你也关心？你们拍了照，拿了钱，不就行了吗？剩下的都是我的事情，与你们无关。"瞿皓明看着他，告诉他街道居委会的人来过了，并了解了他的情况，并威胁他，该干什么，就抓紧时间，别最后被别人抓了活的，还连累了大家！

张晋生疑惑："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晚上。知道我为什么睡不好觉了吧？"

张晋生想了想："叶玉瑶也知道我的底细了？"

"我没告诉她。但是，如果你再待下去，她早晚也会怀疑的。"

下午，竹编厂临近下班的时候。魏厂长在院子里叫住了正准备离开的叶玉瑶，叫她给杨文送东西。

叶玉瑶看看纷纷走出院子的工人们，有些迟疑地接过魏厂长手里的一叠纸张。

叶玉瑶敲门进了杨文的设计室，杨文还在桌子上画着。看见叶玉瑶，他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

“魏厂长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说明天下午人家要来看设计图。”

杨文走到叶玉瑶面前，接过那叠纸，然后突然把门关上，扑上去抱住了叶玉瑶。纸张掉落一地。叶玉瑶不敢大声叫嚷，只是拼命挣扎，杨文却抱得很紧：“我真的无法忍受了，我爱你！”

叶玉瑶使劲挣脱了杨文的一只手，压低声音但却异常严肃：“杨文，你冷静一下！再这样我就要大声喊了！”

杨文怔住了，最后沮丧地放开了叶玉瑶：“我不是坏人……我需要你，难道你看不出来，感觉不到我对你的感情？”

叶玉瑶哭着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我知道你不是坏人，但你也不能这样！”

杨文终于冷静下来，他迷茫地看了看叶玉瑶，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走吧，我没事儿了。你是对的。我太冲动了，我只想着自己，没想到你的感受和你的家庭，我太自私了。”

叶玉瑶擦了擦自己的眼眶，走了出去。杨文呆呆地站了一阵，然后弯下腰，把散落在地上的纸张一张一张地捡起来。

李天纲冒险来到了向德福这里，跟向德福和丁雨岚汇报情况：“……我和瞿皓明商量了一下，觉得如果不给张晋生一点儿压力的话，我们就会非常被动。”

“你们现在需要镇定下来。我和老向已经商量过了，我们会从自己这边给张晋生施加压力，让他动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你和瞿皓明要密切关注他。”

“密码破译了吗？”

“哪儿那么容易？这家伙用了一套新密码，专家们正在加班加点地干呢。”

“我现在怕的是，如果在张晋生使用的这个频率上，不只是台湾方面在接收，那么麻烦更大。”

“我们也估计到这个情况了。如果另外的潜伏特务用电台接收张晋生的电文，那也很有可能是接收的行动指令。”

“那就别犹豫了，点鞭炮也好，放炸药也好，赶快轰他一下吧。”

黄昏，叶玉瑶和韩苓在一起一边洗碗一边交谈，几个孩子也在一边凑在一起看着一

本什么书。瞿皓明和李天纲蹲在街沿上，瞿皓明点燃了一支烟。

李天纲压低了声音告诉瞿皓明丁雨岚他们的决定。

瞿皓明说：“那就好。但愿能把这家伙逼出点儿动静来。”

4

上午，瞿皓明和张晋生都坐在自己的桌子前修理钟表，两个公安突然走了进来。

瞿皓明立即站起来。两个公安都没有理睬他，而是走到张晋生面前：“你就是张晋生？你填报的临时户口有问题，我们已经查对过，你的这个原籍是错的，你有什么解释吗？”

张晋生有些张口结舌：“这个，我是填错了吗？”

“填错了，还是故意乱填的？”

公安对瞿皓明严厉地：“你是怎么搞的？要不是居委会的同志反映情况，我们还真让你这家伙给蒙过去了！你这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不好好改造，还想向人民政府挑战啊？明天下午，你们两个人一起到派出所来一趟！在派出所把问题说清楚！”两个公安看了看房间四周，然后离开了。

瞿皓明一言不发地坐到了椅子上。

张晋生问：“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会这样？”瞿皓明漠然地：“我告诉过你，大陆有个说法叫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定是居委会的人给派出所反映了什么。这是他们的一贯方式。”张晋生看着他，竭力压制着自己的慌张：“我得见李天纲！”

晚上，公安局的报务室里，向德福焦急地站在收报机前，看着头戴耳机的公安人员在机器前紧张地抄写电文。抄报的公安完了后，他把两张电文纸交给了向德福：“发报和收报都在这儿了。”

向德福拿着电文立即就出了门。

清晨，瞿皓明正在取下橱窗的铺板，张晋生慌慌张张地过来了：“我得出去一趟。”

“去哪儿？”

“你不用知道。等事情办完，我再来找你。”

“恐怕你不会再回到这儿了吧？这么说，我们之间的事情了结了？”

张晋生恶狠狠地：“还没完呢！告诉李天纲，到时候我也会去找他，别他妈的拿钱的时候有人，做事儿的时候就没影了！”

张晋生不等瞿皓明回答，就离开了钟表铺。等张晋生的影子消失，瞿皓明不再去管那些铺板，快步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隆盛街口，张晋生匆匆叫了一辆三轮车，看看四周，坐上离开。在他后面不远的地方，跟踪的公安也坐上了另一辆三轮车，跟上了张晋生。公安的三轮车经过一个街口，一辆停着的吉普车上的公安看见了他们。等三轮车过去，吉普车发动了，却并没有开上大街，而是倒车顺着小街退了出去。

向德福匆匆走进丁雨岚的办公室报告，张晋生终于出洞了！

下午，城市远郊的黄水镇，一条小街的两旁，是一些很古老的铺面。小街上来来往往的几乎全是农民。一家卖小吃的铺子里，那个跟踪而至的公安坐在靠街的一张小桌子上吃面，注意着街对面的一家茶馆。茶馆里也坐着一些农民。在一个角落里，张晋生要了一杯茶，点燃香烟，注意着外面。

一个农民打扮的男人进了茶馆，直接走到了张晋生的桌子面前。其实，这就是当初在隆盛街观察过瞿皓明的那个人。张晋生等他坐下来："东西带来了？"男人等茶倌收了钱泡了茶离开后说："当然带来了。我接到你的指令就立即往这儿赶。"

张晋生不耐烦地："给我。"

"这可是天大的玩意儿。"

"别废话，快给我！"

男人从怀里掏出一个装雪花膏的白色小瓶子，迅速地递给了张晋生。

张晋生把瓶子拿到桌面下，打开盖子看了看——里面是一个微型胶卷。张晋生连忙把盖子盖上，将瓶子揣进了自己的衣兜。他这才笑了："等台湾的指令，然后我们就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去领赏了！"

"撤离计划是什么？"

张晋生掏出烟盒，从里面拿出一支烟递给对面的男人，自己也拿出一支，两人几乎是同时点上香烟。

"你就地隐蔽，三天之后的这个时间，我还到这里和你见面。等我得到上边儿的撤离计划，我们立即就走。"张晋生站起身来，去了厕所。

下午，丁雨岚拿着一张纸走进了向德福的办公室。

丁雨岚招呼大家："你们都过来一下。省厅把电文破译了，译本随后送过来，我先口头传达一下。第一，张晋生发出的电文，是约定跟一个代号'小牛'的人接头；第

二，张晋生收到的指令，是让他必须把‘小牛’交给他的货物尽快带出去。现在可以确定，这个‘小牛’将传递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给张晋生。”

向德福高兴起来：“妈的，终于逮住他们了！”

“还有。省厅同时也传达了公安部的指示，这个‘小牛’极有可能去了我们一个非常敏感的地点。具体地点省厅没有跟我说，只是说事关重大。公安部要求，无论有没有情报，都立即抓捕这个‘小牛’，同时也抓捕张晋生！省厅命令，不能让张晋生和这个人离开我们市，更不能离开我们省。”

一个便衣公安来到小吃店内，在盯梢的公安耳边说了几句。公安立即起身，两人穿过小街朝茶馆走过来。

茶馆角落里的那个男人吐出最后一口烟雾，慢慢倒在了桌子上。眼睛睁着，还有一丝烟雾从他嘴里和鼻孔里徐徐冒出来。

两个便衣公安冲进来，一个跑到男人的桌子边，摇了摇他，发现他已经断了气。另一个公安立即冲向茶馆的后门。

茶馆的后院里有一个非常简陋的厕所。斑驳的围墙上，有一道破烂的后门。

张晋生手里握着加上了消音器的手枪，从厕所出来走到后门边，一个便衣公安正好也从后门进来。他看见张晋生，连忙准备举枪，张晋生却先开了枪，把公安打倒在地，他钻出后门，飞快地跑了。

下午，向德福带人赶到了茶馆。一个法医正在给那个死去的男人做检查，另外一个公安在仔细地搜查男人的衣服，向德福气哼哼地在茶馆里踱步。法医这时也检查完了。他用一只镊子从男人的手指间取下还剩下一小节的烟头，装进了一个纸口袋。

法医对向德福举了举那个纸袋：“初步断定是中毒死的，我怀疑答案就在这个烟头里。”

23

困兽犹斗

1

白天，向德福和两个公安正在丁雨岚的办公室和丁雨岚一起汇总情况。

丁雨岚说她已经向省厅做了详细汇报，省厅对没能从死去的特务“小牛”身上找到任何情报，非常担心。向德福分析，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小牛”身上本来就没有情报，他和张晋生的见面只是一般性的接头；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情报已经到了张晋生手上。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儿。”丁雨岚停顿了一下儿，看着大家：“省厅确定‘小牛’已经传递了情报，这个所谓的‘小牛’在此之前去过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那是一个高度保密的研究院，是个147厂根本不能比的地方。”

向德福诧异地：“核研究院吗？”

丁雨岚不置可否地：“这涉及国家的最高机密，大家不用妄加猜测。可以确定‘小牛’已经从那里至少得到了一些外围的东西。研究院那边也在加紧查实这个问题。北京和省厅要求我们必须从最坏的方面打算，也就是说，现在必须假设特务已经从那里获得了情报，所以现在我们的任务有两个，第一，尽快抓住张晋生。第二，绝对保证情报不被传递出去。省厅已经在全省范围内作了统一部署，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协调行动，绝不能让张晋生和他手里的情报出省。当然，我们这里仍然是重点。”

竹编工艺厂里，叶玉瑶和工人们仍然在院子里面工作。现在她已经很熟练了。这会儿她正在工作，只见杨文从设计室里出来，站在门口大大方方地叫叶玉瑶：“叶玉瑶，你来一下。”

叶玉瑶很惊讶地回头看他。这时候，她发现周围的工人们都在用一种刻意掩饰的目光关注着他们，也有个别人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她略有些慌乱，但还是镇静地朝杨文走了过去，进了设计室。她进去的时候，故意把房门大开着，这样，外面院子的人甚至可以看见室内的一切。

杨文显然知道她这样做的用意，笑了一下，并不反对的样子。

叶玉瑶却有些不高兴地："你为什么要这样，当着那么多人？"

"我要是偷偷摸摸地叫你来，对你更不好。"杨文仔细端详着她，眼神里有一些伤感："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我再也不会打扰你了，你也不会再见到我。"

叶玉瑶听出了话里的暗示，有些紧张："你要干什么？"

杨文苦笑了一下："没什么，我又不会自杀。那天以后，我想了很久，我觉得你是对的，而我过于自私了。虽然我非常地爱你，我心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冲动和强烈的爱……"

"我说过，请你不要再跟我这样说。"

杨文自嘲地笑笑："我知道，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我想不起来这辈子我曾经遇上过什么能够特别高兴的事情。我后来想过，我那幅叫做《暴雨过后》的画儿，也确实有些问题，那上面让乌云占去了三分之二，别人是不可能接受的。但那确实就是我内心的感受呀，在我的心里从来都是乌云密布，不见阳光。"叶玉瑶是不能听这种话的人，顿时又充满了同情地看着他。

"谁不想好好活着呢？可这对我来说就是事实，我必须面对的事实。认识你，在我心里算是难得一见的阳光了。"

叶玉瑶坚决地摇头："你不要这样说，我什么也不能给你，只会让你有更多的麻烦。"

"我知道。其实我已经麻烦不断了，再多一个你说的麻烦也无所谓，因为我不能不爱你。不过我又不能害了你，要是那样，我同样会很痛苦。所以我只有离开这里。这样你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平平静静地过你的日子。"

"也许是我害了你，害得你要背井离乡了。"

杨文真诚地摇着头："你是个好人，所有这一切都和你没有关系，是我自己不能控制我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离开，走得越远越好，不给自己任何机会。"

叶玉瑶再次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你那幅画还在我那儿，我明天给你带来。"

"没有明天了。那幅画儿就留在你那儿吧，你要愿意就算是一个纪念，或者你回去就把它烧了。"

叶玉瑶突然也有些伤感了，看着他的眼睛湿润起来。杨文笑了一下，同样久久地注视着她。

晚上，李天纲值夜班，他拿着手电筒，在粮仓之间随意巡查之后，又到了大门口，看见大门已经锁上了，仍然很认真地查看一番，铁锁和大门碰撞，发出了声响。

看门的老头儿听见动静从收发室里露出脑袋。

李天纲回头说："没事儿。是我。"

异常宁静的街道上，一辆三轮摩托车出现了，车上是三个巡逻的公安，摩托车慢慢

地经过，然后渐渐远去了。这时候，张晋生从一个黑暗的小巷子里走了出来，贴着墙根四处观察。

已经在办公室椅子上睡着的李天纲，突然感觉到有人在轻轻摇晃他，他猛地惊醒了，睁开眼睛看见张晋生站在自己面前。他顿时惊诧地张大了嘴。

张晋生用手把他的嘴捂住了："别出声！"

李天纲镇定下来："还没吃饭吧？我给你找点儿吃的？"

张晋生一把拉住了想要往外走的李天纲："坐着别动！"

李天纲茫然道："出事儿了？"

"少废话。马上带我去发报。"张晋生突然阴险地笑了："我警告你，千万别跟我耍什么花招，不然你就死定了。"

粮库里，张晋生用一个蒙了红布的手电筒照明，李天纲先挪开了几个装满粮食的大麻袋，然后跪在地上，掀开了角落里的几块地板，磨磨蹭蹭地把一个电台取了出来。

张晋生看着他把电台取出来，催促着："快点儿！"

李天纲戴上耳机，开始调整频率："对方知道你要发报吗？怎么没有回应？"

张晋生却已经把手枪拿在了手上，顶住他的脑袋："我告诉过你，别耍花招！不然我就打死你！"

李天纲知道拖延下去是没有意义的了。

张晋生拿出一张纸条，上面是写好的一组组数字："照这个立即发出去！"

李天纲接过来，开始发报了。不过他仍然在暗中观察张晋生，想寻找机会，发报的速度也不快。

这时候，粮库里突然有几只老鼠从地板上跑过，张晋生听见动静急忙回头。李天纲抓住了这个机会，猛地站起来，飞起一脚把电台踢了出去。电台在地板上翻滚着，飞出去很远，随即那上面一直亮着的红色和绿色的指示灯也熄灭了。

张晋生被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正要朝着李天纲开枪，李天纲已经朝他扑了过来。他的手枪被李天纲打落在地上。两个人在粮库里扭打起来，同时，李天纲大声地叫喊着："来人啊！抓特务！"

张晋生惊慌地一边搏斗，一边想堵住李天纲的嘴，这让他有些顾此失彼。于是气急败坏的张晋生想脱离扭打，试图拣起地上的手枪。李天纲抓住这个时机，拼命朝粮库的大门跑去。他继续大声呼喊着，打开了粮库的大门。这时候，张晋生已经拣起了地上的手枪，对着他开了一枪。

李天纲被击中了，一头倒在地上。张晋生抱起地上的电台，从李天纲身上迈过去，冲到了院子里。看门的老头儿听见李天纲的呼喊正在跑过来，和张晋生几乎迎面撞在一起，张晋生挥舞枪柄，将老头儿打倒在地。

一家医院的手术室外面。丁雨岚、韩苓、瞿皓明和几个公安站在过道上焦急地等待着，手术室门上亮着“手术中”的红灯。

这时候，向德福匆匆赶来对丁雨岚说：“现场没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电台也不见了。”

丁雨岚似乎松了口气：“这应该是个好消息。不管电报的内容是什么，张晋生的电报都还没有发出去。”

向德福看看手术室的大门：“这儿的情况怎么样？”

“李天纲正在抢救。那个老头儿倒没什么事儿。”

一直在注视着他们的瞿皓明似乎坐不住了，朝他们走过来：“抓住张晋生了？”

丁雨岚摇摇头。

瞿皓明失望地叹口气，充满自责：“都是我的错。”他看了一眼坐在那里一脸茫然和焦虑的韩苓：“是我把李天纲拖到这个事情里来的，他本来说什么也不愿意，是我好说歹说地求他，跟他说就算帮我一个忙，我太想帮你们破了这个案子，然后来证明我自己了。我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如果李天纲真有个好歹，我是没法儿向韩苓和他的女儿交代的。”

向德福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你唠叨什么呢？李天纲这样做难道是为了你？你以为你是谁！”丁雨岚也显出了烦躁：“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话了。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李天纲必须活下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判断张晋生的下一步行动方向。”

这时候，手术室门上的红灯灭了，韩苓惊恐地站了起来。所有人都不安地看着手术室的大门，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一个医生从里面出来，擦着满头的汗水，取下口罩，于是大家看见了医生面带轻松的神情：“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他运气不错，弹头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

这样的回答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韩苓这才哭了，用力搂住了身边瞿皓明的胳膊，轻声抽泣着。

向德福问医生：“他已经醒过来了？”医生点点头。于是韩苓、瞿皓明、丁雨岚和向德福一起走进了手术室。

李天纲躺在无影灯下，手术虽然已经结束，但几个护士还在处理剩下的工作，继续为他输血、输液和最后包扎伤口等等。

韩苓扑了过去，大声喊着：“天纲！天纲！”

李天纲无力地睁开眼睛。瞿皓明过去，用力握住李天纲的手。丁雨岚俯身凑近李天纲，轻声说：“我要问你两个问题，你不用说话，告诉我是或者不是就行。”李天纲闭了一下眼睛，表示明白。

“张晋生的电报发出去了没有？”

李天纲微微摇了一下头。

丁雨岚松了口气，也握住他的手：“谢谢你。你很勇敢，立了一大功！”

李天纲动了动嘴唇，是微笑的意思。

丁雨岚又问：“张晋生拿走了电台？”

李天纲再次微微摇头。

这让丁雨岚和向德福不禁诧异地相互看了一眼。

向德福问：“电台不是他拿走的？”

李天纲终于努力说了几个字：“电台……摔坏了。”

丁雨岚奇怪道：“你弄坏的？”

李天纲又是那样笑了一下。

医院外，丁雨岚、向德福正走向停在院子里的吉普车。瞿皓明从后面跑出来，追上他们说：“既然李天纲没有为他发报，那么不管他是要逃跑，还是要传递情报，他一定都会再次利用电台和台湾联系。你们说他手里的情报非常重要？”

丁雨岚肯定道：“对。”

“那他一定会再来找我把电台修好。而且他现在已经知道，我也会发报。”

向德福插嘴：“他不会再相信你了。”

丁雨岚表示同意：“我也这样认为。他再来找你就是自投罗网了。”

“如果他掌握的情报真的那么重要，他就别无选择。他必须再用一次电台，不管是逃跑还是传递情报。”

向德福否定：“别忘了，李天纲是你给他找来的，他没那么愚蠢。”

“这不是愚蠢，而是出其不意！就像你们没有想到他要再回来找李天纲发报一样。”

丁雨岚显然觉得瞿皓明有道理了。

2

清晨，瞿皓明摆开那些修表的工具，然后又走进了里屋。

里屋，向德福带着两个公安隐藏在里面。瞿皓明半开玩笑地：“我真有点儿后悔出这个主意了。这家伙要真不来这儿，甚至还趁机在别的什么地方干了坏事儿，你就更不会放过我了。”

“哪儿这么多废话，快干你的活儿吧。”

白天，叶玉瑶有些不安地走进厂长办公室。

魏厂长很客气地问了一下她的工作情况，随即转入正题："好了，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的了。厂子里对你和杨文的关系有些风言风语。"

叶玉瑶似乎听出了厂长话里有话，顿时紧张起来，眼泪汪汪的样子："厂长，求求你听我解释，你千万别不要我了！杨文对我是有那个意思，可我开始真不知道，只是觉得这个人不错，而且他的经历也挺让人同情的，你知道，我丈夫的遭遇和他也差不多，所以我就和他多了些来往。我和杨文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而且当我知道她对我有……有那个意思以后，我当面就拒绝了，而且也尽量躲着他。"

"可是我听说，昨天他还当着大家的面，把你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了。"

叶玉瑶辩解道："那是最后一次了。他是要告诉我，他准备离开这儿了。"

魏厂长吃惊地："他要走？上哪儿？"

"我不知道。但是厂长，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你千万不能开除我，我要是没有这份工作，家里就过不下去了！"

魏厂长似乎心思已经不在她这儿了："谁也没说不要你上班了，你就放心吧。不过我今天真还没看见杨文呢！你看见他了吗？"

叶玉瑶摇摇头。

晚上，隆盛街附近的街道上，一辆吉普车停在黑暗处。车里很暗，只有远处路灯的光亮隐隐约约地照进车里。丁雨岚和向德福坐在车上低声交谈。向德福显然有些沉不住气了："已经两天了，张晋生还没有露面，我看这样下去完全是白白浪费时间，弄不好还让他在别的地方钻了空子。"

"全省都撒下了大网，他应该没有机会能跑得出去。到现在还找不到他的一点儿踪迹，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正在暗中寻找机会，暂时隐藏起来不动弹了。"

丁雨岚问："瞿皓明家里还有几个人？"

"两个。"

"一定要保证瞿皓明一家的安全，不管遇上什么情况，这都是前提。"

"我知道。"

"就这样吧。一定要有耐心。"

又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竹编工艺厂里，叶玉瑶和其他工人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一个女工一边吃饭一边来到她身边神秘地告诉她杨文已经失踪了，魏厂长正为这事儿着急呢，少了他，厂里就没有可以搞设计的人了。

叶玉瑶不冷不热地笑了一下，低着头开始慢慢地吃饭。

下午，正是放学的时候，李卓娅从教室里走出来，一个男生紧紧跟着她，拍了一下她的后背：“我们一起走？”李卓娅只是看着他笑了笑，继续往前走了。其实就在那个男生拍她的时候，他已经把一个画着小丑的纸条贴在了李卓娅的背上，看见李卓娅毫无觉察地往前走，那个男生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脸坏笑地跟在后面。李卓娅回头看看他们，显然不知道那些同学在笑什么。

那个男生在同学们面前有些炫耀地笑着，突然，他的脸上重重地挨了一拳。那个男生捂着脸，看见了瞿哲。

这时候瞿哲已经从李卓娅背上取下那个纸条，李卓娅感激的样子。那个男生却已经凶狠地挥拳打过来，李卓娅发出一声尖叫。瞿哲和那个男生顿时拳脚相加地厮打在一起……一个老师出现在他们面前，大声训斥着。围观的同学们立即七嘴八舌地向老师告状。瞿哲脸色阴沉，一句话也不说。李卓娅也向老师诉说经过。

瞿思和顾萌手拉着手从离学校不远的路口经过，两个孩子蹦蹦跳跳，又说又笑。

突然，张晋生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告诉瞿思她妈妈在厂里受伤了，正在医院里抢救呢，拉着她的手就走。

顾萌也很着急地想要一起去，张晋生却拿出一张折叠好的纸条交给顾萌，要她交给瞿思的爸爸，说完，他拽着瞿思匆匆走进了小巷里。顾萌愣了一会儿，然后才拿着纸条跑了。

瞿皓明正在台灯下修理钟表，看见顾萌气喘吁吁跑进来。

瞿皓明急忙问：“萌萌，你怎么来了？瞿思呢？”

顾萌一时有些说不出话来，张着嘴喘气：“她跟张叔叔去医院了。”

瞿皓明一听顿时大惊失色。这时候，向德福和两个公安从里屋跑了出来。

顾萌把手里的纸条交给瞿皓明，瞿皓明接过纸条，打开一看，纸条上写着：“午夜十二点，在约定地点见面。小心行事，瞿思在我手里！”

向德福恼火地一把从瞿皓明手里夺过纸条，匆匆看过：“他说的约定地点在哪儿？”

瞿皓明忿忿地瞪了他一眼，拉着顾萌的手转身朝外面走去。

丁雨岚的办公室里，她和瞿皓明、向德福在一起。很显然，瞿思竟然落到了张晋生的手里，这让丁雨岚也很愤怒。

丁雨岚对瞿皓明说：“你想怎么办？”

“我一个人去见他。”

向德福激烈反对："绝不可能！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再让他跑了！"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瞿思的安全。"

"你信不过我们？"

瞿皓明冷冷地："这和信不信得过没有关系。瞿思在他的手上，一旦他发现中了埋伏，瞿思也就完了。"丁雨岚显然很体谅瞿皓明的担心，沉吟不语。

瞿皓明对她说："让我一个人去，我既要救出女儿，也要把他活捉了交给你们。"

向德福不屑地："你不要太自以为是了。一个人赤手空拳就能活捉张晋生？也许你还没弄明白，你一直是在配合公安局的工作，但也仅仅是配合。现在可不是你说了算的时候。抓住张晋生是第一位的。"

瞿皓明有些忿忿地："你是说瞿思的安全不重要？"

向德福反问："你认为呢？难道你女儿的安全在国家安全之上？"

瞿皓明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他狠狠地拍响了桌子，走到向德福面前逼视着他："向德福，你给我听好了！我瞿皓明这一辈子，从来也没有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虽然你们到现在也不承认我的身份，但是我自己却从来问心无愧，解放前我出生入死，打入敌人内部搞情报，是为了国家和人民；解放后我忍气吞声艰难度日，却仍然尽心竭力，帮助你们破获了罗明的特务网，也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一次，我又在自己的身份迟迟得不到组织明确结论的情况下，冒着使自己更加说不清、道不明的风险，去和一个台湾特务周旋，这还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所做的这一切，你未必能够做得到！所以你没有资格跟我这样说话！你明白吗？"

向德福看着激动、愤怒的瞿皓明，竟然有些不知所措。他看看丁雨岚。

丁雨岚似乎被瞿皓明完全打动了，她没有回应向德福的目光。

瞿皓明还没有说完，只是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儿："也许你们不能理解，十几年来，我的内心从来就是坚定的，我从来都没有忘记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就是一个共产党员！这甚至和你们承不承认毫无关系。但是今天，我想告诉你们，我一定会坚持我的要求，我要自己一个人去和张晋生见面，为了国家安全我一定会抓住他，这是我的责任！但我也一定要救出我的女儿，这也是我的责任，一个父亲的责任！因为我是一个自己的身份不被组织认可，给儿女带来了太多委屈和痛苦的父亲，一个对儿女深怀歉疚的父亲！"

丁雨岚感动地看着他："你不用说下去了。我们了解你，也信任你。我同意你单独去和张晋生见面。"

瞿皓明似乎还没能平静下来，只是感激地点点头。

丁雨岚打开办公桌的抽屉，将自己的手枪拿出来，放在了瞿皓明的手上："把它带上。"

瞿皓明家里。叶玉瑶一个人坐在屋子里，满脸忧伤暗自落泪。她听见了外面的脚步声，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充满了希望地看着门口。

叶玉瑶看见瞿皓明，一下子扑了上来，紧紧把他抱住，哭起来。

瞿皓明痛苦地自责："是我，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你说得对，我怎么能把一个特务带到家里来呢？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证明我的身份？这个事情真的就那么重要吗？李天纲为了我差点儿死在枪口下，现在瞿思又落到了特务手上，要是没有了女儿，就算他们承认了我的身份，又有什么意思呢！要是瞿思能好好地回到家里，回到我们身边，我就是一辈子这么不明不白地活下去也行啊，我再也不会去证明他妈的什么身份了！再也不会了！"

叶玉瑶看见，瞿皓明的脸上已经有两行泪水往下流着，她疼惜地替他擦着泪水，哭着安慰他："你别这样。这不怪你，瞿思不会怪你，我们都不会怪你的，你没做错什么，这不是你的错啊。"

午夜时分。月色朦胧。城边的一座大桥下，黑黝黝的河水发出轻轻的哗哗声。一片寂静和黑暗之中，瞿皓明出现在大桥下面。他四下看看，不见人影，既没有张晋生，也没有任何人。黑暗中，张晋生躲在一个视线很好的角落里，警惕地观察着大桥周围。目光可以企及的地方，一切看上去都很安全。他慢慢地从角落里走了出来，朝大桥下接近。

瞿皓明感觉到了张晋生的接近。就在张晋生刚一露头的时候，瞿皓明已经恶狠狠地扑了过去，卡住他的脖子，将他死死地抵在桥墩上，低声骂道："你这个狗日的，我女儿在哪儿？"张晋生拼命从瞿皓明手上挣脱出来，退后一步迅速拔出了手枪对着他，他用手枪继续逼迫着瞿皓明："老实点儿。不然你和你女儿都得死！"说着他用枪比画着，让瞿皓明转身背对着他，开始在瞿皓明身上搜索，从瞿皓明的身上搜出了丁雨岚的那把手枪。他退后一步，什么也没说，一扬手把手枪扔进了河里。

张晋生笑起来："还弄了把枪来？是公安给你的吧？我早就怀疑你和那个李天纲都是公安局的人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太爱打听了。是你的好奇心让我始终不敢太相信你。"

瞿皓明咬牙切齿地："把女儿还给我！不然我就杀了你！"

张晋生看着他："我要死了，你女儿也一定活不成。我把她藏在了一个没有人能找得到的地方。帮我把电台修好，只要你修好电台，我就保证把她还给你。"

"我要先见到女儿"

"不可能。"

瞿皓明死死地盯了他一会儿，突然转身就走。这让张晋生相当意外，显然他并没有估计到这一点，低声道："你站住！"

瞿皓明竟然没有理他，继续顺着河边往前走。

张晋生举起手枪，“咔嗒”一声打开了枪机。瞿皓明清晰地听见了这一声，却仍然往前走去。张晋生终于屈服了，他放下了举起的手枪，追上了瞿皓明：“好吧。我带你去见你女儿。”

城市里的一片废墟。张晋生带着瞿皓明走进了一处像是拆毁的楼房，楼房剩下了一圈半人高的残墙。瞿皓明看看，没能发现什么，回头问道：“你到底要干什么？”张晋生没理他，走到一个角落里，掀开了一块上面还堆放了破砖头的烂门板。下面露出了向下延伸的楼梯。张晋生看看他，得意地笑笑：“我说过，我要死了你是找不到你女儿的。”地下室里漆黑一片，张晋生和瞿皓明的脚步声响起以后，黑暗中发出了细微的“呜呜”声。瞿皓明试探着叫了声：“瞿思！”于是他听见了更加清晰和急促的“呜呜”声。

瞿皓明什么也看不见，他急急忙忙地掏出火柴，还没来得及擦燃，身后一道手电筒的强光已经照射在了地下室的角落里，那里是蜷缩成一团，捆住了手脚的瞿思。

强光下，瞿思睁大了惊恐的眼睛，她的嘴里被一团破布堵着。瞿皓明大叫一声：“瞿思！”说着，他就要冲上去。可就在这时候，他的头上挨了重重的一击，瞿皓明顿时倒在了地上。张晋生过来用手枪抵住他的脑门，狞笑着：“先别着急，电台还没修好呢！”他再次高高举起了枪柄，不过却没有再打下来。他用手电筒照着放在一边儿的那部电台说：“快点儿！”

瞿皓明说：“先把她放了。”

张晋生突然愤怒起来，他一步跨过去，来到瞿思跟前，一把揪住瞿思的头发，把枪口顶在她的头上，声嘶力竭地喊叫：“快！”瞿皓明无奈地同意了，他来到了电台跟前，开始查看。

突然地，外面想起了《东方红》的乐曲声，那声音如此之大，一听就知道是从遍布城市的所有高音喇叭里发出来的。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让张晋生和瞿皓明都万分吃惊，两个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由自主地向对方投过去疑问的目光。



24 过眼云烟

1

随着《东方红》乐曲的结束，男女播音员激昂的声音开始播送新华社消息，宣布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条短短的消息之后，就开始播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在播放的广播声中，张晋生有些惊愕而呆滞地看着瞿皓明，手中的枪不知不觉垂了下来，这一细微的变化被瞿皓明捕捉到了。

“张晋生，你听见了吧？你的情报已经没用了！”瞿皓明嘲讽道：“你煞费苦心，绕了那么多圈子，其实真正目标是我们的原子弹，对吧？可你太晚了。现在，即便你把情报送到台湾，也不能阻挡我们了。你的上司拿到情报，我不知道是该高兴呢，还是该骂娘，反正你想邀功请赏是不可能的了。”

张晋生仍然竭力表现得恶狠狠的，他再次把枪指向了瞿思：“别废话，赶快修理！情报有用没用我不管。”

瞿皓明镇定地：“我搞情报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吧？做情报就是做交易，现在这种形势，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你放了瞿思，我就答应帮你活命，除此之外你还想要什么呢？”

“那好，我就跟你做个交易！”张晋生终于妥协，他解开了瞿思手上捆着的绳子，取出了她嘴里的烂布。瞿思“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扑到瞿皓明的怀里。张晋生狂怒地冲过来，用手枪逼住了瞿思：“快滚！”瞿皓明推开了瞿思，给她做了个快跑的手势，瞿思只好沿着楼梯跑了上去。

瞿皓明还想多拖一点时间：“我们需要一个公安局无法监控无线电信号的地方，所以必须出城。”张晋生狠狠地：“你他妈的还废话什么，走啊！”

午夜的大街上，欢呼的人们已经敲锣打鼓地在庆祝。瞿思恐慌地穿过欢呼的人群，

在大街上跑着。丁雨岚和几个公安匆匆地赶过来，她看见了人群中的瞿思，她抱住了瞿思："你爸爸呢？"

瞿思哭着："爸爸，爸爸还在那边，和张叔叔……和特务在一起，在那边的一个地下室里！靠近电影院。"

大街的一端，也同样挤满了欢庆的人群。瞿皓明夹着包裹住电台的雨衣，张晋生在他身后用枪抵着他。两人穿过欢腾的人群，没有人注意到他们。

几个公安冲进那个地下室，只看见一些绳子之类的东西。

深夜，郊外山坡上的一片树林里，曾经埋藏电台的地方。瞿皓明坐在地上，把雨衣打开，开始摆弄电台。张晋生一只手拿着手枪，另一只手给瞿皓明打着手电筒。

瞿皓明用水果刀拆开了电台，摆弄一阵，然后沮丧地把电台放下了："不行，没法儿修了。"

"为什么？"

"一个晶体管摔坏了，你让我怎么修？"

张晋生把手枪顶在了瞿皓明脑门上："你这个混蛋，快想办法！"

瞿皓明反而很平静，看着张晋生："你开枪吧。荒郊野地的，我们上哪儿找晶体管呢？这电台现在肯定没法修了。打死我，然后你该怎么逃就怎么逃吧。"

张晋生绝望地再次用枪口顶住了瞿皓明的脑袋："既然如此，我也就用不着你了！"

瞿皓明冷笑："我死了，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张晋生，情报没用了，电台也坏了，打死我，除了出口气外，你又得到了什么？我劝你还不如去向公安局自首，起码还可以得到宽大处理，省得像一条丧家犬似的东躲西藏一辈子。"张晋生有些犹豫了。瞿皓明看准这个机会，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把张晋生的手枪打到地上，然后一脚把手枪踢开。张晋生奋力挣扎着，两人在地上扭打起来。手电筒也掉在了地上，一直亮着。

向德福带着一群公安人员，在树林中飞快地跑着，一边搜寻。一个公安看见了远远的一点亮光，低声喊："向局长！"

向德福看了看从树丛中透过来的亮光，喊道："快！"

张晋生毕竟比瞿皓明年轻有力，他狠狠打了瞿皓明几拳，然后看见了不远处的手枪，他刚要去拣，却又被瞿皓明扑过来抱住了双腿。

张晋生使劲蹬开瞿皓明，爬过去把手枪拿到了手上，然后迅速站了起来，用枪指着瞿皓明。他正要开枪，背后却突然发出了向德福的声音："不准动！把手举起来！你被包围了！"

张晋生看了看在向德福率领下包围过来的公安人员，慢慢地举起了双手，突然把枪指向了自己的脑门，疯狂地喊叫起来：“别过来！你们别过来！你们别想抓我！”

瞿皓明镇定地向前走了一步：“你这样做毫无意义。投降吧，这是何必？难道你为了台湾那些当官儿的，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要了？我跟你说过，你还是有机会被宽大处理的。”

张晋生没说话。大家都僵持在那儿。瞿皓明试探着又往前走了一步：“我不相信你真想杀身成仁。”他看出了张晋生眼睛里的犹豫，大声喊道：“你真想死？那你就开枪吧！为了瞿思，我本来就想杀了你这个狗日的，你倒是开枪啊！”

向德福惊讶地看着瞿皓明。张晋生被瞿皓明的喊声镇住了，他最后软软地放下了手枪。几个公安趁机一拥而上，缴了枪，将张晋生按在地上。

瞿皓明走到向德福身边：“带烟了吗？”

向德福热情地掏出香烟，两人都点上了：“丁局长怎么会估计到你会把他往这儿带？”

瞿皓明笑笑，舒坦地吸了一口烟：“解放前我们属于一个情报小组，这点儿默契还是有的。再说，只有这个地方是公安局的人和我都知道的。”

向德福刚要说什么，一个公安拿着那个装胶卷的雪花膏瓶子来到向德福面前。向德福把瓶子打开，看了看里面，笑了：“把他带走！”

瞿皓明疲惫地回到了家里。一进门，他就看见叶玉瑶、瞿思和瞿哲都没睡，还坐在房间里等他。叶玉瑶、瞿思和瞿哲站了起来，叶玉瑶的眼眶红着，瞿思扑过来，哭着叫了声“爸爸”。

瞿皓明抱紧了瞿思，看着叶玉瑶和瞿哲，笑着，眼眶却湿润了。

2

若干天之后的一个下午，叶玉瑶和瞿思从家里走出来，叶玉瑶把一锅鸡汤递给了瞿思：“趁热把鸡汤给李叔叔送过去，他需要好好补补身体。”

叶玉瑶看着瞿思端着锅走到了李天纲家门前，叫了两声。韩苓和李卓娅出来，瞿思说了些什么，李卓娅连忙接过了那口锅，韩苓把瞿思热情地拥在怀里。

韩苓朝叶玉瑶这边看了看，眼神里满是感激，并友好地笑了笑。叶玉瑶也朝韩苓笑了笑。

公安局的会议室的墙上拉了一个横幅：“5.18案侦破庆功大会”，会议室的大桌

子边坐满了公安干警。丁雨岚，顾顺祥，还有一个穿公安制服的领导模样的干部坐在前面，另一边坐着瞿皓明和李天纲，两人胸前都佩戴着大红花。李天纲的脖子上还可以看见里面的白色绷带。向德福坐在丁雨岚旁边。

领导正在讲话："……这次成功破获台湾敌特组织，正好是在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期间，我们这是双喜临门啊！所以，我代表省厅向同志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也对专案小组的同志们表示最亲切的慰问！"会议室一片热烈掌声。

领导接着说："顾副市长刚才的讲话很重要，很好地总结了我们这次行动的意义。我们不光阻止了美蒋特务试图刺探我重大国防机密的企图，而且还通过张晋生一举破坏了他们的地下组织，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我代表厅党委向大家宣布，给你们局申请集体一等功。丁雨岚局长、向德福副局长和专案小组的同志们，荣立二等功。另外，瞿皓明和李天纲在这次的行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记个人三等功。"

会议室里掌声不断。丁雨岚看着瞿皓明和李天纲，热烈地向他们鼓掌。

李天纲兴奋地看了看瞿皓明，瞿皓明高兴地笑着。

"顾市长，丁局长，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

丁雨岚笑道："没有了。看其他同志有没有想发言的？"

会议室内的人们都没有说话，"那好，庆功大会到此结束！"大家又鼓起掌来。

瞿皓明却突然站起身："各位领导，我有几句话想说。"

会场安静下来，李天纲有些诧异地看了看瞿皓明，也不好阻止他。

"谢谢刚才各位领导的讲话，也谢谢组织上对我，对李天纲的表扬和鼓励。能够参加这次行动，为国家安全而和敌特作斗争，是我最大的荣幸。我想，李天纲也是这样想的。"

领导们都笑着，看着瞿皓明。

"对组织上授予我的三等功，我受之有愧。不过，我想提出一个要求，希望领导上给予考虑。"

领导情绪很好："有什么话尽管说，你是我们的有功之臣嘛。"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配合公安机关的行动。所以我希望组织上能够通过这次成功破案，了解我的忠诚，希望组织上能够帮我恢复我本来的身份。我可以不要任何奖励，也可以不要任何功劳，我只希望从此之后，我能真正成为革命大家庭的一员，成为自己的同志。"

会场里突然安静了下来。领导看着丁雨岚，有些疑惑，丁雨岚也尴尬地笑笑。

瞿皓明坐下的时候，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大家都愣在那儿，不知道该不该鼓掌。

几个领导低声地商量着什么。瞿皓明一脸坦然地坐在那儿，根本没有去理睬李天纲责备的目光。

公安局大门外的街道上，瞿皓明和李天纲已经取掉了胸前的红花，一起离开公安局。

李天纲气急败坏地：“你真是的，好好的一个庆功会，到头来给你搅成了这样！你吃错药了，怎么能在这种场合说你的身份问题呢？”瞿皓明真诚地：“我这辈子，不就是为了自己的身份而活着吗！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恢复我共产党员的身份。如果没有了这个身份，我还活着干什么？”

李天纲叹口气，不好再说什么了。

一周以后的一个星期天，阳光灿烂，丁雨岚和顾萌坐着吉普车来到了瞿皓明家外面。车停下，响了两声喇叭。瞿哲和瞿思从家里跑出来，瞿皓明和叶玉瑶也跟着出来。

丁雨岚和顾萌从车上下来，笑着。丁雨岚看着他们：“瞿思，瞿哲，想坐车去玩玩吗？我让小秦叔叔带你们和顾萌出去兜兜风怎么样？”

瞿思高兴道：“好啊！”

瞿哲也高兴地：“丁阿姨，我能去叫上李卓娅吗？”

“当然可以！”

瞿哲连忙朝李天纲家跑去。

阳光照耀在钟表铺房间内，丁雨岚、瞿皓明已经坐在了桌子前，叶玉瑶给丁雨岚端来一杯茶。

瞿皓明充满希望地看着丁雨岚：“丁局长，给我带什么好消息来了？”

丁雨岚等叶玉瑶坐下，顿了顿：“瞿皓明，我很抱歉，你的身份问题我们局党委又讨论过了，也听取了省厅领导的意见。老顾在这个问题上也想了不少办法。省厅和市里的意思，这次给你记功是没问题的，不过不能和你的身份问题混为一谈。所以，记功和表彰，包括给你一定的生活补助都按原来的决定执行，但你的历史问题只好暂时放一放，等有了更多的调查和证据之后，才能下结论。”

瞿皓明愣了，看着丁雨岚，不知道该说什么，绝望之极。

看着瞿皓明几乎崩溃的样子，丁雨岚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相信这一天会来的，总有这一天的。我和你一起等，不管要等多久！”

瞿皓明点点头，感叹地：“我知道。我会等下去的，不然我真是死不瞑目！”

3

又是十多年过去了。

1976年的一个早上，偏远山区的一个劳改茶场。已经接近春节的时候，山坡上阳光明媚，茶树依然葱绿，但山上的树丫却干枯着。从山坡上往下望，可以看见茶场的院墙和一些平房。院墙上写着“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标语。

茶树之间的土地上，已经显得有些苍老的瞿皓明穿着厚厚的棉袄，和其他一些穿着相同棉袄的劳改人员一起在给茶树培土松土。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还有武装民兵在站岗。一个干部模样的劳改人员隔着一行茶树跟瞿皓对话：“老瞿，你回家过年吗？”

瞿皓明苦笑：“我是想啊，可场里不准。”

“你再跟场长说说呗，你和我们一样，都不算真正的劳改犯啊。”

中午，一辆遮着篷布的卡车停在茶场的院子里，几个劳改人员都兴高采烈地在上车，或者往车上递送行李等东西。瞿皓明独自一人在自己的房门前蹲着，无奈地看着他们。瞿皓明吃完午饭，端着自己的饭碗来到场长的办公室，他赔着笑脸：“场长，我到底为什么不能回家过节？”场长眼睛一瞪：“你这人怎么这么难缠？他们走了，是因为名单上有他们的名字。我又不能做主，随便让你离开这儿。”瞿皓明也情绪有些激动：“我写了那么多申诉材料，一遍又一遍地说明我的情况，怎么就一点反应也没有？”

“那我怎么知道？瞿皓明，你的问题不好说，说起来，恐怕比那些地富反坏右还要复杂，你懂我的意思吧？我听说，解放以来你就一直在写材料，连‘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停过。既然那么多材料都没有发挥作用，那说明组织上把你送到这农场来，就已经算是给你落实政策了。”

“场长，你能不能准我一个假，让我回去两天？就两天。”

“你别跟我蘑菇了，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安心在这儿待着吧。”

隆盛街还是老样子，除了房门上的领袖像少了刘少奇，围墙上的标语换成了1976年的口号，其他一切都照旧，只是更加残破而已。

已经成年的瞿哲和李卓娅一身知青打扮，各自背着背篼回家过年了。他们两人一前一后走到了李天纲家门口，瞿哲先把自己的背篼放下，又帮助李卓娅把背篼取下来。然后，瞿哲从自己背篼里取出一些花生、腊肉之类的东西，放进了李卓娅的背篼。

瞿哲朝自己家走去，李卓娅还没动，有些含情脉脉地看着瞿哲。瞿哲似乎也感觉到李卓娅在看自己，回头，跟她挥了挥手。

李卓娅敲了自己家的门，门开了，已经是街头妇女打扮的韩苓惊喜地叫了起来：“卓娅，你回来了？”

瞿哲已经回到了家中，家里还是老样子。只是因为瞿皓明去了农场，修表业务已经停止，橱窗里空空荡荡。已是满脸风霜的叶玉瑶正高兴地在灶台前为儿子张罗烧洗脸

水之类。已经长成漂亮高中生的瞿思和顾萌正围在瞿哲身边，帮着把背篼里的年货拿出来。和十年前相比，瞿思的话变得少了，人也沉闷了许多。即便是笑，也只是微微的，而且总带着一丝忧郁。

瞿思说："哥，我们家过年可就有吃的了。"

瞿哲笑着："都是些生产队里分的土玩意儿，什么好东西！"

然后他看着顾萌问着："顾萌，你妈妈他们不回来？"

顾萌摇摇头："他们来信说，干校今年冬天要修水利工程，不让回家过年了。我妈妈说，也许过年之后，他们就可以落实政策回城了。现在大家都在落实政策，我们好多同学的家长都回城工作了，就是不知道瞿叔叔什么时候能回来。"

瞿思忧郁地："爸爸一点儿消息都没有。"

瞿哲情绪一下有些低落了。

叶玉瑶在一边喊着："瞿思，收拾一下桌子，我们吃饭了。"

瞿思答应着，去帮叶玉瑶拾掇去了。顾萌看着瞿哲洗完脸，有些羞涩。

瞿哲他们站在街边，看着李天纲和韩苓，还有李卓娅正在自己家门前放着鞭炮。鞭炮噼里啪啦地炸着。李卓娅看见瞿哲他们，连忙跟父母说了什么，然后拿着两串鞭炮跑了过来："瞿思，顾萌，快来！"

瞿哲说："她们不敢，给我。"

"为什么要给你，我是给瞿思她们的。"瞿哲去抢，李卓娅却故意躲着瞿哲，瞿哲便开始嘻嘻哈哈地追李卓娅。

顾萌看见，顿时有些不爽，李卓娅有两次跑到顾萌身边，顾萌都没有伸手去接李卓娅递过来的鞭炮。

倒是瞿思看出了顾萌的情绪，连忙从李卓娅手中接过鞭炮。

瞿思对顾萌说："来，我们放给瞿哲看看！"

瞿思试图点燃鞭炮，捂上了耳朵。她担惊受怕地试了几次，都没有把鞭炮点燃。

瞿哲笑话道："说你不敢你还不信，一边儿去！卓娅，过来帮我拿着！"

李卓娅过来拿起了鞭炮，瞿哲划燃火柴，点燃了鞭炮。瞿思连忙跑到顾萌身边，也捂上了耳朵。

鞭炮响亮地炸开了，瞿哲拿着炸响的一串鞭炮，故意逗着李卓娅，李卓娅笑着躲闪，街面上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硝烟开始弥漫开来。

顾萌看着，突然没有了兴致，转身回到房间去了。瞿思连忙也跟了进去。

瞿思紧跟着顾萌坐到了桌子前面，顾萌看着桌子上几样简单的菜肴发呆。瞿思看了看顾萌，又看了看门外的瞿哲和李卓娅。顾萌拿起一双筷子，不经意地拨弄着盘子里的

蔬菜。

瞿思有些抱不平地："哼，真没想到，瞿哲大概在农村里太无聊了，居然跟李卓娅这么好。"外面突然又响起了一阵鞭炮声，于是顾萌多少有些故意装糊涂，大声地："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瞿哲喜欢跟谁好，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看你有些不高兴嘛。"

"我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我才不稀罕放鞭炮呢，我本来就讨厌鞭炮！再说，烟味儿也难闻。"

4

除夕的黄昏，瞿皓明独自一人在山坡上的一堆谷草里睡着，突然睁开眼睛。茶场里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开始播送音乐，当然也报告晚饭的时间到了。瞿皓明看了看苍茫的山峦和正在落下去的夕阳。他的身边，是一副挑粪的担子。他无神地站起身来，拍了拍屁股，挑起担子下山了。

除夕之夜，茶场的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几间房屋透出昏黄的灯光。院子的角上，场长家外面也放起了鞭炮。场长抽着烟，看着鞭炮在自己面前炸响。鞭炮的声音在院子里显得有些空寂。瞿皓明来到了场长旁边，没说话，一直等到鞭炮结束："场长，今天都是除夕了，能不能给我放几天假，让我回家看看？"

场长不高兴地："过年了你也这样唠唠叨叨的，你可真扫兴！我不是也在这儿没回家吗？"说完，场长转身走回了自己的屋子。瞿皓明连忙跟了进去。

场长家的桌子上摆着几样饭菜，还有一瓶酒。场长拿起酒杯喝了一口，看见瞿皓明跟了进来，顿时火了："你还想说什么？不能让我安安静静地过个年？"

瞿皓明也火了："我想知道，你是凭哪条政策不让我回家？"

"哪条政策？对你这种人还需要哪条政策？单凭你是个'特嫌'，就够你在这儿待一辈子了！"

这时候，瞿皓明看见了桌子上的几页稿纸，上面是他的字迹。他拿过来一看，那是他写的申诉材料，上面还有"瞿皓明"的签字。

瞿皓明质问道："我的申诉材料还在这儿？你不是说你递上去了？"

场长却一点儿也没有当回事儿，冷笑说："我留下来当擦屁股纸了。"

瞿皓明愤怒至极，突然拿起桌子上的盘子扔到了场长脸上，扑上去就把场长按倒在地，堵住他的嘴一阵暴打。场长挣扎着，却无法摆脱，也无法喊叫。

瞿皓明打完了，起身跑出了场长的家门。

场长爬起来，冲到门边，却发现房门已经被瞿皓明反锁上了。他大声地喊起来：快来人啊！瞿皓明两手空空地从山坡上沿着小路跑下来，气喘吁吁。然后，他站下来。四周无尽的黑夜缠绕着他，他绝望地坐在了地上。

5

春节过后的一个白天，竹编厂的车间内，车间也还是老样子，不过墙上挂着的却是一些竹编的标语口号、毛主席诗词以及毛主席画像之类。韩苓坐在叶玉瑶旁边，叶玉瑶正手把手地教韩苓在编一个毛主席诗词的挂件，无非是用极细的两种颜色的竹丝，一根一根地组成一个字或者画像的一部分。

韩苓不小心，让竹签刺了一下，哎哟了一声，她苦笑地叹口气：“真没想到，原来以为，我如果在学校里努力表现一下，就可以顺顺当当地继续教书了。现在居然也和你一样，在这儿当了个编竹子的工人。”

叶玉瑶笑笑：“久了你就习惯了。”

粮站的一个仓库已经改成了一个挂面加工厂，一台压面机正在压出面条。仓库外面的水泥地上，架起了一些竹竿，上面挂着正在晒干的面条。李天纲在竹竿旁整理着晾晒的面条，原来的粮站站长端了一大堆刚刚压出来的面条过来，放到李天纲脚下。

李天纲说：“站长，这儿的竹竿不够了。”

“我都靠边儿站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改不了口？”

李天纲笑了：“叫惯了，改不过来。”

“对了，昨天我看见向德福到我们粮站来找领导，不知道又发生什么事儿了？”

李天纲笑笑：“我们这儿现在属于他们派出所管，所长到我们粮站来走走，也算正常。”

中午，竹编厂的院子里，吃完午饭的职工们都在休息，叶玉瑶和韩苓坐在院子一角，晒着温暖的阳光。韩苓双手伶俐地织着一件毛衣。

叶玉瑶拿起毛衣一角看了看：“挺好看的。”

韩苓告诉她：“卓娅跟我说，她本来想给瞿哲织件毛衣的，但怎么也没学会。我就说我来帮她，这是给瞿哲的，我得赶着他们回乡下之前织好。”

叶玉瑶大为惊讶，也有些感动，想了想：“我看我们家瞿哲，好像对你们卓娅有点儿那个意思。不知道卓娅是怎么想的？”

“她？我可从来没听她说过什么。不过既然她主动要给瞿哲织毛衣，可能也有点儿那意思吧。”

“卓娅是个好孩子，只是瞿哲太倔了，怕要委屈了你们家卓娅。”

韩苓笑了：“看你，说什么呢？他们在农村日子过得又苦又累，大家能够相互关心是好事情。至于说今后关系怎么发展，我们做父母的恐怕也管不了，更不可能包办什么。你想得也太远了。”

“是，我想得太多了。丁局长来了信，说很快就可能回城，我听顾萌说，也许会回到原来的单位。回来就好啦。”

“顾萌这孩子也够苦的，父母一下放就是几年。也全靠你把她带着，要不她可能连上学都成问题。”

下午，下班的时候，叶玉瑶和韩苓一起往回走着，韩苓一边走一边都还在织着毛衣。

向德福突然出现在她们面前叫住她们。

叶玉瑶和韩苓都站住了，“向所长？”

向德福也显得苍老了些，头发已经花白：“叶玉瑶，我有事情想跟你谈谈。”

韩苓连忙说：“那我先走了？”

等韩苓离开后，向德福把叶玉瑶拉到了路边告诉她，瞿皓明在除夕的晚上，把他们茶场的领导打了一顿，然后跑了！人家茶场的人找到了市里，市里又把话传到了我们派出所，要追查他呢。所以，要见到了瞿皓明，一定要劝他到所里来，不然这事儿越闹越大，他可就麻烦了。

叶玉瑶连忙说：“好的，我一定。”

瞿思和顾萌走在一条小街上。一个小摊贩正在街边兜售用嫩竹子编的昆虫之类的玩意儿。顾萌颇有兴趣地蹲在地上看，瞿思也站在一边漠然地看着。

这时，向德福的儿子向小军挎着个鱼篓，手里拿着根竹钓鱼竿从后面追了上来：“顾萌，瞿思！”

瞿思和顾萌停下来，看着他。向小军得意地从鱼篓里抓出一条已经死了的小鱼，伸到了瞿思面前：“送给你！”瞿思冷冷地：“一条死鱼，拿来干什么。”向小军马上又转向顾萌：“送给你，要不要？”顾萌也连忙退后：“我不要。”说完，顾萌拉上瞿思笑嘻嘻地跑了，把手里握着死鱼的向小军撂在那儿。

向小军有些失落地站在那儿，嘟哝道：“不知好歹！”



25

蒸蒸日上

1

长长的一列货运列车在崇山峻岭间行进。所有的车厢运载的都是矿石、煤炭之类的。

寒风凛冽。一节车厢上，瞿皓明一动不动地蜷缩在角落里，一脸煤灰狼狈不堪，只有眼睛兴奋地眨动着。“呼”的一声，列车进入了长长的山洞。于是瞿皓明陷入了无穷无尽的黑暗之中。

傍晚，叶玉瑶下班回到了家里，一进家门，她就惊呆了。瞿皓明回来了，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相对丰盛的饭菜，瞿哲和瞿思兴高采烈地跟着瞿皓明从厨房里出来。

瞿皓明端着一锅热气腾腾的汤，招呼着瞿哲快拿个东西垫上。瞿哲和瞿思争着把一块小木板放在桌子上。瞿皓明把那锅汤放在桌子上，这才看见了站在门口的叶玉瑶，他微笑地看着叶玉瑶。叶玉瑶百感交集的样子，含着眼泪笑了。瞿皓明依然笑着：“快过来吃饭吧！好久没有给你们做饭了。”

孩子们已经睡了。瞿皓明和叶玉瑶坐在屋子里，叶玉瑶在灯下缝补着衣服，瞿皓明很满足地坐在椅子上看着她，慢慢地抽烟。

瞿皓明突然深深叹了口气：“回到家里真好啊！”叶玉瑶看了他一眼，只是心事重重地笑了一下。瞿皓明依然心情很好：“再笑一笑我看看。”叶玉瑶却笑不出来了，她用非常平静的语气说话了：“前两天向德福就来找过我了。要你回来就去派出所。”

瞿皓明一怔，心情顿时黯然起来：“农场那边儿的事情他知道了？那个场长欺人太甚！”

叶玉瑶略有些责备地叹口气：“你也是，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那么大火气。不让回家就别回来呀，又弄出这么大个事情来。这个家就没有哪一天能踏踏实实过日子。”

瞿皓明来到她身边，轻轻搂住她。

第二天早上，隆盛街的派出所，是一个陈旧的小院子，也就几间平房。向德福现在是这里的所长，派出所也就是他的家了。瞿皓明刚走到派出所门口的时候，正碰见向小军推着自行车从里面出来。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打了招呼。向小军便骑上车走了。

向德福正蹲在门前的台阶上刷牙洗脸，他看见瞿皓明来了，竟然笑了一下。

瞿皓明也笑了："我来你这儿报到了。"

"报到？你这个人一辈子就是这样儿，总是在字面上较劲。你这叫'报到'？我看应该是'自首'才对。"

"我又没犯法，自什么首？"

"打人还不犯法？"

"打坏人就不算。"

向德福无奈地笑了："好好，我没本事跟你讲道理，这么多年我俩从来也没把道理讲清楚过。你说我该怎么办吧？农场那边儿要求只要你一回来，就要立即把你押送回去。"

"他们实在太欺负人了。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劳改犯。"

"就算你不是劳改犯，可那是公安系统的劳改农场！那边要我把你送回去，你说我怎么办？"

"公安系统又怎么样？一样有坏人！你过去还是公安局的副局长呢，要不是坏人整你，你能到这儿当个派出所的所长？"

这句话倒是说到了向德福的痛处，他顿时有些转变了态度，叹了口气："咱们说这些都没用。说实话，你这二十多年也的确过得不容易。过去我是不大能够理解你的这种境遇，这些年我才算是有了点儿体会。你说吧，是我派人把你押回去，还是你自己回去？"

瞿皓明固执地看着他："那随你便吧。你要愿意现在就把我抓起来，送回农场去。"

向德福突然笑了："你这人真是又臭又硬。这样儿吧。你就在家里好好待几天，我就跟那边儿说你没有回家。不过下个星期还是要把你送回去，不然我也没办法向局里交代。"

"我要是跑了呢？"

"你跑了我不管，只要不在我这个派出所的管辖范围以内，我就不管你这事儿。"向德福又说："老瞿，我劝你过几天还是自己回农场去吧，这么大把岁数了，千万别再惹事儿，不为别的，就算是为了孩子。你主动回去作个检讨，他们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无非是开几个批判会，过了也就过了。"

中午，瞿皓明和李天纲坐在粮站屋檐的阴凉下面。李天纲看着他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啊，哪儿来那么大火气？”

瞿皓明闷闷地说：“你说得倒是轻巧，你到农场过几年试试。”

“农场也有农场的好处，起码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鬼事儿，眼不见心不烦。你以为在城里轻松，形势差不多一会儿一变，你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刚刚才说‘三项指示为纲’，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呢，接着又突然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了，成天学习过去学习过来，把脑袋都搅糊涂了，你还是跟不上趟。”

“你以为农场就不学习？对我这种人来说，哪儿都一样。就像你说的，五十出头了，岁数大了，越来越想家，想着孩子们。孩子们眼看也长大了，我的问题不解决，身份不明不白，会给他们带来太多实实在在的麻烦。他们甚至还不如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那样儿也还有可能算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还有‘给出路’的政策，可我这算什么？历史不清，‘特嫌’。像瞿哲这样下乡插队，恐怕一辈子都没有招工回来的机会。”

李天纲也叹了口气：“别说你了，现在哪一家没有个在乡下的孩子，哪一家不为这种事情发愁啊。我们家的卓娅，一个女孩子，要想回来也不容易，听说现在招工的，都不想要女的。你说一个女孩子在乡下回不来，那让人担心的事情就太多了。”

“是啊。好在瞿哲和卓娅在一起，起码你不用担心有人欺负她。”

“你在农场回不来，当初我是坚决主张让这两个孩子在一块儿插队，就是想他们之间起码可以互相有个照应。”

瞿皓明笑了笑：“你别说得那么好听，什么互相照应？”李天纲：“怎么不是互相照应？在乡下做饭洗衣服这类的事情，差不多都是卓娅干的，不信你回去问问瞿哲。”

“你们家还是不吃亏，在乡下瞿哲实际上就成了卓娅的保镖，这样儿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那小心眼儿瞒不过我。过去一二十年你是利用我，现在又开始利用我的儿子了，你说我们家到底欠你什么了？”

李天纲笑了：“算了算了，我俩这辈子是算不清楚这笔账了。”

瞿皓明苦笑了：“其实现在就算我的身份问题解决了，对我也意义不大了。可孩子们就不一样了，他们需要这个。瞿哲已经在乡下了，眼看着瞿思今年就高中毕业，免不了又要下乡了，一个女孩子，又是这样的家庭出身……这些话我都不敢跟玉瑶说，想起这些都快把我愁死了。”

李天纲显然觉得他说的这些也是事实，便无法再说下去了。

这时候，一群麻雀“唧唧喳喳”地飞过来，落在院子里那些正在晾晒的挂面上。李天纲站起来，抡起一件衣服吆喝驱赶着。受到惊吓的麻雀“扑啦啦”地飞走了。

突然一阵疼痛，让李天纲按着腹部蹲在地上。

瞿皓明急忙扶着他坐下来，笑笑说：“怎么回事儿？就这么一下把腰拧了？你也真

是老得不中用了。”

李天纲摇摇头，继续用力按着腹部：“你才老得不中用了，最近这儿总是一阵阵地疼。”

“还是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李天纲无所谓地笑了笑：“没关系，我心里有数。还是说说你吧，真打算赖着不回农场了？”

“回去还能有好事儿？场长还不把我的皮给扒了。”

李天纲觉得也对，想了想：“要不然你再去找找向德福？这一片是他的管辖范围，只要他肯帮忙，你的事情也就有可能蒙混过去。”

瞿皓明摇头：“他不会帮忙的，让我在家里先待几天，已经算是开恩了。我和他的关系你还不清楚。”

“向德福这几年还是有些变化的，他自己都不得志，也就对谁都多了一点儿同情心。这样吧，就这几天，我去找他说说。”

2

叶玉瑶正在忙忙叨叨地为顾萌收拾衣服以及各种书本等等学习用品，她从这儿拿过这样，又从那儿找来那样，把它们放进一个大旅行包里。

瞿思和顾萌在一边帮忙，也已经被叶玉瑶使唤得有些晕头转向了。

瞿皓明倒是很清闲地坐在一边，手里摆弄着一个旧手表。他看着叶玉瑶忙活的样子：“你看看你这个阿姨怎么当的？不是过年前就说老顾和丁雨岚他们要回来了吗，也该早点儿做准备，哪儿用得着现在这么忙忙乱乱的。”

“你不过来帮忙也就算了，还坐在一边儿说闲话。倒是想早点儿收拾好准备着呢，你问问萌萌，她干不干？”

顾萌果然说：“我不想回家。我更喜欢住在这儿。”

叶玉瑶也连忙劝说着：“萌萌，这儿毕竟不是你的家，我也舍不得你走，可是爸爸妈妈好不容易回来了，你可千万别说这种话，他们听了会伤心的。”

瞿皓明也笑着应和：“就是，不然你爸爸妈妈还以为叶阿姨用什么手段把你给收买了呢。”顾萌这才不再说什么了，但是显然并不那么高兴。

叶玉瑶说：“萌萌，再去你和瞿思的房间看看，别落下什么东西。”

顾萌听话地进了里屋。

瞿皓明、叶玉瑶和瞿思、顾萌站在丁雨岚和顾顺祥原来住过的那幢小楼门外，抬头

看着楼上阳台上已经有挂出来晾晒的被子了。

叶玉瑶感叹地："他们总算回来了。"顾萌看着楼里，满眼都是陌生的神情。

瞿皓明把手里的旅行包递给顾萌："萌萌，到家了，你自己进去吧。"

顾萌这才看看他们，慢慢地充满犹豫地推开了院门。

楼里，丁雨岚和顾顺祥也已经满脸沧桑了，他们正在收拾、整理，擦桌子擦地板。突然的，顾萌不声不响地出现在门口，有些怯生生地看着他们。正在擦地板的丁雨岚猛然看见顾萌，顿时惊喜交加地扔下手里的拖布，跑上来一下子把顾萌抱在怀里。嘴里不停地喃喃唤着："萌萌，萌萌！"

顾顺祥过来就想把顾萌从她怀里拉出来："让我看看，萌萌都长成大姑娘了！"

丁雨岚却紧紧抱住不松手，脸上挂满了眼泪。

顾萌显然有些不习惯，好不容易从丁雨岚身边摆脱出来："妈妈，爸爸。"

丁雨岚这才想起来，问："你自己回来的？"

顾萌还是有些不那么自然："瞿叔叔和叶阿姨，还有瞿思，都在外面。"

顾顺祥连忙说："快叫他们进来啊！"

丁雨岚急忙拉着顾萌走出去。顾萌大声叫着："叶阿姨！叶阿姨！"这叫声里面带着很自然流露出来的熟悉、亲热。顾萌和丁雨岚站在门口张望，她们面前却是空无一人的街道。顾萌再次大声喊着："叶阿姨！瞿思！"她突然哭了起来。丁雨岚很理解地搂住她："别哭。他们走了。他们怕给我们家添麻烦。"

顾顺祥也很感慨地叹了口气："找个时间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吧。这么多年，萌萌是靠他们拉扯大的。"

3

一天晚上，派出所的办公室里只有向德福和李天纲两个人在喝酒对饮，桌子上一瓶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豆腐干、花生米之类的倒还剩下不少。向德福喝得满脸通红，李天纲却脸色灰白，不过两个人看上去很亲热，气氛很和谐的样子。

向德福对他摆摆手："你是个老实人，虽然过去是有些磕磕绊绊的事儿，但是我还真没把你当敌人看，也一直对你不错吧？可是瞿皓明跟你不一样，你说农场这档子事，要是放在你身上，你会干出他那种事来？人家不给他假，就能把场长给揍一顿自己跑了？"李天纲说着好话："老瞿那也是一时不冷静。他也跟我说了不少农场的事情，那场长也的确不是个好东西。"

"那也不能打人是不是。所以，这件事情我还真的不好帮忙。"

李天纲看着他，叹了口气："我是想说，从解放前夕算起，你、我加上老瞿，抬

头不见低头见的，在一起也有二十多年了，彼此之间也算得上知根知底，你说是不是？咱们私下里说句话，老瞿解放后这日子的确过得很……”后面的“惨”字几乎已经到了嘴边，但李天纲还是把它收了回去，改口说：“……过得很不容易。这又回到你们两个人的老问题上来了。其实到了今天，你心里也差不多明白，老瞿真还就是共产党的情报员。你别不承认，我都看出来了。要不然你也不会让他现在还在家里待着，还不早把他送回农场让人家狠狠收拾去了？”

向德福沉默地喝了一口酒：“瞿皓明这人嘛，当然我也不愿把他看成是坏人，再说他还是为我们公安局作了不少贡献。”李天纲接过话题：“老瞿虽然时不时地有点儿倔脾气，但关键时候也还真是个敢说敢做的汉子，你和他之间总应该有点儿惺惺惜惺惺的感觉才是。”

向德福口气有些怪异：“怎么叫做惺惺惜惺惺？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和瞿皓明一样，都是‘特嫌’？”

李天纲忙说：“我哪儿是那意思！”

瞿皓明和叶玉瑶坐在屋里，台灯下，叶玉瑶依然在缝缝补补，这一次是在给瞿思的裤子加长裤腿。

瞿皓明看着感叹了起来：“一转眼，瞿思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叶玉瑶问：“你怎么办呢？真要被押回农场去？我这几天都不敢问你，可心里已经愁死了。”瞿皓明长叹一声：“听天由命吧。”叶玉瑶试探地：“能不能去找找丁雨岚？”瞿皓明口气很坚决：“不行！这几年顾萌一直在我们家里，现在他们刚回来我就去找人家帮忙，弄不好让他们误会了，以为我们是什么人呢。”叶玉瑶也就只有默默叹气了。

李天纲继续说着：“就像你说的，大家都是老熟人了，现在又都是倒霉的时候，能帮忙的地方也就帮帮忙，就算我替老瞿求你了。”向德福突然笑了：“你这人老老实实的，我可从来还不知道你这么能说会道！这一晚上的话全让你说了。”李天纲笑着说：“我是凭良心说话。”

向德福说：“你说得对。不管怎么说瞿皓明也还是个好人。这年头人人都活得不痛快，谁愿意没事儿找事儿啊！”

“说的是啊，不是把老瞿逼急了，他也不至于动手打人。”

向德福挥挥手：“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我也不想没事儿找事儿。一个狗屁农场的场长算什么，该打也就打了。你告诉瞿皓明，让他踏踏实实在家里待着吧！”

李天纲高兴了：“那太好了！我就知道，这么点小事儿向局长还能做不了主？”

“这倒不是谁能做主的问题。你刚才说的也对，这一二十年你和瞿皓明的确对公安

局的工作贡献不小，也都是立了功的。记住了，瞿皓明回不回农场去，跟我们私人之间的交道无关。我是看在他以前的表现上，才放他一马。”

李天纲端起酒来，两个人一饮而尽。

喝完酒，李天纲脸色有些变了，他不动声色地按住腹部，忍着疼痛站起来，笑着说：“酒喝完了，话也说完了。我走了！”

派出所门外，李天纲疼得直不起腰来，他扶着门框从里面出来。他有些支持不住了，一屁股跌坐在门口的台阶上，靠着墙根喘气。疼痛很快就过去了，他缓过劲儿来，站起来慢慢地走了。他来到了瞿皓明家门外，因为高兴，也因为喝了酒，他用力地敲门，在寂静的晚上，“咚咚”的敲门声显得越发夸张。门很快就开了，一道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照在李天纲惨白的脸上。这张惨白的脸充满了笑容。

瞿皓明和叶玉瑶诧异地看着他：“你这是怎么了？”

李天纲还是那样灿烂地笑着。

瞿皓明说：“喝酒了？”

“喝了！”

叶玉瑶连忙说：“快进来坐着吧。”

李天纲得意地看着瞿皓明：“我把向德福喝高兴了，事情也给你办成了！他让我告诉你，踏踏实实在家里待着吧，不管有什么事儿他都帮你顶着！”

叶玉瑶欣喜不已。瞿皓明高兴起来，感激地看着他：“谢谢你啊！”

李天纲很满足地一笑，转身走了。

4

一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叶玉瑶和韩苓跟在三三两两的工人们后面，走出竹编厂的大门。在门口，碰见了刚刚骑着自行车回来的厂长。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那个魏厂长，当然也老了许多。叶玉瑶把魏厂长拦住了：“最近厂里的任务不是很重吗，怎么没安排加班呢？”魏厂长有些奇怪地看着她：“还没忙到那个地步呢。”

“要安排人加班的时候，别忘了我。”

魏厂长笑了：“现在还有谁愿意加班呀？怎么回事儿，家里经济上又困难了？”

叶玉瑶掩饰地：“倒也不全是……”

叶玉瑶和韩苓走进了一条相对僻静的巷子。

韩苓问：“你干吗想加班呢？”

“皓明回来了，家里又多了一个人吃饭。”

韩苓笑着说：“皓明能留下来，大家心里都一块石头落了地。家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开口说话，千万别不好意思。”叶玉瑶笑了：“我不怕找你们家借钱，刚解放那年还少了上你们那儿来借钱吗？”突然，她不说话了，停下脚步，满脸惊讶地看着前面。

韩苓奇怪地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小巷深处，杨文正在朝她们走过来。多少年过去，杨文也变了，他肤色黝黑，脸上多了一些深深的皱纹，胡子和头发也都有些花白，但依然散乱浓密。

韩苓疑惑地看着叶玉瑶紧张慌乱的样子：“谁啊？”

叶玉瑶不说话，完全愣住了。

杨文却已经走到了她们跟前，他完全无视韩苓的存在，站在叶玉瑶的面前，微笑地看着她。叶玉瑶似乎突然醒过神来，低头侧身地想要离开。杨文一下子抓住了她的胳膊：“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韩苓当然已经从他们两个人的神情状态感觉到了什么，她对叶玉瑶说：“那我先走了。”

叶玉瑶却用哀求的眼神看着她，拉着她不松手。杨文对于韩苓在场似乎根本无所谓：“我忘不了你，过了十二年我还是不能不想你。”

叶玉瑶终于忍不住了：“你什么也别说了。”说着，她再次想要离开，但是杨文固执地拦住她：“离开你以后，我差不多一直在各地流浪，什么工作我都干过了，什么罪我也都受过了，我以为这样就能彻底把你忘了。但是我失败了，我做不到。相反，心里那种对你的感情竟然还越来越强烈。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只能回来了。”

叶玉瑶坚决地看着他，眼睛里竟然有了一些厌恶的神情：“你怎么想的和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我再也不会和你有什么来往。”杨文显然对叶玉瑶眼睛里的那种冷漠和厌恶的神情毫无准备，顿时有些发愣。

叶玉瑶抓住这个机会，拉着同样目瞪口呆的韩苓快步离开了。她们像逃跑似的走出小巷，来到了一条大街上。

看见大街上多了些来来往往的行人，叶玉瑶才稍微平静了一点儿。

韩苓问：“那人是谁啊？”叶玉瑶犹豫了一下，就把和杨文前后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并发誓和杨文什么也没发生。

韩苓担心地：“我看这个人不会轻易放过你的，我都为你担心。”叶玉瑶忧心忡忡地：“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告诉天纲，要是传到皓明耳朵里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5

瞿皓明在家里无所事事，于是开始把过去修理钟表的那些工具之类翻了出来，乱七八糟地堆在地上，桌子上，然后开始一件件地清理。这时候，叶玉瑶却回来了。瞿皓明奇怪地看着她。叶玉瑶神情有些不自然："今天厂里没什么事儿。"瞿皓明笑了："没事儿就能不上班了？哪有这样儿的工厂。"

"我跟厂长请假了。"

瞿皓明这才不再问了，转口说："我想把钟表修理店重新弄起来，你说怎么样？"

叶玉瑶心不在焉地："弄它干什么？"

瞿皓明笑了："你说还能干什么？继续靠他挣钱吃饭哪。我回来了，家里又多一张嘴，你那点儿工资能养活得起？"叶玉瑶这才真正听明白的样子："别胡思乱想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哪儿还允许私人开店做生意啊？"

瞿皓明叹口气："也是。要不然我偷偷摸摸接活儿干？"

叶玉瑶突然有些烦躁了："你别没事儿找事儿！农场那档子事儿刚过，你又想惹麻烦了是不是？我求求你，让我们太太平平地多活几天行不行！"

瞿皓明对于叶玉瑶的这种态度感到相当吃惊，他仔细看着她："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儿了？"叶玉瑶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连忙开始掩饰着："没有。我就是害怕你惹事儿。"

这天上午，向德福正在和几个派出所的公安站在院子里商量工作。正说着，向小军从屋子里出来，走到他跟前，把手摊开要钥匙，口气生硬而冷漠："爸，我用一下自行车。"

向德福看他一眼："今天不行。你没看见大家正要出去办事儿啊？"

向小军不满地："不就是一辆破自行车吗？跟个宝贝似的。"说完，他扭头就走了。

这在几个公安面前弄得向德福很没面子，但他也只有无奈地在脸上露出一种自嘲的微笑。向德福对别人说："这小子越大越不像话了。"

在瞿皓明家的附近，向德福骑着自行车，追上了正在慢慢走着的向小军。他"叮叮当当"地按着车铃，在儿子跟前停下来。

向小军回头看他一眼，继续朝前走。

向德福冷冷的声音："你不要车了？"

"你不是不给吗？"

“你就那么不懂事？当着派出所那么多人就跟我要车。这是工作用的自行车，又不是咱们家里的。”

向小军便不再说话。

向德福把自行车交给他。向小军一下子就笑了：“你不是有工作吗？”

“还废什么话？我走着去。”

向德福看着儿子骑上车快乐地飞驰而去。这时候，他才发现瞿皓明一直站在家门口看着他们。于是他主动走到瞿皓明门前，笑了一下：“儿子大了真没什么意思啊！”

瞿皓明也笑着，话里带着安慰：“都一样。”

“我看你们家瞿思就听话，还是养个女儿好。”

瞿皓明说：“你一个人把儿子养这么大，也够不容易了。”

这话让向德福相当感慨：“你这话算是说对了。自从跟他妈妈离婚以后，我就只能把孩子送到乡下奶奶家里，那会儿工作忙，我根本不可能有时间照顾他。他奶奶去世以后我刚把他接回城里，又‘文化大革命’了，我挨批斗那几年，这孩子就成了没人管的野小子。等我‘解放’了，又工作了，心里就老觉得欠着孩子太多，我让他没了妈，我让他四处流浪。到现在我才明白，孩子真是不能惯啊，一惯一个毛病，你看看现在对我这态度，稍不顺心就给我冷脸子。”

瞿皓明笑着换了话题：“向局长，谢谢你帮我个大忙。”

“没事儿。”

瞿皓明继续说：“要不是你，我现在哪儿能在家里待着啊！”向德福有些警惕了，似乎预感到瞿皓明还有事情要说：“我也就这么大本事了，你要想把户口、粮食关系什么的弄回来，我可就没办法了。”

“我知道，我知道，这种事情我想都不敢想。”

向德福这才松了口气，转身要走了。瞿皓明急忙叫住他：“向局长。我想把过去这个钟表修理店重新弄起来，你说行吗？”向德福反问：“你看这几年还有私人做生意的吗？找死啊？”

“修理钟表算不上做生意吧？这也是为了方便人民群众啊！”

“瞿皓明，我看你这就有点儿得寸进尺了。”

瞿皓明笑着承认：“我是有点儿不好意思开这个口，要不是家里实在困难……”向德福不耐烦起来：“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抽空儿跟居委会的干部说说，只要那帮街道积极分子不出来吵吵，你就偷偷摸摸地开张吧。”

瞿皓明喜出望外地鞠了一躬：“向局长，我谢谢你了！”向德福似笑非笑地：“你别来这套了，这二十多年你心里把我骂过千百遍了对不对？”瞿皓明连忙说：“没有没有。”向德福说：“以后别再骂我就行了。”说完他走了。



26

环环相扣

1

下午，中学的礼堂有一个不算太大的、简陋的舞台，舞台后面是一个电影银幕，相当于天幕了。反正看上去不伦不类的。

瞿思、顾萌、向小军和二十多个漂漂亮亮、身材很好的男女高中生，在舞台上站成一排，听着负责学校宣传队的刘老师训话："……大家听好了，这次决定排练全本《红色娘子军》，学校领导非常重视，所以从各个班级挑选了你们这些文艺积极分子组成新的校宣队。为了很好地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学校已经和市歌舞团联系了，到时候歌舞团的老师会来进行指导，还会借给我们整套的演出服装和道具。"

学生们听了都很兴奋。

刘老师拍拍手，让大家安静下来："我们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准备，我希望同学们不要辜负学校和老师的厚望，拿出百分之百的革命干劲儿，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同学们有信心没有？"

学生们都情绪高昂地回应着。

"好啦，大家注意，我们每个星期二、星期四下午都是排练。如果不能参加，必须提前请假。解散！"

学生们一哄而散。

刘老师走了过来："向小军，瞿思，还有顾萌，你们过来一下。"

等三个人聚拢在他身边之后。刘老师宣布："我和另外几个老师商量过了，向小军演洪常青没问题。瞿思呢，跳吴清华，顾萌是娘子军连长。你们三个都是最重要的角色，你们的表现，关系到我们整个表演的成败，所以你们一定要认真。"向小军听说瞿思饰演吴清华，顿时高兴了，他看了一眼瞿思："刘老师，我保证完成任务。"

"这还差不多。"刘老师这才笑了一下："你俩呢，有信心没有？"

顾萌连忙说："有。"

刘老师看着瞿思："瞿思你怎么不说话？要知道，演吴清华这个角色需要很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我让你演，可是在校长那儿努力争取来的"。

“我知道了，我能演好。”

钟表铺的橱窗仍然关着，但瞿皓明已经开始偷偷地修表了。

一个男人拿着一只闹钟放在了房间里瞿皓明的桌子上：“老瞿，这事儿街道上的人知道吗？当心把你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割了。”

“你别说给过我工钱就行。我帮大伙儿修理东西，又不收钱，他们还能说我什么？总不能拦着我为人民做好事儿吧。”

“是这个理儿。只要你价钱便宜，谁会去多嘴多舌呢。”

学校礼堂的舞台上，一台唱机上面转动着红色的塑料唱片，传出《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向小军和瞿思随着音乐在舞台上排练双人舞。刘老师在台下的观众席里坐着，看着台上。瞿思和向小军排练的，应该是洪常青教育吴清华的一段舞蹈。向小军的舞姿相当准确到位，反而是瞿思在和向小军发生身体接触的时候有些犹豫和僵硬。

台下的刘老师：“停，停停！”

瞿思和向小军停了下来。

刘老师走到台前：“瞿思，你的动作不对，你太僵硬了，像根电杆似的！吴清华是参加革命的新兵，和党代表之间必须要有交流，一种很亲切的同志之间的交流，懂了吗？”

瞿思点点头。

向小军在瞿思耳边轻轻地说着：“刘老师叫你和我要有亲切交流。”

瞿思轻声回答着：“我听见了，不用你多嘴。”

音乐重新响起，瞿思和向小军又开始跳那一段舞蹈。瞿思放松了许多，向小军也很配合，舞蹈显得有些像模像样了。完全放松了的瞿思，在舞蹈中像是变了一个人，似乎平常压抑着的天性，在舞蹈过程中彻底释放了出来，显得神采飞扬。向小军和瞿思有了一些眼神的接触，两人都很高兴地感到了一种默契。舞台下的刘老师和其他同学都被瞿思的舞姿迷住了。

学校礼堂内的排练结束了。学生们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哼着曲调离开舞台。只剩下瞿思、顾萌和向小军在最后。向小军背上书包，从书包里拿出一个苹果，他把苹果扔给了瞿思：“给你个苹果！”

顾萌却抢先接到了那个苹果，故意说：“谢谢！”

“那是给瞿思的！”

瞿思有些不好意思了。顾萌没有就此放过向小军：“怎么啦，党代表有私心了？难道只有吴清华才是革命战士，我这个连长都不算？”

向小军也红了脸："好吧，你俩一人一半。"顾萌笑嘻嘻地："这还差不多！你要是不对我好点儿，以后遇上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儿，就别怪我了。说不定，我还会去揭发你们。"

瞿思红着脸："顾萌你别闹了！"

顾萌夸张地："呀，居然站到他那一边了！向小军，有没有刀子？要不这苹果我们怎么分啊？"向小军笑着从衣兜里掏出一把水果刀，递给了顾萌。顾萌把苹果切成了三份，然后三个人一人拿着一瓣儿吃起来。向小军收起刀子，神秘地问她们："你俩想不想看样东西？你们先要发誓保密，我才会给你们看。"

"神神秘秘的。好，我发誓！快说啊，什么好东西？"

舞台的电影银幕后面，堆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和破烂道具之类。向小军坐在地板上，费力地用小刀撬着一块地板。瞿思和顾萌坐在他的身边，有些期待地看着。向小军终于撬开了地板，从地板下的空洞里掏出一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人民画报》。画报上全是灰尘。向小军小心翼翼地吹了吹上面的灰，顿时在他们面前弥漫起一阵尘土。顾萌不屑地："闹了半天，就是一本《人民画报》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看你那样儿，简直像个特务。"向小军神秘地翻开杂志："有什么了不起？我要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芭蕾舞！"两个女孩靠近了向小军。随着向小军翻动杂志，几幅黑白和彩色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的剧照出现在他们面前。女演员们裸露着肩膀和大腿，男演员则穿着紧身裤。

三个人都屏住了呼吸，面红耳赤地看着那些图片。

顾萌终于开口说话了："向小军，你可真胆儿大！"

瞿思虽然也红着脸，但却有些向往地："裙子真漂亮！"

顾萌笑了："穿这样的裙子太下流了吧？"向小军嘲笑她："你别装正神了！你不想穿？"

听见外面有人在走动的声音，向小军立即把画报收了起来，放进了地板下面的洞里，把地板盖上："你们发过誓的，谁也不许告诉别人这个秘密！"

顾萌连忙说："向毛主席保证。"

瞿思和顾萌背着书包，一起放学回家了。顾萌看了看身后，又看了看瞿思："瞿思，你对向小军是什么看法？"瞿思低着头："我没什么看法。"顾萌笑了："你别在我面前装了好不好？我看见你们跳舞的时候，那样子可真亲密，比革命同志之间的友谊强多了。"

瞿思不好意思地："你别胡说！"

"真的，向小军和你跳舞也特别来劲儿。"

瞿思这才坦白："他给我递过好多次纸条了。"顾萌惊讶地："真的？那你为什么还跟我保密？我们不是说过吗，在我俩之间，如果有了这种事情必须通报？"

"我这不是在跟你说嘛。"

"其实呀，我觉得这个向小军还不错。学习好，跳舞也跳得好。再加上，人也长得英俊，高高大大的……"

瞿思打断了顾萌："你说什么呀！"

"我说的是事实嘛。难道你不承认？反正，如果你要征求我的意见，我就会说，嗯，不错，他够格。要换了别人，想给我们瞿思递纸条什么的，我只会让他靠边儿站。"

"你真这样想的？"

顾萌点点头："不过有一点，向小军好是好，可就是有时候吊儿郎当的，不够成熟。起码，不像你哥那样成熟。"

瞿思抓住了顾萌："原来，你是想说瞿哲，说说你的心上人！"

这下轮到顾萌有些不好意思了："我只是打个比方。"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世界上成熟的人多了，怎么就偏偏用瞿哲来打比方？老实交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瞿思微微地笑着："你上我们家吃晚饭怎么样？这样就有机会见见那个成熟的人？"

瞿思和顾萌一起回到家中，瞿皓明在桌前收拾着自己的工具等，又把正在修理的闹钟和手表放进了抽屉。

瞿思问："哥哥又不回来吃晚饭？"

"他说他和卓娅一块儿去找老同学聚会了，大家凑钱下馆子。"

瞿思看了看顾萌。顾萌一脸相当失望的样子。

饭桌上，瞿皓明，叶玉瑶，再加上瞿思和顾萌正在一起吃饭，气氛很融洽。瞿皓明对顾萌感叹："我们家也没什么好东西给你吃。"

"不，挺好的。我回家反而觉得爸爸妈妈做的菜不习惯呢。"

瞿思朝顾萌看了看："我们家的粗茶淡饭香不香，主要是看人在不在。"

这时，丁雨岚在外面敲门，瞿皓明走过去开门，看见是丁雨岚，便热情地招呼。瞿思看了看顾萌，顾萌没好气地跟她做了个脸色，瞿思笑着，做了个封嘴的动作。

叶玉瑶带着两个孩子在厨房里收拾碗筷，瞿皓明和丁雨岚在房间里坐着，瞿皓明点燃了一支烟。丁雨岚对瞿皓明说："老瞿，我听说你的事儿了。"瞿皓明笑笑："什么事儿？"

“还跟我装糊涂？我一回公安局就听说了，你过节的时候把茶场的领导打了一顿，跑回了家！”

瞿皓明连忙解释着。

丁雨岚打断他：“别跟我解释。我哪天见到向德福还要批评他呢！他的派出所是管这一带的，这叫知情不报，他这个老公安居然也跟着你一起犯错误。”

“这不关向德福的事儿！是我自己死乞白赖地不愿意回去。既然你都到我这儿来了，那我也只好乖乖就范。”

丁雨岚笑了：“我说你这个人啊。在家待着就待着吧，要有什么事情，我帮你顶着。既然我和老顾都回来了，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把你一直关在那个茶场里。”

“还是丁局长英明。”

丁雨岚又笑了，她叹了口气：“老瞿啊，说句不该说的话，我们革命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幸福日子吗。折腾来折腾去的，这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初衷。”瞿皓明也叹口气，点点头：“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好好地活着，争取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不要成为政府和组织上的负担。然后，就是看着孩子们能顺利地长大成人，不要成为碌碌无为的人。”

丁雨岚点点头。

瞿皓明接着说：“可是，我对这却不敢太乐观。我自己对我的身份问题无所谓了，并不代表别人也这样。从解放后到现在这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运动，我算是终于把这个问题看透了。当然，这也不是说别人有什么特别的错。很多时候，大家也都是出于无奈。但我不敢想的是，如果将来瞿哲、瞿思他们要进入社会，我的身份问题就可能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到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躲开，恐怕也无从躲避啊。”

“这个……到时候再说吧，我会尽力帮助你的。老瞿，我跟老顾商量过了，想再努一下力，即便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你的身份问题，起码也帮你找个工作单位。”

瞿皓明连忙说：“这就不用了，我还不至于饿死。不用麻烦。”

“当个临时工也可以啊。”

瞿皓明坚决道：“真的不用麻烦。我还能自食其力，怎么也凑合着过了，还没到动不了手的时候。”见瞿皓明如此坚决，丁雨岚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晚上，丁雨岚和顾萌一起离开了瞿皓明家，慢慢地往回走着。

丁雨岚突然说：“对了，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

“听说，部队文工团今年要在我们市招收一批文艺兵，要从几所中学选拔文艺尖子，你想去当兵吗？”

顾萌高兴地：“真的？”

“如果你愿意，到时候可以报名去试试。”

“太好了。我把瞿思叫上，一块儿报名！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在部队文工团当演员了。妈妈，瞿思跳舞跳得可好了，我们校宣队排练《红色娘子军》，还让她演吴清华呢！我们都能考上的。”

丁雨岚却没有表态，只是微微笑了一下。顾萌也有些忧虑了：“要是瞿思考上了，我没考上怎么办呢？她可比我好很多，人家肯定会要她，但不一定要我。我不愿意和瞿思分开。你们在干校这些年，我一直在叶阿姨家，我觉得瞿思就是我的亲妹妹。我们发誓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丁雨岚心情复杂起来：“萌萌，部队文工团要来招兵这件事，你千万别对其他人说，听见了吗？”

2

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一身邋遢、胡子拉碴的杨文来到了瞿皓明的店里，把自己的一只手表交给瞿皓明：“你看看，这表能帮我修一下吗？”瞿皓明听了听手表，又上了一下弦。他把手表底盖拆开，戴上放大镜看了看：“同志，这表恐怕没法儿修了。大概很久都没走了吧？”

“是，好几年都不走了。”

“好几个零件儿都坏了，因为没有润滑保养，擒纵机都磨得变形了。几十年前的东西，我这儿也没有这个牌子的零件可以换。”

“真不能修了？那，你看这表能不能换点儿钱？”

瞿皓明笑了：“如果是过去，也许还成。价钱可能比当年的劳力士要低，不过，现在你说谁还愿意用钱买块不走的老表呢。”

杨文有些无奈：“那，我也放你这儿吧，死马当成活马医，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叶玉瑶提着一篮子菜出现在门口：“老瞿，快来帮我拿一下。”杨文转身，看着叶玉瑶，很快地笑了一下。叶玉瑶看见杨文，顿时有些惊讶，她愣了一下之后，连忙掩饰地：“修表？”杨文点点头。瞿皓明笑着问杨文：“同志，顺便问一下，你怎么知道我这儿可以修表？”杨文转过身来，有些尴尬：“我？我听别人说的。”叶玉瑶抓紧这个时间，也不打招呼，快步穿过房间，走进了厨房。杨文回头，却看不见叶玉瑶了，他朝厨房里张望了一下，便有些遗憾地告辞。等杨文匆匆离开之后，瞿皓明突然感觉到了什么。他朝厨房里看看，叶玉瑶正一声不吭地坐在凳子上择菜，头也不抬。瞿皓明再起身，看看门外。

门外杨文的背影已经远去。瞿皓明站在那里，若有所思。

上午，学校礼堂舞台后面静悄悄的，有些昏暗。

向小军藏匿画报的那块地板被人轻轻地撬开了，一双手伸进去，小心翼翼地翻弄着，找出了一些笔记本、小刀、木头枪之类的玩意儿，但都被留下。最后，那双手取出了那本《人民画报》，翻看了一下，卷起来放进了书包。地板又被小心地盖上了。

明亮的阳光照进李天纲家的窗户。韩苓和李卓娅在被阳光照耀的桌子上，收拾着李卓娅的行装。韩苓眼圈红着，把一件件衣物放进一个布包："卓娅，有什么事情，一定记着给家里写信，啊？"

"我又不是第一次离开，你就别担心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韩苓把那件织好的红白相间的毛衣拿起来："瞿哲的毛衣我也给织好了，别忘了给他。有什么困难，就找瞿哲，让他帮着点儿。好歹我们两家人也有那么多年的交往了，瞿哲是个懂事的孩子……"

"妈，你别唠叨了。"

"瞿哲对你，是不是有点儿那意思？"

李卓娅不好意思地："他可没说过。"

"不说也能看出来啊，再说，你干吗想着要给他织毛衣呢？"

"你非要让我把话说出来？"

"好啦，我知道了。瞿哲是一个信得过的孩子，妈放心。"

瞿思也在帮着瞿哲收拾行装。瞿思拿过自己的书包，从书包里拿出两瓶罐头，告诉他是顾萌送的。瞿哲笑起来："她为什么不能来家里自己给我？"

"人家不好意思嘛。这可是她从家偷偷拿的。"

瞿哲笑了："不好意思？萌萌在我们家住了那么久，我们都像亲兄妹一样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瞿思急了："哎呀，你当了几天农民就变成木头脑袋了？人家顾萌送你罐头是一种心意，你还不懂啊？"

瞿哲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没想到，你们这些高中生思想还挺复杂的。"

"什么叫思想复杂？你装什么傻！"

"好吧，告诉萌萌，我谢谢她了。"

"就这个？没别的表示？"

瞿哲又笑了："你要什么表示才行？"

"你总有些其他什么话吧，或者，给她留个条子也行啊。"

瞿哲想了想："瞿思，你告诉萌萌，让她好好学习，别想太多了。我现在是农村里的农民，是一个为了挣几个工分干苦活儿的人……也许，我一辈子都要待在那儿了。对我来说，城里的生活已经太遥远。"瞿思的情绪被瞿哲感染了，有些想哭："哥……"

3

凌晨的隆盛街被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霭中。

瞿皓明一家帮瞿哲拿着东西，从家里出来。瞿思背着上学的书包。他们默默地走到李天纲家门口，正好碰上李天纲和韩苓也送背着背篼的李卓娅出来。韩苓的眼圈红着。在众人的注视下，瞿哲和李卓娅背着背篼朝前走了。叶玉瑶和韩苓泪眼汪汪地相互看看，李天纲叹了口气。瞿思过去，拉住了叶玉瑶和韩苓的手。

瞿皓明看着瞿哲和李卓娅的背影，一言不发，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

隆盛街的一头，顾萌背着书包，躲在一个角落里，远远地看着瞿家和李家，看着渐渐远去的瞿哲和李卓娅，茫然若失。

行驶的列车货车上，车厢里装载着一些木箱子和油桶之类的东西。车轮轰鸣，风猛烈地吹打着车上的一群年轻人，他们都是返回农村的知青。李卓娅蜷缩在车厢的一角，瞿哲坐在她旁边。另外几个男知青从车厢的另一头过来，朝李卓娅这里挤，试图躲避猛烈的风。

李卓娅说："干什么，这儿已经挤不下了。"

几个男知青不依不饶地反驳着，还嬉皮笑脸地调戏李卓娅。瞿哲狠狠地看着他们，李卓娅试图拉住瞿哲，但瞿哲推开了李卓娅的手。

几个男知青围了上来，看着瞿哲："这么说真要干一场了？好啊，反正在这上面儿也没什么事儿干，路还长呢！"

几个知青正准备扑上去，瞿哲突然从腰部的衣服里掏出一只大榔头，紧紧地握在手里。

他的脸已经有些扭曲了："他妈的，你们知道我是谁？来啊！上啊，你们这几个臭虾皮！"

几个知青被他的样子震慑住了，相互看看，然后先后走回了车厢后面。瞿哲看着那帮人落座，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这才坐了下来。李卓娅感激地看了看瞿哲，很自然地把头靠在了瞿哲的肩膀上。

叶玉瑶和杨文站在城里一个僻静的小街的角落里，谨慎地谈着话。

李天纲的家里，他坐在桌子旁，用手使劲地顶着自己的腰部。韩苓给他端了一杯水

过来，放在桌子上："又疼了？"李天纲点点头。

韩苓突然说："天纲，我想跟你说件事儿。那天，有一个男的来找玉瑶。叫杨文，原来是竹编厂的设计员，后来因为大家说他有作风问题，他不辞而别，消失了。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又回来了。"李天纲惊愕了："作风问题，跟玉瑶有作风问题？"韩苓将叶玉瑶告诉她的告诉了李天纲，并说："如果杨文还不断地来纠缠玉瑶，那怎么办？"

李天纲想了想："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千万不要掺和进去，更不能跟皓明说。如果让他知道了，那就出大事儿了！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中午， 瞿皓明正在准备午饭，李天纲走了进来。两人正聊着，杨文突然走进了钟表铺。

瞿皓明从抽屉里找出了杨文的手表："实在对不起。不过我建议你好好把它保存着，今后也许能在其他地方修好的。钱呢，你也不用给了。"

"一块破表，不修也罢。"

杨文走后，瞿皓明又回到李天纲对面坐下，对他说起杨文修表的事："一块几年都不走的破表，居然又想起了拿来修。我觉得，他到我这儿来并不是为了修表。"

李天纲明白点什么了，但他还是不动声色："那是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好像认识玉瑶，或者玉瑶认识他。他们之间有种东西，我觉得不对劲儿。而且玉瑶这些天也有点神情恍惚的。"

李天纲掩饰地笑笑："皓明，快去照照镜子，看看你都什么年纪的人了，怎么还胡思乱想这种事情？"

下午，学校的礼堂舞台上，一群学生正在伴随着《红色娘子军》的音乐排练集体舞，向小军也在他们中间。刘老师站在舞台边，不断地纠正和指导。舞台下的观众席里，瞿思和顾萌坐在椅子上，看着舞台上的排练。顾萌忍不住，终于还是对瞿思说起，丁雨岚告诉她有关文工团要招文艺兵的事。瞿思顿时惊喜不已。

顾萌突然有些忧郁："到了部队，就离开家了，不知道几年才能回来看看。"

"那也总比下乡好。我哥他们还不是一年才能回来一次。"

"我们要是当兵走了，恐怕和你哥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几年不见，最后回来却发现你哥已经和那个李卓娅结婚了，孩子都满地跑了。"

"李卓娅倒是个好人，可我还是不喜欢她。你放心，即便我们走了，我也会写信给瞿哲的，让他别跟李卓娅结婚，我宁愿让你当我的嫂子！"

顾萌诧异地："什么什么？我是你的嫂子？"

"你如果跟我哥结婚，那不是我的嫂子是什么？"

顾萌笑了："那你现在就叫我一声！"

“现在？你敢答应吗？”

“只要你敢叫，我就敢答应！”

瞿思装模作样地：“我怕什么？那我现在就叫了，嫂子！”

顾萌也装模作样：“哎。”

两个女孩相互推搡着，顾萌哈哈大笑起来，瞿思似乎也是第一次开心地大笑了。

舞台上的向小军看着瞿思和顾萌在那儿嘻嘻哈哈，有些走神。

晚上，瞿皓明沿着街边独自一人走过来，街上没有多少行人。瞿皓明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影，提着一盏马灯在电线杆上贴着什么，连忙加快脚步，走到了那人身后。

提着马灯的男人是杨文。他刚刚贴好一张小纸，感觉到背后有人，惊慌地转过身来，看清了是瞿皓明，这才松了口气。

瞿皓明看了看他写的纸，突然问：“我看你这样子，倒很像个艺术家。你是画画儿的？”

“不敢，只是一个浪迹天涯的流浪汉而已。”

“是吗？一个毛笔字写得很有书法感觉的流浪汉？这可很少见。”

杨文不敢久留:“我这不过鬼画桃符而已。我走了。”

看着杨文匆匆离去，瞿皓明的疑惑更加强烈。

瞿思背着书包，在城里的河边一个僻静的地方坐着。向小军从后面跑了过来，蒙住了瞿思的眼睛。

瞿思猜：“向小军！”

向小军松开了双手，在瞿思身边坐下，问起她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瞿思看着向小军，在向小军发誓保密后，她笑着告诉了他部队要到学校招文艺兵的事。

向小军激动地说：“我也要报名！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旦当了兵，我们就可以不用下乡当知青，也不用找工作了。那可是一步登天！”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太好了！如果当了兵，如果在一个部队，我们肯定就还能在一起。如果不在一起也没关系，我会随时给你写信的。最好是在一个部队文工团，我们一起排练节目，我还是演洪常青，你演吴清华。”

“如果我们不在一个部队，你会忘了我吗？”

“怎么会呢！我要是忘了你，就让我哪天撞在解放牌汽车的轮子上，把我的腿给压断，永远不能走路！”

“你说什么呢？！”

“我只是表决心嘛。对了，我藏在学校舞台后面的画报丢了！”

“丢了？怎么会丢呢？”

“你没拿吧？”

“怎么会！”

“那就是顾萌这个叛徒了！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儿的，她也太不够朋友了。”

瞿思轻描淡写：“不就是一本旧画报嘛。”

“那画报是我从小就存起来的。没想到还是被自己的朋友给偷了。我一定要找她算账！”

瞿思不说话了。

“反正我是绝对相信你的。”

“真的？”

向小军突然拉住了瞿思的手，放在自己的胸膛上：“瞿思，你感觉到了吗，我这颗心是属于你的，海枯石烂都不变。”瞿思虽然不好意思，但也没有收回自己的手，只是有些羞涩地看着向小军。

瞿皓明在瞿思的床上整理着被褥，准备拆换下来洗。他把枕头、被单都取下扔在凳上。然后又去整理床单，却在翻开棉絮时，在床板上发现了那本《人民画报》。他拿出画报，随意地翻了翻，看到了《天鹅湖》的芭蕾舞照片，笑了笑正准备放下，另外一页上的情况却让他停了下来。

那一页上面有两个地方被人用刀片刻下了两个洞，显然是有人处心积虑地将两个字挖走了。

瞿皓明连忙从头开始翻看画报，又找到了几处被挖掉的字。他这才坐了下来，点燃一支烟，开始仔细地琢磨这本画报了。



27

千头万绪

1

瞿皓明家外面，瞿思一个人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仰头看着布满星星的夜空。那时候的晚上，在城市里是可以看见星空的。瞿皓明从家里出来，看着瞿思出神地坐在那儿，他有些奇怪地走到她身边，看见了一双充满了遐想的眼睛，他笑了一下，有些开玩笑地："我们家瞿思有心事了？"

瞿思神秘地告诉瞿皓明，丁阿姨告诉顾萌部队文工团要来招文艺兵的事。

瞿皓明勉强笑了一下："当兵可没那么容易，尤其是女孩子。现在谁不想去当兵呢，怎么能轮得上你啊。"

"我知道，你是说现在当兵都要有关系、开后门，是吧？可这次是招文艺兵，还会有专业考试的，我的条件就不比别人差，起码在我们学校里我绝对是最好的。"

看见女儿自信的神情，瞿皓明实在不好再泼冷水，含糊地："我跟你妈商量商量吧。"他顿了顿："瞿思，你床下藏着的那本《人民画报》是怎么回事儿？"

瞿思有些紧张："画报是向小军的。"她迟疑了一下坦白："爸爸，我错了。向小军说这是他的秘密宝贝，一直藏在学校的舞台下面。他只告诉了我和顾萌。我……我把它偷回来了。我马上就还给他，向他道歉。"

瞿皓明沉吟了一下："你不用还给他，也绝不能承认是你偷了。我已经把画报烧掉了。"

"烧了？因为画报里有反动的东西？"

瞿皓明坚决地："你别问了，就照我说的做，听见了吗？关于这本画报，你都还知道些什么，全告诉我。"

竹编厂车间里灯火通明的，叶玉瑶、韩苓还有许多工人都在加班。都是一些出口的竹编工艺品，上面的图案不再是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之类，而是一些山水。

工人们一边手上干活，一边嘴里说说笑笑。

韩苓看见叶玉瑶对其他人的说笑完全充耳不闻的样子，便关切地看看她，她正要说

什么，突然车间内外的灯光全部熄灭了，一切都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是魏厂长出现在车间门口，大声说："停电了！大家都下班回家吧！"

一条黑暗的小巷里，叶玉瑶和韩苓走了过来。

叶玉瑶说："我还指望着多挣些加班费呢。"

韩苓半开玩笑的口吻："又揭不开锅了？"

"可不是嘛。"

突然，她想起什么，站住了："不行，我得回去。我的饭盒还在车间里呢。"

"算了，明天再说吧，又丢不了。"

"饭盒里还有大半个馒头呢，明天还不馊了。"说着她转身朝来的方向走去。

韩苓只好自己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黑暗中一个提着马灯的男人和她迎面走过。她不禁回头看看，觉得那个人很像是杨文。

叶玉瑶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了自己的饭盒，还打开看了看，然后拿起饭盒转身想要出去，却吃惊地看见一道光亮从门口的方向照过来。是杨文提着马灯站在门口，却不说话，脸上有些怪异的笑容。

在马灯晃动的光亮下，叶玉瑶感觉杨文的笑容变得更加诡异，她紧张和警惕起来。

杨文很平静地："我知道你们在加班，看见停电就过来了。我给你送盏马灯过来。"

叶玉瑶听见这样的解释，又有些心软了："谢谢你的好意。我不用。你快走吧。"说着，她便想绕过杨文朝门外走，但是杨文却拦住了她。

"你干什么？让开！"叶玉瑶急了。

杨文并不在意的样子，反而把马灯放在了地上。"你开始讨厌我了？"

叶玉瑶不再想理他，再一次试图朝外走。杨文还是拦住她。

"你再不让开我就要喊人了！"

"你喊吧。厂里哪儿还有人呢？有人我也不怕。"

叶玉瑶十分无奈地，语气里甚至已经有了哀求："求求你别这样。你不要再这样纠缠下去了，更不要再去影响我的家庭。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这样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只会把我心里过去对你的好印象全都给破坏了，让我后悔认识了你！"

杨文突然"嘿嘿"地一阵怪笑，这笑声让叶玉瑶感到不寒而栗："难道你对我还有好印象吗？"

叶玉瑶感觉到了他阴鸷的目光，不由得后退一步。

"我曾经说过，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既然连你都不愿意再见到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只想见你最后一面。现在我已经满足了。不管你

对我是什么看法，我已经心安理得！”说完，杨文从兜里取出一把小刀，迅速地朝自己脖子上刺去。

叶玉瑶尖叫一声，扑上去阻拦杨文，两个人扭在一起。

杨文毕竟身高力大，很快就把叶玉瑶按倒在地上，压住了她。

杨文疯狂地看着叶玉瑶，粗重地喘息着，俯下身吻了她一下。

叶玉瑶已经无法动弹，她又有些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有些听天由命的意思了。杨文显然觉得自己已经控制住了她，略有些放松地腾出一只手，拿起那把小刀：“玉瑶，再见了，别怪我。”也就在这时候，叶玉瑶抓住了机会，猛地一下把杨文手里的刀打掉，把他从自己身上推开了，然后没头没脑地拼命蹬打着。

在两个人的再次纠缠搏斗中，放在地上的马灯被踢翻了，灯罩破碎了，灯里的煤油流在地上。谁也没有发现火苗已经开始在地上缓缓蔓延，直到点燃了车间里一地的竹绒，他们才从越来越红、越来越亮的火光中惊醒过来。

叶玉瑶首先反应过来，端起一盆水泼了过去，她大叫起来：“快去拿水来！”杨文提起一只木桶，跑向了院子里的自来水管。叶玉瑶顺手拿过一把拖布，在火焰上拼命扑打，但火势已经难以控制了。

自来水“哗哗”地流进木桶里，但让人感到流速太慢了。杨文着急地看着似乎总也装不满的水桶，再看看身后的车间。

车间里已经被映得通红一片。火光中叶玉瑶的身影在晃动着，扑打着。

杨文突然惊慌失措地朝大门外跑去。水桶已经接满了水，“哗哗”的流水漫了一地。

火势已经无法控制了，叶玉瑶从车间里跑了出来，拼命大喊着：“着火啦！着火啦！快来人啊！”这时候，她才发现杨文已经不见了，自来水“哗哗”流着。

叶玉瑶虽然震惊和愤怒，但那也仅仅是一刹那的反应，她现在显然顾不得其他了，提着那桶水再次冲进了车间的熊熊大火里。

几辆消防车闪着红灯停在工厂那里，已经挤满了人，消防队员、公安、魏厂长、厂里的工人，还有许多附近的居民。大火已经被扑灭了，虽然整个工厂没有受到太大损失，但是那个车间已经基本上只剩下焦黑的框架了。

消防队员们正在收回高压水管，准备收工了。

韩苓这时候才刚刚赶到，她看着大火之后的一片狼藉，却在四处寻找叶玉瑶的身影。

叶玉瑶这时候一个人坐在消防车后面的黑暗中，目光呆滞。人们的嘈杂议论对于她来说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她的脸上全是一道道黑色的灰烬。

向德福骑着自行车匆匆来到魏厂长跟前，大声问道：“这是怎么搞的？损失大吗？”

魏厂长沮丧地：“还好吧。要是再晚点儿，整个厂子都保不住了。”

一个工人说：“幸亏叶玉瑶及时发现了。不然我们以后就只有喝西北风去了！”

韩苓没有发现叶玉瑶，从人群里走出来，终于在消防车后面找到了她。叶玉瑶木然地看看她。

韩苓看见她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儿？怎么就着火了呢？”叶玉瑶突然哭了起来。

韩苓应该感觉到了什么，她不再追问，只是轻轻搂住她的肩膀，安慰地抚摸着，但是她的眼睛里也已经充满了不祥和忧虑。

这时候，消防车开走了。于是叶玉瑶和韩苓同时暴露在了大家的眼前。向德福看着叶玉瑶和韩苓的背影，他问魏厂长：“是叶玉瑶第一个报警的？”

魏厂长点点头。

叶玉瑶回到了家里。她一身一脸肮脏不堪，也很疲惫，一屁股坐在凳子上，脱下已经被火燎得破破烂烂的衣服。瞿皓明从厨房里匆匆地端了一盆水放在她面前：“怎么回事儿？”

“厂里着火了。”

瞿皓明关心地：“你没伤着吧？”

叶玉瑶摇摇头。

瞿皓明帮着她清洗并关切地询问：“那就好。好好的怎么会着火呢？”

“谁知道为什么。要是早知道原因也就没这种事情了。”

“这下你们厂还能开工吗？”

“起码这几天不行了吧。”

“也好，你也正好在家里好好休息两天。”

瞿皓明看见她洗完了，又把一杯水递给她：“累了吧？本来我还一直等着你回来跟你说件事儿呢。”

叶玉瑶很敏感地看着他。

瞿皓明笑着给她说起瞿思想当文艺兵的事。

叶玉瑶有些恍惚，只是“哦”了一声。

瞿皓明不满地看着她：“你‘哦’一声就算完了？“

叶玉瑶这才说：“当兵哪儿轮得上我们。”

“我说的就是这个！我们这样的家庭出身，有我这样一个‘特嫌’成分的爸爸，哪个部队也不会要她。可我看这孩子已经陷进去了，我担心到时候让她太失望，受太大的

刺激。”

叶玉瑶平静地：“那就跟她说实话吧。告诉她，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永远也不可能当兵。”

瞿皓明吃惊地看着她。叶玉瑶却已经站起来：“太累了，我睡觉去了。”

2

第二天，向德福来到了竹编厂找到魏厂长说想找几个工人了解一下火灾前后的情况。魏厂长把他带进自己的办公室。看着他们离去，叶玉瑶有些紧张了。这时候，她发现韩苓正在偷偷看着自己，便故作镇定地继续干活了。向德福看着正在忙着沏茶的魏厂长，问起昨晚的情况。魏厂长说起是自己最后离开厂的，而第一个发现火情的是叶玉瑶。

叶玉瑶看见魏厂长把一个工人叫进了办公室。她更加紧张起来。向德福问了工人同样的问题：“昨天晚谁是最后离开工厂的人？”那个工人告诉他差不多都是一起走的，当时停电了，黑灯瞎火的，也说不准。好像是叶玉瑶，还有韩苓最后离开着火的车间。

“他们一起最后离开？”向德福质疑道。

“应该是吧。”

“那为什么发现火情的却是叶玉瑶一个人呢？我看见韩苓是火已经扑灭以后才来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

向德福面对另一个工人，那个人有些吃惊地反问着：“向所长，你不会是在怀疑叶玉瑶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第一个发现火情的人，起码更应该知道起火的原因。”

那个工人不太高兴地让他直接问问叶玉瑶。说完，那个人站起来就走了。走到门口她又站住，回头说：“昨天着火的时候，我是最早赶到厂里灭火的人之一，我们来的时候，看见叶玉瑶一个人正在大火里拼命救火呢。要不是她，这个厂全都得烧光了！”

向德福来到了李天纲的家里，李天纲、韩苓和向德福坐在一起，气氛略有些冷淡。

韩苓在回答向德福的询问：“我昨天晚上真的是和叶玉瑶一起走的。我们离开厂里的时候魏厂长还没走呢。照理说我们也不算是最后离开工厂的人。”

“这就奇怪了。你既然是和叶玉瑶一起走的，那为什么是她一个人最先发现着火的？你没说实话吧？”

李天纲暗暗观察着韩苓。

“谁说是她一个人？我们走到半道儿，叶玉瑶突然想起来把饭盒忘在厂里了，我又陪她一起回去拿饭盒。结果刚走到门口就看见车间里有了火光，我们当时都吓坏了。玉瑶比我冷静，赶紧找水灭火。但是火越来越大，我们就急忙跑出来叫人了。”

“可我看见你是后来才来的。”

韩苓显然没有料到会是这样，但仍然镇定：“你看见我的时候，那是我又去了厂里。消防车到了以后，就回家来换了一件衣服，当时灭火的时候，我的衣服被烧着了。”

李天纲不动声色地看着她，显然她知道韩苓是在说谎，是在故意隐瞒什么。向德福似乎也从李天纲的目光中感觉到了什么，却不再多问，站起来走了。

看见向德福走了，李天纲回身关上门，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韩苓继续装糊涂：“什么怎么回事儿？”

李天纲早把她看穿了一样：“你这叫自作聪明，知道吗？你以为向德福会相信你说的那些话？你说那些话简直就是破绽百出，你根本不会撒谎！”

向德福从李天纲家里出来，直接来到了瞿皓明家。

进门以后，向德福很随便地四处看看，又拿起了一只瞿皓明正在修理的手表，问了几句关于他生意的事，随即转入正题：“我来是想了解一下竹编工艺厂发生火灾的事情。”说着，他把目光转向叶玉瑶：“你觉得起火的原因是什么？”

“不知道。我回去拿饭盒的时候，看见车间里已经起火了。”

“你一个人？”

叶玉瑶掩饰着一刹那间的犹豫：“还有韩苓。”

向德福看着她：“可是好几个最先赶去救火的人，都说当时现场只看见你一个人。”

“他们也许是没看见韩苓吧？当时火越来越大，整个都是乱糟糟的一片了，谁还能顾得上别的。”

向德福的语气越来越严肃了：“我们正在对火灾现场作进一步的勘察，起火的原因是一定要查清楚的。你是第一个发现火情的人……”

瞿皓明立即以提问的方式提醒他：“不是还有韩苓一起吗？”向德福没有理睬他，继续对叶玉瑶说着：“我希望你能为我们查明起火的原因提供点儿有用的线索，千万不能故意隐瞒什么。”

叶玉瑶淡淡道：“我知道。”

向德福看着她：“那就好。这次火灾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我现在觉得人为纵火的可能性非常大。可能有坏人搞破坏。你们厂不是正在加班加点地赶一批出口产品吗？这

里面说不定还有政治目的。”

瞿皓明说：“没那么严重吧？”

“这可说不定。现在这种时候，什么事情都不能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

瞿皓明送向德福从自己家里出来，陪着他慢慢走在街上。

走着走着，一直不说话的向德福突然问瞿皓明：“老瞿，你觉得刚才叶玉瑶说的那些像是真话吗？”

瞿皓明惊讶地看着他：“你怀疑是玉瑶故意放火搞破坏？”

向德福平淡地：“故意破坏倒不一定，对你们这一家人我多少还是了解的，未必干得出来这种事儿。不过我觉得这场火灾恐怕和她有关系。”他笑了一下：“你不用紧张。我说了，应该不是故意纵火，很可能也只是一次意外。但是我已经作了大量调查了解，火灾发生时在场的就是叶玉瑶一个人。”

“不是还有韩苓吗？”

“对这种事情你是有经验的人，刚才你也都听见了，看见了，如果她不是你爱人，你难道不觉得她说的那些话不大可信？”

瞿皓明没有说话了，甚至有些默认的意思。

“我只想弄清楚火灾的真正原因，这不仅对我，对我们派出所，就是对你，对叶玉瑶也同样重要，你说呢？你帮帮忙，回家再跟她好好谈谈，了解点儿真实情况。”

从刚才向德福走后，李天纲和韩苓就一直在交谈。现在显然韩苓已经把全部实情都告诉李天纲了。李天纲脸色阴沉地看着她：“你这叫做伪证，弄不好要坐牢的，你知道吗？我看你和叶玉瑶都疯了，竟然敢串通一气做这种傻事。”

韩苓争辩道：“叶玉瑶也实在太可怜了！”

李天纲突然叹了口气，看着她：“这不用你说。我看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你也就只能咬牙硬撑下去了。不管下次谁再问你，你都得坚持今天的说法，千万不能突然改口另说一套了。”他语气很坚决：“一定不能改口，不然对谁都不会有好结果。何况这事儿要是真让瞿皓明知道了，他们一家的日子还能过得下去？瞿皓明那个驴脾气，连劳改农场的场长都敢打，弄不好杀了那个姓杨的可能性都有。”

3

第二天中午，又到了竹编厂工人们吃午饭的时候。吃完饭的韩苓拿着饭盒走到了自

来水管跟前，打开水龙头冲洗着，叶玉瑶也起身跟了过去。于是她们在“哗哗”的流水声中低声说话。

叶玉瑶感激地：“谢谢你跟向德福说我们一直在一起，不然当着皓明的面，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说清楚了。”

韩苓有些歉疚：“可我后来还是把实情全告诉天纲了。”

叶玉瑶只是轻轻“哦”了一声：“这事儿让你为难了。其实我现在真的不怕把火灾的原因说清楚，甚至想过主动去找厂长，找向德福，告诉他们整个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他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开除，坐牢，我都认了，也算是我自作自受。可我就是担心，我怎么才能把和杨文的那种关系跟瞿皓明说得清楚。”

“你说不清楚的，你再怎么说别人恐怕也不会相信。”

叶玉瑶叹口气：“是啊，皓明不会相信的，不管我怎么解释他都不会相信。而且他会很伤心，很失望。这一辈子他确实也够惨的了，这个家就是他的一切。这件事我也实在是太对不起他了。”

“是啊。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到时候再说吧。”

叶玉瑶感激地看着她，点点头。

瞿思他们的学校里，部队文工团招收文艺兵的工作开始了。一间教室外面的空地上，一张课桌上面写着“报名处”的字样，两个军人坐在那儿，应接不暇地向那些报名的学生们发放报名表，回答着七嘴八舌的各种问题。

院子里，到处都有正在填表的学生。

一个军人叫到了瞿思的名字。

瞿思来到了军人们面前，一脸紧张和羞涩，红着脸开始回答一些简短的问题，无非是什么姓名、年龄、有什么特长、为什么要当兵之类的。

一个女军人说：“你给我们跳个舞吧。你们不是正在排练《红色娘子军》吗？你跳一段吴清华的独舞就行。”

瞿思于是后退两步，自己嘴里哼着伴奏，跳起了“序幕”里吴清华出逃时的独舞。她这段舞蹈很优美，很有感染力，而且她的身材、气质、技巧都赢得大家的赞赏和共鸣。其实，在她开始的几个动作以后，就已经用不着再自己伴奏了，因为顾萌和向小军带头一起为她哼唱着……

当瞿思跳完这段舞蹈的时候，教室里竟然有人很不合时宜地鼓了掌。

这突兀的掌声，让大家的目光集中在了一个坐在那些军人旁边的人身上。他是讲台上唯一一个没有穿军装的人，教育局派出来协助这次部队征兵工作的小马。大家的目光让小马有些不太好意思，但他也仍然没有掩饰对瞿思的欣赏，甚至对旁边的一个军人低声说着：“这孩子太棒了！”

那个军人微笑着没有表示反对。

挤开围观的人群，向小军、瞿思、顾萌他们从教室里出来，和一群正要进去的学生们艰难地避让着。刚刚挤出人群，走在最后的瞿思就被跟出来的小马叫住了。小马来到她跟前，把她拉到一边人少的地方。瞿思跟着他，回头看看也正在注视着她的顾萌和向小军。

小马连忙自我介绍："我是教育局派来协助部队进行这次征兵工作的，姓马。"

瞿思礼貌地："马叔叔。"

小马笑了："我有那么老？我太喜欢你的舞蹈了，绝对是所有学生里最出色的！"

瞿思不好意思起来："谁说的？顾萌就比我跳得还好。"

小马循着她的目光，看了看正在远处的顾萌："她也不错，但从整体上还是不能跟你比。"

瞿思有些高兴地："那我这次能当兵吗？"

"要是单说业务成绩的话，你肯定没有问题。"

瞿思突然有些自卑起来："可是别人其他条件都比我好。"小马似乎很细心地感觉到了什么："你小小年龄怎么心事重重的，你担心什么？家庭出身不好？"

瞿思点点头。

小马鼓励道："这应该不是问题，这次部队要的是文艺兵，关键是看业务水平，艺术气质。又不是弄去打仗的。真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来找我，我会尽力帮助你的。"说着，他拿出一张纸条，在上面匆匆写下了姓名地址等等，交给了瞿思："拿着，有事儿请尽管来找我，千万不要不好意思。"

瞿思追上了顾萌和向小军。看见瞿思很高兴的样子。

向小军问："刚才那人是谁啊？"

"是教育局的人，帮助部队搞征兵的。"

"他跟你说什么？"

"也没说什么，说我们三个人这次都很有希望的。"

向小军很高兴，顾萌却不以为然地："他说管什么用？这种事情都是部队的人说了算，谁会听教育局的人说什么。"

竹编厂火灾后车间的废墟上，向德福一个人在那里东查西看，翻翻这儿，动动那儿，在满地的灰烬中很耐心地看着，虽然毫无目的。最后，他终于在一堆灰烬和瓦砾中发现了那盏已经被烧得变形的马灯。向德福把它从地上捡起来，仔细看着。然后，他又发现了什么，走道另一处，从里面找到了杨文留下的那把小刀，同样已经烧得黑乎乎

的。他看着这两样东西，神情有些异样了。

瞿皓明正在屋子里看报纸，瞿思哼着歌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告诉他今天部队来面试了，她是所有人里面最好的。

瞿皓明听见这样的结果，便更加心事重重："你怎么知道你是最好的？你千万不要这么自信。"

瞿思一直沉浸在一种兴奋的状态里，这时候才开始感觉到瞿皓明似乎一点儿也不高兴："爸爸，你好像不愿意我去当兵？"

瞿皓明含糊其辞地："那倒也不是。"

"我要真能当兵走了，我们家就算是'身边无子女'了，那样哥哥就能招工回到城里来了。这多好！"

"哪儿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就算你走了，什么'身边无子女'的政策也落实不到像我们这样的家庭里来。"

瞿思问道："爸爸，你真的有历史问题吗？"

瞿皓明严肃地看着她："没有。但是别人不这样看。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既然你已经问到这个了，我就要告诉你，我们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历史经历，我在解放前就是共产党员，从事秘密工作。但是我的这段经历，因为很多同志的牺牲，没有人能证明我，所以一直不能得到组织上的认可。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我担心这会对你有影响，尤其是在当兵这件事情上。所以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免得到时候太失望。"

瞿思的好心情仍然没有遭到破坏："你放心吧，爸爸。人家这次要的是文艺兵，看重的不是家庭出身，而是特长。"

瞿皓明苦笑起来："孩子，你可不能那么天真啊。"

向德福骑着自行车来到了瞿皓明家门外面，他大声喊着："老瞿！"

房门并没有关，正在修表的瞿皓明一边继续手里的工作，一边从里面抬头看着他："什么事儿？"向德福也没下车，就那么停在街沿上："把你们家马灯借我用用。"瞿皓明有些不解地看看他，转身回去，很快把马灯拿了出来，递给他。

向德福看见真的拿出了马灯，反而有些疑惑起来，拿起来看看："不是新买的吧？"

瞿皓明笑了："这马灯的岁数比我女儿还大呢！"

向德福又问："你们家有几盏马灯？"

"就这一个。你想要几个？"

向德福把马灯还给他："我一个也不要。"从车上下来，架好自行车，把瞿皓明拉到靠墙的地方，说起他在厂里废墟的发现："我问过他们厂长了，他说厂里从来没有这

东西。”

“是啊，现在除了乡下，城里人谁还用这东西。”

“所以我觉得那马灯可能就是起火的原因了。可那是谁的呢？他把马灯弄到那儿去干什么呢？”

瞿皓明突然像是在努力回忆什么。向德福问道：“你在想什么？”

“别着急，我好像最近看见过谁提着一盏马灯，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向德福一听很高兴，连忙从身上拿出一盒烟，他还替瞿皓明点了火：“别着急，你好好想想。”瞿皓明深深吸了口烟：“我想起来了！那个人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大概住哪儿，这人平时看着就有些怪，还拿着一个破表到我这儿来过……”

向德福带着两个派出所的公安，匆匆来到了一条小巷子里。他们进了一个普通的小院，直接冲向了一间屋子。屋子的门锁着。公安们隔着门缝和玻璃窗，朝里面查看。

这时候，院子里一个住户看见向德福他们，从自己家里出来，提供情况说这屋的人在竹编厂发生火灾以后就再没回来过了。向德福回头对公安说着：“恐怕就是这个人了。回去，立即查找他的下落！”他临走又对那个住户嘱附着：“他要是回来了，你立即到派出所来说一声！”

瞿皓明独自坐在自己的桌子前，点燃了一支香烟，看着自己的桌子上的一些扑克牌。那些扑克牌的背面被他写上了字，那本《人民画报》放在一边。

瞿皓明把扑克牌左右上下地摆放着，调整着相互的顺序。扑克牌背面分别写有“特”、“请”、“市”、“不”、“望”、“务”、“信”、“防”、“水”、“我”。

他把“特”、“请”放到了一起，然后又把“特”、“务”放到了一起，但还是不解其意。然后他又翻开画报，仔细阅读被挖掉字的那些语句和段落。

接着，他又把“不”、“信”和“防”、“务”放到了一起，有些狐疑地看着，再去翻看画报。

这时叶玉瑶回来了。瞿皓明透过玻璃看见叶玉瑶的身影，连忙把扑克牌和画报收了起来放进了抽屉，锁上抽屉，开始摆弄自己的修理工具。



28

不测风云

1

医院的一个诊室内。几个病人围在医生的旁边，李天纲坐在医生对面，医生正仔细看着一张化验单和一张X光片。李天纲等着他说话，心里已经有了些异样的感觉。

医生有些犹豫地告诉他，他的肝脏已经硬化……或者说，他患的是肝癌。晚期了。

听见这话，李天纲还是愣住了："我想知道还有多少时间！"

"大概就半年吧，好一点儿的话，一年。"

竹编厂外面的一个街道旁，向德福身边放着一辆自行车，和韩苓站在街边谈话。向德福表情严肃，韩苓则已经有些顶不住了。向德福有点威胁的意思："韩苓，你要再不跟我说实话，那就叫包庇犯罪。何况现场还找到了一把刀子。"韩苓被吓住了，顿了一下讲出了实情。

瞿皓明和李天纲坐在房间内，李天纲一脸的凝重。

瞿皓明惊愕地看着李天纲："不会弄错了吧？"

李天纲苦笑："我这肝疼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再说，我已经找了两家医院。既然已经判了死刑，我反而觉得坦然了"

瞿皓明叹了口气："韩苓知道吗？"

"她还不知道。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卓娅。如果她能回到城里，在韩苓身边，有一份正式工作，我也就可以瞑目了。"

瞿皓明不说话了。

李天纲接着说："我刚才听说，向德福已经认定竹编厂的火灾和那个杨文有直接关系，而且还牵扯上了玉瑶？"他看着瞿皓明："关于玉瑶和杨文之间，你不要胡思乱想，玉瑶不是那样的人。"瞿皓明不动声色，过了一会儿："我知道。现在我想跟你说另一件事儿。"他打开自己锁着的抽屉，拿出那本《人民画报》放在李天纲面前。

李天纲翻了翻。瞿皓明翻到其中一页，指着被挖掉的字。

“这是被人挖掉了字，对吧？”李天纲看了看那些扑克牌上面的字：“这能说明什么呢？”

“谁愿意花那么大力气去挖下这些字来拼贴东西？”

李天纲无所谓地：“写匿名信呗，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笔迹。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瞿皓明笑了笑：“画报是向德福的儿子向小军的。”李天纲惊愕了，沉默了一阵：“你在想什么？向小军用匿名信的方式给你家瞿思写了信？”

“如果是那样，我倒没兴趣了。我问过瞿思，她说这本画报是向小军从乡下他奶奶家带回来的，‘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一直放在奶奶家。他奶奶本来要用来糊墙，但向小军却私下把它藏起来了，然后带回了城里。”

李天纲疑惑起来。

“记得原子弹爆炸那年的特务案吗？张晋生的案子？破了案后我们才知道，最早的线索是一封寄到省公安厅的匿名信提供的，丁雨岚亲口说，匿名信是用报纸和画报上的字体拼贴的，记得吗？”李天纲回忆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儿。”

“向小军的奶奶是个乡下人，不识字，一直住在农村里，怎么会有这种画报？再说，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向小军那时候才几岁？连字都不认识几个。”

李天纲沉默了一下：“向德福？”

“我想了很久，只有这个可能。那会儿，向德福已经跟他爱人离婚了，正因为离了婚，他才把向小军送到乡下奶奶家去的。他当时已经是公安局的副局长，如果他得知了特务的线索，直接就可以向组织上汇报。你想想，他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去弄这样一封匿名信呢？”

李天纲更加惊愕了：“老天爷！”

叶玉瑶和瞿皓明的面前，放着那张有些破烂的《暴雨过后》的国画。叶玉瑶的眼睛里满是泪水：“皓明，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没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

“你到底和杨文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你们会在火灾现场？为什么那儿有杨文的马灯，还有那把刀子？”

叶玉瑶终于说出了一切，并坦言这些韩苓都知道的。瞿皓明听着，有些愤怒起来。他看了看叶玉瑶，不声不响地拿起那幅《暴雨过后》，狠狠地把画撕成了碎片。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敲门的声音。瞿皓明和叶玉瑶惊讶地同时站起来，走了出去。

向德福带着两个公安进了钟表铺的门。

向德福对叶玉瑶说：“在没有抓到杨文之前，我们需要你去所里说明白，你要相信公安机关，我们不会放走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走吧。”

叶玉瑶无奈地哭着，再次看了看铁青着脸的瞿皓明，最终跟着向德福和两个公安一起走了出去。

公安局里。瞿皓明坐在向德福的对面，向德福把一杯水递到瞿皓明面前，瞿皓明没有接，随即说起了这件事对瞿思的影响，请他尽快放了叶玉瑶。

向德福尴尬地笑了笑，放下了茶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真跟叶玉瑶有关。你放心，如果她是清白的，我会把她放回家的。但我必须要把事情搞清楚。"

瞿皓明愣了愣，才突兀地说："其实，经过了那么多年的风雨，有谁可能完全清白？"

"你是说，你也觉得叶玉瑶有点儿问题？"

瞿皓明摇摇头，盯着向德福："我是说，当我们试图去搞清楚别人的时候，当我们试图去证明别人是否清白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过去是不是也有不清白的时候。"

向德福疑惑地："你怎么越说越玄乎？我听不懂！"

瞿哲和李卓娅下乡的农村的房间相当破烂，只有一个灶台，一张床。

李卓娅和瞿哲正在商量回城"顶替"的事，瞿哲劝她赶快办手续离开这个鬼地方，越早越好。

"那，你怎么办？"

瞿哲怪异地笑笑："我？我还这样，在这儿当我的农民。"

"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也不走！"

瞿哲这才真诚地："卓娅，你别傻了。能回城里的机会不多，你千万不能放弃。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到此为止吧。其实，我早就想过，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招工招干肯定都轮不到我头上。我已经打算在这儿当一辈子农民了。我不会拖你的后腿的，你痛痛快快走吧，别错过了这个机会。"

李卓娅哭了："你别说了！我不会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的！我不走，我爱你！"

瞿哲也哭了，但还努力做出一个笑容："你犯什么傻……"

李卓娅却用一个吻堵住了瞿哲的嘴。瞿哲和李卓娅狂乱地接吻，两人紧紧拥抱着。然后，李卓娅开始解自己的衣服。瞿哲也呼吸急促起来，解开自己的领口……

2

清晨，瞿思已经上学去了，瞿皓明在桌子前收拾着工具，准备修表。杨文这时悄悄

地走进了房间。瞿皓明一看见杨文，立即站了起来，怒目而视。

杨文神情沮丧："我来，来向你道歉的，我听说叶玉瑶被派出所带走了……"

瞿皓明一把抓住杨文的领口："你他妈的还敢来我家？"他把杨文推到墙上："你滚吧！别让我再看见你！"

"我对不起你们。我这就去派出所，如实交代一切，把叶玉瑶换出来。请你一定原谅我。"

"快滚！"

"瞿师傅，叶玉瑶是清白的，她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女人，你千万不要误会了她。"

杨文再次说了声对不起，就离开了钟表铺。瞿皓明在椅子上坐下来，两眼无神，不知道该干什么。

学校的一个办公室内，那两个负责招兵的军队干部坐在桌子后面，他们面前坐着瞿思。顾萌坐在瞿思后面靠墙的一张椅子上，等着。

一个军人问起瞿思的家庭成分是什么？

"我爸爸，我爸爸原来是解放军的地下情报人员，是共产党员，可是后来，后来我爸爸的上级就，他说他的身份是……"

"你简单点儿说，你父亲现在划的成分是什么？你一定要诚实，讲实话，这非常重要。"

瞿思涨红了脸，吞吞吐吐地："现在？现在他是，他是'特嫌'。"

另一个军人："说说你母亲的成分。"

瞿思终于哭了起来，什么话也没说，站起身跑出了办公室。顾萌想叫住她，却又不敢开口。

两个军人相互看了看，在登记表上记下了什么。一个军人说："顾萌，该你了。"

瞿思哭着朝走廊的一头跑着，向小军从后面追了上来："瞿思，你怎么啦？他们说什么了？"瞿思摇着头："我完蛋了！政审肯定过不了关，我不能去当兵了。"

"不会吧？也许还有希望，你别急。"

瞿思绝望地："如果我当不了兵，你愿意留下来陪我吗？你愿意为了我，也不去当兵吗？"

向小军为难地："你说这个干什么？"

"你不是说你的心海枯石烂也不会变吗？你难道不愿意为了我，放弃这个机会？起码，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的。"

"你说些什么呀，这是两码事儿。"

瞿思神情迷乱地看了看向小军，咬咬牙，跑开了。向小军看着瞿思的背影，似乎下定了决心。

叶玉瑶神情低落地回到了家里，用毛巾洗着脸。瞿皓明站在一边看着：“杨文呢？”

“他留在派出所了，他已经向公安承认了一切，包括失火的整个过程，所以他们就让我回来了。我听向德福说，也许会判他几年徒刑。”

瞿皓明叹口气，没再说什么。

“皓明，你不怨我？当时……当时我只是觉得，杨文这人的命运也太惨了，我有点儿同情他，没别的，真的。只是我不该把这件事瞒着你……”

瞿皓明打断了她：“什么都别说了，我不怨你，我也理解你对杨文的同情，只要你回来了就好。”

叶玉瑶看着瞿皓明真诚的眼光，眼圈红了。

这时，顾萌拿着一张政审表兴奋地冲进来。瞿思闻声跑了出来，她的脸上还挂着泪珠。

瞿皓明、叶玉瑶和瞿思都看着她。

顾萌说：“我回去跟妈妈说了瞿思的事情，妈妈已经答应帮忙和部队的人沟通一下。所以我就还是帮瞿思把这张政审表带回来了。妈妈也说，让瞿思先填表交上去再说，她会想办法的。”

瞿思高兴起来，一下抱住了顾萌：“太好了！”瞿皓明和叶玉瑶相互看了看：“萌萌，你爸爸是什么意见？”顾萌笑着说：“我爸爸也说他觉得问题不大，不就是去部队文工团唱歌跳舞吗，没什么大不了的。”

两个女孩高兴地跑进了瞿思的房间填表。

瞿皓明并不高兴。叶玉瑶看着他：“你想说什么？你觉得这还行不通？”

瞿皓明犹豫地：“我不知道。”

晚上，丁雨岚家的街边，丁雨岚看着瞿皓明：“……你怎么想起这件事儿来了？”

瞿皓明掩饰地：“闲着没事儿，就把原来的事情从脑袋里翻出来，一件一件地过电影……人老了，就喜欢回忆了。”

丁雨岚点点头：“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后来，因为案子破了，那封匿名信的事情也就搁下了，没有人再去追究。经过了这么些年，恐怕连档案都找不到了。”她回忆道：“对了，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话，大概是请务必相信我什么的。”

瞿皓明奇怪地：“请务必相信我？是不是意味着，写信人担心这种匿名信的形式不容易被人相信？”

丁雨岚笑了："大概是吧。老瞿，你这是怎么了？"

瞿皓明也笑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只是回忆起来，觉得有些细节挺有意思的。对了，我听顾萌说，你认为我们家瞿思的政审还有可能过关？"

"对。老顾也是这想法，不就是参加文艺兵嘛，可能不会那么严格。我到时候会帮忙想想办法。"

瞿皓明叹了口气："真没想到，我这个身份问题，最终还是影响到了孩子。"

一个下午，学校礼堂的后台，向小军找到了坐在地板上休息的顾萌，低声问道："顾萌，我听瞿思说，她的事情你妈妈答应帮忙了？"

顾萌笑着："对呀。反正我妈他们认为瞿叔叔的历史本来就没有问题。"

向小军有些言不由衷地："那就太好了。"

顾萌看着他："是啊，这样你就可以和瞿思一起当兵，你们也可以不分开了。"

向小军犹豫地："其实，我和瞿思本来就没什么，不存在分不分开的问题。我和你说句实话，但你千万别告诉瞿思好吗？"他鼓足了勇气："实际上，我一直喜欢的是你。我之所以和瞿思好，主要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我并不喜欢她。瞿思虽然……虽然她舞跳得好，但她这个人我并不喜欢，她也没有你漂亮。难道你不觉得，我俩才真正是合适的一对吗？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但就怕你会看不起我，所以才不敢和你说实话。"

顾萌被这样的表白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但显然这也很能满足一个女孩子的自尊心。

"你能不能跟你妈妈说说，让她也帮我跟部队的人说一下？瞿思说，你妈妈认识部队上的人。"向小军尴尬地："你看，我和你的专业考试都通过了，政审也过了，可我就怕万一出现什么意外，让我不能和你一起……"

顾萌突然明白了向小军的意图，忿忿地打断了他："向小军，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能这样？"

"顾萌，我真的喜欢的是你！我向毛主席保证！我求你，帮我这个忙吧。"

顾萌反感地："你这个叛徒！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背叛了瞿思，我不答应！而且我告诉你，我一定要帮瞿思过了政审这个关，让她当上文艺兵，你等着瞧吧！"说完，她生气地扭头走了。

3

白天，行驶的一列火车中，瞿哲和李卓娅都蜷缩在一节货车车厢里，靠得很紧，因为车厢内只有他们两人。两人依偎在一起，风吹打着他们的头发，他们的表情都显得有

些迷茫。

瞿皓明又在桌子上把扑克牌摊开，思考着。最终，他把“请务信我”四张牌放到了一起。

瞿皓明端详着眼前的这四个字，然后又把另外一些扑克牌拿起来，拼出了“水市”、“特务”和“不信我”等组合。最后他还是把“请务信我”放在一起。然后他拿了两张空白的扑克牌，放在“请务”和“信我”之间。

看着眼前的字样，他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公安局的会议室，会议已经散了，公安们纷纷走出会议室。

丁雨岚叫住了向德福，告诉他，自己正跟市里打报告，想把他调回市局工作，然后她转入正题，说到瞿思的事：“瞿思的专业是很好的，但政审可能会有些问题，毕竟瞿皓明的成分后来给定了个‘特嫌’。我想，瞿皓明的情况你最清楚，他们恰好又在你们所的辖区内，最后的政审表是要你们派出所盖章的。我看瞿思的政审表上家庭出身一栏就别填‘特嫌’了。瞿皓明就够冤枉的了，别再因为这个影响了孩子的前途。”

向德福想了想：“丁局长，我看这事儿只能这样，如果你愿意以局领导的名义负这个责，当然最好是组织上又有一个说法儿，那我就可以这样做。”

向小军正坐在门槛上等向德福，见向德福骑着自行车回来，连忙站起身，他求向德福关于招兵的事情，他能不能跟顾萌的妈妈说一下？自己什么都过关了，他很想当兵，文艺兵就更是他的梦想。

向德福拒绝：“现在局里正考虑把我调回去，我这会儿去走后门，影响不好。”

向小军都要哭出来了：“爸爸！我求你了。从两岁起你就把我一个人扔到乡下，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你。现在我的前途都在这次招兵上了，你就不能帮我一下？”

见向小军这样说，向德福的态度有些软了下来。

医院的一个诊室内，一个年龄很大的女医生看着李卓娅的化验单，李卓娅坐在对面，不安地看着医生。

李卓娅指了指化验单：“医生，有问题没有？”

女医生掩饰地：“没什么问题。不过，你最好把你的家长叫来，我想跟他们谈谈。”

瞿皓明和向德福面对面坐着。

向德福看着瞿皓明：“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只能跟你说，这事儿我还真不能帮

忙。好歹我也是参加革命那么久的人了，这点儿原则性我还是有的。”

瞿皓明在向德福讲话的过程中，将桌子上的一张报纸拿起来，在一个标题上撕下了一个洞，然后眯缝着眼睛透过那个空洞看了看桌子上的台灯。

向德福狐疑地看着瞿皓明：“你干什么呢？我已经把话说明了，可没闲工夫陪你。”

瞿皓明放下了报纸：“你知道，我们看什么事情，一般都是按照通常的眼光去看的。但如果换一种方法，看到的就有点儿不一样了。”

向德福嘲笑地：“那你刚才看到了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瞿皓明笑了起来：“刚才？刚才透过那个被挖掉的字，我看你的脸好像就有些变形，不像你通常的样子。”

向德福没作声。

“我一直想做个实验，如果我去找一本画报什么的，给它挖上好几个洞，然后再用它来看人，看风景，我估计差异就会更大。”

向德福警觉了，但还是掩饰着：“你去搞你的鬼花样儿吧，我不感兴趣！”

“好吧，哪天我试验出来了，也把画报带来给你看看。我们家正好还藏了两本‘文化大革命’前的《人民画报》。”

向德福咆哮起来：“瞿皓明，你到底想干什么？”

“向局长，我们认识的时间太长了，大家都知根知底。就像上次我跟你讲过的，有些事情本来是可以不用搞得太清楚的。能模糊一下儿，暂时地模糊一下也行，你说呢？”

向德福强硬地：“凭什么要模糊？”

“难道你要让我把话说明了？我现在对你也是模糊的，你就不能投桃报李？”

4

一个户籍民警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了瞿思说向德福出去了，他专门打了招呼，把这个交给瞿思。

瞿思和顾萌走出了办公室。瞿思一出来，就急急忙忙地拆开了信封，从里面拿出那张政审表来。顾萌也凑过去看。

瞿思拿着政审表，看到了家庭成分那一栏，瞿皓明的身份仍然是“特嫌”。

医院的那个诊室里，韩苓一脸惶惑地坐在女医生的对面，女医生在一张表格上写完了什么，才抬起头来看着韩苓，告诉她李卓娅怀孕了。

韩苓惊呆了。

女医生安慰她："孩子在农村里，免不了会发生这种事情，你也别太在意，不要责备孩子。我可以悄悄地帮她把'人流'做了，也不会影响她招工的事儿。"

韩苓哭着："谢谢你了。"

女医生同情地："不用，谁让我们的孩子都是知青呢。"

下午，李天纲正在一大堆包好的挂面前，将一把一把的挂面放进一个包装箱里。挂面是用旧报纸和旧杂志的纸张包裹起来的，因此上面有许多字，甚至图片。

李天纲拿起一把挂面正准备放进箱子，突然停住了。他仔细地看着包装纸上面的文字，然后他把那把挂面放在了一边，又开始找已经放进箱子和还没有放进箱子的其他挂面，辨认着上面的文字，把文字有联系的挂面放在了一起。不一会儿，他的旁边已经有几把挂面了。李天纲再次仔细翻看那些文字，后来干脆把挂面拆散，让挂面散了一地。他把那些包装纸集中在一起。

韩苓这时突然出现在门口："天纲。"

李天纲兴奋地："你怎么来了？快来，看我找到什么了！"

"天纲，我跟你说件事儿……"

李天纲打断了她，把一张纸递到了韩苓面前："你看看，这是一个叫方学勤的老干部的回忆文章，上面儿说，他曾经在解放前接受任务，到岷水市来接替杨剑锋领导二野的川南情报站……"

韩苓没心情听这个："你听我说。"

"不不，让我先说完。在这儿，这儿，你看，他说，还没等到他正式接手，任务就出现了新的变化，所以他最终没来岷水市。但他知道这个情报站中间，有一个十分英勇也十分有成绩的情报员，代号叫'木匠'，因为杨剑锋曾经跟他详细介绍过这个小组的成员。这人现在肯定是个高级干部，如果找到这个方学勤，那皓明的身份问题不就又有了线索吗？瞿思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韩苓没好气地："瞿思的问题解决了，你女儿的问题却解决不了！"

李天纲这才回过神来。

韩苓哭了起来，告诉他卓娅怀孕了！

李天纲有些懵了，一阵疼痛让他用手使劲按了按腰部。

5

白天，东北一个城市的监狱办公室内，已经显出老态的罗明被一个看守带进了办公

室。办公室里坐着两个干部，他们面前放着一大堆材料。罗明坐下后，看守便出去了。

干部看了看罗明："罗明，根据上边的精神和通知，我现在代表组织上正式通知你，你已经刑满释放了，今天就可以离开这儿。"

罗明连忙说："感谢政府对我的宽大。"

干部翻看着材料："你在这份材料里说，解放前夕，你曾经在92军军部下令逮捕了四名我党的地下情报人员，是这样吧？"

于是罗明又把当年的事详细汇报了一遍，包括他怀疑瞿皓明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李天纲下令枪毙被抓的共产党情报人员。

干部站起身来，把一张材料递给了罗明："好吧。我需要你在这个材料上签个字。"

罗明边在上面签字边解释着："刚才说的这些，在过去的材料上我都交代过很多次了。"

两个干部相互看了看对方，有些惊讶地："是吗？这些卷宗里怎么没有呢？"

"我不知道，我被捕以后把什么都交代了，也包括刚才给你们说的这些。我写过的交代材料起码有这么厚。"罗明比了比。

干部感叹了一句："这些年一些档案卷宗给弄乱了。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必须重新搞清楚。"

李卓娅在房间里洗着衣物，瞿哲来找她了。李卓娅迟疑了一下，终于告诉他自己怀孕了。

瞿哲大吃一惊："怎么会呢！你可别吓我。"

李卓娅哭了起来，正要说什么，房门突然打开了。李天纲，韩苓，还有瞿皓明和叶玉瑶一起走了进来。

瞿哲下意识地朝李卓娅身前靠了靠，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

韩苓的眼圈红了，几个家长的脸色已经说明，瞿哲不用再说什么了。

瞿皓明低沉地怒吼了："瞿哲！"

瞿哲低下头："李叔叔，韩阿姨，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卓娅！"

中午，教室里已经空空荡荡，只剩下瞿思独自一人坐在教室最后，无聊地在一个本子上画着什么。向小军走了进来，径直走到了瞿思面前。瞿思也没抬头，继续在本子上乱画。

向小军对瞿思解释着当时对顾萌说的话，发誓不去当兵了，永远留在这个鬼地方，和她在一起。瞿思终于流了泪："你别再烦我了。我现在不想听！我家里已经够乱了，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你还要我怎么样？"

向小军吃惊道："你家里又怎么啦？"

"我哥和卓娅……他们在农村里好上了，现在……现在李卓娅已经怀孕了！"

"真的？"

"你千万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顾萌！顾萌一直喜欢我哥，她要知道瞿哲和李卓娅这种事情，会气疯的。向小军，你去当你的兵吧，我不会拦你。我一毕业，就会离开这里的，我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你到哪儿当兵，我就到哪儿，哪怕是天涯海角！"

向小军反而有些犹豫起来。

李卓娅躺在床上哭着，李天纲和韩苓坐在床边，无奈地看着李卓娅，劝她去做人流。

李卓娅固执地说："我不去！我只想和瞿哲在一起，我不想拿掉孩子！这是瞿哲和我的孩子！只要和瞿哲在一起，我什么都不要！我也不怕别人说什么，我和瞿哲一结婚，就什么都解决了。哪怕我们就是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我也无所谓。"

李天纲暴怒地："你懂个屁！我好不容易才让你能'顶替'回来，你却要留在农村！我告诉你，错过这个机会，你就不会有第二次了！"

"爸爸，我求你了，就让我和瞿哲在一起吧，我爱他，他也爱我。"

李天纲的肝脏又痛起来，他用手抵住自己的腰部。

叶玉瑶和瞿思都默默地在桌子上替瞿哲收拾行装，瞿皓明和瞿哲坐在房间的另一边。瞿皓明抽着烟，同样沉默不语。瞿哲负疚地看着瞿皓明："我知道自己错了。只是，我并不是故意要怎么……我爱卓娅，她也爱着我。我们在一起虽然很苦，但也有快乐的时候。"

瞿皓明沉默地看着瞿哲，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他愣愣地拿出烟盒，掏了一支烟，递给瞿哲。瞿哲不敢接。瞿皓明把烟卷扔给瞿哲，又把火柴扔给他。

瞿皓明闷声闷气地："但是如果你真的爱卓娅，你就应该在这时候作出一个选择，虽然这很难……这么说吧，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毅然决然地和卓娅断绝关系。"

瞿哲不解地看着瞿皓明。

"卓娅眼看就要回城里工作，她父母是多么想让她回来，你知道吗？李叔叔身体很不好，而且……说不定韩阿姨今后会一个人支撑一个家，他们不容易啊。如果换了我，我会想到这一点的。如果你真为了卓娅好，你就不能成为她感情上的负担，也不能成为她工作前途上的负担，更不能给李叔叔和韩阿姨带来更多的痛苦，你懂我的意思吗？"

瞿哲狠狠地吸了口烟，点点头。

瞿皓明也痛苦地吐了一口烟："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不公平。但是瞿哲，我们做

人，不能光看自己是不是得到了公平，还得看别人的生活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受到了影响。我不想跟你讲什么大道理，我只是想说，我的生存信念之一，就是要在自己离开人世的时候，能做到问心无愧。到那时候，如果我可以宽慰地说，我们瞿家的人没有做任何让自己感到愧疚的事情，那我就可以平静地面对死亡了！"

瞿哲深深地低下头，竭力克制着自己："爸爸，我懂了。"



29

曲折离奇

1

瞿哲独自走在隆盛街上，他提着行囊要回乡下去了。来到李天纲家门口，他犹豫地敲了敲门。屋里传来李卓娅的声音："谁呀"，接着门打开了，她看见是瞿哲，本来很高兴的，却接着又注意到了瞿哲手上的行装，吃惊地："你要走？"

瞿哲点点头，看着她，心情很复杂，但语气尽量冷漠地："我该回去了。"

李卓娅感觉到了他的冷漠，有些急了："瞿哲！你这是怎么了？"

"没怎么。"

"你不要走，如果你真的要回去，那我就跟着你。反正我不离开你，你留下来，我们马上就结婚。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怎么说，我也不会做人工流产！"

"你千万别那么任性，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说不定就毁了你一辈子。"

"我愿意！只要我们能结婚，能在一起，我什么都无所谓。"

"别再说什么结婚的话了，你不觉得是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

李卓娅委屈地："怎么就胡思乱想了？我知道，因为我就要调回来工作，你心里难受。你以为我就不难受吗？要是可能，我恨不得自己留在乡下，把这个名额让给你，让你先回城工作！"

"你也没有必要这样想。我一个人在乡下待一辈子都无所谓。我再跟你说一遍，听你们家的话，赶紧去做手术，然后好好留在城里工作！你把我忘了吧。我不想影响你以后的生活。是我对不起你。"

说完，瞿哲便要走了。

李卓娅在他身后赌气地大声说着："你走吧！我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我会带着孩子等你回来！"

听见这样的话，瞿哲站住了，他的眼睛里已经有些湿润。但是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用更加冷漠的语气："你非要逼着我说实话吗？"他一字一顿："其实，我并不爱你。我和你在一起不过是因为我们都太寂寞。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和顾萌保持着感情。"

李卓娅似乎不敢相信她听到的话，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狠狠地骂道："你真无耻！"

"是，我无耻。你还是把我这个无耻的人忘了，过你自己的日子吧。"说完，瞿哲走了。

李卓娅完全傻了一样，看着瞿哲的背影，呜呜地哭起来。瞿哲听见了她的哭声，却不敢回头，他的脸上也已经挂满了眼泪。

学校里正是课间休息的时候，向小军把顾萌从一群说说笑笑的女生中间叫了出来。

顾萌不大高兴地看着他："干什么？"

向小军故作神秘地把顾萌拉到人少的地方。顾萌不耐烦地甩开他的手。

向小军对顾萌的态度表现出了完全不介意的样子："我今天去交表的时候，听说瞿思的政审表还没交呢。"

顾萌白了他一眼："你爸爸在瞿思的政审表上非要给人家写上'特嫌'，你让瞿思怎么交表？"

"这和我没关系吧？"

"谁知道你在背后跟你爸爸说了些什么？"说完，顾萌厌恶地转身就走。

向小军一把拉住了她，神秘地告诉了她瞿哲和李卓娅的事。

这对于顾萌来说实在是太不能接受的事情了，虽然那时候他们那么大的孩子未必知道这里面的准确含义。顾萌简直愣在那儿了，她完全无视向小军的存在了，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这天晚上，已经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了。李卓娅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怔怔地看着虚无的、黑色的窗外。眼泪在她的脸上肆意地流淌着。

2

第二天一早，韩苓起床后，来到了前屋。韩苓看见李卓娅的眼睛又红又肿的，李卓娅眼泪汪汪的终于同意去医院做人流。

这一天，瞿思同样也眼泪涟涟。

一个部队的招待所，二楼上的一个房间，门上贴着"5878部队征兵办公室"字样。

房间里，一个曾经在学校来进行过面试的女军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着瞿思交

来的政审表。政审表上的家庭出身一栏里，“特嫌”两个字很刺眼。

她抬起头来，看了看对面流泪的瞿思。

女军人同情地安慰她，并直言她这样的家庭出身很难办。

“阿姨，就算我的爸爸真有问题，不是说要‘不唯成分论’，更看重本人的政治表现吗？还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吗？”

女军人甚至笑了一下：“你还小，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们这儿毕竟是部队。”

“那就完全没有希望了吗？”

女军人犹豫了一下，显然不忍心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们再商量一下儿，看还有没有什么办法。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瞿思站起来鞠了一躬，抹着眼泪走了。那个女军人一脸的惋惜和同情。

随着时间一天天地流逝，李天纲的身体已经越来越不行了，他瘦削、憔悴，脸色灰暗，毫无血色。

这天下午，他来到了派出所，迈上门口的台阶时，腿脚也已经有些不那么灵便了。

向德福正在院子里，看见李天纲，把他领进了一间办公室。进去以后，向德福打开了电灯，然后让李天纲在椅子上坐下来。

向德福看着他问了问他的身体状况，聊了会儿家常。

李天纲却不愿意再说这些话题：“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儿，说吧。”

向德福看着他，脸色渐渐变得严肃起来，说起了罗明一直在东北一个监狱里服刑，现在他即将刑满释放了。可是东北监狱那边，前些天派人到局里来“外调”，内容还是涉及解放前夕那些事情。罗明在释放前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了那次枪杀几名地下情报人员的事情。

李天纲不以为然地：“那件事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事情的前前后后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叛徒王向东和军统那个小特务被瞿皓明打死了，他又放走了地下交通员张山，另一个特务戴佑才趁乱跑了。”

向德福平静地看着他：“这是你和瞿皓明的说法。”他的语气开始有些怪异了：“戴佑才逃跑以后，跟罗明讲了那次事情的详细情况，和你们的说法并不一致，据戴佑才说，当时是他亲手开枪打死了张山，而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瞿皓明放走了张山。”

李天纲惊讶地：“这不可能！你忘了，刚刚解放那年，瞿皓明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还专门去了一趟张山的老家，张山那时候还活着嘛，只不过脑袋受了伤，傻了。”

“可那也只是瞿皓明的说法，因为除了他并没有人知道张山是真的傻了，还是早已经死了。”

李天纲有些懵了：“反正你别信戴佑才那一套，他跟罗明说打死了张山，无非是想

在罗明面前邀功请赏。”

“你说错了。戴佑才不是为了邀功请赏，而是说他那样做，是为了执行你的命令。”

李天纲大惊失色，他显然知道这样的说法会给他带来天大的麻烦，顿时激动起来。

向德福反而越发不动声色了：“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你就不是那么干净了，你手上就有血债了。”

李天纲因为愤怒而有些微微战抖起来：“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解放后已经说得很清楚，我是给瞿皓明下过命令，我那是故意把张山交到他手里，看他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想弄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情报员。”

“你没有给戴佑才下过同样的命令？”

“绝对没有！他是军统的人，也不会听我的。”

向德福看着他的眼神里，带着明显的不信任，冷冷地：“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是非常信任你的，你也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如果你隐瞒了什么，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因为这可是一笔杀害共产党的血债。”

他的态度让李天纲越发气愤起来：“你们这到底是怎么了？难道都那么糊涂？说来说去几十年不就是那么一件事情吗？你们一直说是瞿皓明杀了共产党，至今不承认他是你们的人，让他委屈了一辈子也就算了，现在怎么同一件事情又扯到我的头上来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去调查清楚啊！”

李天纲几乎从来没有以这样不客气和愤怒的态度对待过任何人，但是他今天真的不能控制自己了，因为这种天大的委屈，因为自己的生命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他竟然指着向德福的鼻子大声喊起来：“向德福我告诉你，你要不去查个水落石出，你要不还给我一个清白，我就是死了，到了阴曹地府也不会放过你！”他站起来走了，出门的时候，还重重地摔了门。

瞿皓明正一个人在家里吃午饭，透过开着的房门，瞿皓明看见李天纲脚步匆匆地朝这边走来。看上去李天纲一下子就不那么像个病人了，他甚至听到了很有力的“咚咚”作响的脚步声。

瞿皓明有些诧异地看着他。李天纲这时候已经一脸愤懑地快步进来：“他妈的，事情不弄清楚老子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

瞿皓明认真起来：“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李天纲坐下来，顿时像泄了气一样，满脸委屈地看着他，眼泪夺眶而出。

学校外面的围墙下面，瞿思一个人靠墙坐在地上。虽然她已经不再哭泣，但脸上依然充满了绝望和忧伤。这时候，她从书包里找出了小马留给她的写着姓名和地址的纸

条，看了又看，然后慢慢地把纸条撕得粉碎。

瞿皓明看着依然一脸愤懑的李天纲，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起来，这件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在我身上。要是我的身份不出问题，哪儿还会有今天这种事情啊。我会去找向德福说的，这件事情到现在又把你扯进去，实在荒唐。"

"向德福能听你的？"

瞿皓明点点头："我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向德福就是当年写匿名信的人。而他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特务可能一来就找了他。你记得当年罗明和戴佑才的案子吗？当时，我辛辛苦苦盯上了戴佑才，本来想让戴佑才引出罗明，把他们一锅端了，戴佑才却不明不白地被人干掉了。向德福在这个案子上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当时就让我觉得奇怪，现在我总算想明白了，因为戴佑才知道向德福的底细。"

李天纲惊讶万分地愣了一阵才说："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你有证据吗？"

"证据就是那本《人民画报》。我试探过向德福。"

李天纲想了想："如果他当年就有问题，那后来又怎么解释？向德福后来的表现我们可都看见了的。如果那本《人民画报》是他的，匿名信也是他写的，他为什么又主动为公安局提供这样的线索呢，还积极参与破了张晋生的案子？还有，从罗明和戴佑才那个案子到现在，多少年了，我们可都是看见了向德福的为人。说实话，他挺正派的。对你，对我，也还挺帮忙。你就是证明了当年的向德福有问题，又有什么意义？皓明，你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复杂。我没几天了，我不想掺和进这些复杂的事儿里边！只要在我闭眼之前能讨个清白，我就谢天谢地了！"

"所以我才说要去找向德福嘛。我会告诉他，解放以后张山的确还活着，只要他同意，并且证实我的说法，那罗明说你命令戴佑才枪毙了张山，也就不能成立了。"李天纲显然不抱什么希望，憔悴的病容再次回到了他的脸上，他显然是在努力回忆什么："好像我还有件什么事情要跟你说，想不起来了。我的脑子也越来越不好用了，真的是离死不远了。"

瞿皓明安慰他："没事儿，等你想起来再说吧。还是先把你这档子事情弄明白。"

3

李卓娅已经在粮站上班了，她系了一条长围裙，无所事事地在院子里晃悠着。看上去心情很糟糕，眼睛似乎永远看着脚下的地面。

郊外的一条河边，瞿皓明在幽深的竹林旁坐着，旁边放着一只书包。

向德福骑着自行车匆匆过来，看见瞿皓明之后，他停下来，把自行车架好，走到瞿皓明身边坐下："什么事情，非得跑到这儿来？"

瞿皓明也不答话，从包里拿出那本《人民画报》放在向德福面前。向德福拿起画报，看了看，又放下了，也没有说话。瞿皓明点燃了一支香烟，望着闪闪发光的河面。

向德福沉默一阵，终于说："给我一支烟。"

瞿皓明照着做了，并帮向德福点燃了烟："这本画报，我是物归原主了？"

向德福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缓缓吐出来，不置可否。

瞿皓明又从包里拿出那些扑克牌，把"请"、"务"、"信"、"我"排在一起，将自己推测的一切说了出来，显然和事实已经很接近了。

向德福仍然不说话，狠劲儿把香烟吸完了。

"你之所以要写这封匿名信，是因为台湾方面联络了你。但你不想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做事，所以才写信揭发，让公安局破了张晋生的案子。老向，在这个案子里，最大的功劳其实是你的。"

向德福认真地看了看瞿皓明，还是沉默。过了一阵，向德福才缓缓地："再给我一支烟！"

瞿皓明递给他一支烟："还要我往下说吗？"

向德福摇摇头。

"好吧，我现在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儿。"

韩苓和李卓娅在一起吃午饭。李卓娅依然神情恍惚，没滋没味，很勉强地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

韩苓无奈地看着她，叹了口气，也有些吃不下去了。

李卓娅这才努力掩饰地："我爸去哪儿了？"

韩苓抱怨地："谁知道。我一回来就看见他阴着个脸，说什么他都爱答不理的。你们两个人是要把我愁死啊？"

4

第二天早晨，叶玉瑶和韩苓提着各自的饭盒一起走在上班的路上。韩苓似乎有意加快脚步，走在叶玉瑶的前面。

叶玉瑶紧跟着："别走那么快呀。"

韩苓没理她，继续快步朝前走。

这让叶玉瑶感觉到了什么，她追上去："你这是怎么了？"

韩苓没好气地骂瞿哲是流氓，并说他一边搞得卓娅进医院做人流，一边又跟顾萌搞对象。

叶玉瑶大吃一惊。看见韩苓再次走到前面去了，叶玉瑶说不出话来，想了想，突然转身朝另一个方向匆匆走了。

学校门口，正是上学的时候，瞿思背着书包来的时候，看见叶玉瑶正站在校门口东张西望，奇怪地走到她跟前："妈妈，你在这儿干什么？"

叶玉瑶连忙把她拉到一边："你跟我说，瞿哲和顾萌怎么回事儿？"

瞿思莫名其妙地："什么怎么回事儿？"

"瞿哲和顾萌好上了！有这事儿没有？"

瞿思笑了一下："没有。真的没有。顾萌喜欢我哥哥倒是真的，我早就看出来了。可那也只是顾萌的想法，我哥哥根本没当回事，他喜欢的是卓娅。"

叶玉瑶看她不像是在说假话，才略微松了口气。

瞿思问："妈妈，你听谁说的呀？"

叶玉瑶没好气地："听谁说的？是瞿哲亲口告诉卓娅的！"

瞿思有那么一刹那的惊讶，然后明白了："我哥哥一定是故意这么说的，他怕自己在乡下回不来了，影响了卓娅的前途什么的。"

叶玉瑶觉得这倒是很有道理。

瞿思语气幽幽地："要是我能去当兵就好了，那样我哥哥就能调回来工作，他和卓娅也就可以好好在一起了。"

叶玉瑶担心地看看她："你别把什么事情都往当兵上扯，他们以后怎么过日子跟你没关系。就是瞿哲一辈子在乡下回不来，只要卓娅愿意他们一样可以结婚。"

学校里又一次响起铃声。瞿思不再说话，转身要进校门了。

叶玉瑶叫住了她："你下午放学就去找卓娅，把瞿哲的事情跟她说清楚。一定别忘了！弄得人家卓娅成天哭哭啼啼的，也够可怜的。"

瞿思低声嘟囔了一句："我才可怜呢！"说着，她走了。

下班的李卓娅从粮站里走出来，还是那种情绪低落的样子。她一出大门，就看见瞿思站在那里，显然已经等了她半天了。

瞿思认真地看了看她，觉得她实在有些憔悴："我妈让我来找你。"

李卓娅虽然疑惑，但还是不大想说话的样子，勉强笑了笑："那我们回家吧。"

于是她们慢慢悠悠地离开了粮站的大门。

瞿思和李卓娅默默地走着，瞿思告诉卓娅："我哥哥是骗你的，他根本就没有和顾

萌好过！”李卓娅眼神里有些惊讶，瞿思接着说：“我哥哥是个很好强的人，你应该知道。你回来工作了，他还在乡下，而且他觉得自己也许会一辈子都回不来了，所以他才想不和你好了。”

李卓娅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她轻轻搂住了瞿思的肩膀：“我会对你好的，我要给你当个好嫂子。”

5

李天纲坐在自己家的门外，虽然夕阳很灿烂地照在街道上，但躲在阴影中的他，依然显得脸色晦暗阴沉。瞿皓明来了，在他面前蹲着，把手里的一张纸交给了他：“张山老家的地址。恐怕你还是应该去找张山。”李天纲摇头：“找他有什么用？当年你不是去找过吗？一个连话都说不出来的傻子能证明什么。而且他恐怕也早就死了。”

“他不能说话了，傻了，对我是没有什么用，可对你就不一样了。不管他现在是不是还活着，只要能证明张山解放以后确实回到了老家，那罗明说的一切就自然不能成立了。你只要从当地政府开个证明回来就行。”

“要去那也是公安局的事儿，人死了还在乎什么呢？”

“你是可以不在乎了，可你的老婆、你的女儿还要活下去呢！这件事情不弄明白，你让她们以后怎么过日子？就像我一样？你是不知道这里面的厉害。你看看瞿思，眼看着当兵的事情因为我的问题越来越没有希望，她经常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真是死的心都有了。”

李天纲没说话。瞿皓明又掏出一个信封来：“派出所的介绍信，向德福开的。”

李天纲疑惑地：“你跟他摊牌了？”

“对。”

“他承认了？”

“起码是默认，要不怎么会有这介绍信。”

李天纲突然想起来了，他站起来：“我想起来了，你等着。”说完他转身回到屋子里，很快拿着那几张他从粮站找到的挂面包装纸，递给瞿皓明：“这是我上个月在粮站偶然看见的，现在脑子也越来越不好使，你刚才说到瞿思当兵的事情，我才想起来了。”瞿皓明一边听他说着，一边拿出老花眼镜戴上看着，脸上渐渐出现了复杂的表情。他看完慢慢直起腰，取下了眼镜，心情极为复杂地长长叹了口气。

“你还叹什么气啊？这是多大的好事儿！看这个人的口气，现在一定是个什么大官了，你要是能找到他，让他出面作个证明，你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瞿皓明由衷地笑了一下儿。把那几张纸仔仔细细地收了起来。

学校里放学了，宣传队的学生们开始在礼堂集中，准备排练。礼堂门口，瞿思看见顾萌来了。顾萌看向她的目光很冷漠。

向小军跟在顾萌后面也跑过来，大声叫着："顾萌！"顾萌也没理他。

瞿思拦住了向小军："你能陪我去一趟征兵办公室吗？"向小军同样冷漠地敷衍："再说吧，这会儿马上就要开始排练了。"瞿思生气地："我知道，听说这次部队只招两个人，你其实心里希望他们不要我，这样你才有希望对不对？"

向小军不承认："你想哪儿去了。"

"就是！你们都希望部队不要我，因为我的专业条件比你们好得多！"

向小军不耐烦了："小心眼儿！"

瞿思无奈而失落地看着向小军进了礼堂。她含着眼泪转身朝校门的方向跑去。

瞿思一个人来到了那个部队招待所，二楼那个贴着"5878部队征兵办公室"字样的房间里，瞿思怯生生地站在那个女军人和另一个军人面前。

那个军人说着："……其实我们也很遗憾，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都非常想要你，我们反复商量过，也向部队首长专门作了请示。但是情况就是这样，你的家庭出身成了最大的问题。"

瞿思好像已经哭不出来了，虽然这样的最后结果让她非常绝望。她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

瞿思从征兵办公室的房间里出来，慢慢地走着，在一个个房间门前走过。就在她来到了楼梯口，要下楼梯的时候，又站住了，她看见了楼梯口那个房间门上的编号，她犹豫了一下儿，鼓足勇气敲响了那扇门。

房间里，正在灯下写材料的小马起身打开门，惊讶地看见门外站着瞿思。瞿思愣愣地站在那里，也不说话。小马热情道："找我吗？"

瞿思点点头。"快进来吧。"

瞿思进去以后，小马好像很注意地把门打开着，然后把椅子放在她跟前。

瞿思说："你说过你可以帮我？"她眼圈终于又红了："他们决定不要我了。"

小马有些打抱不平地："他们不应该这样，这样对你不公平，也不符合党的政策。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如果因为这个就埋没了一个有天赋的人，那对社会也是一个损失。"

瞿思现在显然没心情听这些大道理："你能帮我吗？"

小马爽快地："我一定帮你！实在不行我想办法在教育局偷偷给你开个证明，说明你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特嫌'问题很复杂，那些都不是正式的组织结论。"

瞿思点点头，感激地看着他："还来得及吗？"

"你放心回去吧。过几天你再来找我，一定会有好消息！"说着，他很自然地轻轻拍了拍瞿思的脑袋。

丁雨岚下班了，推着自行车从公安局的大门里走出来。一直等在门口的瞿皓明就迎了上去："丁局长。"

丁雨岚看见他，停了下来："你在这儿等我？为什么不进去？"

"我怕影响你们工作。"

丁雨岚看见他从衣兜里拿出了那几张纸，接过来看看："这是什么？"

"一个叫方学勤的人写的回忆录。"

丁雨岚奇怪地："方学勤是谁？"

"你看了就知道了。解放前夕你和老杨撤离以后，这个人本来会接替老杨负责二野情报处川南站的工作。"

丁雨岚很吃惊地看着他。

"老杨和这个人是见过面的，而且也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包括我的代号。只是后来没等他来上任就解放了。"

丁雨岚匆匆翻看着那几张纸，也很激动了："老杨可从来没跟我说起过。"

"那上面也提到了你，不过他好像并不知道你的名字。"

"这人在哪儿？"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还是李天纲偶然从挂面的包装纸上发现的。估计这个叫方学勤的人，现在应该是军队的什么大首长了。"

丁雨岚很快浏览了一遍，高兴地："如果找到他，就能证明你的身份了！"瞿皓明也微微笑了一下："我总算又看到点儿希望了。"



30
身份证明

1

下午，学校礼堂的舞台后面，挤满了穿着红军军装的学生，这是《红色娘子军》的最后彩排，因此学生们的脸上也画上了浓重的油彩。

瞿思也化了妆，在叽叽喳喳兴奋不已的学生中间穿过，拉着一个女生："你见到顾萌了吗？"

女生摇摇头。旁边的一个男生："我刚才看见她在那边儿。"

瞿思急忙挤过去，看见人堆里还是没有顾萌的身影。她又回头扫视着人群，连向小军的身影也见不着。她想了想，钻进了幕布后面。幕布后面，顾萌和向小军靠得很近，向小军帮着顾萌在脸上描画着，对顾萌耳语着，顾萌闭着眼睛，脸上带着笑意。

瞿思跑进来，看见这一幕，顿时呆了。向小军看见瞿思，便停了下来。

瞿思喊道："顾萌！"

顾萌睁开了眼睛，看着瞿思，并没有和向小军拉开距离的意思，反而有些挑衅地看着瞿思。瞿思顿了顿，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眼睛里充满了愤懑的泪水，转身跑了出去。顾萌却推开了向小军，表情有些痛苦。

下午，李天纲脸色很难看地正在桌子上收拾着行李，准备去找张山，韩苓从里屋拿出几件衣物，放进了李天纲的提包。李天纲准备关上提包，韩苓又把一个塑料袋放进去："给你带了点儿干粮，车上吃。到了那儿千万别喝酒。"

"知道。我走了。"

韩苓点点头，和李天纲一起走到门口。李天纲刚要出门，却扶着门框站了下来，手里的提包一下掉到了地上，他的脸上全是痛苦的表情。

韩苓惊慌地："你怎么啦？"李天纲顺着门框滑到地上坐着："疼，疼得厉害……"韩苓哭了："天纲，我送你去医院？"

李天纲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只是十分痛苦地点头。

医院的走廊里，透过半开的房间门，可以看见李天纲躺在病床上输液，他已经昏睡过去。韩苓和李卓娅无助地坐在走廊的一个长椅子上。

瞿皓明和叶玉瑶匆匆地从走廊一端走过来，问起李天纲的情况。

李卓娅站起来抱住叶玉瑶哭了："叶阿姨！"

韩苓脸色极为难看地看着瞿皓明："医生给他打了杜冷丁，这会儿正睡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

瞿皓明问："什么时候发作的？"

"一个多小时前，他本来正准备去资阳找张山。皓明，医生已经告诉我了，他得的是……"

瞿皓明打断了韩苓："我知道，是肝癌。"他抱歉地看着韩苓和李卓娅："三个月以前我就知道了，他让我一定不能说出来。他说，医生告诉他，他最多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可没想到……"

病房里的李天纲发出一声呻吟，走廊里的人立即停止了谈话，走进病房。

病房内，李天纲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着。韩苓和李卓娅紧紧拉着他露在被子外面的手，流着泪。

李天纲艰难地睁开眼睛："你们来了？皓明……我想和你说句话。"

瞿皓明连忙俯身到病床前，伸手拉住了李天纲战抖的手。

李天纲因为疼痛，说话也断断续续地，拜托瞿皓明去找张山，他痛苦地："我的病没法治了。皓明，我这是最后一次求你帮忙了，这件事情不弄清楚，我死不瞑目啊。我没有欠什么血债，我是清白的，你一定要帮我把这件事情办了，我等着你回来，你不回来，我不会闭眼的……"

瞿皓明的眼睛湿润了："你放心，我这就去，你的问题会搞清楚的。等着我回来！"

瞿皓明正在匆匆收拾行装，瞿思从外面回来，有些惊讶地看着他："爸爸，你要上哪儿去？"瞿皓明简单地说了下李天纲的事，但没有详细说他的病情。瞿思没好气地："你那么积极地去证明李叔叔的历史问题，怎么就不去证明自己的历史问题？"

"你这是什么话？"

"要是你没有历史问题，我这次当兵肯定就没有问题。爸爸，我已经去过招兵办公室好多次了，他们说，我的家庭成分是唯一的障碍！你既然可以帮李叔叔跑证明材料，怎么就不能跑跑你自己的证明材料？"

瞿皓明生气了："李叔叔得的是肝癌晚期，他已经没有几天了！"

瞿思惊愕地看着瞿皓明，没说话。

瞿皓明缓和了一下口气："李叔叔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必须在他死之前，帮

他把这件事情办了。”

瞿思点点头，幽幽道：“爸爸，是不是要等到我也快死了，你才愿意帮我的忙？”

瞿皓明痛苦道：“你胡说什么！”他爱怜地抚摸了一下瞿思的头：“好孩子，爸爸并没有忘记你的事情。等爸爸回来，就立即帮你想办法，好吗？我和你李叔叔是一辈子的交道了，我们之间有太多的友情，在这种时候我不帮他，谁来帮他？你千万不能再说那样的傻话，听见了吗？”

瞿思还是不说话，红着眼圈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瞿皓明看了看瞿思的房间，极为无奈地提起了行李，走出了门。

2

征兵办公室所在的那个招待所，瞿思背着书包，迟疑地走上楼梯，来到楼梯口小马的那个房间门前。走廊上静悄悄的，看不见一个人影。

瞿思犹豫了一下，才敲响了小马的门。

小马打开房门：“瞿思？你来了？快进来，进来说！”

瞿思走进门，小马连忙把门关上了，瞿思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动作。

瞿思问：“我的事情有什么办法吗？你答应过我。”

小马笑着，死死地看着瞿思：“当然有办法。”他走到瞿思面前，和她离得很近：“我已经跟我们局的领导汇报过了，他们说，只要你表现好，家庭成分不是很大的问题。局里愿意为你出一个证明，和部队上的同志商量的。”

瞿思虽然惊喜不已，但看着小马有些狂乱的眼神，又有些畏缩，“那什么时候才能有结果呢？”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了。”小马按捺不住，突然抱住了瞿思。

瞿思挣扎着：“不！你别这样！小马叔叔……”

小马淫荡地笑着：“别叫我叔叔，我和你也差不了多少……”说着，他便将瞿思往床边推。瞿思奋力挣扎，和小马搏斗起来。但她毕竟没有小马的力气大，眼看就要被小马推倒在床上。她惊恐地大声喊起来：“来人啊……”小马慌了，连忙伸手去堵住瞿思的嘴，瞿思趁此机会挣脱了小马的手臂，哭着夺门跑了出去。小马在床上坐下来，心有不甘地看着门外。

张山家乡的一个山坡上是一块不大的田地，地头上有一个长满了茅草的土坟。坟前一块石头墓碑，上面简单地写着“张山同志之墓”几个斑驳的字，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瞿皓明呆呆地站在张山的墓前，看着那几个碑文。

起风了，田边的树林发出哗哗的响声。

瞿皓明的眼眶湿润了，他拿出香烟，点上两支，一起放在了张山的墓碑前。然后，他想了想，从放在地上的提包里找出几张纸，狠狠撕碎了，轻轻撒在张山的坟头上。

晚上，学校的礼堂里坐满了观众，舞剧《红色娘子军》熟悉的音乐响彻了礼堂。

瞿思扮演吴清华，在舞台上独舞，她的舞姿充满了激情，优美而准确，眼睛里放射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光亮，仿佛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又仿佛带有一种绝望。

顾萌和向小军等人躲在侧幕里，看着瞿思辉煌的独舞。他们的眼里也明显地有着一种感动。

瞿思依然忘我地跳着，在音乐声中腾跃、旋转，眼睛充满自信。音乐结束，她停了下来，做了个“亮相”造型。她有些急促地呼吸着，直视台下的观众，嘴角甚至有了微微的笑意。

舞台下面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演出结束了。礼堂的舞台后面，瞿思已经换上了自己的衣服，脸上的油彩还没有褪色，她拿起了自己的书包。顾萌和向小军已经卸了装，走到了瞿思面前，祝贺她表演如此出色。

瞿思沉默地看了看顾萌和向小军，再环视一下周围，然后把书包斜挎在身上，高傲地走了，穿过喧闹的学生们，消失在舞台的一边。顾萌和向小军茫然地看着瞿思的背影。

医院的病房里，韩苓和李卓娅守在病床前，李卓娅用一张湿毛巾在给李天纲擦汗，韩苓握着李天纲的手，忧虑地看着李天纲。

刚刚赶到医院的瞿皓明把一张纸递到了李天纲的面前：“我直接从火车站过来的。张山已经去世了，不过，我从当地公安局要了一个死亡证明，证明他是在1969年去世的，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李天纲看了看那个盖着大红公章的证明，动了动嘴唇，却说不出话来。他努力地朝瞿皓明笑了笑，也朝韩苓和李卓娅笑笑。然后他伸出战抖的手，拿住了那个证明，眼角里流出几滴泪。

晚上，学校外面的街道上。顾萌气喘吁吁地追上了瞿思邀请她一起回家。

瞿思冷冷地：“我想一个人走。”

“瞿思，你别这样。”

“我怎么了？我背叛了自己的好朋友吗？我在自己的朋友最痛苦的时候，还在她心里插上一刀了吗？顾萌，我们那么多年都在一起，我们无话不说，相互信任……可我没想到你最后会这样！”

“我没有背叛你！我只不过听说了你哥的事情，我就……”

“谁告诉你的？”

“向小军”

瞿思恨恨地：“这个叛徒！”

晚上，瞿皓明一脸疲惫地提着行李走进家门，叶玉瑶连忙迎了上来问怎么样？

瞿皓明欣慰地点点头，告诉她问题解决了，并说：“直接从火车站去了医院，他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明天就去公安局找丁雨岚，把证明材料交给他们。”

晚上，学校外面的街道上。顾萌已经听瞿思说了在小马那儿的遭遇，惊恐地看着瞿思，建议她去报案。

瞿思苦笑着觉得没人会相信她。

顾萌坚定地说：“我相信！我妈妈他们也会相信的！瞿思，我对不起你。我一定要帮你！帮你报仇，帮你当上文艺兵！”

瞿思显得相当平静：“你绝不能跟别人说这件事，包括你妈妈他们！我不愿意别人知道。你发誓！”

“好吧，我发誓不说。瞿思，我俩一块儿走吧，我先送你回家？”

“不，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走走。”瞿思看着顾萌，轻轻笑了一下走了。

半夜，睡梦中的丁雨岚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连忙开了灯。顾顺祥也醒了，有些疑惑地听着外面不间断地敲门声。

丁雨岚披上衣服走到门边，打开门，发现叶玉瑶一脸焦急地站在门外，见她出来，忙向她打听瞿思在哪儿。

丁雨岚说：“你别着急，我们先问问萌萌！”

丁雨岚家楼上，顾萌的卧室内，叶玉瑶问：“萌萌，她跟你说什么了吗？”

顾萌犹豫地：“没说什么。我说要先陪她回家，她不干，然后我们就分手了。”

丁雨岚说：“萌萌，你要说实话。”

顾萌也急得哭了起来：“就是这样的嘛！我和你们一起去找！”

郊外的一条铁路上，瞿思背着书包，独自一人在铁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远远地，

听见了火车的汽笛声和轰鸣声。她流着泪，加快了脚步，朝着汽笛声传来的方向走去。铁路边，一个老年的巡道工手里拿着电筒和铁锤，沿着路边走过来。他身后火车的声音越来越大。他回头看了看，已经可以看见隐约的列车灯光了。巡道工继续往前走着，突然看见铁道上有一个模糊的身影。巡道工愣了一下，用手电筒照射着那个身影。在铁道上慢慢走着的瞿思看见了巡道工的手电光亮，那团光亮的后面，列车更强烈的灯光也渐渐地伴随着轰鸣逼近。瞿思朝列车疯狂地奔去。

列车发出刺耳的汽笛声。巡道工见状，连忙扔掉手里的铁锤和手电筒，冲上铁道，拦住了瞿思，把挣扎着的瞿思拉下了铁路。列车鸣着汽笛，呼啸着从他们身边驶过去。瞿思被巡道工死死抱住，在列车的轰鸣声中疯狂地叫喊着，满脸泪水，但她的叫喊和哭声已经被列车的巨大轰鸣给遮蔽了。

3

早上，一夜未睡的瞿皓明和叶玉瑶守在瞿思的床前。瞿思盖着被子，把脸侧在一边，不敢看父母。叶玉瑶哭着："孩子，你再怎么也不能去寻短见啊！就是有天大的事情，不是还有爸爸妈妈？"

瞿皓明铁青着脸："你说话呀！你太不懂事了！"

瞿思还是不说话。

李卓娅这时走进了瞿思的房间，她连忙走到床边："我刚刚听说……瞿思，我来了。"

瞿思这才转头看了李卓娅一眼，还是没说什么，又把头转回去了。

叶玉瑶急了："瞿思，跟我们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了？你这样憋着，要憋到什么时候？"

李卓娅劝慰地："叶阿姨，你别着急。你和瞿叔叔先去休息一下吧，我在这儿呢。"

瞿皓明和叶玉瑶相互无奈地看看，走出了房间，把房间门在身后拉上了。

李卓娅抚摸着瞿思的头："瞿思，没事儿了！好妹妹，没事儿了。我在这儿呢，你回来了就好了，没事儿的，啊？"

瞿思突然翻过身来，抱住了李卓娅，哇哇地大哭起来。

丁雨岚面色严肃地询问着顾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顾萌推脱，一口咬定是为了招兵的事情。瞿思肯定是觉得她没有希望了，所以才想到了死。跳舞的时候都好好的。

中午，派出所的院子里，向德福把向小军从屋子里拉了出来："瞿思这么单纯的孩子，居然想寻短见，一定和招兵的事情有关。你去告诉她，你打算退出了，把你的名额让给她！"

向小军不服："凭什么要我把名额让出来？她政审本来就不合格！当初还不是你把她的家庭成分写成'特嫌'的。现在又要我做出牺牲，我不干！你自己做了坏人，现在又想当好人了！"

向德福火了，伸手给了向小军一个耳光。

向小军哭了起来："你打吧！反正你也从来没把我当回事儿，你打吧，就当我不是你的儿子！我没有你这个爸爸！"他哭着，跑出了院子。

向德福狂吼着："你回来！你给老子回来！"

丁雨岚来到了瞿思的床边，爱怜地抚摸着瞿思的头："傻孩子，以后再也不能做这种疯狂的事儿了，答应阿姨，好吗？"

瞿思哀伤地点头。

丁雨岚从瞿思的房间出来，走到桌边，在瞿皓明和叶玉瑶面前坐下："瞿思应该没事儿了，你俩也休息一下吧。"

瞿皓明叹了一口气："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我对不起孩子啊。"

"老瞿，我已经找到那个方学勤了，省厅的同志帮忙查找了一下，方学勤现在在北京，具体单位还没落实，但这个人肯定是有的，而且还活着。估计很快就有进一步的消息。我和老顾商量了一下，等落实了方学勤的具体单位，你最好去一趟北京，我从公安局给你搞个介绍信。我们商量，你把瞿思带上一起去。路费如果不够，我们可以给一点，也趁这个机会让孩子换换心情，你们看怎么样？"

叶玉瑶连忙说："那太好了。"

4

几天之后，在征兵办公室所在的招待所大门外，赶回来的瞿哲坐在街沿上，抽着烟，看着招待所的大门。在他身后是一个卖烤红薯的摊子，街上有些下班之后的人们来回走着。

小马和那个负责招兵的女军人一起从招待所大门走出来，一边走一边还在低声争吵着什么。

瞿哲看见他们出来，立即掐灭了烟头，站起身来，迎面走到了两人面前，挡住了他

们的去路，“你姓马？”

小马奇怪地：“我姓马，你是谁？”

瞿哲也没说什么，突然扑上去给了小马一拳。小马被打得退后了几步，正要反抗，却被冲上来的瞿哲按倒在地上。瞿哲不分青红皂白，对小马一阵拳打脚踢，小马号叫着在地上翻滚，抱头躲闪着瞿哲的拳头。

女军人看着周围围观的人群喊起来：“你们快把他们拉开！叫派出所的人！”

瞿哲站起身，看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小马。

小马爬起来，冲向瞿哲，女军人连忙想拉住他，结果瞿哲又扑了过来，再次挥拳把小马打倒在地上，然后使劲用脚踢着。

两个公安这时挤过了围观的人群，冲过来抓住了瞿哲。

瞿哲暴怒地挣扎着：“你们放开，老子今天要他的命！”

小马歪歪斜斜地站起身来，朝地上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对瞿哲骂道：“你疯了？”

瞿哲狠狠地：“你这个狗日的，就不怕老子收你的命？”

一个公安把手铐铐在了瞿哲的手腕上。另一个公安对小马说：“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到派出所去说清楚。”

瞿皓明、叶玉瑶和李卓娅一起风风火火地走进派出所的院子。

向德福正在院子里，见瞿皓明他们进来，也就迎了上去，让李卓娅到拘押室看瞿哲，然后把瞿皓明和叶玉瑶带到办公室。

拘押室里瞿哲的手铐已经取了，站在铁栏杆里面，看着李卓娅。

李卓娅后悔道：“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说这件事了。”

“那不就便宜了那个姓马的？”

“瞿哲，瞿思已经跟我说过了，你是为了我的工作和前途，才撒谎说你和顾萌之间一直有恋爱关系的。”

瞿哲无言。

李卓娅的眼圈红了：“我不怪你……虽然我已经把孩子打掉了，但我们还可以在一起。不管你今后是在哪儿，我都等着你，一辈子都等你。”

瞿哲感动地看着李卓娅，不说话，把一只手从铁栏杆里伸出来。李卓娅抓住了瞿哲的手，紧紧握着。

向德福对瞿皓明和叶玉瑶说：“……我还以为，瞿思是为了招兵的事儿才……这样吧，我明天立即让人把那个姓马的找来，让他说清楚！”

叶玉瑶问："那，瞿哲这边怎么办？"

向德福为难地："瞿哲毕竟打了人，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当时有那么多人在场。如果从那个姓马的那儿问出了实情，就好办一点。依我看，恐怕还得让瞿思也来一趟，我可能需要她的证词。"

"老向，瞿思还是个孩子，而且是个女孩子，要是这事儿传出去了，她今后还怎么做人？"

"这个你放心，我会亲自问瞿思的，并且替她保密。如果确定了姓马的罪行，我绝不会饶了他！"

叶玉瑶担心地："瞿哲呢？"

向德福想了想："这样吧，瞿哲暂时在这儿待一下，两三天，起码要走走形式，我会让人照顾他的。等我问过了姓马的，就立即把他放出去。不过，瞿哲出去以后，你们还是劝他先回乡下去，避过风头。我估计，教育局那边说不定还得费点心思。"

向德福站起了身："好啦，你们去看看瞿哲吧。"

瞿皓明和叶玉瑶也站起身。瞿皓明临出去前转身看着向德福说："谢谢。"

向德福居然有些哀伤地对瞿皓明微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列车在山峦中行驶着。瞿皓明和瞿思坐在硬座车厢内的位子上，瞿皓明已经有些疲倦了。瞿思则专注地看着外面。

瞿皓明看看坐在对面的瞿思："你要乏了就闭闭眼，到北京还早呢。"

瞿思也看着爸爸，笑了笑。

5

上午，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内。瞿皓明、瞿思和头发花白、一身军装的方学勤坐在树下，阳光灿烂。一个勤务兵给三个人掺上了茶水，离开了他们。

方学勤高兴地："杨剑锋同志当时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的情况，可没想到几十年后我们才见面！"

瞿皓明也高兴地："是啊方老，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你写的东西，我还不知道能在北京见到你。"

"瞧瞧，'木匠'同志，你的女儿都这么大了。"

瞿皓明爱怜地摸了摸瞿思的头："要是杨剑锋还在，那多好。"

方学勤喝了一口茶，感叹地："他是个很好的人。这样吧，我这几天有些忙。等忙过了，我会抽时间好好回忆一下，把当时的情况仔仔细细写一个材料出来，寄给你，同

时也寄给你们市委和相关的部门。我想，应该能够证实你的身份了。你看好不好？”

“那太好了！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嘛。你为了这个身份问题，还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呢，这不公平。”

瞿皓明拉着瞿思站起了身：“那方老，我们就走了？”

方学勤也站起身：“这么急？”

“不好再打扰你了。我回去后，就等你的消息了。”

“没问题，你安心等着吧。我劝你在北京多待几天，也带着孩子走走，起码，到了北京，总该去天安门看看吧。”

“我们会去的。”

瞿思高兴地说：“方伯伯再见。”

瞿皓明和瞿思慢慢地走着，两人的表情都显得轻松。“爸爸，是不是方伯伯写了材料，你的问题就完全说清楚了？”

瞿皓明笑着：“那当然。”

“那你就不再是‘特嫌’了，我的家庭出身也变成了革命干部？”

瞿皓明还是笑着，点点头。瞿思高兴地在胡同里跳起舞来。

下午，瞿皓明和瞿思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边，瞿思挽着瞿皓明的胳膊，惊叹地看着面前宏大的广场。远远地可以看见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广场的五星红旗。

正在这时，广场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起来，播音员缓慢而沉痛的声音顿时回响在广场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1976 年 9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今日零时 10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3 岁……

瞿皓明和瞿思惊呆了，瞿皓明紧紧地搂住了瞿思，瞿思开始哭泣。

在巨大的哀乐声中，瞿皓明和瞿思缓缓地走向天安门广场中央。

五星红旗在天空中缓缓下降。

瞿皓明抬头看着下降的国旗，流下了眼泪。

6

医院的病房里。

韩苓、李卓娅、叶玉瑶的手臂上都因毛泽东逝世而带着白花。她们守在病床前，三人都泪流满面。

瞿皓明的胸前也戴着白花，坐在李天纲的床边，手紧紧握着李天纲的手。李天纲面色如土，已经进入弥留之际，眼睛闭着。

瞿皓明叫道："天纲，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天纲？我从北京回来了，我的事情也已经解决了。你听见了吗？我的问题解决了，从现在起，我就是共产党员了！"

李天纲微微点头，握着瞿皓明的手动了动。

瞿皓明忍住泪水，强作笑颜："这下我俩的事情都有了定论了！我们都可以死而无憾了，天纲！"

李天纲突然睁开了眼睛，看着瞿皓明。

瞿皓明回头看了看韩苓她们，她们立即围到了床前。

李天纲微微笑了一下，看了看韩苓和李卓娅，又看了看叶玉瑶，动了动嘴唇，又看着瞿皓明，再次笑了笑，他断断续续地说着："皓明，当初你真不该说你是共产党……"

瞿皓明的眼泪流了下来，自嘲地笑笑，点点头。

李天纲看着韩苓和李卓娅，还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瞿皓明连忙站起身："护士！护士！"

韩苓和李卓娅扑到李天纲的床头："天纲！"……"爸爸！"

叶玉瑶哭着，抱住了瞿皓明。

两个护士和医生跑进了病房，瞿皓明和叶玉瑶连忙拉开了李卓娅和韩苓。医生和护士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抢救了一番，最后才无奈地放弃了。韩苓和李卓娅哭着扑向李天纲的遗体。

7

晚上，瞿皓明猛地从梦中醒了，他睁开眼睛，慢慢地坐起来。旁边的叶玉瑶也醒了，转过身看着瞿皓明："你又做梦了？"

瞿皓明点点头："我梦见天纲了。"突然他眼眶里有了泪光："没什么……天纲就这么走了，我……"

叶玉瑶轻轻地搂住了瞿皓明。

瞿皓明痛苦地、沉重地叹息，泪如雨下：“我梦见我们在一起……”

将近一个月之后，城里的大街上挤满了欢乐的人群，到处都是“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之类的标语和横幅，喇叭里响着欢快的乐曲。人们喜气洋洋地唱着歌，跳着舞。

大街的中央，是游行的队伍，锣鼓喧天。瞿思、顾萌和向小军等学生腰上缠着红绸，高兴地跳着秧歌，一路随游行队伍走过来。

瞿皓明、丁雨岚站在街道的一边，笑着，看着瞿思他们载歌载舞。

在瞿皓明对面的街边，李卓娅和瞿哲站在一起，韩苓站在他们旁边，也高兴地看着瞿思她们过来。

李卓娅和瞿哲朝瞿思和顾萌招手，瞿思和顾萌也笑着，回应着。

瞿皓明看着街对面的瞿哲和李卓娅，笑了笑。瞿哲和李卓娅也朝瞿皓明招手，一脸的幸福。

韩苓有些伤感地迎着瞿皓明的目光，脸上也挂满了笑容。

瞿思他们的游行队伍过去了。瞿皓明这才收回目光，和丁雨岚相视而笑。

河边一处幽静的空地上。瞿皓明和向德福坐在岸上，两人点上了香烟。

向德福问他把身份问题彻底解决了？

瞿皓明说：“差不多吧。”

向德福叹口气:“……李天纲的问题也解决了。还好，在他闭眼之前。”

瞿皓明看着向德福，没说话。

向德福沉默了一阵:“我想了很久，翻来覆去的，最后还是憋不住……现在，你跟李天纲的问题都解决了，就剩下我一个……”他看着瞿皓明，有些迟疑地终于说出了埋在他心里几十年的秘密。

向德福哽咽了：“我该死！我很小就参加了革命，一直对党对组织忠心耿耿，可那次遭遇伏击，改变了这一切……临解放前的那次该死的伏击！”

“92军的军火车队？那情报是我提供的。”

向德福吼叫起来：“就因为你那该死的情报！你知道吗？你的那次情报，不管是真是假，害了我一辈子！被打了埋伏之后，我受伤了，我让战士们先撤退，不要管我。可后来我独自撤离的时候，被国民党抓住了。负责审讯我的就是戴佑才。他折磨得我死去活来，我实在撑不住了，只好答应为他们工作。戴佑才给我分配了一个代号，也交代了接头暗语，说他会把我的情况汇报给他的上级部门，以后跟我单线联系……真不知道我当时……我竟然当了革命的叛徒！”

瞿皓明沉默了一阵："解放后你一直盯着我不放，就因为戴佑才？"

向德福几乎是痛哭流涕了："不！不完全是这样！我还想证明，你当年提供了一个假情报，或者一个错误的情报，不仅让我的战士牺牲，也让我受伤被捕，成了叛徒。瞿皓明，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你知道我当初多么恨你，我又对自己有多恨？一个老战士，居然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成了叛徒！这种苦你能懂吗？啊？！我想过不知多少次，是不是应该主动向组织上交代……可我最终还是没有……这就像心里被扎了一根钢针，一扎就是几十年……"

"可你最终还是决定向组织上写匿名信，将功补过。"

"我本来以为，戴佑才死了，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了，可没想到，台湾那边居然又找到了我，戴佑才和罗明一定是把我的情况汇报给了军统的上级机关……我没办法，只能向省厅揭发……我对你一直有所防范，因为我知道你当时在92军情报处，你和李天纲都在跟罗明、戴佑才打交道，都可能接触到有关我身份的情报……老瞿，话说回来，我是对不起你……"

瞿皓明没说话。

"老瞿，我……我现在对你已经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我是一个该死的叛徒，一个他妈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罪人！你背了一辈子的包袱，可你没想到，我也他妈的背了一辈子的包袱！……你，你的包袱是背在明里，大伙儿都知道，可我的包袱一直是压在心里！"

瞿皓明长叹一口气："是啊，我们都背着身份的包袱。"

"李天纲曾经跟我说过，你和我之间应该惺惺惜惺惺的……老瞿，对我这件事儿，你打算怎么办？"

瞿皓明犹豫："或者是你自己去跟组织上讲，或者是我去向组织汇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跟丁雨岚透过什么风儿……我想，你刚才说的是对的，我俩都背了一辈子的包袱。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你是什么样儿的人，我知道，李天纲也知道……至于该怎么做，我觉得你还是有权利选择。"

8

数天之后的一个黄昏，丁雨岚、顾顺祥和顾萌一起来到瞿皓明家。顾顺祥手里还提着一瓶酒。瞿皓明和叶玉瑶已经在房间里做饭菜。

丁雨岚和顾顺祥坐在了桌子边，瞿皓明取下了围裙，坐在他们对面，叶玉瑶把一盘菜放上了桌子。

丁雨岚失望地告诉瞿皓明方学勤出了点儿事，据说他现在已经被隔离审查了，可能

是跟“四人帮”反党集团有些瓜葛。一时半会儿，他不可能写证明材料了。就是写了，现在恐怕也没用。瞿皓明愣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叶玉瑶也慢慢地坐了下来，看着丁雨岚他们，她轻轻地在瞿皓明的肩上安慰地拍了拍。瞿皓明也回应地拍了拍叶玉瑶的手。

瞿皓明终于控制住了自己：“老丁，老顾，我盼了一辈子，到现在也没盼到我想要的结果……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我。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结论，但我知道，我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没有背叛过我的信念。我扪心自问，我这颗心，仍然是属于共产党的。”

这时候，墙上那个陈旧的挂钟开始报时，发出“当、当、当——”的钟声，那声音依然清脆响亮。

丁雨岚和瞿皓明不约而同地回头看了看，挂钟的表面因为日久天长，已经斑斑驳驳。

一个早晨，一辆挂着红色标语的卡车停在街边，一些刚刚参军的年轻人正在亲友的护送下，爬上卡车车厢，递送着行李什么的。

顾萌已经站在了卡车车厢里，望着下面的丁雨岚和顾顺祥。

街边的人群中，瞿思匆匆挤了过来。她抬头看见了车厢上的顾萌，然后又转头看了看丁雨岚和顾顺祥。发现离她不远的地方，也站着一脸惆怅的向小军。

顾萌看见瞿思，连忙招手。瞿思眼含热泪，向顾萌招手。

锣鼓声响了起来，汽车发动了，缓缓地向前开去。

顾萌使劲朝父母和瞿思招手，也哭了起来。

人群跟着卡车慢慢地朝前移动，剩下瞿思和向小军站在空荡荡的街上。

向小军走到瞿思面前：“瞿思，当初，我是为了参军，才故意和顾萌好的。没想到……没想到我现在还是留在了这儿。”

瞿思略有些嘲弄地看了看向小军，转身离开了，她的脸上淌满泪水。

向小军还想追上去，两个派出所的公安却从后面追上来，快步跑到了他的身边，其中一个公安伸手拉住了他：“向小军，快跟我们回去！你爸爸自杀了！”

9

1996年的隆盛街已经变成了民俗保护区，房子还是老样子，但却显出一种整修后的整洁。金色的夕阳中，崭新的门牌号之类的一些细节相当醒目，甚至还有英文，当然还少不了几个外国背包客在街上穿行照相。

已经人到中年的瞿思和李卓娅带着两个八九岁的孩子，手里提着一些蛋糕盒子和礼

品之类的朝瞿皓明家走过来。

钟表铺还在，保持着原来的格局，但橱窗里却多了些现代的玩意儿，比如石英钟，比如闪烁着的彩灯之类。

瞿思对其中一个男孩说着：“见到爷爷、奶奶，第一句话说什么？”

“当然是爷爷生日快乐！”

另一个大一些的女孩告诉李卓娅：“妈，今天一定要让外公跟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

黄昏时分，灯火通明的瞿皓明家里还是老样子，只不过东西都已经焕然一新。生日聚会已经结束，蛋糕也被切成了几块，老态龙钟的叶玉瑶正跟着瞿思和李卓娅一起把蛋糕放进盘子里。

白发苍苍的瞿皓明坐在房间的沙发上，看着电视。电视正在播出当地新闻，领导讲话什么的。电视上的画面转换了，变成了一条经济新闻：“……台商刘仲明先生和我市鸿达集团董事长瞿哲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签约金额650万美元，在三年内建成我市第一座LED显示器生产厂，产品百分之七十出口，供应世界著名的生产商，预计每年创汇100万美元以上……签约仪式之后，刘仲明先生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叶玉瑶在瞿皓明身边坐下，笑眯眯地看着电视。

瞿皓明看着画面上出现的刘仲明有些发愣，叶玉瑶也有点出神了。

画面上的刘仲明就是当年的刘杰，不过相当苍老，他正在接受采访：“……其实，我就是本地人，我对这儿太熟悉了，可以说是朝思暮想啊。所以一有了机会，就立即过来，回报这片曾经养育我的土地。下飞机我没去宾馆，就直接到了签约的地方。有些情感，是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了……”

瞿皓明悄悄地拉住了叶玉瑶的手，有些激动地看着。

“老瞿，这人看着怎么……”

瞿皓明使劲摇着叶玉瑶的手不让她说话，继续看电视。

电视上的刘仲明继续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也许我的朋友还在这儿，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而且，我原来不叫刘仲明的。”

瞿皓明和叶玉瑶屏住了呼吸，紧张地看着电视画面。

“……我原来的名字叫刘杰……”

叶玉瑶说不出话来，笑着，看着瞿皓明，流下了眼泪。

瞿皓明这才看着叶玉瑶，感慨地笑了笑，突然之间老泪纵横。

墙上的挂钟突然开始报时，当当当的钟声似乎遮蔽了电视的声音，而且越来越洪亮，就这样一直响下去了……

10

清脆的挂钟报时的声音依然一下又一下地响着……

阳光灿烂的上午，一片如梦如幻的碧绿麦田。苍老的瞿皓明和李天纲躺在绿油油的麦地里，瞿皓明手里拿着张晋生当年交给他去147厂外面拍照的照相机，两人一动不动，有些凝神地仰望天空。天空是如此湛蓝，仿佛清澈的水面。天空悬挂着洁白无瑕的云朵，离他们是如此的近。天空里传来一阵飞机引擎的轰鸣声。瞿皓明和李天纲还是一动不动，瞿皓明也没有去管手里的那个照相机。

一架巨大的现代化客机从他们上方轰鸣着飞过，机身给绿色的田野投下一晃而过的阴影。瞿皓明和李天纲没有丝毫动静，只是凝神地望着天空，任凭轰鸣声和机身的阴影从他们身上划过。飞机过后，湛蓝的天空中，一只白色的降落伞优雅地展开，在阳光中徐徐而下。

瞿皓明和李天纲出神地看着降落伞如羽毛般轻盈地飘落。当年的杨剑锋身着解放军服装，一边解开降落伞，一边笑着，穿过绿色的麦田朝他们走来。瞿皓明和李天纲站在麦地里，朝麦田的一边看去。穿着公安制服的年轻的丁雨岚欢笑着从麦田的一边跑过去，和微笑的杨剑锋拥抱在一起。风华正茂的杨剑锋和丁雨岚相拥着，笑着朝瞿皓明和李天纲招手。

躺在麦田里的瞿皓明和李天纲相视而笑。微风轻拂，麦田荡起了碧绿的麦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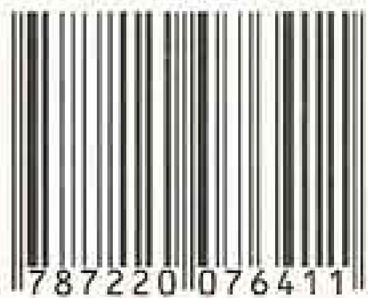
瞿皓明和李天纲就那样在麦浪中躺着，仿佛和绿色的大地融为一体……

《身份的证明》

华谊兄弟公司2008年最新巨制

张涵予倾情演绎

ISBN 978-7-220-07641-1



定价：29.50元